武俠世界

神兵動干戈（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馬行空・著

少年俠義，長者仁心，義救弱女，那知道因此而引起一連串的事端，兒女情懷，上代遺志，懷璧其罪，弄得風雨滿城，險遭滅門之禍！



$4.00

第26年

48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刋一部俠情倫理故事乚神兵動干戈乛，由馬行空執筆。是篇把一段引人感發孝思的事蹟寫出來，一字一淚，深感肺腑。內容講述一位仁心俠胆的莊主，爲了拯救一個弱質孤女，詎料這個弱女竟然身懷一段血海深仇，且遭仇家追殺，因而他引起一連串事端，弄得滿城風雨，險遭滅門之禍。過程相當曲折，令你匪夷所思，欲知整個故事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

*　　*　　*

溫凉玉的乚四大名捕乛故事，早已膾炙人口，不斷被電影和電視改編拍攝，一向得到文學批評者和廣大讀者的稱許，口碑載道。他在本刋51期將爲讀者貢獻一部乚四大名捕乛嶄新故事乚易水寒乛，屆時敬希萬勿錯過，多多捧場購閱。

*　　*　　*

龍乘風在下期撰寫一部充滿爆炸性之現代都市鬥智故事乚怒闖黑擂台乛。內容以拳壇技擊爲主幹，動作場面，多於一切，鬥智鬥力，神奇奧妙。而且對人性之刻劃極具傳神透徹，呼之欲出。可算是龍乘風君八五年度的一部別創風格的超級巨著。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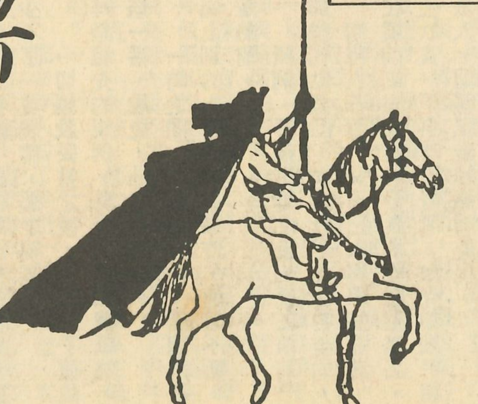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48期
（總號133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兵動干戈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馬行空·文
可飛·圖

心慈救女　惹來事端

三月初三。

清明。

人道清明時節雨紛紛，今年卻是例外，天色雖然有點陰暗，卻是一點雨絲也沒有。

那些去踏青掃墓的人，可就高興了，不用撐傘披簑衣，鞋污衣濕的，那有多討厭。

那些有經驗的老人還預測，靠晌的時候，大概還會出太陽。

這可是難得的好天氣了。

× × ×

侯家莊是白沙河附近一帶的首富，座落在白沙鎮的鎮後，只要一入鎮口，順着那條筆直的大街，就可以看到大街盡頭處，聳立着座高大的門樓，門前左右石獅蹲踞，氣派不凡，那就是侯家莊。

侯家莊這一代的主人，就是人稱侯大爺而不名的侯德信，今年才只不過四十出頭，討了三房妻妾，生下五名兒女，長子侯亮經已二十出頭，但卻還未成家。

次女鳳姿，年前已嫁給五十里外的一名袁姓秀才，為取功名，正月未過，便攜妻赴京去了。

餘下的一子兩女，年紀尚輕，自然還未娶嫁。

大清早，侯家上下，便已忙碌起來，準備掃墓拜祭時用的糖果點心，香燭三牲，自然少不了鞭炮。

每年的清明，例必由侯大爺帶着兩個兒子，親到二里外的鳳崗拜祭祖墳，今年亦不例外。

難得今日天氣這樣好，侯大爺心情也很好。

諸事準備停當，提早吃了午飯，便帶同兩名兒子，後面跟着十數名莊僕下人，抬的抬，捧的捧，挑的挑，浩浩蕩蕩，直往鳳崗而去。

往年下雨的時候，侯大爺父子三人例必坐轎，以防被雨水淋濕，污了衣衫，今年天晴，正好趁此領略一下沿途風光，舒展筋骨，父子三人意態爽朗地步行前往。

將近靠晌的時候，太陽果然露出來了，更增風光之明媚，沿路之上，絡繹不絕，盡是掃墓之人，倒也熱鬧。

而沿途之中，派頭之大，就數侯大爺這一隊人了。

二里的路程，說遠不遠，不久終於到了。

侯家的祖墳，就建在鳳崗南面的崗坡上，據說風水很好，有錢人家，祖墳也築得特別大，墳堂寬敞，並建有石柱門牌，風光氣派。

登上祖墳，侯家父子負手瞥視崗下的景緻，那些莊漢下人，除草的除草，用朱丹髹字的髹字，還要用一塊塊的泥塊，將紅紙壓在墳頭，將墳堂打掃乾淨，擺放三牲祭品及糕點，像侯家這樣的首富，自然少不了一隻燒豬，那才夠氣派。

一切擺設妥當之後，侯家父子便依照拜祭祖先的規例，點香燭燒元寶紙錢，拜祭一番，最後，是燃放鞭炮。

一時之間，鞭炮聲大作，硝烟飛散，崗上別的人家亦燃放爆竹，連續不斷，煞是熱鬧。

照例，拜祭完畢之後，便在墳前分食那些糕點祭品，侯大爺不是個吝嗇的人，一向待人不薄，父子三人與那些莊漢，就在墳前或坐或站，分食那些糕點祭品，順便欣賞一下平時冷清清，如今卻幾乎遍崗是人，烟霧飄渺的熱鬧景況。

之後，便收拾好東西，下崗回家了。

× × ×

才下到崗腳下，便看到前面路邊，圍着一羣人，似乎在觀看什麼，指指點點，發出一片議論聲與嘆息聲。

侯亮與兄弟侯昂，皆是少年心性，特別好奇，首先便快步趨上前去，看看到底是什麼事情。

兄弟兩人擠上前去，還未看到什麼，便從那些圍着的人的談論中，聽出是一個人昏倒在地上，探頭一看，果然有一個衣衫破爛的女子，側身倒臥在地上，半邊臉龐被一隻遮搭在頭臉上的手臂遮掩了，故此，看不到那女子的容貌，不過，從他的身段及手腳的肌膚看來，應該是個年紀不大的女子。

這，還可以從那頭有點髒亂，披散開來，但卻烏黑柔軟的青絲看出來。

本來，惻忍之心，人皆有之，眼見一個女子倒臥路旁，總應該將之救起才是，但那圍觀的七八個人，就只是在看，沒有一個人將那女子救起來，那大概是基於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所限吧。

因為圍觀的人，全是男子漢。

侯亮兄弟倆雖是富家子，但是卻沒有一般富家子弟的習氣，這大概是自幼便受到侯德信的慈藹教誨的原故吧，待人接物，謙仁有禮，富有同情心。兄弟兩人看着那個倒臥的女子，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侯亮首先看不過眼，對身旁的一名中年漢子道：「大叔，那女子為何會倒臥在地上的？」

那中年人看了侯亮一眼，見他一表人材，衣飾鮮亮，雖然認不出他就是侯家莊的大少爺，但卻不敢失禮，忙答道：「俺也不知她為何會倒臥地上的，大概是餓暈的吧，咱們下崗走到這裏，便看到她倒臥在地上。」

「大叔，為何你們不將她救起來？」

侯亮看着那女子，心中一陣惻然。

「這……這……咱們……她可是個女子啊。」中年漢子吶吶着說。

「佛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救人要緊啊，還分什麼男女？」侯亮說着，便走向那女子。

「亮兒，是什麼事？」背後响着侯大爺的語聲。

侯亮停下來，正想答話，侯昂已搶先說道：「爹，那個女子倒臥在地上，聽他們說大概是餓暈過去了，大哥想上去將她救起來。」

侯大爺這時就站在侯昂的身邊，而那些鄉民，也認出了他，莫不恭敬地退讓開一些，看着他。

侯大爺掃了那些鄉民一眼，朝侯亮道：「亮兒，這是好事，你上去看一下，那女子情形如何了。」

侯亮應了一聲，走上前去，蹲在那女子的身邊，先移開那女子搭在頭臉上的手臂，只見那女子蒼白的臉上滿是污漬，眉彎如月，鼻子尖巧，緊閉的雙睫毛又長又彎，雖然看不清楚她的容貌，但由這些輪廓看來，應該是個不太難看的女子。

侯亮伸手在那女子的鼻前一探，發覺還有氣息，忙抬頭道：「爹，這女子還有氣息，先將她救醒好麼？」

侯大爺頷首道：「好，亮兒，你先把她扶起來，阿彪，拿些酒去灌她兩口。」

侯亮應聲將那女子扶坐起來，那叫阿彪的莊漢，則拿了壺酒，走上前去，捏開那女子的牙關，灌了兩口酒入那女子的口內。

一會，那女子蒼白的臉上，有了血色，悠悠醒轉過來。

侯亮看着，高興地叫道：「她醒了，她醒過來了。」

那些圍着的人，包括侯大爺與一些莊漢，看到那女子，顫動着眼皮，慢慢張開眼來，俱不由吐出一口氣來，替那女子高興。

那女子茫然地轉動着眼珠四下看了一眼，發出一聲呻吟。

侯亮關心地問道：「姑娘，你覺得怎樣？」

那女子聞言身軀震顫了一下，雙眼一睁，疑懼地轉望着侯亮，衰弱地道：「你……你是什……麼人？」

說着便欲移開身軀，但却力不從心。

侯亮與那女子的目光相觸，不知怎的，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但他却無暇去體會，忙道：「姑娘，我叫侯亮，路經此處，見妳昏倒在地，將妳救醒。」

那女子聽了，眼中疑懼之色稍減。「這裏……是什麼……地方？」

侯亮道：「這是鳳崗脚下。姑娘爲何昏倒在此？」

那女子含糊地道：「我也不知怎會昏倒在此的。」

「姑娘是那裏人氏？」侯亮問。

那女子却沒有答他，發出了一聲呻吟，眼瞼一垂，似又要昏迷過去。

侯大爺看着，忙道：「亮兒，別問了，先將她抬回去救治再說。」

說完，轉身對兩名莊漢道：「你兩個去將那隻燒豬拿下來，阿富，你去帮少爺扶那女子躺在木盤中。」

結果，那女子被放在那個原本用來放整隻燒豬的長形木盤中，由兩名莊漢抬着走回侯家莊。

× × ×

那女子經過一番救治，又吃了一些東西，顯得精神多了，再洗浴後穿上一套乾淨的衣裙，那簡直像換了個人般，顯露出她俏麗的容貌來。

侯家四小姐與五小姐幾乎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人，就是那個由父兄救回來，渾身破爛髒污得像個女乞丐的那個女子，睁大雙眼，驚異地直着眼，望着那女子。

不，應該稱之爲姑娘才對，因爲從她的容貌看出，她的年紀最多不會超過二十，是位芳華正茂的少女。

那少女也在打量着侯家兩位小姐，神色間已沒有了在鳳崗脚下，被侯亮救醒時的疑懼了。

少女看着侯家兩位小姐那種驚詫的樣子，淺淺一笑，輕聲道：「兩位姑娘爲何那樣看着我？是不是我的樣子很醜怪？」

侯家兩位小姐眨了眨眼，由衷地道：「不，姐姐你好美，美得令咱姐妹自慚形穢。」

少女忙道：「兩位姑娘太謙了，我又怎比得上兩位姑娘美？」

侯家兩姐妹聽得心頭甜甜的，對那少女不由生出一份好感，四小姐侯鳳琳露齒笑道：「姐姐，還未請教怎樣稱呼。」

少女遲疑了一下，才道：「我姓程，叫如蘋。兩位姑娘又怎樣稱呼？」

鳳琳先說出自己的名字，才指着妹妹道：「她是我五妹，叫鳳卿。」

少女程如蘋含笑道：「兩位侯姑娘，那麼，侯亮應該是兩位的兄長了？」

侯家兩姐妹點點頭。「他是咱姐妹的大哥。」

「這裏自然是兩位姑娘的家了。」程如蘋說着，一雙目光直向窗外望。

侯家兩姐妹又點頭，鳳琳道：「程姐姐，看妳的樣子不像乞丐，爲何會昏倒在鳳崗脚下的路邊？」

程如蘋的眼珠轉了一下，說道：「侯姑娘，不怕對你說，我雖然不是乞丐，但却與乞丐無異……」

「程姐姐，怎會……」侯鳳卿不解地插口問。

程如蘋凄然苦笑道：「侯姑娘，不要心急，你聽我說下去。」一頓續道：「我原籍浙東，半年前隨家父到二隆鎮投親，不想那親戚於年前已全家搬遷往川中，沒奈何，家父只好與我頹然返回浙東家鄉，那料到却在赤沙灘乘船渡河時，山洪爆發，將渡船翻沉，船上的人皆掉到河中，被汹湧的河水衝向下游……唉，若是淹死了還好，偏偏我醒來後，發覺自己被河水衝上了一處河彎的灘岸上，死不了，而家父踪影全無，大概已葬身魚腹了，我在悲傷之下，不禁哀哀悲哭不已，幾次想投水自盡，但却狠不下心，俗語謂好死不如惡活，孑然一身，分文皆無，我只好沿途乞討爲生，指望能夠返回家鄉……想不到飢餓之下，昏倒在路邊，幸得令尊與令兄大慈大悲，將我救回貴府上，否則，我便會暴屍荒野了。」

說着，已潸然落淚，悲泣起來。

侯家兩姐妹聽得鼻頭發酸，眼眶一紅，亦陪她掉下淚來。

那確是太悲慘了。

好一會，還是程如蘋首先止住悲泣，舉袖抹去淚水，感激地道：「兩位姑娘，令尊與令兄救援之恩，至死不忘，永難報答。」

侯鳳琳忙道：「姐姐快不要那樣說，我爹救你，只是本着行善積德之心，不會望你報答的。」

侯鳳卿同情地道：「程姐姐，那眞是太慘了，你現在什麼也別想了，先好好地養息好身體才說吧。」

程如蘋感激地道：「承蒙令尊與令兄救了我一命，我已是感激不盡，怎好再打擾……」

侯家兩姐妹忙道：「程姐姐，你身體這樣虛弱，怎能走動？再說，我爹也不會就這樣讓你走的，你就別客氣了，待身體好了再走吧。」

鳳卿拉着程如蘋的手，愛嬌地道：「程姐姐，我很喜歡妳啊，你就留下來陪小妹吧。」

程如蘋愛惜地伸手一把摟着鳳卿，笑說道：「兩位妹妹，我也很喜歡你們，祇是……」

「程姐姐，別祇是那是的，你就留下來吧。」鳳琳拉着程如蘋的手，輕輕搖動着。

程如蘋面對着侯家這兩位純眞無邪，逗人喜愛的女孩子，心頭異常感動，無奈她心中別有情事，但她又實在不忍心拒絕侯家兩姐妹的一片眞心誠意，爲難了一會，終於點頭笑道：「兩位妹妹，我答應你們留下來住幾天，你們該滿意了吧？」

侯家兩姐妹高興得拍手道：「程姐姐，你眞好。」

鳳琳更是高興得等不及往外跑。「程姐姐，小妹去告知我爹，順便去爲你準備一間房間。」

說完，人已跑出了房外。

× × ×

不久，侯大爺與長子侯亮隨在鳳琳的身後，走進房來。

程如蘋連忙起身向兩人深施一禮。「侯大爺，侯公子，多謝兩位出手相救之恩，小女子沒齒不忘。」

侯大爺忙上前伸手將程如蘋扶起來，連聲道：「程姑娘，救死扶傷，乃是積德行善，你不要放在心上。聽小女說，你已答應小女留下來住幾天。老夫無任歡迎，一來，你可以養息一下身體，二來，小女們也有個人作伴，那眞是一舉兩得！你請不要客氣，老夫已命人在小女們的住處，替你打掃了一間房間，待會，老夫叫小女們帶你去看一下。」

程如蘋感激地道：「侯大爺，小女子不知怎樣說，才能表達小女子的感激，小女子……」

侯大爺擺擺手，截斷了程如蘋的話，說道：「程姑娘，你再這樣說，便是矯情了。」

程如蘋只好不再說，目光偶一瞥及一直沒有開口說過話的侯亮，目光相觸之下，不禁臉上一熱，將目光垂下來。

原來，侯亮就像痴了一樣，呆呆地注視着她。

說起來，這也難怪侯亮會這樣的，因爲這時候的程如蘋，簡直與在路邊被救起時所見的，換了一個人，是如此的俏麗動人，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是個尚未成家的年青人，自然有「好逑」之心，面對佳人，能不神迷失態？

侯亮確是被程如蘋的俏麗容貌吸引了，他做夢也想不到，被他救起的那個衣衫破爛，滿身污垢，像個乞丐般的人，竟然是個如此動人的佳人，只是第一眼，他便對她產生了一絲愛意。

他被程如蘋那一眼望得從失神中回過神來，臉上也是一熱，急忙將目光移開。

侯大爺這時已坐了下來，捋着頷下的三撮短髯，說道：「程姑娘，聽小女鳳琳說，妳是投親不遇，令尊復遭溺斃，葬身魚腹，至弄到如斯田地，眞是情實堪憐。不知姑娘在浙東家鄉，還有些甚麼親人呢？」

程如蘋眼圈一紅，含悲說道：「侯大爺，小女子生來苦命，至弄到如斯境地，差點餓死路邊，實不相瞞，小女子在家鄉只有一個遠房親戚，小女子準備去投靠他們。」

侯大爺憐憫地道：「姑娘一個單身女子，在路途之上，豈不是很危險？再說，你那位貴親也未必肯收留你啊。」

程如蘋悲苦地道：「小女子只有這條路可走……」

「程姑娘，如妳不嫌棄，那就留在寒家住下吧，橫豎琳妹與卿妹都那麼喜歡你。」侯亮突然鼓起勇氣，說出這句話，但他却沒有勇氣再望程如蘋一眼。

程如蘋聞言之下，抬眼閃了侯亮一眼，見他那種害躁的竈態，心中不由對他生出一絲好感，突然想到，自己被他在路邊救起時，就被他扶起來躺在他的臂彎內，那時候，是如此的接近，他可是第一個如此接近過她的男人，一絲異樣的感覺，隨即襲上了她的心頭，一顆心沒來由地「噗噗」跳動起來，臉上也熱了起來，耳邊却聽到鳳琳鳳卿兩姐妹的歡叫聲：「程姐姐，大哥說得對，妳就在我家住下來吧，程姐姐，妳答應啊。」

侯大爺也接口道：「程姑娘，你孑然一身，又是個女孩兒家，一個人走回家鄉，在路上是很易會出事的，老夫薄有家產，小女們也與你投緣，這樣吧，若妳不嫌棄，就與小女們結成姐妹，在寒家住下來吧。」

侯家兩姐妹聽乃父如此說，不由高興得差點跳了起來，拍掌歡叫道：「程姐姐，你不會嫌棄小妹們蠢笨醜陋，配不上你吧？」

程如蘋可不知怎樣說才好。只好隨口說道：「兩位妹妹麗質天生，聰穎善良，姐姐親近唯恐不及，又怎會嫌棄兩位妹妹呢？只怕姐姐配不上兩位……」

「姐姐這樣說，是答應了！」鳳琳高興得一把執住程如蘋的手，搖動着。

鳳卿也愛嬌地倚入程如蘋的懷中，嬌笑道：「姐姐，你眞好。」

程如蘋伸手摟住鳳卿，正想說甚麼，侯大爺已呵呵笑着道：「老夫今天好高興，想不到突然間多了一個女兒，鳳琳鳳卿，快帶蘋兒入後面讓你們娘親見一下，也好讓她高興一下，待會才上香行禮，呵呵，爲父先去廚下吩咐準備酒席。」

說着，便向外行去。

侯亮終於鼓起勇氣，抬眼望了程如蘋一眼，隨乃父走前去。

程如蘋恰好站起來向侯大爺施禮相送，目光很自然地望向侯大爺，自然也瞥到侯亮，兩下裏目光一觸，兩人皆有一種觸電的感覺，慌不迭各自將目光閃出去。

× × ×

窗外不知在甚麼時候，洒下綿密的雨絲來，夜色黑沉得有如幽深的潭水般，若是人未寐，那就益添愁緒了。

程如蘋雖然躺在床上，却一點睡意也沒有，睁着那雙大眼睛，透過輕紗羅帳，望着窗外隱約可見的雨絲。

良久，她眨動了一下眼睛，發出一聲幽長的輕嘆聲。

接着，又發出一聲苦笑。

說實在的，她在這一天裏，其遭遇之特別，可是她意想不到的。

她發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了侯家兩位千金的金蘭姐妹，不得不留下來。

對於侯家，她是衷心的感激，要不是被侯家父子救回來，她就算不會餓死在路邊，只怕，也逃不過……

侯家可說是她的救命恩人，那麼，她又怎忍心將禍害帶入侯家，本來，她想在被救醒過來後，便馬上離開的，可是，鬼使神差的，她如今却走不了。

這就是她至今也睡不着的原因。

窗外傳來更鼓三響。

已是三更天了。

陡地，程如蘋一下子從床上坐起來——她是想乘這時候，一走了之。

雖說這樣不辭而別，一走了之，未免有負侯家父子姐妹的一片好意，但這却是逼不得已的，她實在不忍心將禍害引進侯家。萬一侯家因此而有所傷亡，她豈不是恩將仇報？那怎對得起救了她一命的侯家父子姐妹？

本來，她還有點猶豫的，但是她想到這一點，便馬上有了決定——貪夜離開侯家。

她想到就做，馬上推被下床，穿好衣服，點上燈火，留書一封才走。

正所謂來得乾淨，去得也要光明，交待一下，那是應該的。

她摸到火石，正想敲火燃亮，豈料就在這刹那，她似乎聽到屋頂上面，有極之輕微的聲響發出。

若是平常人，必是聽不到那響聲，這就顯出，她不是平常的人了。

她馬上屏息凝神，傾聽起來。

屋面上又响起一下極之輕微的聲響，她的眉毛跳動了一下，一閃身，便巳掩到了那扇敞開的窗房的牆壁上，閃眼往外瞥視。

「刷」地一下輕响，她聽到窗外响起一下躍掠聲，心頭一緊的刹那，緊接着又瞥到一條捷如鬼魅的影子，從窗前一閃而過。

她忙將頭縮回，以免被那夜行人發覺到。

還好，那夜行人沒有對這敞開窗口的房間感到好奇。停下來從窗邊往裏窺探，而且一掠而過，往隔隣侯家兩姐妹寢睡的房間那邊掠去。

程如蘋從窗邊瞥及之下，心頭跳動了一下，她雖然看不出那夜行人是甚麼人，是否衝着她而來的，但她却担心那夜行人會對侯家姐妹不利，故此，她一橫心，迅快地閃躍出窗外，追躡在那個夜行人的身後。

那夜行人的身法好快，程如蘋要是慢那麼一點點躍出窗外，便看不到那夜行人有如鬼魅般，從那半掩的窗口中，掠入鳳琳的房內。

程如蘋不禁心頭火發，殺機陡湧，那夜行人掠入鳳琳的房間內，有甚麼企圖？莫非是採花賊不成？

她馬上閃掠前去，輕巧地飛身縱掠起來，掠上了簷邊，一個倒垂簾，倒垂而下，往窗內窺望。

房內，鳳琳可能巳熟睡，沒有警覺到那夜行人潛入房中，只見那夜行人悄沒聲地掩到床前，伸手輕輕撩開了紗帳。

程如蘋那刹那巳取出貼身收藏的一柄只有尺長的薄刃短劍，鼈着一口氣，只要那夜行人有進一步的行動，她便會不顧一切地，穿窗而入，飛擊那夜行人。

她決不能眼看鳳琳受到那夜行人的傷害。

而她巳從身形上看出，那夜行人是個男子漢。

那夜行人輕輕撩起紗帳，往床上熟睡，毫無所覺的鳳琳看了一眼，便將紗帳輕輕放下來，沒有進一步的行動，隨着轉身之勢，目光在房內掠了一眼，便閃掠到窗前，身形一躍，穿出窗外。

程如蘋却在那夜行人轉身的刹那，倒垂的身形向上一引，靈捷地翻上了簷面，貼伏下來。

從這幾個動作，以及一點聲响也沒有弄出來，可以看出，程如蘋的身手很高明，特別是輕功身法。

因爲那夜行人一直沒發覺她暗中跟踪及監視。

而在那夜行人轉過身來的那刹那，她目光閃瞥之下，巳看到那夜行人的臉目輪廓，心頭劇跳之下，她幾乎忍不住驚叫出聲。

她雖然看不清楚那夜行人的容貌，但從臉目輪廓，巳認出那夜行人正是她的死對頭，大仇家。

她吃驚的不是認出那夜行人的身份，而是驚詫那夜行人怎麼會這樣快就找到侯家來。

對於那夜行人的身手及厲害，她是再熟悉不過的了，對於那夜行人，她是既痛恨又懼怕。不過，要是那夜行人敢對鳳琳有所不利，她是會拚死也要出手阻止的。

因爲她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若是，她不致於弄到這個地步了。

不用說，那夜行人這樣入房查看，目的就是要找她出來，知道了那夜行人的目的後，她不由鬆了口氣。

只要她不被那夜行人發覺她藏身在侯家，那麼，那夜行人在爲免打草驚蛇的情形下，是不會對侯家上下人等，有所不利的。

而她也不會眼看着那夜行人傷害侯家的人。

× × ×

那夜行人穿出鳳琳的房外，迅快地閃掠到緊隣的鳳卿那間臥室的窗邊，以熟練的手法，輕巧快捷地弄開了緊閉着的兩扇窗子，縱身躍了入去。

程如蘋一直跟躡在那人的身後，在那夜行人弄開鳳卿寢室窗子的時候，她本來是有機會猝然出手偷襲那夜行的人，而她亦幾乎忍不住出手，但還是抑止了心中那股衝動，她知道，若是一擊不中，她便沒有機會再出手。必然會死在那夜行人的手下，而她却不能死，除非那夜行人對侯家的人不利，否則，她不會冒險出手的。

那夜行人就像鬼魅般穿掠入鳳卿的寢室內，這一次，程如蘋不再冒險太接近了，因爲她巳知道，那夜行人的目的是她，在發覺不是她時，是不會傷害鳳卿的，那她又何必冒險太過接近？

她只是匿在一叢斜對窗子的花樹叢下，距離不過丈許遠，若是房內有甚麼動靜，她可以最快的速度，掠入窗內，出手解救。

果然不出她所料，那夜行人沒有對房內的鳳卿有何不軌的行動，只不過眨眼間，便從房內穿窗掠了出來。

程如蘋看着，暗中透了口氣。

一個念頭隨即從她的心頭引起——這樣不是辦法，萬一他遍尋不獲，惱怒起來，胡亂找個人脅迫他，那豈不是糟，必須要想個辦法，將他引出莊宅外面。

那知她心念未了，一條人影驀地有如鬼魅幻現般，從對面的一處瓦簷上閃現出來。

這刹那之間，從鳳卿房內穿掠出來的夜行人，便恰好與那人影打了個照面，兩人皆身形微窒了一下。

程如蘋這刹那心中却是大奇，不知瓦簷上閃現的人影，是否與那夜行人是一伙的，還是互不認識，若是互不認識，那「人影」又是來幹甚麼的？到底這侯家莊有什麼秘密？居然吸引了江湖中人的興趣？

她雖在腦中轉着念頭，但她的雙眼却透過枝葉縫隙，注視着那兩個夜行人的動靜。

只見那兩個夜行人在身形微窒的刹那，瓦簷上的人影「嗖」地躍掠下來，而那夜行人則似乎對那人影有所顧忌，身形一閃，斜掠開去，直向亭子那邊掠去。

原來，侯家姐妹所居住的這座院子，是有一座小花園子的，園內有涼亭假山鞦韆架，越過園牆，便是莊院的後花園了。

那人影見夜行人斜掠向涼亭那邊，立刻便悶聲不响，橫身閃掠過去，似乎要將那夜行人攔截住。

程如蘋看得大感奇怪。

她弄不明白，那人影爲何要攔截住那夜行人。

莫非，那人影是衝着那夜行人來的？

只是，她却一直無法看清楚那人影的臉目，原來，那人影的臉上，是幪了一塊布巾的。

那人影到底是什麼人？爲何不敢以眞面目示人？這令到程如蘋對那人影更增興趣。

她非常之小心地從花樹叢下竄掠出來，來到一座假山之下隱伏着，透過假山的一個眼洞，剛好看到那夜行人被那人影截停下來，雙方相距大約二丈左右，互相對視着。

那兩個夜行人對視了一會，終於，那幪着臉的夜行人壓着聲音，對那夜行人道：「閣下是什麼人？報上名來。」

那夜行人目光閃動了一下，陰沉地道：「要我報上大名不難，先將你臉上那塊遮羞布扯下來；讓某家看看你是個什麼鬼樣子！」

那幪面人影沉哼一聲：「閣下夜探侯家莊，到底有何目的？」

那夜行人嘿嘿沉笑一聲，冷然道：「你是什麼人？還不是與某家一樣，乃是不速之客，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莫非你是莊中的人？」

那幪面人不置可否地說道：「這一點你管不着，你到底說不說出夜探此莊的目的？」

那夜行人目中煞光一閃，陰狠地道：「閣下好大的口氣，不說又如何？」

「哼！」那幪面人沉哼一聲。「那閣下就別想活着離開此莊。」

程如蘋聽到這裏，知道兩人必有一番惡鬥，目光更是瞬也不瞬，心裏暗自忖道：「那幪面人雖然不承認他是侯家莊的人，但聽他的說話，又似是莊中之人，莫非侯家莊內臥虎藏龍不成？但看侯家父子姐妹，又不似是會武功的人，怎會有武林人隱身莊中的，是了，莫非侯大爺因爲家大業大，爲防匪盜覬覦，是以暗中僱請了一些武林高手守護，但那人爲何又要以布巾幪面？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她是越想越不明白，乾脆不去多想。

因爲就在這刹那，那兩個夜行人經巳動上了手。

× × ×

對於那個死對頭，夜行人的身手，程如蘋是再清楚不過的，那夜行人只可以稱得上是一流高手。

而那幪面人的身手顯然也不弱，一出手就以雷霆萬鈞之勢，拳掌兼施，將那夜行人逼退了一步。

由此觀之，那幪面人的身手及功力，亦可稱得上一流中的高手了。

那夜行人連接幪面人七掌十三拳，被逼退一步，口中沉「嘿」一聲，偏身一閃的刹那，但見指掌翻飛，攻襲向幪面人的肩、脅、腰部位，其中有數招是攻向那幪面人的臉部，看來意欲扯下那幪面人臉上的布巾，口中同時低喝道：「閣下也接某家幾招看看。」

程如蘋凝神專注着兩人的搏鬥，看得連眼也不眨一下，心中暗驚那幪面人身手之高，看樣子，那兩人會有一番惡鬥。

那幪面人展開身法，閃挪飛躍，有幾次堪堪避過那夜行人抓向他臉上幪面布的五指，拳擊掌截間，一一化解接下了那夜行人的一輪急攻。

憑程如蘋的見識，她也看不出幪面人的武功是那一家那一派的家數，這令到她驚奇不巳。

就這刹那之間，那幪面人與夜行人巳打得難分難解，只見兩條人影左閃右挪，從高竄低，幾乎分不出那兩人誰是誰來，只聽到不時發出「劈劈啪啪」的拳擊掌劈

聲。

程如蘋看到這裏，心中雖然想到那幪面人能夠擊殺那夜行人，替自己除去一個大敵，但也極之盼望，那夜行人能夠扯下對方的幪面巾，看一下那幪面人是誰，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適時，激鬥中的兩人於發出一聲沉實的掌擊聲中，各自被震退開去。

只是，那夜行人退了兩步半，而那幪面人只退了兩步，祇半步之差，便勝敗立判，强弱已分。

程如蘋看到那幪面人功力居然比夜行人還要强，心中一則是喜，一則是憂，喜的是，兩人若再鬥下去，夜行人便有可能死在那幪面人的手下，自己也就少了一個强敵，憂的是，萬一那幪面人對侯家莊懷有某種企圖，憑幪面人的身手，侯家莊上下人等，那就危殆了。

「閣下果然有兩下子！」夜行人喘了口氣，目光兇厲地注視着幪面人，一襲衣衫無風自動。

程如蘋一眼看到之下，心頭劇跳了一下，因爲他已看出，那夜行人已運起他那獨門內功——銷魂蝕骨七煞烝，準備對付那幪面人。

程如蘋知道得很清楚，這種銷魂蝕骨七煞烝，乃是一種傳自南疆蠻荒之地的歹毒內功；就算對手功力再高，只要被他這種歹毒的掌力沾上；輕則頭暈目眩，筋骨酸軟，重則神昏意亂，筋骨碎蝕，七竅溢血而亡。她的父親其實不是船翻溺水而亡的，是被那人的銷魂蝕骨七煞掌擊斃的。

這刹那，她心中一陣慌亂，拿不定主意是出聲示警，還是隱伏靜觀好。

因爲萬一那幪面人懷有對侯莊不利的企圖的話，她若是出聲示警，無異替侯家莊留下一條禍害，是故，她一時間委決不下。

豈料就在這刹那，莊中响起了一陣人聲，從前院那邊，亮起了火光，看來，那兩人的激鬥聲，終於驚動了侯家莊內的人了。

而像侯家莊這種大戶人家，自然僱請有護院，被驚動的，自然是那些巡夜的護院了。

人聲越來越喧嘈，火光也在莊院內各處陸續亮了起來，看樣子，莊院內的上下人等，已被驚動了。

那幪面人與夜行人自然亦驚覺到了，兩人的目光同時一閃，臉上神情微變了一下，那夜行人鼓動的衣衫，倏然歛止，陡地向那幪面人劈出一掌。

那幪面人冷哼一聲，翻掌疾劈過去。

那夜行人掌才劈出一半，却驀地縮手仰身，脚下一蹬，倒射出去。

不用說，他是想溜了。

那幪面人似乎亦已料到那夜行人會有此一着，亦是掌到一半，便撤掌身形半轉，斜掠出去。

兩人似乎是心意相通般，撤手溜之乎也。

程如蘋在這刹那，拿不定主意是走還是留下。走，對她來說，自然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她又怎能一走了之呢？萬一那幪面人是對侯家莊不利的，必然會再來的，那她又怎忍心一走了之？

雖然，她自忖不是那幪面人的對手，但就算拚了這條命，她也不能眼看着侯家父子姐妹受到傷害。

思忖之下，她決定暫時留下來，看一下再說。

於是，她趁那些護院及莊僕還未趕到來時，馬上從那假山之下竄了出來，掠回她的房間內。

而那兩個夜行人經已閃沒在園牆之外，消失在夜色之中。

待到那些護院及莊僕趕到來時，那裏還見到一個人影？只有那綿綿雨絲，依然下個不停。

自然，侯家兩姐妹也被驚醒了，瑟縮在床上，抖個不停，不敢出房。

程如蘋爲免莊中人對她起疑，也裝出了驚怕的樣子，縮在床上，將被子幪住了頭。

因爲她知道，那些護院及莊僕，必然會到她們的房間及院中各處，查看一下，看看她們是否出了事。

果然，那些護院及莊僕除了在院子中四處查看外，也到程如蘋及侯家姐妹的房外詢問，知道她們皆無恙後，才放下心來，在莊院內各處巡察查看。

而莊院內的各處，亦已燈火通明，人聲喧嘈，好不熱鬧。

但奇怪的是，莊院內發現了有夜行人侵入，照理，侯大爺與侯亮及侯昂，必然也被驚動了，親自出來查看一番的，可是，侯家三父子却不見現身，這是不合情理的，莫非他們出了事不成？

× × ×

侯家三父子一點事故也沒有，侯亮兄弟兩人這時就坐在侯德信那間書房中。

兄弟兩人皆顯得很安寧，絕沒有一絲一毫的驚急慌怕之色，眼光盡望着書房右手邊的那間裏間。

那間裏間，乃是侯德信偶爾在書房歇息用的。

莫非侯德信就在裏間？

一點不錯，侯德信在侯亮兄弟的注視下，從裏間走了出來。

兄弟兩人一見父親走出來，馬上站起身來，侯昂搶着道：「爹，莊中沒有出什麼事吧？」

侯德信掃了兩個兒子一眼，頷首道：「沒有出事。」

一頓接目注侯昂道：「昂兒，你就是性急，沉不住氣，這一點，你要向亮兒學一下。」

侯昂垂下頭來，應道：「是，爹，昂兒會記着爹的話。」

侯德信這才頷首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侯亮兄弟隨亦重新坐下來。

侯亮這才道：「爹，弄清楚那人的身份了麼？」

聽侯亮這樣說，侯家父子是一直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的。

從而也顯示出，侯家父子都不是簡單人物。

侯德信皺了一下眉頭，搖搖頭道：「還弄不清楚，那人不肯說，你爹與他交手之下，僅能在功力上勝他半籌，不過，爲父懷疑他可能是南疆天玄門的人。」

照侯德信這樣說來，與那夜行人交手激鬥的幪面人，豈不就是他！

侯亮目光閃動了一下，疑惑地道：「爹，咱們跟南疆天玄門根本風牛馬不相及，一點也扯不上關係，那夜行人怎會無端端找上咱莊子？」

侯昂也插口道：「爹，咱們一向不與武林中人來往，更沒有惹上過南疆天玄門的人，那人若眞的是天玄門的人，那就令人費解了。」

侯德信蹙着眉，凝眸道：「爲父相信老眼不花，他在與爲父硬拚一掌，被震退之後，暗自運起內功，一身衣衫無風鼓震起來，雙眼中射出兩道赤藍的幽光來，那正是運起銷魂蝕骨七煞烝。才會顯露的，故此，爲父才會懷疑那人是南疆天玄門的人。」

頓了一下，他又說道：「亮兒昂兒，照爲父看來，那人這一次夜探本莊，可能不是衝着咱們來的，否則，只怕莊內早已有人傷在他的手上了。」

侯亮兄弟聽了，鬆了口氣，侯亮不解地道：「那麼，爹認爲他夜探莊子，爲的是什麼呢？」

侯德信說道：「依爲父猜測，那人可能是要找一個人，爲父才掠上瓦面，便看到那人從卿兒的房中竄口掠出來，爲父爲了不至將身份暴露，所以用布巾幪着臉，那人自卿兒的房內掠出來後，似乎還想到別的屋子查看一下，爲父便現身將他截下來……而事後，莊院內沒有出什麼事，而卿兒琳兒及程姑娘，也沒有受到傷害，故此，爲父才會那樣猜測。」

「若是來找人，那人到底要找的是什麼人？」侯昂今年雖然只有十六歲，已經非常之老成懂事了。「咱們莊子中，有什麼人是他要找的？」

「有！」侯亮有點猶豫地道：「那就是程姑娘。」

說實話，他是不想將程如蘋與那夜行人扯上關係的，因爲他已經喜歡上她了，但他却不是個意氣用事的公子哥兒，是個非常理智的年青人，而這件事關係到莊子的安危，他又豈能感情用事。

侯德信讚許地瞧了兒子一眼，頷首道：「亮兒說得不錯，咱莊子內的人，根本不可能與南疆天玄門有任何瓜葛，而咱父子昨天才將程姑娘救回來，立刻便有南疆天玄門的人夜探本莊了，所以，若說那人是來找人的，應該就是找程姑娘的了。」

「那爲何程姑娘又安然無恙呢？」侯昂惑然地問。

「這一點，爲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侯德信蹙着眉頭，困惑地道。「連爲父也感到糊塗了。」

「這確實令人不解，那人是來找人的，而找的又是程姑娘，那人斷不會不動她的，莫非那人找的不是人，而是物件？」侯亮目光閃閃的，瞽望着乃父。

「亮兒，你是說，南疆天玄門的人，也想覬覦竊奪咱們祖上傳下來的那件異寶？」侯德信神色凝重。

侯亮凝重地道：「爹，除了這一點之外，孩兒實在想不出，那人夜探本莊，還有什麼別的企圖。」

「大哥，那人怎會知道咱莊內藏有一件祖傳異寶的呢？」侯昂拿眼瞅着大哥。

侯亮吁口氣道：「昂弟，你應該聽說過：『鷄蛋那樣密，也會孵出鷄仔來』這句話吧？」

侯昂摸摸腦袋，信服地道：「大哥，我明白了，天下間，是沒有永遠不爲人知的秘密的，就像紙包不住火一樣。」

「嗯，亮兒，你所說不無道理，何況，知道咱莊內藏有一件異寶的，並非絕沒有外人知道，爲父這些年來，日夜提防，就是担心那唯一知道這個秘密的人，會來竊奪那件異寶。」

一頓又道：「若是那人未死的話，有可能會將這個秘密洩漏出來，而南疆天玄門的人爲此而來，那就毫不奇怪了。」

侯亮兄弟聽乃父這樣說，同時急聲道：「爹，孩兒怎麼沒有聽爹說及？」

侯德信嘆口氣道：「那是爹不想讓你們兄弟担心啊。」

「爹，那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侯亮這時已冷靜下來。

「那人說起來，是與你們祖父同輩的。」侯德信神色凝重地，緩緩說着。「那人若是還未死，算起來，也有六十七八歲了……」

「爹，那人姓甚名誰？」侯昂心急地問。

「那人叫郝鏗鏘，你祖父在生的時候，他們還是好朋友！」侯德信恍然跌回了往日的回憶深淵般，緩緩說下去。「郝鏗鏘比你們的祖父小七歲，對你們的祖父一向執兄弟之禮，時常到莊上盤桓，但你們的祖父對他却一直不冷不熱的，那時候，爲父實在不解，爲何你們祖父對他那樣敬而遠之，忍不住問你們的祖父。

「你們祖父鄭重地對爲父說，郝鏗鏘這人貌似忠厚恭誠，實則狼子野心，對於這種人，不宜太過親近，否則，必會後悔莫及。爲父再問，那爲何又要與他結交？你們祖父嘆口氣說出：與他結交，不是你們祖父的意思，而是你們的祖父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見到他被昔年兇名遠播的狼山三虎聯手圍攻，岌岌可危，你們祖父基於道義之心，出手助他，與他合殲了狼山三虎，他自然對你們祖父感激不盡，竭誠結交，你們祖父初時也不知道他是個外貌忠誠孝順，實則狼子野心的人，見他胆敢一個人惹上狼山三虎，出於敬重相惜之情，便與他結交，後來與他相處時日漸長，才從他的行事與話語中，窺察出他是個狼子野心的人，你們祖父那時後悔已不及，知道惹上這種人，切不可驟然割袍絕交，那只會惹來他的怨怒報復，所以，你們祖父便採取敬而遠之，不冷不熱的態度，希望漸漸疏遠他，這也是你們祖父處事謹慎得體的好處。」

「爹，孩兒有點不明白您最後說的那句話的意思。」侯昂眨着眼道。

「昂兒，難怪你想不明白的。」侯德信吁口氣道：「當時，爲父也有點不明白，認爲當決則決，那樣豈不是婆婆媽媽的！爲父那時候年輕氣盛，自然不及你們祖父的深謀遠慮。」

「爹，那到底是什麼好處？」侯昂催問。

「好處可大了。」侯德信道：「終你

們祖父一生，郝鏗鏘皆不敢稍露對那件異寶的覬覦之意，一直對你們祖父執禮甚恭，咱們莊子也才得相安無事。」

「爹，他怎會知道咱們藏有那件異寶的事的？」侯亮問。

「那是你們祖父當年於一次酒醉之後，一時口疏，說了出來，當時，你們祖父還未看出他是個狼子野心的人，與他相交甚篤，後來，你們祖父酒醒之後，也很後悔將那個秘密說給他聽，但也無可奈何了，說了的話，是收不回的！」

一頓接又說下去。「你們祖父在後悔之餘，對他一直暗中提防，及至看出他是個心術不正的人後，更是嚴加防範，知道像他那種心懷異志的人，必然動了覬覦之心，大概郝鏗鏘也察覺到你們祖父對他的防範之意，加上他又不是你們祖父的對手，所以，他一直隱忍沒有異動，不過，你們祖父在臨終之前，曾叮囑爲父，說他遲早必會動竊奪那件異寶之心，要爲父嚴加防範他。」

「爹，他一直沒有付諸行動麼？」侯亮問。

「沒有。」侯德信露出欣慰的表情。

「那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爹這樣說，是否說他出了什麼事？」侯亮立刻就想到，問了出來。

「不錯。」侯德信點頭道：「他就在你們祖父仙逝的半年後，因練功不慎，走火入魔，但却死不了，只是下肢僵硬，不能行動。」

侯亮張口想說什麼，却給乃父擺擺手，阻止了。「亮兒，爲父知道你想說什麼。郝鏗鏘在走火入魔，下肢癱瘓後，忽然間失了踪，直到如今，爲父仍然打探不到他的消息下落，不知是生是死。」

「爹，依你看，他是死是活呢？」侯昂問。

「若依爹的猜測，他應該還活着。」侯德信道：「這也是一直以來，暗中加以防範的緣故。」

「爹認爲他有可能隱藏起來，一則是防備仇家報復，另一方面，以內功療治那癱瘓的下肢麼？」侯亮不愧是個聰明的年輕人。

「亮兒，爲父正是這樣想。」侯德信讚許地瞧着大兒子。「你們祖父的眼光一向很準，決不會看錯他的，所以爲父一直不敢大意，緊記你們祖父那句話。」

「爹，若是今晚那夜行人夜探莊子的目的，是查探那件異寶，那豈非郝鏗鏘與那夜行人有所關連？」侯昂憂慮地道。

「這是極有可能的事。」侯德信道：「因爲唯一知道咱家收藏那件異寶的人，就只有郝鏗鏘一人！」

「他會不會亦像祖父那樣，一時口疏，告訴了別的人？」侯亮問。

「應該不會。」侯德信肯定地道：「像他那種心懷叵測之人，心機何等深沉，他既起覬覦之心，又豈會向別的人洩露這個秘密，令到有人與他爭奪？」

「爹，依你看，那位程姑娘有沒有嫌疑？」侯亮忽然改變了話題。

「這一點，爹不敢妄下斷語！」侯德信怔了一下，隨即說道：「亮兒昂兒，你們看得出，程姑娘是否會武功麼？」

「爹，孩兒看不出。」侯昂不加思索地說。

侯亮却沉吟着道：「爹，不管她是否會武功，她來到咱們莊上後，便發生了那夜探莊子的事，說什麼，她也有嫌疑！」

「爲父也是這樣想法。」侯德信沉聲道。「正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爲了咱們一家大小及莊內的人的生死着想，說不得只好暗中對她加以監視了。」

「爹，監視程姑娘的責任，就交給孩兒吧。」侯亮請纓。

他之所以自動請纓，是想藉此接近程如蘋的，他實在喜歡她，同時，也希望她留在莊子內，是沒有什麼企圖的。

緣份這回事，說起來，是很奇特的，以前，侯亮一直沒有看上任何一個姑娘，曾有不少媒人來到他家提親，他都一口回絕，而附近人家的大閨女，他也幾乎看遍了，就是沒有一個合他意的，但他遇上了程如蘋，便馬上愛上她了，這實在很難解釋，只可以說是緣份。

侯德信看了兒子一眼，頷首道：「好，亮兒，那就交給你了！」

接着立身而起道：「好了，天也快亮了，你們回房歇息一下吧。」

侯亮兄弟答應一聲，退出書房，各自返回自己的房間。

書房的燈光隨即熄滅了。

只有那綿密的雨絲，仍舊下個不停。

× × ×

程如蘋起床梳洗過後，正想到侯夫人處請安，侯家姐妹却笑着來找她。

才進門，侯鳳卿便嚷道：「姐姐，昨晚有人潛入莊中，沒有驚擾了妳吧？」

程如蘋一把拉住鳳卿的手，扯到自己身前，搖搖頭道：「五妹，姐姐沒有受到驚擾，妳們呢？」

鳳卿偎在她的身上，仰頭道：「姐姐，小妹與四姐根本就不知道有人潛入莊子，是後來才知道的，一點事也沒有。」

「那麼，莊內其他的人有受到傷害麼？」程如蘋問：「義母與義父他們沒什麼事吧？」

他因爲已與侯家姐妹結成姐妹，便順理成章地，認了侯德信夫婦作義父母，所以，便對他們改了稱呼。

「姐姐，爹與娘皆安然無恙。」鳳琳道。「姐姐，走吧，爹與娘已在內廳等着咱們吃早點了。」

程如蘋只好笑着跟着侯家姐妹到內廳去。

內廳上，侯德信夫婦與侯亮侯昂，果然已經坐在一張圓枱前，枱上擺了糕點稀粥。

程如蘋少不免向侯氏夫婦問安。招呼侯亮兄弟一番，這才坐下來吃早點。

侯德信夫婦絕口不提昨夜有夜行人潛入的事，吃罷早點，侯德信到前廳吩咐莊漢辦事，程夫人則自回後院燒香閑坐，只剩下侯家兄弟姐妹以及程如蘋。

程如蘋雖是江湖兒女，但由於環境驟變，自不免拘束起來，一時間不知說什麼好，還是侯家姐妹提議，帶她到附近一帶的名勝去遊玩一下，氣氛才活潑起來。

程如蘋本想不去，以免露出了形跡，讓那對頭人查出她的行踪，但又不忍拂逆侯家姐妹的興緻，便答應了。

侯亮兄弟也裝出滿有興緻的樣子，要跟着去，侯家姐妹年紀輕，還是小孩子心性，自然是越多人越熱鬧，嚷嚷着立刻便去了。

於是乎，五人便熱熱鬧鬧地出了門，往白沙河左岸的觀瀾亭走去。

× × ×

觀瀾亭建在白沙河岸邊的一處石崖上，登亭俯望河水，只見水流因河中崖石聳立，如劍、如筆、如柱、如磨菇，千姿百態，煞是奇觀，湍流衝擊，濺起陣陣水花，故名觀瀾亭。

它亦是附近數十里內，最有名的風景之一。

路上，侯亮鼓起勇氣，走在程如蘋的身邊，與她攀談起來。

程如蘋起初心如鹿撞，不敢抬眼望一下侯亮，但漸漸的，那股羞赧之態便消散了，袒然與侯亮談說起來。

不過，憑着女孩兒家的那種敏銳的感覺，她感覺到侯亮瞧她時的目光有一種令她心頭的奇異感受。

而侯昂兄妹三個鬼頭，似乎也看出了一點苗頭，故意走在前面，將兩人拋下兩三丈遠，嘻笑着往前奔跳着。

程如蘋自然也看出來，她心中却滿是羞喜之意，因爲，她發覺自己竟也喜歡上侯亮了。

「程……大妹子，昨晚妳沒有受到驚嚇吧？」侯亮雖說已鼓起了勇氣，但說起話來，仍然有點結巴，無話找話說。

因爲這些話，侯氏夫婦在吃早點時，已問過程如蘋，而她也答過了。

程如蘋却沒有好笑的感覺，反而覺得心中暖暖的，兩情相悅的男女，是不會因對方的囉嗦而生厭的，反而會因對方的這句關心話，而情意更濃。

程如蘋正是這樣。「大……哥，多謝你的關心，小妹一點也不知道有夜行人潛入莊子，還是被嘈吵聲驚醒了，那些護院大叔們到來詢問，才知道呢。大哥，你有沒有見到那夜行人？」

侯亮之所以接近程如蘋，一半是出於喜歡，另一半是出於思疑，不過，他的心頭還是充滿了喜悅的情意。「大妹子，愚兄被驚醒的時候，那夜行人已經溜了，眞可惜看不到那傢伙是什麼人！」

程如蘋眼珠一轉，偷睨了侯亮一眼。「大哥，那些護院大叔們不是說發現了兩個夜行人麼？」

「不錯。」侯亮也瞥了程如蘋一眼，只覺她側面的輪廓美極了，特別是雙唇的綫條，令人不自禁生出一種輕嚐淺啜一下的衝動，幸好，他馬上將那念頭壓抑下去。「大妹子，爹正担心憂慮，那兩個夜行人不知是何來路，是否會對咱莊內的人有什麼企圖或是不利。」

程如蘋雖然知道，兩個夜行人中的一個——沒有幪面的，其實正是她惹回來的，想到這裏，她心中有一份歉疚，但爲了不至暴露自己的身份，她只好愧疚地瞞下去。「大哥，那兩個人若是再來，莊上的護院大叔能夠應付麼？」

「相信應該應付得了。」侯亮也不得不有所遮瞞。「昨夜那兩個夜行人，不是被那些巡夜的護院大叔嚇跑了麼？所謂做賊心虛，邪總是敵不過正的，大妹子，妳放心吧。」

侯亮說時，目光又落在程如蘋那柔美的唇弧上。恰好，程如蘋也側首微瞟向他，兩下裏目光相觸，那刹那有如磁遇鐵般，互相吸引着，但隨即却羞得慌忙各自將目光移開，紅着臉，垂下頭來。

一時間，兩人皆沉默無語，往前行着，清楚地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好一會，侯亮才大着胆子道：「大妹子，妳……妳喜歡咱們家麼？」

程如蘋起先聽到他說「你喜歡……」這三個字時，還以爲他下面會說「——我麼」那刹那心頭止不住劇跳不止，緊張得她幾乎暈眩過去，及至聽他說「咱們家麼」這幾個字後，才舒了口氣，但心中却莫名其妙地生出一份悵然失望的感覺。

深吸了口氣，她才低微地道：「大哥，小妹當然喜歡了，你們對小妹這樣好，小妹感激還來不及呢，只怕小妹無法報答你們一家的大恩大德。」

侯亮却道：「大妹子，咱……們已是一家……人了，還說什麼報答不報答的，妳以後再不要那樣說了。」

說時，又不自覺地目光落在程如蘋的臉上。

程如蘋聽到侯亮說「咱們已是一家人了」，不禁又心跳臉紅起來，雖然她不敢看一下侯亮，但却感覺到他正望着自己，心中羞喜不已，更加不敢抬起頭來，一時間又不知說什麼才好，幸好前面的侯昂回身朝他們叫道：「大哥，大姐姐，前面就是觀瀾亭啊！」

這才解了她的窘，忙不迭抬頭向前叫喚道：「三弟四妹五妹，等等姐姐與大哥啊。」

前面的侯昂三人聞言應了一聲，停下來，轉身望着他們，古怪地笑起來。

程如蘋被那三個小鬼頭笑得心頭狂跳，連脖根也紅了，那還敢再望侯亮一眼。

侯亮也羞躁難禁，却故意裝傻道：「昂弟，你們有什麼好笑的？」

侯昂佻皮地扮了個鬼臉，笑嚷道：「大哥，你與大姐姐是不是喝了酒，或是抹了胭脂，怎麼臉上紅得如火燒般好看？」

鳳琳與鳳卿聽得嘻哈不絕；程如蘋羞得直想一頭鑽入地下，侯亮也是羞得臉紅過耳，却遮羞地大叫道：「昂弟，你這個小鬼頭，你想討打不成？」

叫着，已拔步奔向侯昂。

侯昂伸一下舌頭，嘻哈地返身往前急奔。兄弟兩人，就那樣追逐着，跑上了河邊石崖上的觀瀾亭。

程如蘋在侯亮往前奔跑追趕侯昂後，才敢將頭抬起來，加快腳步，趕上侯家姐妹，一同登上觀瀾亭。

觀瀾亭上　情意綿綿

觀瀾亭乃是附近數十里內最有名的風景之一，一向以來，便有不少人來此登臨，觀賞奇景。

侯家兄妹與程如蘋登上觀瀾亭，亭內早已有兩個漢子在游目賞覽着，而亭外的崖前旁邊，那賣茶水酒食的老漢，早已擺

開了他的攤檔，做生意了。

侯家兄妹以前經常到這裏遊玩，對那賣茶水酒食的漢子，自然認識，那老漢也認出他們是侯家莊的少爺小姐，討好地向他們笑着打招呼。

倒是那兩個漢子，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佔據了臨江的那一處地方，在指手劃脚地談笑着。

這時候由於時候還早，所以，觀瀾亭內外，除了他們這些人外，沒有其他的人了。

侯昂見那兩個漢子佔據了亭內那一大俯覽崖下湍流擊石，波翻浪濺奇景的好地方，畢竟少年心性，難免氣盛一點，正上前請那兩個漢子移開一點，但却被侯亮以眼色阻止了。「昂弟，急什麼，時候還早呢，咱們歇一下，才賞覽不遲。」

侯亮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看出那兩個漢子似是江湖人，由於昨晚發生了那種事，所以，他不想在此惹上麻煩。

侯昂聽侯亮那樣說，又看到他的眼色，這才強按下那股氣，在亭口那邊坐了下來。

程如蘋與鳳琳姐妹也坐了下來。

從這裏，不但可以俯望到河中湍流擊石的奇景，也可以遙望到下游不遠處的渡口，以及通向侯家莊那條路上的情形，這座觀瀾亭，確實建得妙。

那老漢見侯家兄妹五人坐下來，忙殷勤趨上前道：「幾位少爺小姐，要不要喝碗茶，解解渴？」

侯亮見那老漢老態龍鍾的，敬老之心，油然而生，本來，他是不甚口渴的，但出於憐憫，他忙道：「老伯，那就煩勞你端五碗茶來吧。」

那老漢見有生意可做，自然樂得嘻開了咀巴，顛着脚步，急不迭將茶端來，侯亮隨手從懷中摸出一塊足有二兩重的碎銀，塞在那老漢的手中。「老伯，這一點銀子權作茶資，不用找贖了。」

那老漢睜大了一雙眼睛，感激地道：「少爺，那……那怎成，實在是太多了，老漢不敢受啊！」

說着，便要將那塊碎銀塞向侯亮的手中。

侯亮忙閃開身子，搖手道：「老伯，在下只有這一塊銀子是最輕的，你快收下吧。」

那老漢這才千多謝，萬多謝地，將那塊銀子塞入懷中，朝外面走去。

一聲冷「哼」適時响起。「老黃，看不出那小子身上這般多銀子，最輕的也有二兩重，別是在那妞兒面前充闊氣吧？咱哥兒恰好身上分文皆無，他這樣闊綽，倒要向他討十兩百兩的，到鎮上去風流快活一番，老黃，你說好麼？」

侯亮兄妹五人正自喝着茶，聞聲之下，自然聽出說話的正是那兩個漢子之一，並且是衝着他們來的。

侯昂那裏忍得住，「呼」地一聲，站了起來，正想朝那兩個漢子叱罵，但却被侯亮伸手扯了一下他的衣袖，以眼色阻止了。

而這時候，侯亮與程如蘋五人，皆已看清楚，說話的是站在左邊亭欄前的那兩個漢子。

那兩個漢子原來已轉過身來，看年紀大約不會超過四十歲，右邊那個生了張狹長臉，但却闊咀闊鼻闊眼，所以，給人一種異相滑稽的感覺。

左邊發話的那個漢子，生得黑黑實實的，一臉鬍子，相貌粗悍，露出輕蔑嘲弄的神態，瞟着五人。

那粗悍漢子的那番話，就算是再笨的人，也聽出，那是故意找麻煩的。

侯亮打量了那兩名漢子一眼，忽然對程如蘋及侯昂四人，說道：「大妹子，昂弟，這裏沒有什麼好玩的，咱們還是回去吧。」

說時，連連向四人使眼色。

程如蘋不禁暗暗讚賞侯亮那份忍讓之態，像他這樣年紀，又是生長在富豪之家的，能夠這樣忍讓，氣度恢宏的實在不多，這才是成大事的人。

所謂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也能忍人所不能忍也！

侯昂就沒有乃兄的氣度修養，雖然沒有發作，但也「哼」了一聲。

五人正想走出亭子，那異相滑稽的漢子却啞着聲冷笑道：「喂，小子，老子們既然已開了口，你們不將銀子拿出來，一個也別想走！」

那粗悍漢子在異相漢子說話時，身形一閃，便已越過亭口旁邊的欄杆，擋在亭口外面，望着五人嘿嘿冷笑。

侯昂再也忍不住了，睜着雙眼，掃視着那兩名漢子，大聲吼道：「光天化日之下，你兩個好大胆，想動粗搶刦麼？」

那攔在亭外的粗悍漢子臉色一沉，兇狠地道：「別說得那樣難聽，老子們可沒有說過要搶啊？老子們只是自失身份，向你們討啊！」

侯亮聽着，知道不可能善了，這兩個人肯定是衝着他們來的，於是冷然開聲道：「兩位，到底想怎樣了？」

那粗悍漢子陡地暴笑起來。「老黃，咱們不是說得清楚明白了麼？那小子不是聾子白痴吧？還要問！」

那異相漢子亦笑起來，聳着他那個闊鼻子，瘖啞地道：「老蔡，瞧他那個樣子，看來只不過在那個妞兒面前，硬充漢子吧了！」

「哼！老子倒要看看他還能充得下去不！」那粗悍漢子說着，陡地一步踏入亭內，伸手便向程如蘋的肩頭抓去。

別看這漢子只是隨手一抓，其勢却又快又勁，一抓便抓到程如蘋的肩頭上！

那刹那，程如蘋心念電閃，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出手，封解那漢子的那一招，而她在念頭閃轉的刹那，出於本能的，臉露驚容，驚叫出聲，身形一歪，歪倒向着地上。

侯亮也是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出手的刹那，侯昂却再也蹩不住了，怒叱一聲，食中二指，疾點向那粗悍漢子的右脅！

別看侯昂今年只有十六歲，年紀輕輕的，但這一出手，便顯出他的身手不俗，二指戳出，勁風嘶嘶有聲！

不用說，侯昂一身所學，乃是得自乃父所傳了。

而他這一次出手，亦是他習武以來，第一次與人動手出招。

那粗悍的漢子目光一閃，沉嘿一聲，手臂倏然疾縮，曲臂沉肘，撞向侯昂的手臂！

這漢子變招之快，足以顯出此人的身手也很高明。

侯昂應變也很快，戳出的二指一曲，化指為拳，擊向那漢子的臂肘。

那粗悍漢子居然不閃不避，只是力道驟增，撞向侯昂的拳頭！

拳肘相擊之下，發出一下「啪」的沉响聲，侯昂被震得向後蹌退了一大步，才拿樁站穩。

那漢子却穩立如山。

說起來，拳肘相擊，吃虧的應該是那粗悍漢子，臂肘畢竟比不上拳頭堅硬，這就顯出那粗悍漢子的一身功力比侯昂要深厚得多了，而且，練的九成是橫練功夫。

侯昂雖然身手不俗，畢竟年紀尚淺，硬碰之下，自然要吃虧了。

侯亮在侯昂被震退的刹那，已橫身擋在乃弟的身前，以防那粗悍漢子乘勢進擊，但那漢子却穩立不動，嘲蔑地瞧着有點狼狽的侯昂。「哼嘿！也不撒泡尿瞧瞧自己的熊樣，居然充好漢，強出頭！」

程如蘋見侯昂為了解救自己，而被那粗悍漢子震退，知道再也裝不下去，必有一番惡鬥，否則，只怕脫不了身，當下主意拿定，忙搶到侯昂身前，關切地道：「三弟，你沒有什麼吧？」

鳳琳鳳卿也先後搶到侯昂的身邊，惶急地道：「三哥你有沒有受傷？」

侯昂深吸一口氣，壓下翻湧的氣血，搖搖頭道：「大姐姐，四妹五妹，你們不用怕，我一點事也沒有。」

程如蘋與鳳琳鳳卿才放下心來。

那異相滑稽漢子這時開口了：「小子，你們若不想回不了家，乖乖地將身上的銀子拿出來，送給老子們吧。」

侯亮就算脾性再好，也忍不下了，何況，他已猜到，這兩個漢子九成是衝着他們來的，就算將銀子全部拿出來，只怕也未必走得了，而他也不會乖乖地將銀子拿出來，所謂人要臉，樹要皮，他若是乖乖地將銀子拿出來送給這兩個漢子，他還有何骨氣可言？倒不如死了算了。

所以，他冷然的說道：「強徒，別三分顏色上大紅，有本事的，只管上來動手拿！」

語聲一頓，接轉頭對侯昂道：「三弟，你護着大妹與四妹五妹，送回家中。」

「嘿，還想走？」那粗悍漢子邪惡地盯着程如蘋。「今日若教你們走得了，老子就不姓蔡！」

說着，向那異相漢子一擺手。「老黃，那四個雛兒，交給你了。」

接轉對侯亮獰聲道：「小子，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本領，敢在老子的面前吹大氣！」

說着，朝侯亮逼進了一步。

侯亮吸口氣，凝立不動，神色不變，注視着那粗悍漢子！

那異相漢子這時已躍出亭外，守在亭子的外面，怪異地陰笑着，目光罩定了侯昂程如蘋四人。

忽然之間，侯亮與那個粗悍漢子同時叱喝一聲，身形一動，各自出招，動上了手。

兩人皆是以快攻快，出手迅疾無比，但見人影閃挪躍動，拳風呼呼，掌影如山，却就是聽不到「劈啪」相擊之聲。

原來，侯亮從乃弟被對方震退這一點，猜測對方極可能練的是橫練功夫，而且頗具火候，憑自己的內功造詣，可能不足以與之相埒，所以，他便避重就輕，不與他硬碰，以招式制勝。

侯昂見乃兄動上了手，本來想走的，但由於關心乃兄的關係，他又怎忍心一走了之，故此，他只是站着注視兩人的激鬥，一點走的意思也沒有。

而程如蘋也沒有要走的意思，她怎能不顧侯亮的安危而一走了之？撇開兒女之情不說，單從道義上來說，她便不能撇下侯亮離去，所以，她對侯昂道：「三弟，你快護着四妹五妹走，姐姐留下來看着大哥！」

鳳琳鳳卿看着乃兄與那漢子動手，驚慌得縮在程如蘋的身後，連臉色也白了。

侯昂被程如蘋這一說，才省起，自己要保護三個女子的安全，責任重大，自己留下來，也帮不了乃兄的忙，而他也自信，憑乃兄的身手，足以對付得了那兩個惡徒，那麼他還是走為上着，以免乃兄因此而分心，吃了虧。

因為他曾聽乃父說過，乃兄已得父親八成眞傳，只是功力火候稍嫌不足，但却足以應付江湖上的一般角色而有餘，偏是父親只得他們兄弟武功，三個姐妹却不知怎的，一點武功也不傳授，如今遇上了事情，那不但保護不了自己，還需要別人保護了。

而他也不知道程如蘋是會武功的，身手比他還要高明，還以為她也像鳳琳鳳卿姐妹般，手無縛鷄之力，要他保護，所以，他急急道：「大姐姐，妳留下來是很危險的，快跟小弟走吧，大哥能夠應付這兩個傢伙的！」

就這話說之間，激鬥中的兩人，已起了變化，只聽那粗悍漢子叱喝連聲，但却是攻少守多，顯然，在招式上，他不是侯亮的對手，在心急惱怒之下，便想與侯亮硬碰了。

程如蘋一眼便看出侯亮佔了優勢，鬆了口氣，心頭放下不少，這時她才發覺到鳳琳鳳卿驚怕成那個樣子，大概是不會武功，於是她道：「三弟，你快護着四妹五妹離開，姐姐不會有事的！」

說話的同時，她心裏奇怪不已，為何侯亮兄弟武功這樣了得，而鳳琳鳳卿却不懂武功，這實在令人費解，對於侯亮兄弟的身手，她一樣感到驚奇，因為她還以為兄弟兩人是不會武功的，她一點也看不出來！

那異相的漢子這時亦已看出他的同伙處於劣勢，眼珠一轉，聳動着那個闊大的鼻子，目露兇光，向侯昂逼過去。

侯昂馬上便發覺了，微退一步，轉對那漢子，怒聲道：「好傢伙，你以為我好欺麼？」即時擺出一個迎戰的架式，注視着那異相漢子的動靜。

那異相漢子顯然是不將侯昂放在眼內，發出難聽的啞笑聲。「你這小子大概是想死了，好啊，老子就成全你！」

說話間，驟然欺身逼近前去，一掌直劈向侯昂的頭額！

異相漢子這一招，分明是不將侯昂放在眼內！

侯昂感到一陣惱怒了，那簡直是一種侮辱，忍不住發出一聲吼叫，左手向上一封，右手併掌如刀，疾擊向對方的胸腹部位！

程如蘋一眼瞧見之下，情急地脫口便叫：「三弟小心！」

可是，仍然慢了！

那異相漢子在侯昂出手的刹那，眼中閃過一抹狡詐的笑意，左手橫截侯昂那隻右手的刹那，劈向侯昂頭額的那隻左手倏地向上一翻一沉，以一種怪異的招式，電光石火般抓攫向侯昂的左手腕脈！

侯昂發覺不妙，欲變招封拒時，已來不及了，左手腕脈一緊，半身酸痲無力，異相漢子的右手，已像一道鐵箍般，緊緊地攫抓住他的左手腕脈！

別看這異相漢子相貌長得滑稽，但出手變招之間，顯得詭異迅疾，看來身手比那粗悍漢子還要高上一籌，那確是人不可以貌相。

程如蘋一眼看到侯昂受制於那異相漢子手上，驚叫聲中，便欲撲上去搶救。

異相漢子一招之間，便制住侯昂，心中自是大喜，說實話，他們這一次確是衝着侯家兄弟姐妹來的，如今得手，自是暗喜不已。

「小子，如今你已落在老子的手中，哈哈，看你還能不乖乖地聽老子的話！」

說話之間，身形暴退，扯着侯昂，退出了亭外。

程如蘋却是欲撲還止，她是投鼠忌器，不敢亂來。

侯昂腕脈被扣，半身痲軟，使不出力來，抗拒不得，被異相漢子扯得身不由主，退出亭外。

他這刹那心中眞是又驚又怕又怒，複雜極了，暗恨自己沒本事，落在對方的手上，萬一異相漢子挾他而脅迫乃兄等束手就縛，那就糟透了。

他好明白侯亮的爲人性格，爲了他，他是會答應對方的任何條件的！

他思慮得果然無錯，異相漢子朝侯亮喝道：「侯大小子，快停手，否則，老子便斃了這小子！」

單聽這異相漢子的稱呼，便可以聽出，這兩個傢伙是早巳知道他們的身份的了，明顯的，是衝着他們來的。

侯亮早在程如蘋發出驚叫時，便巳瞥到乃弟落在異相漢子的手上，他心中雖然又驚又急，但却沒有亂，手上的招式反而施展得更疾更密，緊逼對方。

原來，他在驚急之下，急出一個主意來，亦想驟然制住那粗悍漢子，那麼，雙方之間的情勢就可以扯平，誰也威脅不了對方，正好互相交換。

一輪急攻之下，那粗悍漢子被逼得連退兩步，顯得有點手忙脚亂了。

不過，他畢竟不是初出道的雛兒，經驗豐富，馬上便想出應付之法，運起一身外門硬功，雙手大開大闔，拚着挨侯亮幾下，與他硬碰起來。

侯亮知道他練的是硬功，就算擊中他幾下，對他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甚至可能只是替他搔癢般，但自己若是與他硬碰幾下，說不定便吃不消了，心念電轉之下，當然只好避重就輕，正想改變打法的刹那，却聽到異相漢子傳來一聲喝叫，心頭驚懍之下，顧忌乃弟之安危，只好撤招閃退開去。

那粗悍漢子一直被侯亮逼得喘不過氣來，直到這時，才有機會喘息一下。

× × ×

侯亮看着乃弟受制於那異相漢子的手上，心中雖然驚急，但却不敢貿然出手，只是定定地注視那異相漢子。

這時，程如蘋早巳站到鳳琳鳳卿的身前，護住了兩人，並悄聲安慰她們不要驚怕。

「朋友，你想怎樣才放了吾弟？」侯亮逼視着那異相漢子！

異相漢子咧嘴聳鼻啞笑道：「很簡單，只要你們乖乖地跟老子們走，他便會什麼事也沒有！」

侯亮問了一句道：「跟你們到什麼地方？」

「別心急，只要你們乖乖地跟老子們走，到時，自會知道。」異相漢子歪了歪嘴角。

侯亮一直沉住氣，不斷在轉着念頭。

「朋友怎樣稱呼？」

異相漢子奸笑道：「小子，別跟老子來這一套，老子乃名不見經傳之輩，不說也吧。」

侯亮幾次皆想驟然出手，猝襲那異相漢子，冀圖解救侯昂，但又沒有把握，是以猶豫不決。

也難怪他猶豫的，事關乃弟的生死，能夠將乃弟自對方的手上解救，故然好，萬一不能，那豈不是害了乃弟一命？

他只好極力壓抑下自己心中的那股衝動。「朋友，你們到底意欲何爲了？」他既然不敢莽動，便只好希望能夠探聽出對方的意圖。

「這一點，老子是不會告訴你的。」異相漢子道：「不過，只要你們跟老子兩人去到那地方，什麼事情你們也會清楚明白了。」

侯亮聽得心頭一動，急聲道：「這麼說來，朋友是受人指使的了！」

異相漢子臉色變動了一下，啞聲道：「好聰明的小子，快說，你們到底跟不跟老子們走？」

喝聲中，左掌按上了侯昂的頭頂！

侯亮這刹那眞不知怎樣才好，侯昂却大聲道：「大哥，你們快走，不用理會小弟，他不敢殺小弟的！」

侯昂可謂一言提醒了侯亮等人，對方若眞要殺侯昂，早巳經殺了，還會一再出言威嚇？當下侯亮心頭稍定，踏前一步，厲聲道：「哼，諒你也不敢殺吾弟，因爲你們作不了主，只是受人指使擄挾咱們，那主使人沒有要你們殺死咱們，對不？」

異相漢子與老蔡聽了侯亮這番話，臉色驟變，異相漢子朝老蔡使了個眼色，色厲內荏地啞着嗓子喝道：「哼嘿，好小子，你有沒有聽說過狗急跳牆這句話！」

侯亮一聽，心頭震動了一下，對方這樣說，絕對不是恫嚇之言，所謂人急拚命，狗急跳牆，在無路可走的情形下，是什麼也會做出來的。

吸口氣，他不便再逼上前去，驀地，却聽到鳳琳鳳卿兩姐妹發出一聲驚駭的尖叫，驚震之下，眼瞥身動，斜撲向程如蘋三人站立的身前，阻擋陡然欺撲向程如蘋三人的老蔡！

原來，那傢伙——老蔡，乘所有人的注意力皆集中在異相漢子——老黃，與侯昂兩人的身上，冷不防撲擊程如蘋三人。

在他的想像中，程如蘋與侯家姐妹一介弱質女流，應該是不會武功的，否則，也不會縮在一邊，嚇得臉色也白了，而不出手協助侯亮兄弟圍攻他們，所以，他這一次出手，可謂有如老鷹抓小鷄，手到擒來。

若是一下子抓攫住程如蘋三人，那自是上上大吉，若是不能夠，他也可算達到了目的。

引開侯亮的目的。

侯亮果然被他引開了，（程如蘋才想出手，侯亮已斜搶至她身前，護住了她們，令到她出不了手），搶截到他的面前，他不由發出一聲得意的嘲笑。「哈哈，小子，你上當了！」笑聲出口的同時，他搶撲向前的身形驀地一個橫旋，旋躍出亭側外面。

而那老黃亦乘這機會，將按在侯昂頭頂上的左手一滑，扯住了侯昂的衣帶，身形飛退，帶動侯昂退向崖道那邊。

侯亮那刹那也知道上當了，怒吼一聲，便欲飛身撲向老黃那邊，企圖將他截下來。

那老黃即時大喝一聲：「別動，你若敢動一下，老子便擰下這小子的一條臂膀來！」

侯亮聞言渾身震動了一下，窒住了。

那確是不由他不信，而有所顧忌的，所以他只好不敢動。

豈料就在那老黃喝聲出口未了，只聽他又張口發出一聲慘厲而又短促的嘶叫，身形猛地一個歪撞，撞跌向地上！

侯昂却被那意外的驟變驚得呆怔住了，一時間回不過神來，只是怔怔地站着！

這一下驟變，實在太令人意外了，意外得令人難以相信，就連程如蘋也幾乎不相信看到的，是眞的！

只有侯亮只是驚怔了那麼一霎間，便回過神來，驚喜地朝侯昂大叫：「昂弟，你沒什麼吧？」

這一叫，侯昂才從驚怔中回過神來，身形急縱，掠入亭內！

侯昂這一縱掠入亭內，侯亮程如蘋四人馬上便看到，到橫撞開去，跌撲在地上的老黃，左邊太陽穴上，露出一個深深的血洞來，兀自汩汩流出血來。

侯亮在那老黃發出慘叫前的那刹那，目光瞥到有一縷如電閃還快的銀光，閃射而沒，銀光閃現之處，正是在亭子右邊攤賣茶水酒食攤檔那邊！

而臉向亭子的老黃，左邊太陽穴恰好亦向着那老漢的攤檔那邊！

而攤檔的那邊，就只有那個老態龍鍾的老漢，那麼，那道銀光應該是那老漢發出的了！

先前，侯亮他們及那兩個傢伙，一直沒有留意那老漢，一個賣茶水酒食的老漢，有什麼好留意的，這是那兩個傢伙的想法；侯亮他們則無暇理會，而事實上，那老漢在侯亮他們與那兩個傢伙動上手的刹那，便巳縮在他的攤檔後面，不敢抬起頭來，一副唯恐殃及池魚的驚恐相，試問，那兩個傢伙又怎會將這個「老不死」放在心上？及至到老黃挾扯着侯昂退出亭外，那老漢依然瑟縮着，這令到老黃更加不提防他了！

而事實上，就連侯亮他們也沒有將那老漢放在心上，一個兩方面皆沒有留意，不加提防的老漢，却在那刹那猝然出手——射出一道銀光，試問，有誰提防得了，閃避擋擊得及呢？

所以，那異相漢子——老黃，便那樣莫名其妙，死在那道銀光之下，到閻王老五那裏報到去了！

一個人若是太陽穴上，被一塊激射而至的銀子擊穿了，深嵌入腦中，不馬上嗚呼哀哉才怪！

而射入老黃太陽穴內的那塊銀子，正是侯亮當作茶資，塞在那老漢手中的碎銀子！

老漢這一手，可謂驚人之至！

而那老漢這時侯巳不再老態龍鍾了，腰身挺得筆也似直，幾乎比原先的他高大了一截，那雙昏花的老眼也射出兩道烱烱神光，整個人顯得頗爲威猛。

他不再是瑟縮在攤檔下面的風燭老人，而是挺立起來，神威凜凜！

天下間事，眞是往往出人意表，令人驚異不已。

若不是這老漢露了一手，解救了侯昂，又有誰相信，一個賣茶水酒食爲生的龍鍾老漢，竟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一流高手！

那旋掠出亭側外面的老蔡，乍睹此驟變後，嚇得他魂魄皆冒，那張滿是得意之色的臉上，「刷」地變得蒼白一片，別看他長得粗悍，却是個異常奸狡之徒，一見勢色不對，知道若再不溜之乎也，只怕永遠也溜不了，與老黃作伴同赴黃泉路去也，驚駭之下，他也顧不了危險，縱身向崖下掠去。

× × ×

「老前輩，救命之恩，不敢言報，請受在下一禮！」侯昂驚魂稍定後，立刻走出亭外，趨至攤檔前，抱拳向那老漢深拜下去。

那老漢呵呵一笑，慌忙伸手扶起侯昂，道：「侯三公子，你太多禮了，折殺老朽也！」

侯亮也走上前去，抱拳朝那老漢行了一禮，感激地道：「老前輩，若非你老及時出手，在下舍弟就難逃被擄挾而去了，援手之德，沒齒不忘！」

一頓接又道：「老前輩，請教尊姓大名怎樣稱呼？」

那老漢慌不迭抱拳道：「侯大公子，這些年來，老朽巳忘記了自己的姓名，你就稱老朽一聲老漢吧。」

說着，不等侯亮再說，接下去道：「侯大公子，這裏巳成是非之地，你們還是快些回莊吧。」

侯亮嗯了一聲，目光落在那邊的老黃

的屍體上，張口欲言，却又給那老漢搖手阻止了。「那傢伙的屍體有老漢料理就成了，你們還是快走吧，路上小心點。」

說着連連揮手，示意侯亮他們離去。

侯亮却道：「老前輩，在下想搜查一下那傢伙的身上，看看可能從他身上帶着的東西，查出那傢伙的身份來歷。」

豈料那老漢却搖搖頭道：「侯大公子，不用了，你一定從他的身上，搜不出什麼東西來！」

「老前輩——」

侯昂張口才說，便被老漢接下去的語聲截斷了。「老漢雖然老了，眼睛不花，經已認出那兩個傢伙的身份來歷。」

「老前輩請快說！」侯亮兄弟幾乎同時齊聲說。

「這傢伙姓黃，名叫歷山，外號過山虎，在江湖上只能列爲二流人物。」老漢說時，指着地上那異相漢子的屍體。「那溜之大吉的傢伙，叫做蔡大富，人稱面懵心精，武功不及黃歷山，但奸狡却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頓，眉頭略皺，嘟喃道：「這兩個傢伙一向在江南一帶走動，怎麼忽然在這一帶出現，並且是衝着你們來的，眞令人費解！」

語聲一頓，掃了侯亮五人一眼，揮手道：「要知道的，你們經已知道了，快走吧。」

侯亮五人從老漢的說話間，聽出老漢叫他們快走，一定有他的道理，心中雖然有很多話想說，也只好蹙在心中，朝那老漢抱拳行了一禮，匆匆走下崖下，往莊子走去。

那老漢看着侯亮五人向鎭上走去，這才吁口氣，走上前去，將黃歷山的屍體提起來，走到崖邊，一甩手，將之扔下河中，望着那滔滔流水，嘟喃道：「要來的，終於來了，看來，老主人的猜料不差！」

慢慢地轉過身來，走到攤檔前，將之收拾起來，用一担挑挑在肩上，一步步向崖下走落去。

×　×　×

書房之內，侯德信神色凝重地聽侯亮兄弟分別將午前在觀瀾亭上發生的事故，詳細地說了出來。

兄弟兩人說完之後，侯德信蹙着眉，沒有做聲，書房之內，有那麼刹那間的沉寂。

「爹，依您看，那兩個傢伙欲脅挾孩兒兄妹五人，有什麼企圖？」侯昂忍不住開聲問。「那兩個傢伙以前曾與咱莊子有過節或是仇怨麼？」

侯德信輕吁口氣，說道：「爹根本就不曾見過那兩個傢伙，更不認識，只是聽說過江湖上有這麼兩個人，何來仇怨過節？亮兒說那兩個傢伙只是受人指使，那麼，只有查出他們的幕後人，才能猜到他們的企圖。」

一頓接又道：「不過，從他們只是想挾持你們到一個地方這一點猜測，他們極可能是想用你們作人質，脅迫爲父答應他們提出的什麼條件！」

「爹，會不會是衝着那件異寶來的？」侯亮目光閃亮，望着乃父。

「嗯，不無可能！」侯德信沉吟着道：「這只是猜測，一切有待證實，或許，他們不是衝着那件異寶而來，而是另有目的也說不定！」

「爹，你猜得出那個在觀瀾亭外賣茶水酒食的老漢，是那一位隱世的老前輩麼？」侯亮眨着眼道：「那位老前輩的身手實在高明，這麼多年來，半點痕跡也不露，隱藏得這樣好，眞叫人佩服。」

侯德信沉吟了一會，才含糊地道：「爲父也想不出他是那位隱世高人，亮兒，你們沒有請教這位老前輩的大名麼？」

「有，但他不肯說。」侯昂搶着說。

「看來，這位老前輩是位隱世高人，不肯再涉江湖了！」侯德信忽然語聲一變，低沉地道：「亮兒，你有沒有看出，蘋兒是否會武功？」

「爹，大妹她一直沒有出手，所以看不出來。」侯亮道：「不過，她却顯得頗爲鎭定，不像四妹五妹那樣慌恐，孩兒懷疑她可能會武功。」

「大哥說得對！」侯昂附和地說道：「大姐姐若是不會武功，又是個女孩兒家，遇上那種兇險的塲面，不可能那樣鎭定的！」

「嗯，亮兒昂兒，你兩個都學懂了觀察思考，爹好高興，你兩個的看法不錯，爹同意你們的看法。不過，這只是觀測之言，作不得準，還要加以證實的啊！」

「爹，大妹就算會武功，看她在亭內的舉動，兩次欲撲前去救昂弟及不顧危險地護着四妹五妹這一點，孩兒覺得，她不會是那種對咱們莊子不利的人。」

「亮兒，這一點，爹就不苟同了！」侯德信語重心長地道：「凡事不可只憑表面去斷定下結論，那往往會因此而看走眼，而鑄成大錯的，有道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看一個人的好壞，亦是同一道理，世人表面忠厚，實則內藏奸詐的人多的是，看一個人，要往深處看，別忘記，有些人爲了達到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爲了令到對方深信不疑，是什麼手段也會使出來的，有的甚至不惜下手殺死自己人，而取信於人！亮兒，在未查清楚蘋兒的來龍去脈前，千萬要小心在意，加以提防！」

侯亮聽了乃父這一番話，悚然驚震不已，深覺自己太不夠理智了，惶悚地道：「爹教訓得是，孩兒謹受教！」

「爹，既然對大姐姐有所思疑，那何不想個法子，查探證實一下，以免終日疑神疑鬼的，令人心中不安。」侯昂說時，瞟了乃兄一眼。

侯亮不禁臉上一熱。

侯德信想了想，頷首道：「好，待爲父想出一個好辦法，才對你們說吧。」

×　×　×

星殘月黯，夜色幽深黑暗，幸好，却沒有下雨。

侯家莊內，侯大爺那間僻靜的書房中，仍然亮着燈火，這從敞開的窗門中，老遠就可以看到。

莫非這個時候——快近四更天了，侯大爺還有興趣在挑燈夜讀不成？

夜讀倒不是，而是與一個人在秉「燭」夜談。

侯大爺與那個人就並排坐在對着那窗子的那邊牆邊，隔着一張高脚几子的兩張

椅子上，在低聲地談說着。

窗外要是有人在偷聽，那一定逃不過兩人那四道銳利的目光！

書案頭上的那盞燈光不太明亮，但已足夠看清楚與侯大爺隔几而坐的那個老人的衣着容貌。

那老人赫然正是那位在觀瀾亭外，以一塊碎銀，射殺過山虎黃歷山，解救了侯亮，擺攤檔賣茶水酒食的老漢！

只聽那老漢道：「主人，老主人生前所猜之言，可能不幸而言中了，要來的，終於來了！」

聽這老人對侯大爺的稱呼，侯大爺還是他的主人呢，爲何侯亮兄妹會不認識這位老人？實在令人奇怪。

侯大爺雖是「主人」，對那老人却頗爲尊敬。「大叔，我不知幾多次要你不要叫我『主人』了，你與先父怎樣稱呼，我管不着，大叔，我却不高興你叫我『主人』，請大叔你就叫我德信吧。」

那老人却固執地道：「這怎麼能，老奴於二十五年前，便已自甘爲奴，老主人雖死，老奴又怎能忘恩負義，自尊自大，妄改稱呼呢？主人，請不要陷老奴於不仁不義不忠！」

侯大爺搖搖頭，無可奈何地道：「大叔……」

「主人，請你不要令老奴難做好麼？就算老奴求你！」老人說着，離座便欲跪下來。

侯大爺忙不迭一把將他扶住，惶急地道：「大叔，我眞拿你沒辦法，好吧，我不勉强你，不過，咱們各稱各的，我仍要叫你大叔。」

「主人，這怎……」老人話才出口，便被侯大爺不停地打斷了。

「大叔，你連這一點也不能依我？」

老人神色顯得甚爲激動。「主人，老奴怎當受得起？」

「這我不管！好了，咱們別盡在這上面扯了，大叔，依你看，黃歷山他們背後的主使人，會是什麼人？」

老人蹙着那花白的眉毛，愼重地說道：「主人，這一點老奴不便妄猜，也無從猜到。不過，老奴相信，不久就可以查出來！」

「大叔這樣說，一定發現了什麼可資追查的綫索了。」侯德信精神一振，含笑目注老人。

老人雙眉一舒，說道：「主人猜對了，老奴本來可以將那蔡大富截下來的，但後來細心一想，改變了主意，讓他溜走算了！」

「大叔這一着做得好！」侯德信目光閃閃。「相信大叔必然有所發現了？」

「不錯。」老人道：「老奴放他走，正是利用他，將老奴帶到他們的巢穴，那就不難查出主使人是誰。」

「查到了麼？」侯德信心急地道。

「暫時還未查到。」老人滿有把握地道：「相信這一兩天之內，一定查到！」

「大叔，這一次全靠你了！」侯德信敬重地笑望着老人。「也辛苦你了。」

一頓接又道：「我差點忘了，大叔，若不是你及時出手救了昂兒，那實在不堪設想！」

「主人，那是老奴份所應爲之事，就算是粉身碎骨，老奴也不會讓那兩個傢伙傷害三少爺一根汗毛！」

「大叔，我仍要代昂兒多謝你。」侯德信說時，抱拳向老人欠身一拱。

老人慌忙閃身避坐而起。「主人，你這不是折殺老奴了麼？老奴縱使粉身碎骨，也難報老主人對老奴的恩德！」

侯德信嘆口氣，誠摯地道：「唉，大叔，您請坐下吧，說起來，咱侯家難報你老人家的恩德才對！」

老人惶恐地道：「主人，你這樣說，老奴簡直無地自容！」說着，非但不坐回去，反而跪了下來。

侯德信慌忙伸手一把扶住了他。「大叔，好了，您請坐下吧，我不說就是。」

老人這才坐回椅上，轉了話題道：「主人，老奴差點忘了問您，那位大姑娘到底是什麼人？是不是大少主的……」

侯德信「哦」了一聲，收起笑容，說道：「大叔不提起，我差點忘了，那位姑娘叫程如蘋，乃是清明那天，掃墓完後，在路上救起的……」

接將那天的事情，與及晚上發現有夜行人潛入的事情，一併告訴了老人。

老人聽完後，沉思了一會，說道：「主人，那位程姑娘有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老奴日間看出，大少爺似乎對程姑娘有點喜歡呢？」

「暫時還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侯德信道。「不過，自她救回莊子後，晚上便有夜行人出現，那未免太巧合點了，所以，我不免對她有點思疑。」

一頓，目注老人道：「大叔，您見多識廣，您認爲她是否値得思疑？」

「主人所見極是，依老奴之見，所謂小心使得萬年船。望主人盡早查明爲是。以免貽下大患，後悔莫及！」

侯德信頷首道：「既然大叔也認爲她不無可疑之處，我會盡快查清楚她的來龍去脈！」

一頓，又說道：「大叔，您看出她會武功麼？」

老人皺眉想了一下，遲疑道：「這一點，倒看不出來，不過，老奴曾暗中注意過她，覺得她不像是不會武功的人。特別是一個女孩子，若是不會武功，在那種兇險的情形下，仍然那樣鎭定，那就未免胆色異於常人了！」

「大叔，亮兒昂兒與您的看法一樣，若是大叔老眼不花，那她就更加値得思疑了。」侯德信忽然改變話題道：「大叔，要不要派一兩個人手協助您？」

老人搖搖頭道：「主人，不用了，人多反而容易被發覺，老奴一個人足以應付了。」

「大叔既然這樣說，那就由大叔一個人辦吧。不過，大叔要小心，千萬不可冒險。」侯德信關切地道。

「多謝主人提點。老奴謹記。」老人接又說道：「主人若沒有什麼吩咐，老奴告辭了。」

侯德信想了一下，才站起身道：「大叔，沒什麼了，我等你的好消息！」

「主人請留步！」老人說着站起來，抱拳向侯德信一拱，身形接縱掠而起，只

一閃，便穿出了窗外！

侯德信一聲：「大叔好走！」老人已消失在窗外深沉的夜色中。

× ×

由於發生了觀瀾亭的事情，故此，侯大爺爲安全計，除吩咐護院莊漢嚴加守衛外，亦吩咐兒女若沒有事，便不要到外面走動。

程如蘋見侯家忽然間有了麻煩，她本來是想離開的。以免爲了自己的事，再給侯家惹上麻煩，但回心想一下，自己在侯家有麻煩的時候離去，似乎有虧道義，畢竟，侯家父子曾救過她，想及這一點，她又打消了去意，決定留下來，必要時助侯家一臂之力。

說實在的，她有點捨不得離去，一來是她不忍心讓鳳琳姐妹失望，但最根本的，還是捨不得離開侯亮。

少女情懷，就是那樣不可捉摸，也有點莫名其妙，當她喜歡一個人的時候，那可是夢縈魂牽，難分難捨的。

說穿了，都是一個「情」字在作怪。而兩情相悅，有時候是快如閃電的，那就是一見鍾情。

程如蘋與侯亮，就是這種情形。

窗外雨絲如帘，惹人思緒，程如蘋獨坐窗前，感到有點百無聊賴的。

偏偏，不知鳳琳兩姐妹幹什麼去了，不見人影，她又不好到處亂走。只好呆望着窗外的雨絲，想着心事。

女孩兒家若是有心事。那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揮之不去，抹也抹不掉的心上人兒了。

窗外如帘的雨絲在她的眼中。逐漸變得矇矓起來，矇矓中，倏地幻現出侯亮那英朗的臉龐來。

那張臉龐由矇矓逐漸變得清晰起來，含笑望着她。

程如蘋這時有如喝醉了酒般，痴痴迷迷的，凝眸淺笑，瞧着窗外雨帘上的幻現的臉影，口齒欲動，似乎傾訴什麼。

驀地，一陣帶着寒意的冷風吹來。吹亂了那張雨帘。也吹散了那張臉影。

程如蘋被那冷風一吹，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悵然若有所失地，不禁吁嘆了出聲。

「大妹，雨天陰寒，快穿多件衣裳，以免着了寒啊！」

這驀然而來的說話聲，嚇了程如蘋一跳！

定一下神，循聲看去，只見侯亮就站在窗前牆角的簷下，兩道目光定定地射在自己的身上。想到自己剛才的痴迷之態，不禁心頭「怦怦」直跳，臉上也飛紅了一片。

目光朝侯亮閃瞟了一下，忙從椅上站起來，朝侯亮招呼道：「大哥，快請進來，別淋濕了身子，冷着了。」

侯亮答應一聲。轉過牆角，自門外走了進來。

程如蘋乘這機會，壓下心頭的狂跳，瞧侯亮的身上望了一眼，發覺他半邊衣衫被雨絲沾濕了不少，忙關懷地道：「大哥，瞧你，衣衫被雨水打濕了。快轉過身來，讓小妹給你抹掉衫上的雨水。」

說着，從腋下抽出香巾，也顧不了羞赧，走上前去，在侯亮那半邊被雨水打濕的衣衫擦抹起來。

侯亮這剎那眞是受寵若驚，渾身舒泰。飄飄然的，有如飛上了雲端，紅着臉，就像一個傻子一樣，任由程如蘋擦抹。

程如蘋這時反而變得落落大方的，邊擦抹邊輕聲道：「大哥，瞧你衣衫這麼濕，是不是來了有一會了？」

侯亮不由自主地答道：「大妹，我來了有一會了。不過見你坐在窗前，凝眸支頤的樣子。似乎在想着心事。我不忍驚動妳，故此站在簷下……」

程如蘋聽得心頭又跳起來，羞澀地說道：「大哥，外面可是下着雨的啊。小妹又不是想着什麼緊要的事。你早該叫小妹啊！」

侯亮卻衝口而出。「大妹，妳那個樣子美極了。美得令我不忍心驚動妳！」

程如蘋聽侯亮這樣說，心頭甜甜的，但也羞得燥紅了一張嬌靨。垂下頭輕嗔道：「大哥，你亂說。」

侯亮話說出口，才知道自己一時間情不自禁，連心裏的話也說了出來，心中又慌又亂，吶吶地道：「大妹，我沒有亂說，是眞的，我說的是眞心話！」

情急之下，他又情不自禁地，伸手執住了程如蘋那隻拿着香巾的素手。

程如蘋被侯亮執住素手，只覺從他的手心中，傳來一股熱流，迅速地傳遍全身，整個人彷彿被那股熱流融化了般，不由自主地，偎向侯亮的身上。

而她的嬌軀因爲心情的激盪而輕微地顫抖起來。

侯亮亦不由自主地，伸手將她輕輕擁着。

剎那之間，兩人彷彿被對方融化了般，靈魂出了竅。但卻又清晰地聽到彼此的心跳聲。有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

房內，兩人情意交融，窗外，細雨絲絲，此情此景，筆墨難描。

良久，程如蘋才從忘情的境界中回復過來。嚶哼一聲，羞赧難禁地掙脫了侯亮的擁握，背轉身，螓首輕俛，默然無語！

其實，她心中有千言萬語，只是，女孩兒家，敎她怎好開口傾訴？

侯亮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喜歡上一個女孩子。動了情，對於女孩兒家的微妙心情，又怎捉摸得到、還以爲程如蘋惱他輕狂，慌忙地手足無措，臉紅耳熱。結結巴巴地道：「大妹……妳……生……我……的氣……麼？」

程如蘋一張臉也紅得有如熟透了的柿子般，聞言之下，在心裏輕嗔一句：「傻子！」但又總不能說：我沒有生你氣啊、女孩兒家，畢竟臉皮薄，也較含蓄，一時間，不知說什麼話來表達才好，情急之下，只好輕嗯一聲，扭擰了一下嬌軀。

這一來，侯亮更加慌了手腳，因爲他誤會了，她眞的是生氣了！

這剎那，侯亮羞害得眞想一頭鑽到地下——若是地下有個洞的話。「大妹……我……不是存心……對妳……輕輕……薄……我……實在……很喜歡……妳……」

程如蘋聽了侯亮這番話，心中又急又喜。知他誤會了自己的意思，也就顧不得難爲情了，輕如蚊吶般道：「大哥……小

妹……沒有……生你……的氣啊……」

程如蘋這樣說，就算是傻子，也聽明白了。不生氣，那當然是喜歡了，當下心頭狂喜，幾乎又忍不住搶上前去，張臂將程如蘋擁在懷中，但他馬上便將那股衝勁壓抑下去，抖着聲道：「大妹，妳眞的不惱我？」

程如蘋心中啐了一聲：「寃家！」紅着臉，轉過身來。抬起頭，瞟了侯亮一眼，輕聲道：「小妹幾時惱過你？？」

侯亮聽了，如喝甘霖，喜得幾乎手舞足蹈起來。壓抑着心頭的激動，喜道：「大妹，那……妳……喜……歡……我……麼？」

程如蘋聽他問出這句傻話來，那眞敎她難爲情，一個女孩兒家，怎好意思說出：「我喜歡你。」這句話來，一時間，羞得她連耳根頸脖也紅透了。

侯亮見她垂首不語，發急地道：「大妹，妳說啊！」

他在情急之下，胆子也大了。

程如蘋暗說一聲：「眞是傻寃家，叫我怎說得出口！」但又想不出怎樣表達才是，沒奈何，難爲情也要說的了。「大哥，難道……還要小妹……說明麼？」語聲有如蚊吶。

侯亮却聽得清清楚楚，再也抑止不住心中的欣喜之情。搶上一步，張臂將她摟入懷中。

程如蘋嚶嚀一聲，就像一頭羔羊般，偎入了他的胸懷中。

那剎那，兩人的情意又交融在一起。

× ×

「大哥，你來找我有事麼？」這時，兩人已分別坐在窗前兩張椅子上，互相以眼波來傳達情意。

侯亮道：「沒有什麼事。我只是忍不住，想來看妳一下！」

「大哥。你亂說，我不依！」程如蘋咀上這樣說，心中却是甜絲絲的，比喝了蜜糖水還要甜。

「大……如蘋，是眞的，我騙妳幹麼？」侯亮發急地道，幾乎要指天誓日。

程如蘋白了他一眼，輕啐道：「好了，亂嚼舌根，我信了，說點正經的，沒有什麼事發生過吧？」

侯亮隨口道：「沒有。」

「那怎麼不見四妹五妹的影子？」程如蘋問。

「她們一早便去了娘的房中。」

「義母不是精神欠佳吧？」程如蘋關切地問。



侯亮忍不住的張開雙臂把程如蘋擁在懷中。

「不是，娘只是想教她們做女紅。」

侯亮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程如蘋含嗔睨了侯亮一眼，那神態逗人心跳。

侯亮壓下心頭的跳動，笑說道：「沒什麼，我只不過忍不住想笑吧了。」

一頓，語聲一改，轉過話題道：「如蘋，那天在觀瀾亭上，妳驚不驚？」

程如蘋眼波一轉，羞澀地道：「大哥，在人前，不准你叫我如蘋，知道麼？」

「遵命！」侯亮爽快地答應一聲，忍不住又笑起來。

程如蘋白了他一眼，輕啐道：「你笑人家，不來了！」

說着側轉身，以背對着侯亮。

侯亮發急地道：「大妹……如蘋，我沒有笑妳，我……心中一直欣喜愉悅，故此便忍不住笑出來，妳信我啊！」

程如蘋聽他「大妹」「如蘋」地急得亂叫，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轉過身來，帶笑道：「好了，你就是有話說！」

侯亮見她笑了，也跟着笑了起來。

「大哥，那一天要說不驚，那可是假的，我只不過强裝不怕，其實，我驚怕得幾乎站不住，只是强撐着。」程如蘋懷着一份愧疚，說出這番話來。

她爲了掩飾自己的身份，以免被侯家的人有所懷疑，只好硬着頭皮，在心愛的人面前，說謊了。

侯亮此刻的心情，還不是與程如蘋的心情差不多，面對自己的心上人，却要對

她暗加思疑提防，那眞是痛苦，但爲了莊內上下人等的安危，他只好忍痛這樣做。

此刻，他的心情既矛盾又痛苦的。

「如蘋，妳裝得好像啊，我還以爲妳膽色過人，不怕呢？」侯亮目光不敢正視程如蘋。

程如蘋以手捫胸，吁口氣道：「現在想起來，還有點驚怕。」一頓接語氣一變，說道：「是了，大哥的身手好厲害啊！我倒瞧不出，大哥原來是會武的，那天要不是大哥你與那位老伯，只怕咱們早已落在那兩個惡徒的手上了。」

侯亮笑笑道：「如蘋，我那點功夫，算不了什麼，我那天還不是收拾不了那兩個傢伙麼？」

程如蘋卻認眞地說道：「大哥，你太謙了，那天你不是打得那傢伙連連後退麼，大哥，我眞羡慕你有這種好身手，我若是有你那樣好的身手，便不怕一個人上路了。」

侯亮吃驚地道：「如蘋，妳不是想離開吧？」

程如蘋看到侯亮那種緊張的神態，心中感到又暖又甜，忙搖搖頭道：「本來是想的，但又……捨……不得……」

下面的話，她實在說不出口，只好眼波含情地瞥了侯亮一眼，羞赧地垂下了頭來。

侯亮不是個傻子白痴，豈有看不出來，猜不到她下面那個字是什麼的，心頭一蕩，喜極而呼，道：「如蘋，妳是捨不得我！」

程如蘋那利那羞燥得臉紅過耳，輕嗔地道：「你大呼小叫的，不是想讓人聽到吧？」

侯亮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如蘋，若妳不反對，我這就去告知爹娘！」

程如蘋羞急地道：「大哥，你……你瘋了麼，……我……不是捨不得你，而是捨不得四妹五妹！」

侯亮知道她說謊，但仍然發急地道：「如蘋，妳不是捨不得四妹五妹，而是捨不得我，是麼？」

說着，眼光定定地注視着程如蘋！

程如蘋被他的目光瞧得心頭直跳，難於作答，只好轉彎抹角道：「大哥，我捨不得四妹五妹，也捨不得三弟與義父母，……自然也捨不得你！」

侯亮透口大氣，欣喜地道：「如蘋，說來說去，還是捨不得我！」

程如蘋輕啐了一聲，忽然道：「大哥，可有查過，那兩個傢伙那樣做，有什麼目的企圖麼？」

侯亮心念一轉，說道：「根本就無從着手追查，一個死了，一個逃得不知去向。而咱們莊子又是第一次遇上這種事，也不知怎樣着手追查，不過，據爹猜想，那兩個傢伙的目的，可能是挾持咱兄妹，脅迫爹拿出一筆銀子來，贖回咱們。」

侯亮這一番話，有一半是眞，一半是假的，他確實不知道，那賣茶水酒食的老漢，已暗中展開了追查，更不知道，那老漢原來是自己人。

程如蘋卻不知道這麼多，關心地問道：「大哥，你不是說，那兩個傢伙只是受人指使，背後有一個主使人的麼？若不將那幕後的主使人查了出來，他們豈不是還會出花樣，動主意麼？那可是防不勝防的啊！」

侯亮見她如此關心，心中自是寬慰，但又恐怕她這是裝出來，目的是打探莊子內的動靜的，那豈不是……他心中可謂矛盾極了，有幾次，他眞想不顧一切，開門見山地問個一清二楚，幸好，他的理智很强，終於抑壓住那股衝動——若是打草驚蛇，反爲不妙。

「如蘋，這一點，爹也想及了，無如根本無法着手追查，所以，爹的意思是，暫時不加理會，待他們有進一步的行動時，才着手追查！」侯亮這番話是編出來說的。

程如蘋想了一下，說道：「義父這個主意不錯，這叫以逸待勞，總好過勞師動衆，盲頭蒼蠅一樣亂碰瞎查。」

侯亮聽了程如蘋這番話，心頭又動了一下，暗忖：「她若是一個尋常女孩子，怎有如此高明的見解，看來，爹對她的思疑，不無道理。」

但繼之又想，道：「但願她不是衝着咱們家來的，爹與我的思疑，只是庸人自擾。」

這刹那，他臉上的表情微起變化，那是因爲他感到苦惱困擾的原故。

程如蘋見他沉思不語，問道：「大哥，你在想些什麼？」

侯亮這才霍然收攝心神，掩飾地說道：「如蘋……我……是在想，那些人若是死心不息，會用些什麼手段對付咱們。」

程如蘋聽他這樣說，深以爲慮地道：「你所慮極是，那些人爲達目的，是什麼手段也使出來的！」

侯亮顯得有點憂慮地道：「如蘋，這一點，爹與我也想到了，爹已吩咐那些護院，日夜加强提防，若是沒有什麼事，莊內的人也避免外出。」

一頓，有點訝然地望着程如蘋，說道：「如蘋，對於江湖上的事情，妳好像頗爲熟悉的？」

程如蘋忙掩飾地道：「大哥，那是環境造成的，我與先父從浙東迢迢數百里來到這裏，途中自不免會遇上一些江湖人，也見過一些江湖人使手段生事，而我與先父一個老翁，一個弱女，爲免惹事生非，自然而然的，也要學會一些在江湖上行走的門道，否則，只怕先父在遇溺之後，我一個孤身弱女子，早已遭遇不測了！」

程如蘋這番話說得合情合理，侯亮聽了，頓釋所疑，反而同情地道：「如蘋，妳一定吃了不少苦頭了。」

程如蘋有點凄涼地苦笑道：「那是在所不免的了，咱們生來苦命，也只有逆來順受。」

說時黯然神傷，一片凄苦。

侯亮見她那樣，心頭隱隱作痛，安慰地道：「如蘋，以後妳也不會受那些苦了，我會讓妳快樂地活下去。」

程如蘋聽得目中含情，柔絲萬縷地道：「大哥，你眞好！」那種楚楚動人之態，惹人憐愛。

侯亮心頭一熱，忍不住伸手執住了她那雙柔滑的素手。

那利那，無語勝千言。

窗外，那如絲如縷的細雨，彷似情人細語般，下個不停！

× × ×

一件血淋淋的慘事，也就在細雨下發生了。

兩名到鎭上買辦醬醋鹽油，日常用品的莊漢，被人大卸八塊，棄置在莊院大門前約十丈遠近的路當中。

水濕的路面上，被鮮血染得一片腥紅，觸目驚心！

更恐怖的是，那棄置在路面上的十六塊肢體軀幹，與及那不忍卒睹的腸臟和肝肺。

侯家父子聞訊之下，壓下心頭的驚震，連傘也不打，冒雨走出大門，奔到那十六塊肢體前，緊握着雙拳，呆望着那些肢體，心中悲怒，憤急交加。

那確是慘不忍睹，令人噁心的惡行！

侯亮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慘酷的情景，幾乎沒有嘔吐出來。

「爹，依你看會不會是蔡大富那些人幹的？」侯亮實在看不下去，將目光移注到路旁的一棵不斷在滴着水珠的小樹上。

侯德信目中定定的，咬着牙道：「雖然不能加以證實，但九成是他們幹出來的！他們終於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了！」

「爹，咱們爲何不採取行動？」侯亮低叫道：「難道眼睜睜，看着他們殘殺莊上的人？」

侯德信語聲沉重地道：「亮兒，這時候千萬衝動不得，他們這樣做，正是相逼咱們採取行動，讓他們暗中逐個擊破，削弱咱們的力量，好乘虛出擊。」

一頓接着又道：「記着，千萬要沉住氣！」

侯亮道：「爹，沉住氣又怎樣，他們還不是可以像鼠竊狗摸一樣，暗中下手殺害咱們的人麼？那可是防不勝防啊！」

侯德信忙安慰侯亮，說道：「亮兒，不會的了，爹暗中已有安排，不出兩三日，爹就會查出他們的藏身之處，與及都是些什麼人，那時，就好對付了。」

侯亮聽了，訝異地道：「爹，你暗中作了什麼安排？爲何孩兒不知道的？」

侯德信伸手拍拍兒子的肩頭。「亮兒，不是爹有心瞞着你，到時候，爹會將一切告訴你的。」

接舉袖拭抹一下被雨水沾濕的臉面，長吁一口氣道：「亮兒，回去吧，先叫人將這些肢體好好地殮葬了。記住，不要將此事告知你娘及琳兒卿兒她們，以免她們受驚。」說着，父子兩人返身走回莊內，吩咐兩名胆大的莊漢，盡快殮葬了那兩名莊漢的肢體。

自發生了這件事後，侯德信嚴命莊中各人，沒有必要，不得擅離莊院一步，以免遭到不測。

這一日，侯德信都躲在書房之中，心頭沉重，極之盼望能夠盡快得到老人的好消息。在此强敵暗伺之下，他决定先弄清楚程如蘋的來龍去脈，以免顧此失彼，後悔莫及。

心疑弱女　引發親仇

下了一天惱人的細雨，到了晚上，終於停止了。

一彎新月，也令人驚喜地掛在天上，確是難得。

侯家莊在侯大爺的嚴命下，已加派了人手，在莊院內各處加强了防守巡邏，若是有什麼風吹草動，莊院內將會變成一張天羅地網。

二更時分，莊內各處經已烏燈黑火，一片沉寂。

驀地，一條人影在一處瓦背上竄掠起來，身法異常之快捷，直向侯家姐妹與程如蘋寢居的那座小院掠去。

莊內那些守夜及巡邏的護院莊漢，居然懵然不覺。

那條人影的身法快得有如鬼魅閃幻，瞬息間，便已掠到程如蘋所住的那間屋子的簷頭，貼着簷面，伏了下來。

有頃，自簷上倒翻而下，自那敞開的窗口，穿掠入房內。

這一連串的動作，做得乾淨俐落，一點聲息也沒有弄出來。

那夜行人落地無聲，略爲傾聽察看了一下，便直向紗帳低垂的床前走去。

鬼魅般閃到床前，身形一凝，兩道烱烱的眼神透過紗帳，落在睡在床上的程如蘋臉上，俄頃，才伸手悄然撩起紗帳，身形一側，欺近床邊，右手一翻，亮出一柄匕首來！

床上的程如蘋似乎一無所覺，熟睡如故。

那夜行人的目光閃射了一下，口中發出一聲「嘿」，右手匕首疾插向程如蘋的心窩要害！

這一刀插下去，程如蘋準死無疑！

眼看着，那夜行人的匕首就要插入程如蘋的心窩的刹那，床上的程如蘋猝然動了！

電光火石之間，只見她雙足向上飛踢，蓋在她身上的那張薄被，便被踢揚起來，疾向那夜行人的頭臉身上，同時間，她的身形向外一翻，右掌猛拍向夜行人的小腹之上！

瞧她的反應這樣迅疾，好明顯，她一直都不是懵然不知的，她只是裝睡，非到萬不得已，她是不會有所動作，以免將自己的身份暴露出來。

生死一髮之間，她自然再也裝不下去了。

那夜行人的反應也好快，程如蘋雙腿踢起的刹那，他便猛地撤招飛退開去，一個倒翻，絕不停留，縱掠向窗口那邊。

不用說，那夜行人在事敗之下，溜之乎也。

程如蘋一掌拍空，身形已順勢滾下床來，左足點地，一個旋掠，追撲向那夜行人！

爲了不致驚動隔隣的侯家姊妹，以免她們受到驚嚇，故此，程如蘋一聲不響，追撲過去。

而她居然也看不到那夜行人的臉目，無法斷定那夜行人是否就是她的死對頭。

那是因爲那夜行人是幪着臉的，只露出兩雙眼睛來了，甚至連頭上，也是用一塊黑布包扎起來的。

要不是那夜行人要取她一命，她是不會出手的。

那夜行人的輕功很高明，一下子便自窗口縱掠出屋外，凌空一翻，便已翻掠上瓦面。

程如蘋從那夜行人的輕功身法上，看出對方不是她的對頭人，她的對頭人輕功可沒有那夜行人那麼高明，這就令她疑惑不解了——那人到底是什麼人？爲何要殺她？

這一連串的疑問閃繞在她的心頭，但她的身法却絲毫不慢，緊追着，穿出窗外，翻掠上瓦面。

她的輕功造詣，也是頗爲高明的，起碼，不會比那夜行人稍遜，否則，她也不能逃脫那對頭人的追殺了。

她翻掠上瓦面，那夜行人經已掠出了三四丈遠，星飛丸跳般，向莊院的左面縱掠而去。

程如蘋爲了要弄清楚那人的身份，所以，再也顧不了暴露自己身份，提氣疾追下去。

那人在掠到距院牆約五六丈遠的一處瓦面上時，那些巡夜守值的護院大漢，才驚覺到有夜行人潛入，剎時間呼喝與鳴鑼聲响成一片，驚破了沉寂的夜空。

× × ×

呼喝聲與鳴鑼聲，也驚起了一條伏在另一處瓦面上的人影，朝程如蘋這邊飛掠過來。

程如蘋却在這剎那，已先後掠出了莊院牆外，追逐着掠向夜色黑沉的深處。

在掠出院牆的那剎那，程如蘋與前面那條奔掠的夜行人，扭頭回瞥的剎那，都發現了那身後追蹤而來的另一名夜行人，前面那個夜行人那剎那似乎驚窒了一下，程如蘋也不例外，但已來不及多想，因爲她要弄清楚前面那名夜行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就這樣，三條人影互相追逐着，一直向前奔掠。

前面如飛奔掠的夜行人，倏然停了下來，身形一轉，那兩道烱烱發光的眼神，直視着在他身前約二丈遠近，猝然煞停下來的程如蘋身上。

程如蘋也毫不示弱地，盯着那人。

背後掠動的風聲疾止，另一名夜行人也追了上來，就在程如蘋的身側後面約丈許左右，停了下來，一雙森冷的目光，射落在她的身上。

程如蘋與那面對的幪面夜行人還未開聲，身側後面的那個夜行人經已陰冷冷開口說道：「姓程的丫頭，某家還以爲妳飛天遁地，再也找不到妳了？嘿嘿，妳是氣數已盡，天敎某家今晚找到妳！」

程如蘋一聽那夜行人的語聲，不用看，也聽出他就是自己的對頭人，禁不住心頭震顫了一下，扭轉頭，怒視着那夜行人，毫不示弱地說道：「何百發，那又如何？你兩個一起上吧，看看姑娘我怕了你們不！」

那夜行人——何百發，聽了程如蘋的話，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失笑道：「程丫頭，今晚妳可謂窮途末路了，那位朋友不是與某家一道的，想不到那位朋友也是要對付妳的，妙啊，眞妙！」

那幪面夜行人在聽着程、何兩人的說話時，目光訝異地掃視着兩人，直到這時，他才開口道：「那位朋友說得對，我可不是與他一道的。」語聲沙沙的。

「朋友，咱們既是同道中人，請報上名號，除下面巾結交結交好麼？」何百發兩道目光直射在那幪面人的臉上。

程如蘋起先還以爲那幪面人是與何百發一道的，聽了兩人的話後，心中也訝異不已，她實在想不出，她怎會無端端又惹上一個對頭的。

不等那幪面人答話，她已搶先道：「你也要殺我，爲了什麼？」

那幪面人却不理會程如蘋的說話，對何百發道：「很抱歉，我不會將幪面巾除下，更不會將名號說出來。而我，也不一定要對付她！」

何百發與程如蘋聽了幪面人的說話，不禁被弄糊塗了，那人到底是何意圖？怎麼忽然又說不一定對付程如蘋，他不是想殺她的麼？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何百發可沒有心情再思想下去，不耐煩地說道：「某家不管你攪的是什麼鬼把戲，某家要殺這丫頭，你總不會反對阻止吧？」

幪面人却不置可否，反問道：「閣下可以將殺她的原因說出來麼？」

何百發遲疑了一下，點頭道：「因爲她該死，所以某家要殺她！」

何百發這句話，答了等於沒有答，但也好過不答。

幪面人有點不悅地說道：「這算是什麼……」

何百發乾笑一聲道：「尊駕，咱們是彼此彼此！」

程如蘋知道今晚勢難善了，暗咬銀牙，厲聲道：「何百發，本姑娘沒有心情聽你瞎三扯四，你不是想找我麼？還不快動手？」

話聲中，她已搶先欺撲過去，猛攻何百發。

她一出手，便施展出玉女撒花手與穿花飛蝶掌這兩種奇學招法，指掌錯落繽紛，一下子罩住了何百發的頭臉全身，取的盡是何百發的要害大穴！

幪面人看得目光神采飛閃。

只見何百發沉哼一聲，居然不閃不避，身形在繽紛錯落如網的指掌幻影之中，閃挪疾旋，雙掌繞體上下翻飛，掌風排盪，程如蘋那一輪急攻殺着，竟然奈何不了他。

幪面人看得目光連閃，不由自主，欺近了一些，雙眼瞬也不瞬。

要知道程如蘋施展的玉女撒花手法與及穿花飛蝶掌法，乃是玉女門的鎮派兩大秘笈，創自百年前創立玉女門的一代奇女子巧手玉女李夢仙，昔年就是憑這兩大秘技，令到玉女門得已立足江湖，浸浸然成爲武林一大門派，實力之雄厚，大有凌駕江湖六大門派之上的氣勢。

可惜，好景不長，玉女門自巧手玉女李夢仙之後，便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明白箇中原因的，慨然嘆息道：玉女門之所以日漸式微，乃因爲每一代接任的掌門人，皆不如上一代能夠參研領悟出那兩大秘技的神髓。換言之，那兩大秘技因每一代的掌門人參研不透，而逐漸失去其中最具威力，精妙神奧的招式，其威力便越

來越弱，如今，玉女門在江湖上，名存實亡，因爲還有人知道這個門派的存在，但却沒有人知道，這個門派的弟子都是些什麼人，有多少人。

程如蘋既會施展出玉女門這兩大秘技，那一定是玉女門的門下了，只惜這兩大秘技已威力大減，不然，那何百發肯定不會那樣從容，甚或傷在她的指掌之下。

激鬥中，只聽何百發連聲冷笑。「程丫頭，妳已將壓箱底的本領施展出來，也奈何不了某家，如今，且讓你見識一下，某家的厲害！」

說話之間，只見他排山倒海般，一連拍出了二三十掌，勁風飆捲中，硬是將程如蘋逼退開一大步。

接着，只見他搶步迫進的剎那，猛吸一口氣，一身衣衫陡然鼓震起來，目光也變得幽冷懾人，雙掌驟提，疾劈而出！

程如蘋在那剎那驚駭欲絕，因爲她一眼便看出，何百發已運起了消魂蝕骨七煞掌功，而她在猝然之下，閃避已無及，只有出掌硬封一途，但憑自己的功力，實不足以抗衡對方的消魂蝕骨七煞掌功，無論如何，也是死路一條，但硬碰總好過束手就死，她咬咬牙，雙掌運起十成功力，迎擊過去。

她的心中還是存着一絲希望的。

那就是希冀何百發掌在掌功驟然運聚的剎那，倉促之間，功力提聚不足，那麼，她以本身的十成功力，或許可以抗衡得了，那就可以死裏逃生了！

眼看着四掌相擊在一起的剎那，斜刺裏陡地劈來一股迅猛無儔，深厚如山的勁風，硬是將何百發的身形，撞歪開去。

兩人劈出的雙掌，便擦身而過。

同時間，程如蘋聽到那幪面人疾喝：「姑娘快退！」

程如蘋慌不迭躍退開去，奇怪地望着那幪面人。

也難怪她奇怪的，那幪面人竟在她冀圖死裏逃生的危急關頭，出手解救了她，不但大出她意外，也令她感到匪夷所思，因爲她根本就想不到，那幪面人會出手救她的。

她只知道，那幪面人曾經出手想殺死她！

何百發被那股剛猛如濤的掌勁，冷不防撞擊開去，斜蹌出二大步，才拿樁穩住身形，剎時間，氣怒得他渾身抖顫了一下，目中煞芒畢露！

霍地一個疾轉，兇狠地盯着那幪面人，發狠地道：「閣下這是什麼意思？」

說着，「騰」地逼前了一大步。

幪面人却沉穩如山，連眼也不眨一下，沉笑一聲，沙着聲道：「沒有什麼意思，我只是不想她死在你的手下！」

何百發的語聲本就瘖啞難聽，這時更因暴怒而嘶啞得失了聲：「尊駕莫非改變了主意。」

幪面人道：「非也，我只想知道，你爲何要殺她！」

何百發咬牙切齒地道：「某家不是告訴你了麼？」

幪面搖搖頭道：「那只是你搪塞之言，我想知道眞正的原因。」

「若某家不願說呢？」何百發惡聲惡氣道。

「我不會勉强你的，」幪面人道：「不過，我不會袖手看着你殺死她！」

何百發聽了，怒極反笑——笑得比哭還難聽。「好，好！看來尊駕那只是遁詞，某家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領，能夠阻止得了某家殺那丫頭。」

記着，「騰騰騰」接連逼進了三大步，那襲衣衫隨之鼓震起來，煞芒畢露的目光，亦變得幽冷懾人，雙掌驟盤錯。「嘿」地悶喝一聲，朝幪面人身上直劈過去！

一旁看着的程如蘋，想不到何百發與幪面人居然會翻臉動上手，那實在是太戲劇化了，令到她訝異難信，及至看到何百發運起消魂蝕骨七煞掌功，情急之下，不由脫口叫道：「小心，那是歹毒無比的消魂蝕骨七煞掌。」

那知道幪面人却充耳不聞，雙掌一翻，亦劈擊過去！

程如蘋看得驚駭欲絕，睁大雙眼駭然瞪望着那霎間便相擊在一起的四隻手掌！

「啪」一下沉响，四隻手掌相擊，在程如蘋的想像中，幪面人在中了何百發的消魂蝕骨掌後勢必骨蝕魂消，靡頹倒跌，那知道她看到的却大出她意料之外。

她幾乎不相信，她看到的是眞的。

因爲被震退開去，不是幪面人，而是何百發。

就連何百發，也驚詫得瞪大了眼睛，駭然望着那幪面人。

那幪面人挺立如故，何百發的七煞掌毒功，似乎對他一點影响也沒有，發出一聲輕笑：「何百發，你現在相信了吧？」

何百發臉上變幻不定（由於是在黑夜之中，自然看不出來，不過，却可以從他變幻不定的目光看出來），有點驚駭地說道：「你……你到底是什麼人，剛才你施展的，是不是佛門降魔神功——大雷音神掌？」

那幪面人沙着聲哈哈笑道：「我是什麼人你知道了又怎樣？至於我施展的是否大雷音神掌，你既看不出來，那就讓你心頭驚疑不安一番吧，免得你又想殺人！」

何百發被幪面人這番話，氣得七竅生烟，幪面人第一句話分明是說，就算你知道我是什麼人，也奈何不了我，就算是呆子也聽得出，根本就不將他放在眼內，那可是天大的侮辱，怎敎他不氣怒難禁呢？

不過，幪面人後面那句話，也說中了他的心事，他確是因爲看不出對方施展的是不是大雷音神掌，驚疑之下，不敢再貿然動殺心。

因爲據他所知，除了功力高過自己的對手，可以抗衡自己的消魂蝕骨七煞毒掌的功勁之外，就只有大雷音神掌的功力，可以化解他的毒掌功，而他雙掌與幪面人相擊之下，發覺自己的掌勁有如泥牛入海般，被化解得無影無踪，自己才會被震退出丈許過外，並已受了內傷，他只是强忍着，壓下那口湧到喉頭的氣血，才沒有吐出來。你叫他怎不驚駭，那裏還敢貿然再出手？

不錯，正是那幪面人那身莫測高深的神奇功力，將他震住了！

何百發轉着眼珠，望望幪面人，又望望程如蘋，悶聲不响的，不知他在打什麼

主意。

「何百發，還要不要再試一試？」幪面人那雙烱烱的目光，注視在何百發的身上。

程如蘋也是瞧瞧何百發，又瞧瞧幪面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看到及聽到的，都是眞的。

兩個本來都想殺死自己的人，居然反戈相向，變成了敵對立場，而那幪面人的態度，變化得那樣快，由殺她而變了帮她對付何百發，這是不是太匪夷所思了？難怪她有如在夢中的感覺了。

何百發「哼」了一聲，啞着聲道：「某家就是不信邪，偏要再試！」

說着，一步步踏前。

幪面人忽然道：「慢着，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

何百發聞聲止步，閉着咀巴，望着幪面人。

幪面人語聲又沙又沉地道：「姓何的，你是不是南疆天玄門的門下弟子。」

何百發聞言之下，整個人震動了一下，目光閃爍起來，不置可否地道：「是又怎樣？不是又如何？」

幪面人目光一凝，冷冷地地道：「說！你到底是不是？」

那凌厲冷削的目光，與及那沉凝的語氣，居然有一種震懾的力量，何百發沒來由地，心頭劇震了一下，感到虛虛的，忙吸了口氣，以增胆氣，厲聲道：「你管不着！」

話聲出口，他忽然整個人向後倒飛出去。

幪面人疾喝一聲：「鼠輩，那裏走！」

人却站着不動！

何百發聞喝之下，心頭發慌，還以為幪面人追上來了，慌得他連頭也不敢回，身形接連幾個倒縱，接一個翻騰，掠沒於夜色之中。

那幪面人看着何百發的身形閃沒於夜色中，才長長地吐了口氣，身形微晃了一下。

程如蘋看在眼中，不由衝口而出叫道：「你怎麼了！」

那幪面人長吸一口氣，轉對程如蘋，看了她好一會，才道：「妳爲何剛才不乘機溜之乎也？」

程如蘋也望着那幪面人，忽然間感到對方不再可怕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怎會生出那種感覺的。「你要是殺我，早已經殺了，你既然不是眞的要殺我，我爲什麼要走？」

幪面人瞧着程如蘋，詫異地道：「妳從那一點，看出我不是眞的要殺妳？」

程如蘋眨動着眼睛，說道：「不是一點，而是二點。先說第一點，你在潛入我房內，若是眞的要殺我，爲何你要發出一聲悶哼，出聲示警呢？第二點，在何百發的消魂蝕骨掌欲殺我時，你爲何要出手救我？這兩點，足以證明，你不是眞的想殺我！」

「妳聰明！」幪面人道：「不錯，我確不是眞的要殺妳。不過，我却要弄清楚。妳留在侯家莊，是否有什麼目的？」

程如蘋目注着那幪面人，忽然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幪面人道：「我是什麼人，無關重要，妳到底說不說？」

程如蘋却倔强地說道：「根本無可奉告。」

接着忽然語氣一變，反問道：「莫非這與你有什麼關連麼？」

幪面人道：「當然有了！若是妳留在侯家莊的企圖與我的目的一樣，那我就不能放過妳了！」

「要是我說，我留在侯家莊，一點企圖也沒有，你會信麼？」程如蘋對這幪面人的身份，越來越感到有興趣了。

幪面人「哼」一聲。「妳隱藏身份，留在侯家莊內。若說妳沒有企圖，鬼才相信！」

「既然你不相信我沒有企圖，那好，先說說你對侯家莊有什麼目的吧，你說出來的目的，要是與我的企圖一樣，我便點頭如何？」程如蘋對那幪面人動上了心，想從他的口中，知道他到底有什麼目的，也好讓侯家父子知道，知所防範。

幪面人也不是個笨人，聞言之下，「哼」了一聲，沉聲道：「好丫頭，妳居然在我面前，要起心機來了！」

程如蘋被幪面人一言說穿，有點訕訕的說道：「咱們既然說不下去，我可要走了！」

說完，嬌軀一旋，朝來路飛掠而去。

幪面人料不到程如蘋說走便走，一怔之下，程如蘋已掠出數丈，忙喝一聲：「丫頭，哪裏走！」身形一動，追上去！

× × ×

程如蘋一口氣如飛奔掠出數十丈，扭頭瞥望一下，甩不脫那幪面人，不過，也將他抛下近十丈距離，當下換口氣，朝前奔掠。

轉眼間，已然望到侯家莊那黑壓壓的一片莊屋內，火把燈光齊亮，人聲喧嘈，好不熱鬧，偶爾傳來一兩聲叱喝聲與痛叫聲。

她不由心頭一懍，馬上便猜到，莊內可能出了事。

她在驚急之下，也忘了身後追躡着她的幪面人，身形盡展，飛掠向侯家莊。

一口氣掠到侯家莊的院牆下，正欲縱身躍掠起來，驀地，自牆內躍出兩條人影來，接着，牆頭上又竄起一條人影，各自分從三個方向竄掠。

程如蘋一眼就看出，當先縱掠出來的人影，不是侯家莊內的人，忙叱喝一聲，身形一閃，攔住了最先從掠出來的那名夜行人，一出手便是玉女撒花手中的一招—玉女投梭，疾取那人的頭腦要害！

而就這刹那之間，追掠而至的幪面人，也截住了一名向莊後那邊逃竄掠去的夜行人。

同時間，從莊院牆頭上，翻掠出一條人影來，追掠向那逃向另一邊的夜行人。

× × ×

程如蘋一出手便是殺着，企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傷那名夜行人，一拳將他制服。

但那名夜行人也非泛泛之輩，居然能夠在倉促之下，硬封硬接下程如蘋那一招玉女投梭，「刷」地一聲，一刀斜劈向程如蘋的左胸！

程如蘋就在這一照面間，已看清楚了那夜行人的面目，對方是一名三十多歲的漢子，長着一張蟹面，眼鼻却很細小，一張咀巴却很闊大，腰粗膀闊的，頗有幾分像螃蟹。

程如蘋因爲空手的關係（她早已收起了那柄短劍），她可不是銅皮鐵骨，刀槍不入，眼見對方一刀劈來，只好一擰腰肢，身形橫移開去，一掌拍向那蟹面漢子的後肩背。

那蟹面漢子料不到程如蘋身法這樣輕靈矯捷，一刀劈空，背後掌風襲體，暗驚之下，慌不迭乘勢斜搶出一步，刀勢一迴，「刷」地反臂向後掃了出去！

程如蘋身形一縱，凌空一掌向那蟹面漢子的後頸切去！

蟹面漢子一刀掃空，便知不妙，急不迭向下一蹲。

他的反應與判斷，快而準。

程如蘋的反應也不慢，身形凌空一個翻騰，嗖地落在那蟹面漢子的身前，雙脚連環飛踢向對方。

蟹面漢子却打橫一個竄躍，躍了出去，避過程如蘋那兩脚。

程如蘋那刹那已將短劍拔了出來，嬌叱一聲，身形急欺上去，左掌右劍，撲攻那蟹面漢子。

蟹面漢子本來打的是溜的主意，却被程如蘋緊纏不捨，沒奈何，只好擰轉身，揮刀封擋！

刹那間，程如蘋與那蟹面漢子激鬥得難分難解。

這時候，莊院內仍然一片燈火，但却沒有人翻牆出來，大概是莊院內的護院及莊漢，想到侯德信的命令，緊守莊內各處，故此，沒有人躍出來加以援手。

而追踪那另一名夜行人的人影，這時亦已雙雙消失於黑沉沉的夜色中。

至於那名幪面人，這時亦與被他截住的夜行人，激鬥起來。

這幪面人的舉動，令人摸不着頭腦，一會這樣，一會那樣的，不明他葫蘆賣的是什麼藥。

與幪面人激鬥的夜行人，驀然間被幪面人一招神奇玄幻的掌法擊中左肩頭，骨痛欲折之下，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踰退出四五步。

幪面人却是得勢不饒人，身形倏然欺掠而上，右手食中二指一併，疾點向那名夜行人的肩井、乳突，心坎三大穴！

那名夜行人肩上挨了一掌，劇痛之下，一口氣還未喘過，便眼前一花，只見一片指影向身前罩襲而至，大驚之下，那裏還來得及封擋，只好上身向後一仰，足下力蹬，倒竄出去，希冀能夠避過幪面人的那一片指影。

豈料他的身形才倒仰，幪面人的左手已電閃般，一下子按在他的小腹丹田上。

那夜行人刹那間那身形震抖了一下，只覺體內眞氣一散，全身力道驟失，那裏還能夠倒竄出去，全身一軟，向地上倒下去了。

幪面人右手迅即點落，點封了那夜行人身上三處大穴！

接目光一掃，瞥到程如蘋仍與那名夜行人激鬥，穩佔了上風，但想制住那夜行人，還不容易。

幪面人閃眼瞥了地上那夜行人一眼，身形一閃，掠向程如蘋那邊。

那名夜行人一直想找機會脫身，溜之大吉，但却被程如蘋緊纏不捨，逼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驟眼瞥到自己的一名同伴已被幪面人擊倒制住，心中更加慌亂，再閃眼看一下，幪面人已朝這邊撲掠過來，不用說，也是帮着與自己動手的女子對付自己的了，這一來，他可是亡魂皆冒了，心神慌亂之下，招式一慢，被程如蘋的短劍乘隙而入，疾刺向他的左胸！

那夜行人心胆俱喪慌不迭向後閃過。

但那裏還來得及，只聽「噗」的一下輕响，左胸上已被程如蘋的短劍刺中了，只是，由於他閃退的關係，劍尖已刺入他的左胸二三分，但也痛得他渾身一顫，痛叫出聲。

這一來，也激發起他的兇殘之性，閃進的身形陡地一窒，居然不理會欺身搶進來的程如蘋那柄疾刺向咽喉的短劍，狂吼一聲，一刀向程如蘋攔腰掃去！

這可是兩敗俱傷的拚命之法！

程如蘋根本料不到對方兇悍得不顧自己的生死，想拉她墊背，驚覺之下，要想閃身退避，經已無及！

眼看着，兩人就要血濺當場，那夜行人身形陡然橫飛出去，口中發出一聲狂叫，有如斷綫紙鳶般，飛摔出丈許遠，「巴噠」一聲，重重地墜在地上，死狗一樣，動也不動了。

眼前人影一閃，程如蘋驚魂稍定，幪面人已在她的身邊停下來，一雙目光關切地在她的身上掃視着，道：「妳沒有什麼事吧？」

毫無疑問，在那生死一髮之間，是那幪面人遙發一掌，將那夜行人擊撞出去，解救了程如蘋的。

這麼說來，那幪面人在今晚已兩次解救了程如蘋。

同時也顯出了他的一身功力之深厚。

程如蘋在那刹那，恍似從鬼門關前，轉了一個圈回來，聽了那幪面人的那句話，看到他那兩道關切的目光，忽然之間，她生出一種奇妙的感覺，幪面人不是她的敵人，而是她的朋友。

所以，她不加思索，便說道：「我沒有什麼事。不知莊中如何了，我要去看一下。」

說着，便飛身向院牆掠去。

幪面人目光閃動了一下，沙着聲說道：「也好。待我先問一下那傢伙是什麼來路！」

說着，便向那名被他制服的夜行人身前走去。

程如蘋却已掠上了院牆上，身形一縱，躍了下去。

還好，莊內一片平靜，幾名隱伏在暗處的莊漢一見有人自牆頭上躍進來，即時現身出來，看清楚了是程如蘋後，才沒有那樣緊張。

程如蘋向那些莊漢問道：「莊內各處沒有什麼事吧？」

其中一名莊漢訝異地望着程如蘋，答道：「程姑娘，沒有再發生什麼事了，只是，少莊主追了出去，至今還未回轉。」

程如蘋一聽，才知道，緊追那第三名夜行人，一直追下去的人影，原來就是侯亮。

她不禁替侯亮担起心來。

「程姑娘，妳……是幾時出莊的？」另一名莊漢疑惑地問出這句話來。

程如蘋却已無暇理會，車轉身，便欲躍出莊外。「待我追下去，接應你們少莊主。」

那知她還未縱躍起，牆外「嗖」地一聲，飛掠入一條人影來，那幾名莊漢幾乎齊聲歡叫道：「少莊主回來了。」

程如蘋目光一閃，也看到了，那條人影，正是侯亮——自己的心上人。

情不自禁地，邊迎了過去，關切地道：「大哥，你回來了，追到那傢伙麼？」

「大妹，那傢伙奸滑得很，讓他溜了。」侯亮一眼看到程如蘋，先是一愕，繼之關懷地道：「大妹，妳是幾時出莊的，妳截住的那名夜行人，可是也被他溜了？妳沒有什麼事吧？」

不用說，他是在掠出牆頭，追截那第三名夜行人時，發覺了程如蘋，並將她認出來。

程如蘋大方地道：「大哥，我是被一個幪面人引出莊外的，很對不起，我瞞騙了你，沒有對你說，我是會武功的。」

侯亮却一點也不顯得驚異，淡淡地道：「大妹，自從觀瀾亭那次事情之後，我便思疑妳是身懷武功的了，我只是不好意思問妳。」

「義父也與大哥你一樣對我思疑麼？」程如蘋問。

「爹也一樣對妳思疑。」侯亮直說。

「大哥，那三個夜行人潛入莊子，有什麼企圖？」程如蘋忽然改變話題。

「不知道，不過，必然有所圖謀。」侯亮道：「那三個夜行人，好可能是與蔡大富那兩個傢伙一路的。」

「咦，大哥，你回來時，有沒有看到一個幪面人？」程如蘋忽然省起，急急的說道：「被我截下的夜行人，已經死了，但那幪面人却制服了一名夜行人，我由於心急莊子內是否還有其他的夜行人潛入，所以急着掠回莊子看一下，沒有想到查問一下，那被制服的夜行人，到底是什麼來歷。」

侯亮搖搖頭道：「我沒有看到那幪面人。」

一頓接又道：「大妹，……」

一名莊漢恰在這時如飛奔來，朝侯亮抱拳道：「少莊主，莊主請少莊主與程姑娘到書房一趟。」

侯亮點點頭道：「知道了，我與程姑娘馬上便去。」

那莊漢應聲轉身飛奔而去。

程如蘋張口想說什麼，却給侯亮搶先道：「大妹，咱們快去書房見爹吧。」說着，已當先向書房那邊快步走去。

程如蘋只好閉上嘴巴，跟着走去。

× × ×

書房之內，燈火明亮，侯亮與程如蘋走入去，一眼看到坐在書案後面的侯德信，侯亮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叫了一聲：「爹，孩兒已與大妹來了，有什麼吩咐？」

程如蘋却驚愕得睜大了雙眼，怔怔地望着侯德信，說不出話來。

因爲，侯德信穿着的那件黑衣，與那個幪面人穿着的黑衣一樣，書案上，還放着一塊幪面用的布巾，程如蘋一眼便認出來，侯德信正是那幪面人。

這是她怎也料不到的，驟然之下，自是驚愕不已。

侯德信沒有理會侯亮的說話，笑望着程如蘋道：「如蘋，想不到吧？妳一定很驚愕了？」

程如蘋眨動了一下眼睛，點點頭道：「義父，你怎會是那幪面人？女兒確是做夢也想不到，義父那是什麼意思？」

侯德信擺擺手道：「亮兒，如蘋，坐下來，慢慢再說。」

待兩人坐下後，侯德信才對程如蘋道：「如蘋，爹那樣做，是有苦衷的，妳可否先解答爹的幾個疑問，然後，爹會向妳解釋明白的。」

程如蘋點點頭道：「義父，您只管問，女兒一定直言無訛。」

「好！」侯德信目注程如蘋。「如蘋，妳爲何要隱瞞妳身懷武功？」

程如蘋目光明澈，想也不想就道：「女兒之所以隱瞞，是不想給義父一家惹上麻煩，更不想被女兒的對頭人由此而追查到女兒的下落。」

「那妳所說的，令尊是船翻遇溺那些話，也是假的了？」侯德信問。

「不錯，」程如蘋直認不諱。「先父不是遇溺而死的，而是被何百發的消魂蝕骨七煞掌擊中身亡的。」

說到這裏，她的神情顯得有點悲激起來。「義父，女兒是被那何百發窮追不捨，日夜奔走之下，又飢又累又疲，支持不住，昏倒路邊的。」

侯德信吐口氣，問道：「何百發爲何必欲殺妳與令尊而後甘心？何百發是否南疆天玄門的門下？」

「何百發確是南疆天玄門的門下。」程如蘋仇恨地道：「三個月前，蘋兒和先父欲到南疆採集幾種稀罕的草藥，豈料就在踏入通往南疆那條孔道的一座鎮集上，却被何百發那厮與及他的兄弟盯上了，先父與蘋兒却一無所覺，那個惡賊乘先父到店裏，向店掌櫃打探到南疆大嶺山怎樣走法的這段時候，那兩個惡賊乘隙施放迷毒，將蘋兒迷倒，擄出客店，落荒而竄，竄到一處荒野地的破廟內，兩個惡賊便將蘋兒放下，當時，蘋兒只是四肢痠軟，口不能言，神智清醒，也不知那兩個惡賊施放的是什麼迷毒之藥，兩個惡賊將蘋兒放下後，便低聲談說起來，顯得異常興奮的，蘋兒傾耳細聽，終於聽出，他們之所以擄走蘋兒，是要將蘋兒獻給他們的門主作侍姬，向門主邀功受寵，從而可以得到門主傳授天玄門，蘋兒聽聞之後，驚怒慌急，幾乎昏了過去。

「後來，那兩個惡賊不知怎的，爭吵起來，原來，何百發的兄弟是一名淫徒，他欲在將蘋兒獻給天玄門主時，先將……蘋兒……淫……辱，何百發却堅持不肯，害怕會被門主知道，那時，不但不能邀功，反會被門主一怒之下，處以極刑而死，何百發的兄弟却……迷了心竅，執意說此事只有兩人知道，若是不說，門主從何得

知……經過一番爭論之後，何百發拗不過他的兄弟，終於同意了，一個人跑上廟外，走得遠遠的，表示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汚辱蘋兒這回事，日後若是門主查知，他也好洗脫關係。

「當時，蘋兒憤得直想一頭撞死，只可惜却動彈不得……眼看着便要……驀地，先父不知怎的，追踪找到來，乘那惡賊脫衣解……的時候，向那惡賊背後閃撲而上，一掌劈在那惡賊的背心要害上，那惡賊驚覺時，已太遲了，被先父一掌震碎心肺，吐血倒地而亡！」

程如蘋說到這裏，長長地舒了口氣，彷彿要將心中的悲與恨，盡吐而出。

侯亮一直默默地聽着程如蘋的敍說，臉上的神色，隨着程如蘋敍說的事情而接連變化着，聽到程如蘋倖免受辱，他才放下一顆心，吐出一口大氣來。

侯德信只是聽着，臉上沒有什麼變化，但却將兒子的神情變化，瞧在眼內，看出了兒子喜歡上程如蘋，心中憂喜參半。

程如蘋低着頭，說下去。「先父從那惡徒的身上，搜出解藥，餵蘋兒服下，蘋兒恢復過來後，便與先父找那何百發，那知在動手之下，先父由於舊患在身，功力大不如前，又不知道對方練成了天玄門的七大秘技之一——消魂蝕骨七煞掌，先父硬接了那傢伙一掌，只覺骨痛筋軟，知道不妙，急忙拉着蘋兒，轉身便逃。

「何百發沒有追趕，急掠向破廟那邊，蘋兒才得以脫身，但先父也因中了何百發的毒掌，在路上不幸身亡……」程如蘋說到這裏，再也忍不住，悲泣起來。

侯亮再也壓不住了，開聲道：「大妹，請節哀順變，我一定會帮你手誅那惡賊，爲令尊報仇！」

程如蘋感激地瞥了侯亮一眼，拭去淚水，强抑悲痛，說下去。「蘋兒草草葬了先父後，本想折返去，找何百發報仇的，但自忖連先父也不是他的對手，自己找他，豈不是徒自送死，於是，蘋兒決定，暫將仇恨埋在心中，待返回家，苦練有成之後，才去找那傢伙報殺父之仇！

「豈料，那傢伙却不放過蘋兒，誓要殺蘋兒爲他的兄弟報仇，蘋兒被他一路追踪，幾次與他交手，皆不是他的對手，只好落荒而逃，……最後，昏倒在路邊，幸得義父與大哥義伸援手……並好意留蘋兒在莊上。」

侯德信待程如蘋說完，長吁一口氣，忽然問道：「蘋兒，令先翁怎樣稱呼？」

程如蘋道：「先父浙東程萬驥！」

「啊，原來令先翁就是有俠肝義胆之稱的程大俠！」侯德信霍然站了起來，歉然朝程如蘋，道：「蘋兒，爹那就錯疑妳了。」

程如蘋也站起來道：「義父，那是蘋兒不該隱瞞自己的身份，難怪義父會對蘋兒思疑的！」

侯德信擺手道：「蘋兒，快坐下說話。」他自己並又坐回椅上，嘆口氣道：「蘋兒，令先翁的大名，爹是久仰了，也心儀已久，想不到竟然緣慳一面，實一憾事。蘋兒，傳聞令先翁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境界，以令先翁的功力，怎會抵敵不了何百發的掌功？」

程如蘋悲戚地道：「義父，先父因年前獨力殲殺太湖七蛟，雖則將七蛟殲殺殆盡，但先父也因此而耗損了功力，加上身受大小創傷不下十處，流血過甚，以至元氣大損，虛弱不堪，調治了半年有餘，才恢復了十之六七，若要完全復元，必須用成形老參，配以十數種天下稀罕的草藥，熬汁服食，才能功力全復，蘋兒與先父正是爲了其中幾種草藥，才到南疆去的。」

「啊，原來令先翁功力未復。那就怪不得了。」侯德信吁口氣道：「南疆天玄門的消魂蝕骨七煞掌，果然歹毒異常，幸好爲父習會了大雷音神功，而那何百發的七煞掌功，還未練至精純之境，否則，只怕爲父也抵擋不了。」

「爺，消魂蝕骨七煞掌。眞的有這般厲害？」侯亮駭然問。

侯德信肅然道：「亮兒，爹怎會危言聳聽，以後，你若是與何百發遇上，千萬不可與他對掌，也別讓他的雙掌沾上你的身上！」

語聲一頓，轉望向程如蘋。「蘋兒，現在該輪到爹向妳解釋一下了。」

程如蘋咀唇微動，剛想說話，却讓侯德信擺手阻止，對她道：「蘋兒，妳一定要聽。」

接說下去。「爹之所以對妳思疑，乃是懷疑妳是懷有某一種目的，潛伏莊內。暗中查探。配合外面的人，對咱莊院有所不利，而這幾日，又發生了那些事故，爹爲了全心全意應付那些欲對本莊有所圖謀的人，不得不先查清楚妳的來龍去脈，這叫先安內！後攘外，免得到時被人裏應外合，那就手足無措了。所以，爹今晚便幪着面，裝出要刺殺妳的樣子，迫妳現出原形。」

一頓接又道：「蘋兒，要不是妳那天在觀瀾亭上，鎮定得不似是一個不會武功的弱女所表現的神態，爹也不會對妳加以思疑的，妳不會見怪吧？」

程如蘋聽了侯德信這番解釋後，心頭釋然，坦然道：「義父，蘋兒不是不明事理的人，轉換是蘋兒，處在這種情勢之下，也會這樣作的，蘋兒怎會怪義父呢？」

侯德信吐了一口氣，欣然道：「蘋兒，如今誤會冰釋，一切皆明白了，那就好了。」

接又道：「蘋兒，妳切不可向爹說，妳要離開啊！」

侯亮一聽，馬上緊張地，目不轉睛，盯着程如蘋。

程如蘋感動地道：「義父，這時候，您就是趕蘋兒走，蘋兒也不會走，蘋兒可不是那種忘恩負義之輩！」

侯亮聽了，這才放下一顆心來，吐出一口氣。

侯德信高興地道：「蘋兒，爹不是這個意思，爹也不想妳插手這件事，以免你遭到險厄，爹怎對得起令先翁？爹是爲了妳與亮兒，才不讓妳走的。」

程如蘋侯亮聽了侯德信那最後一句話，兩人不自覺對望了一眼，羞赧得臉上發熱，慌忙垂下頭來。

侯德信看到一雙小兒女那種羞人答答的神態，禁不住樂得哈哈大笑起來。

× × ×

「義父，蘋兒不揣冒昧，想知道那些人到底是些什麼人，對莊子有什麼圖謀？」程如蘋臉上的紅暈未退，但却壓不住心中的好奇，抬頭望着侯德信。

侯德信點點頭。「那些人却是些什麼人，爹一時間，也查探不到，不過，爹却懷疑，那些人可能是昔年一個心懷狼子野心的故人網羅的一批手下，目的是謀奪一件祖上傳下來的異寶！」

程如蘋聽了，好奇地問道：「義父，那到底是一件……」下面的話，她忽然有所顧忌地，不說下去。

侯德信自然看出來，不以爲意地道：「蘋兒，那是一件武林人都想得到的一件神兵利器——干將莫邪雙劍！」

程如蘋聽了，忍不住心頭的驚震，「啊」地低叫出聲來。「義父，那可是曠古絕今的一雙神兵利器，蘋兒也聽見父親說起，只是，這一雙寶劍，聽說於百多年前，一位異人張無塵前輩曾秘藏於一處地方，自他死後，不少武林人士四出追查搜索，但却毫無所獲，令到當時的武林幾乎掀起禍亂，直到近數十年，武林中人才漸漸淡忘了這回事，想不到……」

下面的話，她沒有說下去。

不過，侯德信也明白她的意思。「蘋兒，不怕對妳說，爹也不知祖上怎會得到那雙神兵利器的。先祖臨終，皆沒有說出得到那雙神兵的經過，只是交待，爲免子孫因那雙神兵惹上災刦，更爲了侯氏一門，免遭滅門之禍，嚴囑不得向外洩漏此一隱秘，蘋兒，妳是知道這個隱秘的第三個外姓人！」

程如蘋不禁不安地惶然道：「義父，蘋兒該死，蘋兒不該知道的、義父，你爲何要向蘋兒說出這個隱秘來？」

侯德信坦然道：「很簡單，因爲爹信得過妳！」

只是簡單的一句話，便令到程如蘋感動不已，生出一種不惜爲了那一句話而萬死不辭的心念。

侯亮却巳從父親的這一句話，聽出乃父巳將程如蘋當作了自己人——比女兒還要親的自己人！

因爲據他所知，父親沒有將這個隱秘告訴兩個妹妹，及嫁了的二妹，就連三弟，父親怕他年輕口疏，不愼洩漏出去，也暫時沒有向他說。

程如蘋吸了一口氣，抑下激動的心情，說道：「義父，蘋兒有句話，不知好不好說。」

侯德信靄然道：「蘋兒，有什麼話，你盡管說吧。」

程如蘋囁嚅着道：「義父，蘋兒想暫時離開這裏……」

「大妹，爲什麼……」

侯亮情急地失聲發問，但却給侯德信擺手阻止了。「亮兒，別急，讓蘋兒說下去。」

程如蘋這才接下去說道：「義父，在這個時候，蘋兒若是留下來，勢必會給義父惹上不必要的痲煩，令到義父難於應付。使蔡大富背後的主謀人，有可乘之機，故此，蘋兒想暫時離開，將那何百發引開去……」

侯德信不等程如蘋說完，便擺擺手，截斷她再說下去。「蘋兒，區區一個何百發，爹還不將他放在眼內，他只是一個人，應該不難應付，爹會盡快將他解決，這一點，妳不用担心。而妳根本就不是那像伙的對手，妳若是一個離開，若讓他追截上，那就危險了，所以，妳還是留在這裏，比較安全。」

程如蘋聽了侯德信這番話，只好點頭不再堅持己見。

侯亮見程如蘋不再堅持離開，緊張的神態，馬上輕鬆下來。

忽然間，他想到了一件事。「爹，聽如蘋說，您制住了一個夜行人，可有查問出什麼來？」

侯德信嘆了一口氣：「根本就無從查問。」

侯亮詫異地道：「爹，怎會的……」

程如蘋巳想到了原因，插口道：「義父，那人是否死了？」

侯德信頷首道：「蘋兒，妳眞聰敏，那像伙在爹走上去欲向他查問時，經巳服毒身亡！」

侯亮畢竟從未涉足過江湖，對於江湖上的一些狠毒手法，茫然不知，所以，他不解地問道：「爹，您不是制住了那像伙，動彈不得的麼？他怎能服毒自殺？」

程如蘋白了侯亮一眼，說道：「大哥，江湖上無奇不有，有些事簡直匪夷所思，那像伙雖然被制住，動彈不得，但却可以說話，義父一定沒有點封他的啞穴，他只要嚼破暗藏於牙縫內的毒囊，便可以自己了斷了！」

侯亮聽了程如蘋的解說，才恍然明白，拍拍腦袋，說道：「原來這樣，確是陰狠毒辣，也虧那像伙狠得下心來，自己了斷。」

「亮兒，螻蟻尚且貪生，那不是那人狠得下心，而是他背後的主子夠狠，狠毒得令到他在落入別人的手時，不得不狠下心來，自行了斷！」侯德信道：「因爲他不自己了斷，那麼，他將會受到他的主子慘酷無比的殘虐，試問，他在這種壓迫之下，自然是兩『死』相衡，取其輕了！」

程如蘋吸口氣道：「義父，這樣看來，那些人背後的主謀人，是一位心狠手辣的人！」

「應該是了。否則，怎能令到那個像伙『從容赴死』啊！」侯德信說時，雙眉輕蹙起來。

侯亮忽然道：「爹，咱們總不能這樣等着他們來找痲煩的，總要想辦法，先發制人，以免防不勝防啊！」

侯德信頷首道：「亮兒，只要一打探到他們的來歷及藏身之處，爹就會採取行動的了！」

接嘟喃一句道：「不知大叔打探到沒有。」

這一句話，他說得很輕，所以，侯亮程如蘋兩人沒有聽到。

× × ×

老人！——那位在觀瀾亭外擺賣茶水酒食的老漢，終於查到蔡大富那位主子的藏身之處。

他之所以直到這時候才探聽到，乃是因爲蔡大富於觀瀾亭逃遁後，便一直呆在一處村集的一家小客店內，彷彿要長住下

去般，很少出外。

老人一直都盯着他，沒有對他採取行動，蠻有耐性地，看他呆得了多久，或是有什麼人來找他聯絡。

五日之後，老人才發現，有一名漢子來找蔡大富，未幾，兩人便相偕走出了客店，一逕走出村集，轉入一條小路，飛奔而去。

老人一直暗中跟踪下去，眼見着兩人走入小路盡頭的一座莊屋之內。

那座莊屋不大，竹籬爲牆，大約只有十間房舍左右。蔡大富與那漢子進去後，再也看不到有人出入，四下裏靜得令人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老人心中頓感不妙，而他此行亦只是想探查到蔡大富那帮人的藏身所在，眼前那座莊屋，應該就是那帮人藏身的地點了。他察看清楚莊屋周圍的形勢後，便往回路潛行。

那知他才轉身，自他身側的一株大樹上。「刷」地一聲，躍下一個來，他不禁心頭驚懍，微躬的腰身，陡地一下挺直起來，凝目向那人望去。

那是一個年紀比他少不了多少的兇悍老者，生就一張貓頭鷹般的臉相，那雙眼發出懾人的青光，正注視着老人。

老人一見那貓頭鷹般的臉相的老者，眉毛跳動了一下。冷然朝對方道：「赫！原來是夜貓子應天元，老朽還以爲你巳經死了呢！」

提起夜貓子應天元，相信武林中黑白兩道稍具名氣的人物，沒有不知曉的，此人乃是成名多年的黑道人物。但在六年前，却忽然在江湖上失了踪。謠傳他因練功而走火入魔，氣血逆衝，七竅溢血身亡，想不到，他仍然活生生地，就站在老人的面前。

野貓子應天元那雙青光閃爍的貓眼眨動了一下，亦「嘿嘿」連聲冷笑，說道：「項南川，你這個老不死，想不到你原來一直隱身在這一帶，甘作賣茶翁。嘖嘖，眞是想不到啊！老夫若非在這裏見到你，眞不敢相信，當年叱咤江湖的鐵手搜魂項南川，會拋却名利，屈身在白沙河邊，賣茶爲生！」

這老人原來就是昔年名震關洛一帶的鐵手搜魂項南川！說起來，項南川的名頭比應天元還要响亮，他雖出身黑道，但却極受白道人物稱許，只因他盜亦有道，刦富濟貧，從不喜殺無辜，但若是大奸巨惡之人撞在他的手上，他却是一律殺無赦，由於他成名絕學是九幽搜魂手，故此，道上的人便稱他爲鐵手搜魂。

二十年前，他却突然在江湖上消失了。誰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想不到，這二十年來，他却隱姓埋名，在白沙河邊的觀瀾亭上，賣茶爲生，確是令人想不到。

項南川——那老人，聽了應天元那番話後，臉上一點變化也沒有，語氣冷淡地說道：「應天元，你現身阻截老朽意欲何爲？」

他這是明知故問，同時，也猜到，應天元乃是蔡大富那帮人中的一份子，而自己顯然上了當，被蔡大富與那漢子故意誘到這裏來，他們的目的，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他雖然暗自責備自己，老江湖還上了當，暗中，他巳在思量着脫身之計。

憑他的經驗，他巳猜到，現身的雖然只是應天元一人，但附近一帶，肯定隱匿着他們的人手，對方既然有意將他誘來這裏，那自然巳佈下天羅地網，只怕這一次很難脫身了。

不過，就算這裏是龍潭虎穴，他也要闖出去的了。他決不能死在這裏，他必須活着回去見他的主人——侯德信。協助他應付這一次的厄難。否則，他就對不起老主人——侯德信的父親了。

主意打定之後，他一顆心反而鎭定下來，故意拖着應天元說話，好讓自己有多些時間，暗察一下附近一帶的情形，籌思脫身之策！

應天元却猜不到項南川心中想的是什麼，他是成竹在胸，獸巳落阱，逃不了，所以，他一點也不急。「哈，項老兒，你不是老懵懂了吧？難道連這一點也瞧不出來？告訴你吧，你巳經走不了！」

項南川知道再裝下去，徒自浪費唇舌。而他最感興趣，最想知道的，是應天元是否蔡大富那一帮人的主子，還是另有其人，他們的意圖又是什麼，是否只爲財帛，抑是意在那一件異寶？

所以，他趁勢說道：「老朽確是老懵懂，又或是脫離江湖太久了，忘記了江湖上的一切了，居然會瞧不出，也察覺不到，你的同伙蔡大富，是故意將老朽誘來這裏的。」

他故意不說蔡大富是他的手下，而說是同伙，是想探測一下對方的反應。

因爲據他所知，應天元是個妄自尊大，自高身份的人物，像蔡大富這種江湖二流人物，若是與他並排稱呼，那無異要他自降身份，那對他來說，是一種不能容忍的侮辱。

果然，他所料不差，應天元像受了侮辱般，臉色變得有點難看，語氣也變得難聽起來。「項老兒，你果然是老糊塗了。蔡大富是什麼東西？焉能與老夫併稱，他只不過是老夫的一名手下！」

項南川聽得心中暗笑不已，臉上却不動聲息。「應天元，老朽既然巳落在你佈下的陷阱中，走不了，那你何妨讓老朽死也死得明白？」

應天元道：「別拐彎抹角的，說出來聽聽，你想明白些什麼？」

項南川心中暗喜，忙道：「應天元，你們到底有什麼圖謀？」

應天元道：「這一點，恕難奉告。」

項南川道：「什麼意思？」

「項老兒，那是因爲老夫也不大清楚的緣故。」應天元隨口答。

項南川却巳從應天元這句話中，聽出他在那一帮人中，他的身份地位只不過比蔡大富高一點，實則，他的上面，還有一個主子，否則，他斷不會不知圖謀的是什麼。

由此，他也猜測到，應天元上面的那位主子，是一位行事謹愼的人，而圖謀之事物，亦必是大不尋常之事物。否則，斷不會不告知手下。

項南川心念電轉之下，臉上却不動聲色。「應天元，請恕老朽懵懂，請說明白

一些好麼？」

應天元不耐煩地道：「不大清楚，就是只知道一點點。」

項南川道：「老朽生性好奇。就請你說一下那一點點，好麼？」

應天元沒好氣地道：「據老夫所知，咱們這一次對付侯家莊，是想圖謀一件價值連城的物件。」

項南川心頭跳動了一下，暗忖道：「莫非他們要謀奪的，就是那件異寶麼？而應天元上面的主子，就是那位故人不成？一想到這裏，他不期然問道：「應天元，這麼說來，你只是聽命於人，上面還有一位主子的了？」

應天元那剎那一張臉漲得通紅，顯然項南川那句「你只是聽命於人，上面還有一位主子的了」的話，刺傷了他那自尊自大的心理，因而羞怒難禁，眼看着他就要發作的了，項南川也暗中提氣戒備着，却見他深深地吸了口氣，神情漸漸平復下來，好一會，才沉着聲道：「不錯，老夫頭上，確是有一位主人！」

項南川打蛇隨棍上，故意拿話套他。「應天元，憑你在江湖道上的赫赫聲名，足以獨霸一方，而你也不是輕易信服一個人的，想來，你上面那位主子，一定是位英明神武，天縱奇材的人物了，老朽却想不出，當今武林中，有哪一位人物夠資格作你的主子的，哪到底是誰呢？」

應天元果然被他的套住了，不自覺順口說道：「能夠作老夫主子的，自然是武林中的絕世奇才了，我不怕對你說，他就是……」

下面的話，他忽然警覺地不說下去了，陡然閉上了咀巴。

項南川不免有點失望，雖然，他已猜測到極可能是那位郝鏗鏘，但那只是猜測，必需加以證實，故此，他急急道：「應天元，你是怎樣了？忽然間又不說了，別是讓風灌入口中，嗆了喉吧？」

應天元語聲一變，厲聲說道：「項老兒，老夫與你說的費話，實在太多了，你若想眞的知道老夫上面的主人是那位，老夫可以指點你去問一個人，他一定會告訴你。」

項南川隨口問道：「是誰？」

應天元哈哈一笑。「閻老五！項老兒。你到地獄去問這位十殿閻君，他一定會告訴你！」

項南川却一點也不氣惱，嘻嘻笑着問道：「應天元，老朽元壽未盡，暫時到不了地府一遊，而老夫又心癢難搔，極想知道你那位主子是誰，所以，只好還是問你了！」

口中說着話，他的人已陡地向前標掠疾欺過去，雙手一錯，一出手便施展出他的成名絕學——九幽搜魂手中的絕招殺着——鬼使拘魂，勾魂索命等五招，只見指掌幻佈如網如羅，罩襲向應天元身上大穴要害。

項南川果然不愧鐵手搜魂之稱，只這一出手，便顯出他的厲害來！

應天元料不到項南川猝然向他出手，吃驚之下，厲吼一聲，身形閃挪之間，急不迭施展出他那壓箱底的本領——混元虎豹拳，硬封硬拒。

應天元這一套混元虎豹拳，勢道威猛霸道有如虎豹之噬人，拳風虎虎聲中，響起一陣劈劈啪啪的交擊聲。

不過，應天元雖然硬接硬架下項南川的一輪凌厲快攻，但他也被逼迫得身形後退了一步。

項南川得勢不饒人，他打的是速戰速決之法，希望能一舉制住應天元，以他作護身符，擋箭牌，闖出這天羅地網！

因爲就這交手的霎間，附近四下裏，紛紛閃現出十多名青衣漢子來，將他與應天元圍了起來，手中刀已出鞘，其中有半數青衣漢子，手上執着一個只有半尺許長，寸徑左右的鐵管子，管口密如蜂巢般，佈滿了只有針孔大小的小孔，項南川雖然瞧不出那是什麼暗器，但從形狀上，也瞧出，那是一種用機簧發射，類似梅花針筒的歹毒暗器。

謀奪異寶　巧設陷阱

「應天元，再接老朽這兩招試試！」項南川的掌勢指影倏地一變，詭奇神妙得令應天元不由眼前一花，根本看不清楚，他的指掌攻擊的是哪一個部位！

他不由心中大駭，因爲他瞧出，項南川這一次施展的，根本就不是九幽搜魂手的招式，在駭急之下，他忙施展出一招救命絕招——混元虎豹拳中的一招「天地混元」！

只見一片拳影掌風，在他身前飆湧而起，佈在他身前，封擋住他的全身上下！

只聽密如爆豆般，響起一陣劈啪的擊響聲，驀地，應天元大叫一聲，拳影罡風驟散，一個人飛撞出丈許過外！

原來項南川那詭奇莫測的掌法，在與應天元的拳勢交擊之下，匪夷所思的，突入了他那一片幻佈起的拳影罡風佈成的牆內，一掌擊在他的左脅肋上，將他兩條脅骨擊斷，震飛出去！

項南川既然一心要拿應天元作擋箭牌、護身符，自然不會放過他，一掌將他震飛的同時，他亦身形緊攝着撲掠前去，探爪作勢，攫抓向應天元的肩頭！

陡地，一股强猛無儔的勁風，飆撞而至，疾往他的身側撞擊過去，逼得他急不迭身形一個疾旋，順着那股强如山岳般撞擊過來的掌勁，斜旋開去，才算卸避開那一股剛猛如濤的掌勁！

不過，他還未定過神來，驀地，一聲疾喝響起：「射！」

「射」聲才起，「卡崩」連聲乍响中，嗤嗤之聲不絕於耳，一片閃亮的晶芒，向他的身前左右以及頭上脚下，蝟射暴罩而至！

那一片晶芒，恍似天羅地網般，從四面八方將他罩住了！

他根本就無從閃避。

就算他身懷絕世神功，也絕對無法封擋得了那有如萬蜂蝟集的罩射暴襲！

那就像是如來佛祖的五指山，任憑孫大聖有通天遁地之能，也逃不出去！

這種暗器，確實歹毒絕倫！

那是項南川估料不到的。

那剎那，他知道自己已無法倖免，那根本不是一個人的能力所能拒抗得了的。

但他却不甘心束手就死，嘶吼聲中，一個人有如陀螺般疾旋起來，他身上那件長衫，也就在他疾旋中，自身上脫了出來，有如一面盾牌般，繞着他的身體鼓蕩不已。

只聽「波波波波」一連串爆响聲中，那四面八方罩射向他的大片晶芒，有如泥牛入海般，全數攢射在他那件長衫上，密密麻麻的，釘滿了，亮閃閃的，看清楚了，那是比針還要細小的鋼針，少說點，也有百十枚之多！

想不到，他這一招「涵天蓋地神風轉」，居然能夠抵擋得了那一片天羅地網般罩射暴襲的歹毒暗器，就連他自己，也幾乎不相信！

不過，說眞的，他也不是完全封擋得了，頭上的髮髻上，也插了不下十根鋼針，足踝上也中了三數根，却不至對他的行動造成不便。

因爲，那些鋼針是沒有淬過毒的。

這一點，他是從感覺上猜出來的。

足踝上只是一陣椎心般的刺痛，却沒有麻癢的感覺，若是針上淬了毒，只怕他現在連站也站不穩了。

他沒有死在萬針攢射之下，心中自是慶幸不已，疾旋的身形還未剎停，驀然間，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橫掠而至，凌空一掌擊向他！

這是項南川根本料不到的，而他疾旋的身形還未剎停，在這種情形之下，倉促之間，他根本來不及應變，只聽「蓬」然一聲震响，項南川張口發出一聲大叫，身形被擊得飛了起來，旋跌出三丈過外！

「叭噠」一聲，項南川有如一塊牛屎般，重重地摔墜在地上，攤手攤脚的，從口中湧出來的鮮血，染濕了一大片衣衫，雙眼瞪着，凝而不動。

有兩名青衣漢子搶掠到躺在地上的項南川身前，舉刀就往他的身上砍下去。

一條人影飛瀉而至，雙袖輕輕一拂，便捲住了那兩名青衣漢子的執刀手臂，口中沉喝一聲：「退下！」

那兩名青衣漢子一眼瞥到那人，臉上現出敬畏之色，恭應一聲，手臂上驟覺一鬆，纏捲住手臂的衣袖已鬆脫，慌不迭退了下去。

那飛瀉而至的人身穿一襲寶藍長緞衣，滿頭銀髮，一張刀刻般皺紋的臉上，灰灰白白的，但却眉目端正，看年紀比項南川還要大上幾歲。

從這老者的相貌，你絕對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奸惡之人，一副端厚老實的模樣，加上那滿頭白髮，更增慈祥，但正是他，凌空發掌，襲擊項南川，將他震飛三丈過外，看樣子是死多活少的了。

單是那一掌，便足以顯示出，這錦緞長衣老者的一身功力，深厚無比，比項南川還要勝上一二籌！

若是單從相貌上去判斷一個人，那眞是失之子羽了。

另一條身形緊接着那錦緞長衣人掠至，不是別人，正是應天元，咀角溢血，恨毒地看了一眼躺在地，應該斷了氣的項南川，對那錦緞長衣老者說道：「主人神功蓋世，要不是主人及時出手，幾乎讓他跑了！」

原來，這錦緞長衣人，就是應天元的主人。

「老弟，看樣子項南川這二十多年來，沒有白活，他的武功也比昔年精進了不少，要不是老夫猝然出掌，只怕那一掌未必能夠將他擊斃！」錦緞長衣老者目注着地上的項南川，略帶惺惜地道：「項南川怎會甘心隱姓埋名，暗中屈身作侯家奴僕。這一點，眞是令人難解！」

應天元奉承地道：「主人神武英明，想出這條妙計，一掌殲殺了侯德信一名心腹得力臂助，侯德信如今所仗持的人，就只有他那兩個不成材的兒子，主人要對付他，那就易如反掌了！」

錦緞長衣老者乾笑一聲，說道：「天元老弟，千萬別小覷了侯德信，他一身武功，相信已盡得乃父眞傳，並且青出於藍，別忘記，兩日前，老夫派去一探侯家莊虛實的韓冀他們三人，就只得韓冀一個人能夠活着回來，看來，侯德信這小兒不大好對付！」

應天元却道：「主人，您已習成了天下無敵的蓋世血魔神功，放眼天下，誰是敵手？區區一個侯德信，還不是有如土鷄瓦狗，不堪主人一擊！」

錦緞長衣人被應天元這一番話，說得不禁得意地仰天大笑起來！

應天元就像哈巴狗一樣，露出一臉巴結的笑意。

好一會，錦緞長衣人才止住笑聲，顧盼之間，傲然自得之意，溢於言表。

應天元瞥一眼地上的項南川，含恨道：「主人，項老鬼雖死，奴才挨了他一掌，心中惱恨難消，奴才要將他毀屍殘肢，才消心中怒氣！」

那錦緞長衣人却搖頭道：「老弟，項南川說什麼也是一位人物，所謂人死恨了，既同是道上人，所謂兔死狐悲，留他一個全屍吧！」

應天元聽那錦緞長衣人這麼一說，連忙恭順地說道：「主人胸懷仁慈，奴才萬難及一，主人既這樣說，奴才也就不爲已甚。」

那錦緞長衫人瞥一眼地上的項南川，有悲憐之色地道：「老夫本不想殺他的，但不殺他，老夫圖謀難達，不得不出手殺他，那也是他自不量力，咎由自取，天元，所謂打鐵趁熱，咱們要趁侯德信還未探查到咱們的虛實前，一掌將他擊破！哈哈，那時，老夫便得償所願也！」

說完，當先朝那座莊屋走去。

應天元先朝那些青衣漢子揮揮手，那些青衣漢子倏忽隱去，這才緊隨在錦緞長衣人身後，巴結地道：「主人所見極是，高明，高明！」

×　×　×

就在項南川被那錦緞長衣人擊殺的這段時間之內，侯德信也獨自一人展開了行動。

他要對付的是南疆天玄門的何百發，他是想先清除了何百發，解除一個威脅，以免兩面受敵，分心應付之下，難免顧此失彼，因此而有所失閃。

他爲了免得被可能暗中監視莊院，蔡大富那帮人發覺到他離開莊院，從而乘機進犯莊院，故此，他是從莊院的側面，溜出莊外的。

何百發的居處，他已經暗中派人去查探清楚了，所以，他一路急奔向鎮外約二里外的一座廢棄了的破莊屋。

那座莊屋不大，大半已倒塌了，只有一兩間尚算完好，但也牆灰剝落，缺瓦破門爛窗的，認眞一點說，根本不能住人。

但若是不計較的話，則總好過露宿荒野了。

侯德信來到那座破敗的莊屋前，先四下察看打量了一下，也不掩藏身形，就站在莊屋那破爛不堪的大門前，高聲叫道：「何百發，我知道你躲在這裏，出來吧，我代表程如蘋與你作一個了斷！」

這之前，他派出去查探何百發下落的一名莊漢，已查出何百發就匿藏在這座廢莊屋內，回報於他，他便馬上趕來。

他不想偷偷摸摸的下手，所以，他公開叫陣。

可是，他叫過之後，莊屋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聽不到一絲聲响。

他等了一會，還不見何百發出來，便又叫道：「何百發，你躲不了的，快出來吧！」

破屋之內，依舊沒有動靜。

他不禁皺起了雙眉，有點狐疑起來。

莫非何百發在乘那莊漢回報的那段時間，溜了不成？

又或是他匿藏在屋內，故意不作聲，誘他入屋查看，伺伏着暗襲他？

也只有這兩個可能了，而他認爲，後面那個可能性比較大些，因爲他知道何百發被他的大雷音神功所傷，傷得頗重，三兩日之內，不可復元，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是找地方躲藏起來，療治傷勢，而既然他找到這所莊屋躲藏起來，肯定認爲這裏比較安全，那就不可能再離開這裏，再找另一處地方躲藏了。

念頭電轉之下，他決定想辦法，將何百發自莊屋內迫出來。

他若是進入那有如八陣圖般的破爛莊屋內搜查，那就很易受到伺伏着的何百發的襲擊，而他銷魂蝕骨七煞掌，却不是好應付的，若是一個不愼，被他一掌擊中，那就別想再活了，所以，他爲了愼重起見，還是不冒險爲上。

而他也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辦法很簡單，破莊屋的周圍，滿是碎磚斷石，只要檢起地上那些磚石，運勁朝那些認爲可以藏人的隱蔽地方擲去，若是何百發眞的藏匿在那些地方，就可以將他逼出來了！

他想到就做，從地上檢起兩塊比巴掌還要大的磚石，運勁擲向那兩間尚算完好，還能夠「住」人的屋子。

兩塊磚石先後擲入第一間屋子內，磚石激撞在屋內的牆上，擊得磚灰激濺飛揚，發出了震人耳鼓的轟响聲，聲勢甚爲嚇人。

他不但將磚石擲入兩間屋內，也擲在瓦面上，及外面的屋牆外，那强大的撞擊之力，不但將還未完全破爛的瓦面擊塌下來，也將那牆灰剝落的牆壁，被擊穿出大洞來。

可是，任他磚發如雨，幾乎將那兩間尚算完好的屋子擊得牆倒瓦塌，損破不堪，驚得那些匿在屋內牆角破洞的耗子鼠竄而逃，却就是不見何百發的影子。

這令到他開始懷疑自己的猜測錯了，喘口氣，他停止了擲石，凝神傾聽起來。

只要屋內响起什麼異聲，在他的凝神傾聽之下，他相信，皆逃不過他的雙耳！

但是却他聽不到有什麼值得懷疑的異聲。

這令到他動搖了，決定親自入去查看一下。

不過，他却沒有貿然入去，而是飛身掠起，掠上那些斷牆頹垣之上，居高臨下，向下搜查起來。

這樣，他就不虞何百發匿伏在暗處，猝然出手襲擊他了。

因爲在斷牆頹垣之上，有什麼動靜，便馬上可以察覺，加上居高臨下，藏匿在下面暗處的何百發，根本就不可能襲擊他，只要他一動，便無所遁形了。

可是，他搜遍了，也看不到何百發的影踪。

但他却並不死心，心念一轉之下，他從一處牆頭上，跳下一間已經揭去了瓦面的破屋中，脚踏那些碎裂，長滿青苔野草的地面，警惕地搜查起來。

左轉右折的，終於在一堵斷牆的下邊，發現地上有一塊可以掀起來的大石板。

他一看便知道，大石板的下面，肯定是一個地窟，用來放置物品及酒醬之類用的。

他之所以發現那是一塊活板，是因爲那塊大石板曾被人移開過，放回去的時候，露出一條縫隙來，他思疑何百發可能會藏身在地窟之下，也所以，那些飛擊的磚石傷不到他，他忍耐着不出來，好讓他以爲他已離開了，放棄了搜索，所以，他决定下地窟搜查一下。

移開那塊大石板，下面果然是一個地窟，深約丈許，雖然天上沒有下雨，但天色却不怎麼好，灰灰沉沉的，所以，地窟下面暗沉沉的，看不清楚下面的情形。

侯德信不是個莽撞的人，沒有貿然跳下去，站在窟口旁邊，朝下面叫道：「何百發，我知道你就躲在下面，快上來吧，否則，我將烟火掉下去，將你薰出來。」

地窟下面迴响着他的叫聲，空空洞洞的，却聽不到何百發的聲息。

他頗有耐心地聽了一會，才再叫一次，但下面依然沒有別的聲响，就只有他的叫聲在迴响着。

就算是耐性再好的人，也會忍不住了，不過，他仍然沒有貿然跳下去，而是俯下身來，先探頭下去，略爲看清楚一下下面的情形。

豈料就在他蹲下來，雙手撑在地面上，將頭探下去的剎那，陡地，腦後勁風急襲！

在這種情形之下，照說，侯德信是絕無可能閃避得了的，因爲他的頭剛好探下窟口下面，而那偷襲之人，選擇下手的時間拿捏得極準，剛好就是那剎那出手襲擊，侯德信是絕躱不過那一擊的。

但絕不可能的事却發生了，剛探下頭去的侯德信，就在掌風襲背的剎那間，忽然間一頭栽下了地窟下面，這一來，那偷襲者那一擊，自然亦擊了個空！

更妙的是，由於那偷襲者是從侯德信

背對的那堵斷牆上撲掠出來，凌空一擊的，那一擊，自然是全力一擊，故此，勢道迅疾剛猛，就在一掌堪堪擊上侯德信的背上的剎那，驟然擊空，那俯衝之勢何等迅猛，那裏能夠收勢得住，幾乎是緊跟着栽翻落地窟下的侯德信，亦一頭衝撲下去！

地窟下即時响起蓬的一下震响聲，接着是一聲慘嗥聲。

一會，便見到一條人影從地窟下竄掠上來，赫然正是侯德信。

竄掠上地面後，侯德信注視着地窟入口下面躺着的一屍體，冷笑着自語道：「哼，何百發，你好奸滑，但你又可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麼？我知道你一定是藏在此地的，哼哼，你可知道，我剛才那樣做，是故意誘你現身出手的？你死也不瞑目的了！」

說完，便離開了石窟，走向何百發撲掠出來的那堵斷牆後！

而何百發就仰躺在地窟下面，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凝望着那灰沉沉的天空，永遠也那樣望下去。

侯德信走到那堵牆後，看了一下，便又繞到另一堵牆後，終於，又在一處牆脚下，發覺到地上掀開一塊大石板，露出一個洞口來。

他走到那個洞口前，向下看了一眼，點點頭道：「嗯，原來他是從這個窟口潛上來的，而那邊那個窟口，是故意誘使我將注意力放在那裏，他好乘機出手襲殺我。哈哈，他怎也料不到，我已懷疑那處窟口，是故意讓我發現的了，他作夢也想不到，我會將計就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原來，侯德信確是看出那個窟口可能是有人故意讓他發現的，於是，他靈機一觸，將計就計，詐作蹲俯下去，向地窟下面窺望，冒險誘何百發出手襲擊。本來，他只是抱着一半希望的（因爲他不敢十分肯定，何百發仍然藏匿在這裏），料不到，他這一着果然誘使何百發現身出手襲擊，而他早已戒備警惕着的了，驟覺背後有警，便乘勢一頭栽翻下去……身形翻落地上，剛想騰身衝掠上去，驟眼瞥到一條人影衝撲下來，這却是他料想不到的，但他反應迅快，身形一窒的剎那，一掌猛擊向那條飛撲而下的人影身上！

那一掌，他是運起了大雷音神功劈出的，試想一下，這種佛門至剛至猛的降魔神功，威力何等之大，那條人影實受之下，如何禁受得起，慘嗥聲中，噴出一大口血雨，身形被震飛起來，重重地摔墜在地上，登時了賬！

侯德信定眼一看，認出是南疆天玄門的何百發，不禁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

費了這一番功夫與心機，終於除去了一個厤煩，總算不虛此行。

如今，只要全心全力對付那一帮對他們莊子有所圖謀的人，不用再分心應付這位南疆天玄門的高手的，那就不至顧此失彼了。

侯德信在那個地窟口前站了一會，仰天望了一眼，甩甩腦袋，才走出那像廢墟般的莊屋！

他才走出莊屋，天上却又飄飄洒洒地，下起牛毛細雨來，侯德信皺着眉頭望一下灰濛濛的天空，脚步加快，向莊子走過去。

一條人影却在雨幕中，自遠處向他走來，他凝目望去，馬上便認出，那條奔來的人影，是莊上的一名護院。

他不由狐疑不安起來，脚步更快。

眨眼間，他便與那名護院迎上了，不等那護院開口，他便忐忑地急聲問道：「趙師父，可是莊上發生了什麼事？」

那名姓趙的護院喘口氣，搖搖頭，又點點頭，弄得侯德信莫名其妙，不由發急地道：「趙師父，到底怎麼了？」

趙護院又喘了口氣，才湊近前去，俯在侯德信的耳邊，低聲說了一番話。

侯德信聽着，神色接連數變，待那趙護院說完後，便急不及待地道：「趙師父，快趕回去。」

口中說着，他已像一支箭般，向前掠射出去。

那姓趙的護院只好急忙跟在他後面，向莊上奔去。

× × ×

連綿的陰雨，下得人心頭煩悶，看那情勢，似乎要下到將人悶死爲止。

下雨天，沒有什麼事的人，當然是不出門，悶在家中，故此，街上一直是冷清清的。

未到黃昏，街上的店舖經已紛紛關門收舖了，連生意也懶得做，倒不如喝他兩杯，解解悶，好過呆望着那惹人心煩的雨絲發昏。

傍黑的時候，通向侯家莊的那條大街上，兩旁的店舖幾乎已全部關上舖門了，街上，一個行人也沒有。

就連狗也討厭這種雨天，不知躲到柴房或是大門背後躺着或是蹲着了。

天剛全黑下來，街上黑沉沉的，只有從門縫中漏出來的昏黯燈光，映射在水濕的街石板上，泛射起一道道閃亮的水光來。

也就在這時候，大街上出現了一行人，一個個勁裝疾服，身披油布，頭戴竹笠，直向侯家莊走去。

看眞了，那行人的當中，原來是有一個人，坐在一乘敞轎上的，轎背上插着一柄紙傘，遮蓋着坐在轎椅上的那個老者。

那老者一頭白髮，身穿錦緞長袍，臉上灰灰白白的，皺紋刀刻般深刻，相貌安詳，正是那個一掌將項南川擊殺，被應天元稱之爲主人的老者！

轎旁，就跟着像哈巴狗兒一樣的應天元。

一行人走在水濕的石板路上，發出一陣有節奏的沓雜聲，在這沉寂的雨夜中聽來，頗爲令人心驚。

一行人終於來到侯家莊大門前，脚步一停，隨之一字橫排開來，對着莊門。

那老者依然端坐在轎椅上，招手輕揮了一下，隨即便响起一陣咔嚓聲，接着，左右兩邊，便先後亮起了幾盞油紙燈籠，照亮了大門前的那一片空地。

那老者目光掃了一下那兩扇緊閉的大門，嘴裏嘟喃一句：「一晃眼便二十多年，景物依舊，人却垂垂老矣，怎不令人唏噓感嘆！」

應天元接口道：「主人天縱奇才，功

參造化，定必與天地同老。」

那老者哈哈一笑，說道：「天元，人怎可以與天地同老呢，你這不是過甚其詞麼？」

應天元訕訕一笑，說道：「主人，就算不能與天地同老，那也壽逾百歲，名垂千古啊！」

老者不禁被應天元說得樂不可支，哈哈敞笑起來，說道：「天元，你就是會奉承人！」

老者的笑聲雖然不大，但却震人耳鼓，一直送入莊中，似乎要藉笑聲來向莊中的人顯示他的到來。

莊子內却沉寂得有點反常，一點聲息也沒有，甚至連一絲燈光也沒有，令人有一種莫測高深之感。

這情形，就透着古怪了。

這個時候，正是晚飯時分，而莊內的人口，少說點，也有三四十口，怎會連一絲燈光，一點聲息也沒有的？除非莊中的人已走得一個不剩，又或是莊中的人故弄玄虛，令到他們不敢貿然進犯！

那老者的一雙灰眉，不由皺了起來。

「天元，你上去叫門。」

應天元恭應一聲，走上前去，在莊門前約丈許遠處停下來，一雙目光閃爍不定地掃視着黑沉沉的莊院牆，暗中運起功勁，戒備着，提防牆頭上驀然冒出一排持弓搭箭的莊漢來，向他放箭！

吸口氣，他才輕咳一聲，然後張口朝莊內敞聲大叫道：「莊內的人聽着，我家主人有事特來拜訪，請侯莊主出莊迎迓，否則……」

下面的話，被那老者的一聲輕咳打斷了。

應天元這幾句話，是用內力說出來的，話聲如雷，送入莊院內，好一會，迴蕩聲才飄散。

適時，從那兩扇閉着的莊門後，傳出一把蒼老的語聲：「你家主人到底是誰？我家莊主不在，請改天早些來登門投帖拜見吧！」

語聲平平常常的，隔着一扇門傳出來。兩丈許外的老者，只能勉强聽到。

那隔門答話之人，可能是專責看門的年老莊漢，根本就不會武功。

那老者聽了從門內傳出來的那番話，兩道灰眉飛揚了一下，目中精芒陡射，微哼了一聲，臉色有點難看。

老者那一聲微哼雖然很輕，但應天元仍然聽到，當下雙眼一睜，語聲轉厲。「侯德信，你這是什麼意思，莫非敬酒不吃，要吃罰酒不成？」

門內那蒼老的語聲適時又响起，傳了出來。「我家莊主這幾天沒有心情喝酒，所以，什麼酒也不喝，你那奴才，你在外面大呼小叫做什麼？」

門內那人這幾句話，可謂頂心頂肺，應天元那刹那一張臉漲成了豬肝色，氣惱難禁，猛地吼喝一聲，脚下一頓縱撲向上去，揮掌便欲劈開那兩扇大門。

就在他縱撲上去，揮掌欲劈的刹那，那兩扇莊門却陡地拉開來，却不是大開，只是拉開一道二尺許三尺的門縫，一個年約六十的老蒼頭自門縫中現身探出頭來，一眼看到應天元那來勢洶洶的樣子，閃縮了一下，口裏却叱道：「咄，你鬼叫什麼？不是想逞兇殺人吧？」

應天元在乍然目睹兩扇莊門猛地開來的刹那，心中吃驚，恐防從門內射出暗器之類的東西，爲免吃虧，慌忙猝然刹住身形，雙掌一盤，護在胸前。

及至看清楚，那只不過是個毫不起眼的老蒼頭，不禁氣怒得他殺機暴湧，目中煞芒暴射。「嘿嘿，你這個老不死的傢伙，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胆敢在老夫面前瘋言瘋語的，待老夫一掌劈了你，看你還有什麼話說！」

說完，便欲揚掌劈向那老蒼頭！

那老蒼頭驚叫一聲，向後一縮，「砰」的一聲，將兩扇門關合起來。

應天元兇性大發。「嘿」地獰叫一聲。「老匹夫，你以爲這就躲得了麼？」舉掌猛劈向那兩扇大門。

以他的一身功力，這一掌劈下去，別說是兩扇木門，就算是兩扇石門，也會被他的掌力震開碎裂！

豈料就在他的手掌劈上大門的刹那，那兩扇大門驀地又拉了開來。

這一次，應天元以爲又是那老蒼頭故弄玄虛，所以，他一點也不驚怕，也不在意，那一掌直向拉開的門縫中劈去！

豈料，這一次，他却上了個大當，門縫內閃身而出的，不是那老蒼頭，而是一隻手掌，那隻手掌並不是迎擊他劈過來的那隻手掌，而是一下子劈擊在他的小腹之上！

他根本連那自門內閃擊出來的那一掌，也未看清，小腹上便重重地挨了一下，「蓬」地大震响聲中，應天元一個人被擊得倒飛出去，叫聲才出口，便被隨之噴射出來的一口血箭，咽住了。

要不是那老者倏地長身揮袖，一揚一捲，將他倒飛的身形捲纏住，往回一扯一接，應天元怕不沒有被一掌擊斃，也摔死在地上！

那老者的身形好快，身形一長便又落回轎椅上，那乘轎者居然連晃也沒有晃一下，快得幾乎像是沒有離開過轎椅，一手經已托住應天元的身軀，坐在轎椅上。

即時，有兩名青衣漢子左右急趨上去，自那老者的手上，接下應天元來。

應天元那掌挨得好重，只見他雙眼緊閉，臉色灰白一片，似乎已沒了氣息。

那老者却知道他未死，只是重傷昏死過去，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來，傾出兩顆藥丸，遞給一個青衣人。「餵他服下，拍醒他，扶他坐下調息。」

說完，臉色極爲難地，走下轎椅，向莊門走去。

那些青衣人沒有他的命令，依舊挺立在原地，看着那老者走向前去。

這時候，那兩扇莊門經已重又關得嚴絲合縫。

那老者臉色雖然難看，但却步履從容地一步步走上前去，那雙精芒閃射的眼眸，死死地盯在那兩扇大門上，彷彿要將之看穿看透般。

他才走到門階前，還未停下脚步，那兩扇莊門又倏地自內拉開了。

這一次，兩扇莊門拉得很開，應該說是半開了。人影一閃，閃現在門口正中，却不是那老蒼頭，而是換了一個人！

在油紙燈籠的光芒照射之下，大門當中那人雖然照得不大清楚，但仍然可以看到那人的樣貌。

那人赫然正是侯家莊的莊主——侯德信！

侯德信也一眼便看清楚了那位老者，却並不怎樣驚愕詫異，兩道目光閃射了一下。

倒是那老者一眼看到侯德信，脚下陡然窒住，雙眉聳動了一下，脫口失聲道：「德信世侄，你終於出來了。還認得愚叔麼？」

侯德信兩道目光注射在那老者的臉上。好一會，才淡淡地道：「郝世叔，你不是早已死了的麼？怎麼你還活着？」

那老者果然正是那狼子野心，侯老莊主臨終之前，一再叮囑侯德信要嚴加防範的郝鏗鏘！

看來，侯老莊主果然不幸而言中，郝鏗鏘這一次來，是欲謀奪那一雙神兵利器——干將莫邪！

只不知，侯家一門上下，是否能夠免禍，不至因那一雙神兵而慘遭滅門之禍！

× ×

郝鏗鏘那難看的臉色，在驟然認出侯德信後，便已經起了變化，變得笑容滿臉的，看上去，就像一個慈靄的老者，那像是一個心懷叵測之人。

「德信世侄，愚叔若是死了，如今怎還會來找你，唉，一轉眼便是二十多年，今日還能夠見到你，愚叔大感欣慰！」

侯德信依然當門而站，一點也沒有將郝鏗鏘請進去坐的意思。」郝世叔，昔年江湖上傳說鼎沸，莫不說你因練功走火入魔，經血逆衝入腦而亡，原來那只是謠言，當時却言之鑿鑿，不由我不信。」

「德信世姪，愚叔昔年確是一心想功力速增，不慎練功走火入魔，這一點，江湖傳言，倒是眞的。」郝鏗鏘這時頭臉上已沾滿了雨水，他却連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不過，愚叔命大，僥倖不死，當時確是逆血上衝，差幸愚叔發覺及時，加上內功已煉至一定的火候，連忙運聚功勁，將那股逆衝的紅血抑壓在小腹之下，却再也支持不住，昏死過去。

「醒來後，愚叔下肢僵硬，不能行動，而愚叔昔年行道江湖時，曾結下不少仇家，爲免那些仇家乘機報復，愚叔只好放出消息，說愚叔因練功走火入魔身亡，暗中却潛身藏匿於一處極之隱秘的地方，療治雙腿，窮十五年時間，才能將下肢已閉塞凝滯的經脈打通，勉强能夠行動，再花三年時間。才能完全康復……整整二十五年，愚叔才能重見天日，其間所受之苦，又豈是不曾身受者，所能領略的！」

說完，長長地吐了口氣，彷彿要將積鬱在胸中的鬱悶之氣，一古腦兒吐盡。

侯德信聽着，但臉上却一點表情也沒有。

因爲，他早已知道了郝鏗鏘所說的一切，更知道，他這一次來，其意不善，他自然是不歡迎他來了。

郝鏗鏘見侯德信聽了他的那番敍說後，一點表示也沒有，不禁嘆口氣道：「德信世姪，你似乎不大歡迎愚叔這一次的造訪啊！」

侯德信直認不諱。「不錯，我確是不大歡迎，因爲我已經不是江湖人，不想再涉足江湖！」

「啊，眞是人在人情在，世情冷暖，愚叔在你的身上，看得一清二楚，眞敎愚叔失望痛心！」

侯德信却木無表情地說道：「郝世叔，無論你怎樣說，我也不會招呼你進莊的了！」

「難道你眞的一點也不念故友之情？」郝鏗鏘的語聲漸冷。

「郝世叔，那要請你包涵一二，先父臨終之時，曾囑我從此不得涉足江湖，謝絕所有道上的新交故舊，我不想有違先父之遺囑，故此……」

郝鏗鏘忽然仰天發出一聲長笑。「德信，只怕你這是托詞吧？愚叔重出江湖，便來找你，你却拒愚叔於門外，愚叔今後怎還有面在江湖行走？」

侯德信依舊淡然道：「郝世叔，請你體諒我乃是情非得已。」

郝鏗鏘又哈地笑了一聲，說道：「侯德信，老夫今日乘興而來，說什麼也不能敗興而去！」

侯德信神情依舊，「郝世叔，你這不是叫我爲難麼？」

郝鏗鏘冷笑一聲。「一點也不爲難，只要你肯招呼老夫進莊中。」

侯德信道：「要是我堅拒呢？」

郝鏗鏘忽然變得沉肅冷森。一字字道：「若是你肯將祖上傳下來的一雙異寶神兵，暫借與老夫觀賞把玩一段時日，老夫立刻就離開這裏！」

狐狸終於露出他的尾巴來了！

侯德信雖然早已猜到郝鏗鏘這一次的來意，但聽了他親口說出那句話後，他仍禁不住心頭震動了一下，神色微變！「你……你終於說出眞正的來意了！果然被先父不幸猜中了，你一直念念不忘，欲將那件異寶謀奪到手，先父臨終之時，一直悔恨出手救了你！」

「啊呵！那只怪你父親不該將那個秘密吐露給老夫知道，要知道，財動人心，色亂人意，何况是千古無雙，凡是練武之人，莫不冀圖擁有的武林異寶神兵，老夫焉能不『怦』然心動，數十年來，一直心癢難搔，發夢也想據爲己有，這可怪不得老夫要起貪念。試問，那一個武林人不想得到它？侯家莊能夠安安穩穩地過了這三十多年，說眞的，你們要拜謝老夫成全之恩才是，要不是老夫一直矢口守秘，不將那個秘密洩漏出去，只怕，侯家莊早已在武林同道的侵擾謀奪之下，灰飛烟滅，不復瓦全了！」郝鏗鏘說得口沫橫飛，儼然以恩人自居。「所以，你爲了報恩，也爲了免禍，還是將那件異寶暫交給老夫保管吧。」

一頓接又說道：「你當然聽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句話吧？你若不想招致滅門之禍，速將那件異寶暫交老夫，否則，你也應該聽過：『惱羞成怒』這一句話吧？老夫只要將這個秘密向江湖上傳送開去，保管不出十日之內，侯家莊便會『賓客』盈門，永無寧日，成爲衆矢之的！」

侯德信是越聽越心驚，因爲郝鏗鏘說的都是眞話，決不是恫嚇之言。

不過，他回心一想，又心定了很多，郝鏗鏘這個巨奸大惡之人，要是將秘密洩漏出去，他早已經在二十年前，便已經傳送到江湖了，還會等到今日，那分明是他一直存着欲據爲已有的私心，他剛才那樣說，只是以之來威脅他就範，交出那雙神兵來，他才不上這個當！

故此，他毫不怯懼地冷然道：「姓郝的，你以爲我是三歲小兒，會被你那一番似是而非，信口雌黃的說話，騙得相信了你的那番『好意』，拱手將祖上傳下來的那雙異寶，交給你麼？眞是發你的清秋大夢！」

一頓，接又說下去道：「姓郝的，你果如先父所言，外表忠厚，實則狼子野心，要不是你因練功走火入魔，相信你早在先父仙遊後，便動手謀奪了，先父一直担心的，就是你這個寡情絕義的人，爲了謀奪那雙神兵，終會做出不利本莊的事來，先父不幸而料中了！」

郝鏗鏘被侯信德那番話說得臉上變化不定，羞惱之下，終於不再裝下去了，撕破面皮說道：「侯德信，那來這樣多的廢話，說起來，始作俑者，還是你父，他若不將那個秘密說給老夫聽，老夫又焉會起意……一句話，你到底交不交出那一雙神兵來？」

說話間，他的一雙眼中，煞芒暴射！

侯德信哈哈一笑道：「姓郝的，那雙神兵乃祖上傳下來的，你憑什麼要我交給你？我若是將那雙神兵交給你，我豈不成了侯家的不肖子孫？死後有何面目去面對侯氏列祖列宗！」

郝鏗鏘陡地發出一聲狂笑。「姓侯的，老夫好話已說盡，那就莫怪老夫不忘舊情，憑老夫一身本領，强奪了！」

侯德信目光閃動了一下，吸口氣，仍然鎭定如恒地道：「慢着，我有一個問題，如骨鯁喉，想要問清楚再動手，你不會拒絕吧？」

郝鏗鏘眼珠轉動了一下，點點頭道：「念在與爾父昔年的一番交情，老夫答應讓你死也死得明白！」

侯德信毫不動氣地淡笑了一下，目光深注在郝鏗鏘的臉上，語聲清晰地道：「姓郝的，你如今已經一把年紀了，說句不好聽的話，你已屆就木之年，離死不遠，成就一番事業，那還說得過去，如今你這年紀，就算得到了，那又如何？難道還想仗之縱橫江湖嗎？」

郝鏗鏘待侯德信說完，毫不以爲忤地捋鬚笑道：「問得好，本來，老夫是不想答你這個問題的，但念在往日與爾父的交情，老夫就讓你明白個中因由吧，免得你若是死了，在地府中見到爾父與列祖列宗，無法交待！」

頓了一下，這才說下去。「不怕告訴你，老夫在昔年從爾父口中，聽到那雙神兵居然爲爾家收藏，老夫便『怦』然心動，動了據爲己有之心，所謂『財帛動人心』，何況是稀世之異寶乎，相信天下間所有的武林人士，在獲知這個秘密後，也會像老夫般，動心起意的。當時，老夫就暗中發誓，要將那雙神兵謀奪到手，仗之縱橫江湖，造就一番事業，可惜……老夫練功走火入魔，未能遂那壯志宏願，但老夫在潛修療治期間，又發下另一個誓願：老夫一日不死，也要傾全力想辦法，將那雙神兵謀奪到手，就算不能仗之縱橫江湖，也要以之長伴老夫於黃泉之下！能夠以那雙武林同道夢寐以求，莫不欲據爲己有，引以爲榮的千古神兵爲陪葬之物，這是老夫最大的心願，也是無上的榮耀！現在你明白了吧？」

侯德信聽了郝鏗鏘這番話，當然明白了，也明白到，今晚這一戰，是在所難免的了，當下吸口氣，冷然道：「姓郝的，費話我不想多說了，你有什麼手段，就只管使出來吧！」

郝鏗鏘却陰陰一笑，語氣閃爍地道：「侯德信，你眞的爲了那雙神兵，而不惜莊毀人亡！」

語聲重重地一頓，接又說道：「要知道，老夫若是沒有十足十的把握，會公然登門索取麼？」

侯德信却夷然無懼。「姓郝的，我若沒有把握保護本莊，及有能力應付得了你，我又怎會如此鎭定，敢單獨面對你！」

郝鏗鏘的臉色變動了一下，不相信地道：「侯德信，別在老夫面前充大頭，嚇不到老夫的！」

侯德信笑笑道：「我根本就沒有嚇你，在你動手試一下我是否虛言恫嚇之前，我還有一句話要說。」

郝鏗鏘不耐煩地道：「有話快說，你想拖下去，老夫勸你不要打這個主意！」

侯德信別有深意地掃了郝鏗鏘身後的應天元，以及那些一字排開，站在門前的黑衣漢子一眼，才說道：「姓郝的，你旣然知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一個道理，你還想將那雙神兵據爲己有，難道不怕這個消息傳到江湖之上，變成衆矢之的麼？」

郝鏗鏘哈哈笑道：「這一切，不勞你替老夫操心，老夫早有安排！」

侯德信意味深長地道：「那一定是殺人滅口了！」

郝鏗鏘一聽，臉色驟變，疾喝一聲：「侯德信，你胡說什麼？」

「我一點也沒有胡說！」侯德信伸手朝那些黑衣漢子一指，大聲道：「天下間最絕的守秘方法，莫如『殺人滅口』這一着了，難道你不怕應天元與那些手下，也像你那樣，見『寶』心起，動了謀奪之心，或是將這個秘密傳到江湖上，令你成爲衆矢之的麼？所以，你在奪到那雙神兵之後，殺光本莊的人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

「侯小老兒！老夫本不想殺你的，但知口舌招尤，老夫今晚非殺你不可！」郝鏗鏘叱喝聲中，縱撲向侯德信，同時間口發長嘯。「天元，你們不要聽這小老兒信口雌黃，快隨老夫殺入莊去，事成之後，自有你們的好處！」

但是，應天元與那一衆漢子，却已被侯德信那番話說動了，一個個臉上變顏變色的，心頭打鼓，竟然站在原地，動也不動。

侯德信驟見郝鏗鏘飛身撲來，剎那運起大雷音神功，身形一側，掌先拳後，擺開了架式，同時間瞥到應天元等人居然被自己說動了，不聽郝鏗鏘的號令，心中不由大大地鬆了口氣。「須知兔死狗烹，你們還猶豫什麼？這時候還不趁機溜之乎也，難道還要等他動手殺你們滅口時，才走麼？」

「天元，你們哪一個若敢走的，老夫發誓，追到天脚底，也要將你們碎屍萬段，死上七日七夜！」郝鏗鏘厲喝聲中，恚怒之下，一掌朝侯德信疾劈過去！

這一掌，他用八成功力，掌勁狂湧中，嘯然有聲，勢道端的嚇人！

侯德信臉色一凝，右掌一迎一引，右拳閃擊向郝鏗鏘的左胸肋！

就在發掌擊實的剎那，應天元與那十數名黑衣漢子，就像互相約好了一般，扔掉手上的油紙燈籠，各自轉身狂奔疾掠，作鳥獸散。

眨眼間，便已閃沒在雨幕與夜色的雙重掩蔽之中。

侯德信不由發出一聲笑。「姓郝的，如今你可是變成了孤家寡人了！」

「啪啪」聲中，兩人已在那剎那硬接了對方一招！

侯德信雖然施展出大雷音神功，並用了引字訣，將郝鏗鏘的掌勁引卸開去，但仍然被震得站不住，退了一步！

郝鏗鏘在雙掌擊實的剎那，左手臂疾抬，恰好擋截住侯德信那一拳，只不過，他的身形也被震得斜翻開去！

而就在這霎間，從莊院的側後方。響起一陣叱喝喊殺聲，莊院內陡地燈火通明，光如白晝！

× × ×

郝鏗鏘身形落地，扭頭一望，應天元與那十數名手下，果然走得一個不剩，了無影踪，氣怒得他吹鬚瞪眼，變顏變色的，渾身抖索着，切齒道：「應天元，你這個老奴才，老夫不將你們一個個剝皮抽筋，剖腹剜心，難消老夫之恨！」接引吭發出一聲厲烈的長嘯聲！

嘯聲才歇，莊院側後方響起的喊殺聲，叱喝聲，兵器撞擊聲，越來越激烈。

侯德信連吸兩口氣，才將胸中翻湧的氣血壓抑下去，心中暗懍不已，連自己苦練了三十年的大雷音神功，也抵受不了郝鏗鏘的一擊，這老魔的一身功力，簡直匪夷所思，心中雖然暗驚，表面上却鎭定如恒。

因爲，他這一次，是有備而戰的！

郝鏗鏘那張神色獰厲的臉上，在聽到莊院的側後方那面響起喊殺聲與打鬥聲，馬上展露出一抹惡毒的笑意。「侯小老兒，你雖然說動應天元他們反了老夫，想不到老夫還另有一批人手吧？」

侯德信却神色不變，淡然道：「姓郝的，你先別得意，你且先聽一下，再得意未遲！」

郝鏗鏘凝神一聽，臉色連變。

他聽到，那一陣陣傳來的喊殺聲與兵器撞擊聲中，不時響起一聲聲慘厲的嚎叫聲，他不用看，也聽出，那些發出慘叫聲的，都是他的手下！

換言之，他這一次本以爲萬無一失的行動，却失敗了，就連那一着伏兵，也遭到了侯家莊內的人的截擊，未能殺入莊內，這怎不叫他心驚不已。

因爲那一陣陣的喊殺聲，與兵器撞擊聲，慘叫聲，不是從莊內傳出來的，而是從莊院側後方的牆外傳來的！

本來，他是計劃好了，才公然率衆找上侯家莊，以爲可以打它個措手不及，再來個前後夾攻，那麼，侯家莊就算是銅牆鐵壁，也非毀在他的手上不可，而那一雙神兵，自然亦穩拿到手了。

那知道，好夢成空。

他實在想不出，侯德信怎會知道他今晚率衆來犯，而作好準備的。

雖然，在目前的情勢下，他已處於下風，但他却橫了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自信憑近年才練成的血魔神功，足以應付得了侯家莊內的所有人，而他亦眞的存了殺人滅口之心，在謀奪那雙神兵後，便將應天元等所有手下，殺個清光，以免將此秘密傳出江湖，成爲衆矢之的，永無寧日。

故此，他對侯德信恨之入骨，因爲，就算他能夠毀了侯家莊，殺光莊內上下人等，奪到那雙神兵，但爲防應天元等人將秘密洩漏出去，他必須要四出追殺應天元他們，這可要費一番手脚，萬一應天元等人爲了自保，已將秘密傳揚出去，那時，他可就寸步難行了。

想及這些，令到他恨怒攻心，恨不得一掌將侯德信擊成肉醬，才解心中之恨！

不過，他是個心機深沉的人，知道在這時候，千萬不可發怒，以免誤事，功敗垂成，長吸一口氣，壓下心中那股激騰的怒火，冷嘿一聲道：「侯德信，好安排啊，說眞的，老夫倒要多謝你替老夫解決了他們，誠如你所說，老夫在奪到那雙神兵之後，必然會殺他們滅口的，現在，由你們來替老夫解決了，省了老夫事後一番手脚！」

侯德信聽了，不禁倒吸一口氣，暗忖：「這老不死的，好惡毒的心腸啊，果然打的是殺人滅口的主意，那肯定不會放過咱們的了，幸好，我早已作了安排！」心中想着，臉上却不動聲息。「姓郝的，你這樣做，不嫌惡毒得過了份麼？憑你一個人，休想謀奪到那雙神兵！」

「哈哈，俗語云：無毒不丈夫；又說：狡兔死，走狗烹！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這不算是惡毒，古有先例，老夫只不過效法而已！」

一頓，「哈」地乾笑一聲，說下去：「老夫帶他們來。只是壯壯聲勢，並利用他們，牽制住你莊內的人手，以便老夫行事而已，免得碍手碍脚的，老實對你們說，老夫身懷絕世神功，只憑老夫一個人，便已足夠應付你們，不信，老夫可以立刻試試！」

侯德信聽着，可是信到十足，只從先前的交手一招中，他已試出，郝鏗鏘的一身功力，已不是他可以抵拒得了的了，而莊中所有人手中，就數他功力最高，試問，連他也抵拒不了，其他的人，那就更不用說了。

幸好，他已早有準備。

是以，他馬上接說道：「不用急，剛才我已經試過了，請問，你練成了什麼神功？」

郝鏗鏘傲然道：「當世第一等絕世武功——血魔神功！」

這一次，侯德信的臉色終於變了，駭然道：「你練成了血魔神功？」

郝鏗鏘昂然道：「老夫一生從不打誑語，你要是不信，馬上可以試試！」

侯德信吸口氣，連忙道：「聽說血魔秘功巳失傳江湖近百年，你是怎樣得到那本秘笈的？」

郝鏗鏘看到侯德信那種驚駭動容的樣子，心中大是得意。「那可算是老夫福祿深厚，因禍得福，老夫因練功走火入魔後，爲防仇家尋仇，也爲了專心療治僵硬如石的下肢，不辭艱苦，進入湘南十萬大山中，於一處叫九坳谷中藏匿起來，專心一志，療治僵硬的下肢……呵呵，眞是天助我也，竟讓老夫在那九坳秘谷中，發現了那冊血魔神功秘錄，也因此，老夫得巳提早治愈僵硬的下肢，因爲老夫利用血魔神功的練功心法，引氣導血，打通了下肢各處血凝氣阻的脈穴，也讓老夫有信心，可以將那雙神兵據爲己有！」

侯德信聽得心驚不巳，他曾聽乃父說過，血魔秘功，乃是西域波斯一帶勢力昌盛的魔敎五大鎭敎秘功之一，歹毒邪惡，昔年魔敎一位護法薩多摩隻身東遊中原，仗着這種血魔神功，所經之處，掀起一片血雨腥風，就連少林寺羅漢堂的首席執法大師無虛上人，也是死在血魔秘功之下的……後來，少林聯合武當，卒同五大派的高手，於湘西飛渡山下，將薩爾摩截下來，展開一場激戰，結果，七大門派高手死傷慘重，却只能逼得薩多摩跳下懸崖，生死不知，不過，自那一戰之後，薩多摩便失了踪跡，當時江湖上的人，都猜他巳經喪生在那懸崖之下，那一戰，自然亦轟動江湖，被稱爲百年來，最哄動的「東西」之戰——中原武林與西域魔之戰。

這樣轟動的一戰，自然令人難忘，也爲武林道所津津樂道，於是乎，便流傳下來。

而血魔秘功，更是令到武林道聞之變色。

想不到，數十年之後，却讓郝鏗鏘無意中習會了！

試想一下，昔年薩多摩只是一個人挾此秘技東來，便巳經攪到中原武林一片腥風血雨，這血魔秘功之厲害，也就可想而知了。

× × ×

饒是侯德信早有準備，這時，也不禁心頭駭驚不巳，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郝鏗鏘自然將侯德信的神色變化看在眼內，見他不出聲，乾咳一聲，說道：「侯德信，你若想保存莊內上下人等的性命，速將那雙神兵獻出來，老夫念在你父昔年相救之情，饒過你們！」

侯德信吐口長氣，夷然道：「姓郝的，你不怕咱們將那秘密傳到江湖之上，借刀報仇麼？」

郝鏗鏘仰天打了個哈哈。「諒你們也不敢，若你們不想死的話！再說，老夫練成了血魔神功，天下間，哪一個不怕我的，誰敢找上老夫？一句話，你到底交不交出來！」

侯德信却沒有答他，只是傾耳聽着。

原來，莊院側後面的喊殺聲與打鬥聲，巳消沉得幾不可聞，大概打鬥巳近尾聲了，而莊內沒有發生動亂，依然火光通明，不用說，郝鏗鏘佈置在那面的人手，巳經被莊內的人手差不多全部解決了！

呼出一口長氣，侯德信才神色凝重地道：「本來，爲保存身家性命，我是應該將干將莫邪雙劍獻出來的，無奈，祖上傳下來的傳家寶，若是由我手上失去，那我豈不成了侯家的罪人，將來怎向列祖列宗交代。所以，我巳下了決心，就算血濺當塲，侯家莊從此灰飛烟滅，我也要保護那雙神兵不落在外人的手中，特別是你這種邪惡之人！」

「好，那就別怪老夫心狠手辣了！」郝鏗鏘對於莊院側後面的打鬥，一點也不關心，自然，也不理會那些手下的死活了。正像他所說的，那些手下若是死了，省得他事後費手脚殺之滅口，若是能夠殺入莊內，對他的行動亦有利。故此，他一點也不操心那些手下是勝是敗，他此刻唯一關心的，就是要將干將莫邪雙劍奪取到手中！

喝聲中，只見他身形倏然欺撲向站在門階上的侯德信，那刹那，他的一張臉變得血也似紅，連目光也是赤紅如火，那雙掌更是火紅一片，顯得妖異萬分，「呼呼」兩聲，雙掌劈向侯德信。

侯德信一見郝鏗鏘那種妖異的樣子，心頭震撼了一下，這刹那，他巳存了拚命之心，當下運起佛門降魔神功——大雷音神功，暴喝一聲，雙掌揮劈，迎向郝鏗鏘那雙火紅雙掌！

「波波」兩下異響，雙掌交擊，雖然沒有狂飆怒捲，勁風排盪衝出，但侯德信却忍不住發出「喔」的一聲悶叫，隨着被震得向後翻飛的身形，噴出一口血來！

不用說，他是受了不輕的內傷，被血魔秘功的邪惡功勁震傷了內腑。

血魔神功果然厲害，連佛門降魔神功——大雷音神功，也抵擋不了。

侯德信身形翻飛出二丈過外，一直翻飛入大門內的那片前院的空地上，才落在地上，身形搖晃着退了一步，才算穩住了身形，一張臉有如白堊般，却隱透赤紅，胸膛起伏不定。

郝鏗鏘却只是身形窒了一下，便閃身搶進了大門之內，目中紅光大盛，猙獰地注視着侯德信。「侯小老兒，這個滋味如何？」

豈料他的話未說完，從大門旁邊的牆後，閃撲出一條人影來，疾撲向郝鏗鏘！

郝鏗鏘警覺的刹那，那條人影巳撲到他的身側，雙手分襲他的頭側大脈及背心要害！

那偷襲者的身法快得不可思議，又是在猝然之下，饒是郝鏗鏘身懷天下第一邪功，要避經巳來不及了！

侯德信一眼瞥及下去，目光陡亮，吸了口氣，臉上神色陡動——閃掠過一抹驚喜之色！

原來，那是他安排下的一着伏兵，而他硬接郝鏗鏘那一掌，拚着身受重傷，被震飛出去，目的正是要誘郝鏗鏘搶進來，好讓一直匿伏在大門後左側牆角的那人，襲殺郝鏗鏘！

而郝鏗鏘只要隨便中上那襲擊者的一招，也非死不可！

郝鏗鏘在那刹那，確是驚懍不巳，生死一髮間，他拚着拚上一命，身形倏地一沉一側，右掌隨着那一側之勢，揮拍向那人的腰部位！

「啪啪」兩下沉响，那人影切向郝鏗鏘頭側大脈的左掌擊空，右掌却劈擊在他的肩膀上，而同時間，他的腰上，也拚了對方一掌！

郝鏗鏘發出一聲悶「嘿」，身形一晃，斜蹌出兩步，而那人影却發出一聲痛吼，身形被擊得飛摔向院牆那邊，眼看便要撞在牆上，却倏地伸手按在牆上，貼着牆墜落在地上！

「大叔，你——」侯德信一眼瞥及之下，大驚失色，身形欲動，却又陡地止步了，並長長地吐了口氣。

那人影墜跌落地後，掙扎了一下，便站了起來，口角滴血，一手按在腰上，燈火映照之下，容貌清晰可辨，赫然正是項南川！

他不是巳喪生在郝鏗鏘的掌下了麼？這眞是咄咄怪事也！

郝鏗鏘一眼看清楚了偷襲他的人，居然會是巳經死去的項南川，也驚詫得怔愕住了。「你……不是在數天前，於那座莊屋外的樹林子前，被老夫一掌擊斃了的麼？你……怎會還活着的？」

項南川擧袖抹去咀角的血漬，啞笑一聲，說道：「那一次老朽猝然拚了你一掌，當時只是被擊暈過去，你可知道，老朽於十年前，巳練成了『假死大法』？老朽在重傷昏迷過去的刹那，暗施『假死大法』，令到心跳與呼吸暫時停止，看上去與死人無異，不過，那時候你們若是在那裏停留超過一袋烟工夫的話，老朽便無所遁形，再也裝死不下去了，天幸你們沒有久留，你們返回那莊屋不久，老朽便『死』而復生，天黑之後，便溜了乎也。」

郝鏗鏘聽了項南川的那番話，不禁後悔地道：「項老兒，想不到你也習會那些旁門左道的保命之法，老夫倒是低估你了，當日，老夫若是答應那應天元在你身上砍上幾刀解恨，相信你們今晚就不會這樣從容應付老夫的猝然來犯了！」

「不錯！」侯德信感佩地瞥了項南川一眼，才將目光移落在郝鏗鏘的身上。「要不是項大叔及時返莊將他發現的一切相告，從而猜出，你之出現，必定是意圖謀奪那雙神兵利器，於是暗中準備好應付之法，否則，你今晚率衆來犯，本莊在措手不及之下，必然莊毀人亡，被你謀奪去那雙神兵利器！」

郝鏗鏘重重地「哼」了一聲。「好啊，老夫倒要看看，你們還有什麼手段，阻止得了老夫奪取那雙神兵！」

說着，身形一動，一步步向侯德信直逼過去！

侯德信却毫不退縮，挺立着，目光瞬也不瞬，看着郝鏗鏘！

適時，人影錯閃，侯亮和程如蘋帶着二十多名護院莊漢，奔掠而至，一字横排，站在侯德信的身後：一個個夷然無懼地直視着神色獰厲的郝鏗鏘。

那些護院與莊漢不少人身上沾了血漬或是負了傷，每一個人手上執着的兵器，皆沾着血漬，看來，他們是解決了向莊院側後方侵襲的郝鏗鏘的另一撥手下，馬上便趕過來。

果然，侯亮不等他父親開口問，便巳在侯德信的身邊道：「爹，那一撥來犯者，孩兒與大妹及護院的師父，將他們全部解決了！」

「好！」侯德信臉上綻出一抹笑容，「亮兒，你娘與昂兒及琳兒她們，都安置好了！」

「爹，娘她們都安全！」侯亮接答。

就在侯德信父子說話的刹那，郝鏗鏘陡地厲吼一聲：「老夫今晚若不將侯家莊夷爲平地，殺個鷄犬不留，如何咽得下這口烏氣！」身形「呼」地一聲，凌空而起，猛撲向侯德信父子，掌勢揮舞間，巳將侯氏父子的身形罩住了。

那些護院及莊漢幾曾見過如此妖異兇猛的形勢，在他們的眼中，全身赤紅的郝鏗鏘，巳經不是人，而是妖魔的化身。一個個嚇得臉色驚變，有幾個驚叫出聲來！

就連侯亮與程如蘋，也被郝鏗鏘那種妖異的形態驚得變了臉色。

侯德信也是臉色驟變，身形「颼」地縱撲起來，迎向郝鏗鏘！

侯亮一眼瞥見，不禁脫口驚呼出聲：「爹——！」

驚叫聲中，那邊的項南川那刹那亦身形有如激矢般，掠射向郝鏗鏘！

「啪啪」兩下激响聲中，侯德信與郝鏗鏘四掌相擊，身形被震得一個倒翻，有如斷綫風箏般，撞向大廳那邊，而郝鏗鏘的身形只是震窒了一下，便凌空俯撲向侯亮與及程如蘋等人！

看來，他眞的是要殺人毀莊！

驀地，他俯撲的身形一墜，原來，自側後掠射過去的項南川，巳凌空一把攫抓住他的雙腿。

郝鏗鏘身形墜得向下一沉的刹那，臉色微變，獰喝一聲：「找死！」反手一掌斜向下擊，拍向項南川的頭臉！

這刹那，項南川若是鬆手下墜，便能夠避過郝鏗鏘那一掌，但他似乎是豁出去了，居然不閃不避，只是將腦袋閃讓了。

「噗」一下沉响，郝鏗鏘那一掌擊在項南川的半邊臉上，將項南川的半邊臉擊爆裂開！

項南川連半聲也沒有叫，便巳氣絕身亡，但攫抓住郝鏗鏘的雙手，却沒有鬆開來，墜得郝鏗鏘的身形疾向下沉！

郝鏗鏘正想一掌將項南川的手臂擊折的刹那，項南川的屍體巳墜着他，朝地上疾墜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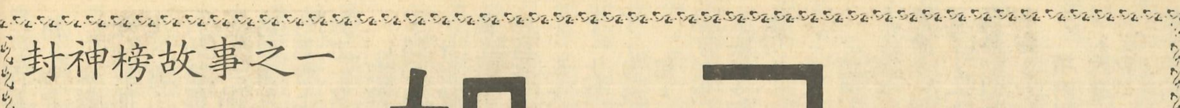
「蓬」然聲中，項南川的屍體巳墜跌在地上，那知道却沒有停下來，而是一直向下墜沉！

郝鏗鏘驚覺到不對時，項南川的屍體巳經墜着他，疾墜落陡然間「裂」開的地面上！

郝鏗鏘大驚之下，知道不妙，連忙雙掌齊斬，企圖擺脫項南川，但巳經遲了！

他的雙掌才斬在項南川的雙臂之上，耳聽「噗噗」連聲，項南川墜跌的屍體猛地一停，身上突現出數截刀尖來。

（以下轉入第65頁）



封神榜故事之一

妲己(一)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故事以商周年代作背景，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無道昏君紂王的殘害忠良行爲……"妲己"原本是個良臣之後賢淑之女，後周紂王侮辱了女神，指示狼精附體於妲己之身惑亂君心，敗其朝政，以報被辱之恨……



1 話說商朝享國六百四十年，傳至三十一世，首相商容，上大夫梅伯，見帝乙三子壽王力大無比，便上書帝乙，立壽王爲東宮太子。帝乙臨終，托太師聞仲保壽王，即紂王登基。



2 誰知好景不長，紂王即位七年，北海的七十二路諸侯袁福通等，便反叛了商朝。紂王命聞太師統帥大兵，去北海征討。





3 這日，紂王早朝登殿，宰相商容出班奏道：「明天三月十五日，是女媧娘娘聖誕之日。女媧煉石補天，有功於百姓，陛下應當前往降香。」紂王一聽有理，點頭准奏。

4 次日，紂王乘輦，由武成王黃飛虎保駕，出都城朝歌，往女媧宮進香。

5 進女媧宮焚香後，紂王觀看殿中華麗，但見：金童對執幢幡，玉女雙雙捧如意。

6 忽然一陣狂風，捲起幔帳，露出女媧聖像：容貌端麗，國色天姿，婉然如生。紂王一見神魂飄蕩，陡起愛慕之心。他想：朕貴爲天子，雖有三宮六院，也無有此艷色。



7 紂王當即命待駕官取來文房四寶，在牆上題詩一首。內有侮辱女神之句：「但得妖嬈能舉動，取回長樂待君主。」紂王題詩畢，轉駕回宮。





8 這時，女媧娘娘從天而降，坐上寶殿，猛然看見牆壁上詩句，大怒，罵道：「紂王無道，吟詩汚辱我，眞是可惡！想商王享國六百餘年，氣數已盡，若不給他個報應，不見我的靈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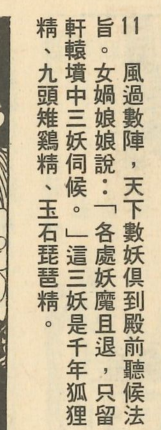




9 她喚童兒取來金葫蘆，放在台階上，用手一指，裏面冲出一道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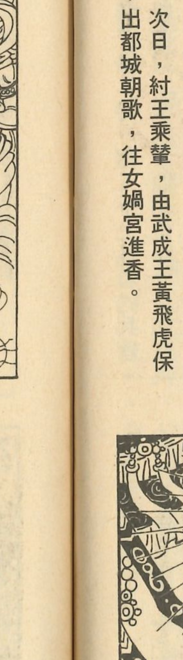
10 白光之上，出現一面五彩幡，名叫「招妖幡」。招妖幡晃了晃，剎那悲風颯颯，慘霧迷漫，陰雲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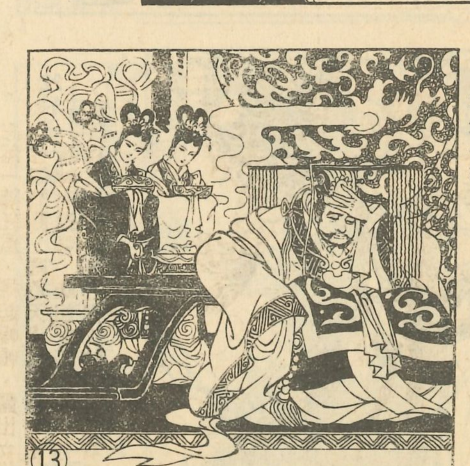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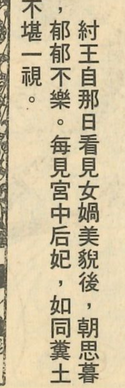
11 風過數陣，天下數妖俱到殿前聽候法旨。女媧娘娘說：「各處妖魔且退，只留軒轅墳中三妖伺候。」這三妖是千年狐狸精、九頭雉鷄精、玉石琵琶精。

12 娘娘叫他們陰去妖形，托身宮院，惑亂君心，斷送紂王江山。三妖領了法旨，化淸風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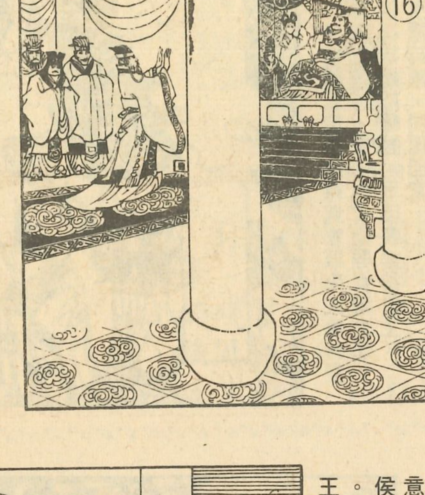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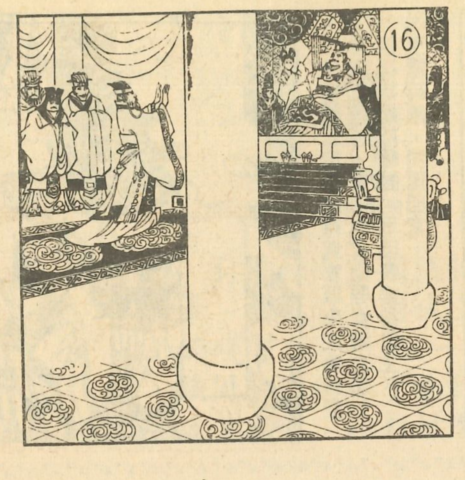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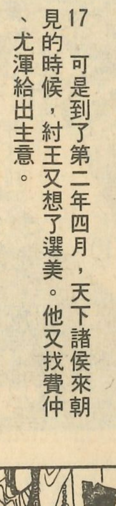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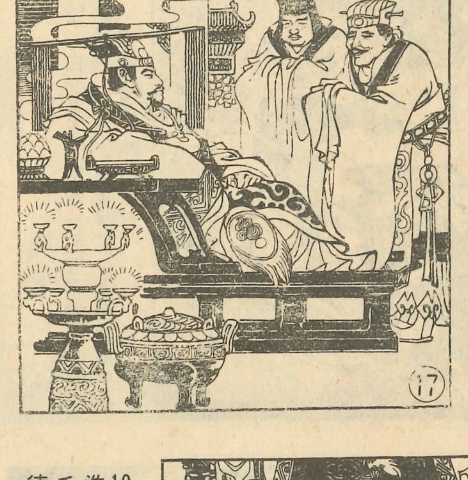
13 紂王自那日看見女媧美貌後，朝思暮想，郁郁不樂。每見宮中后妃，如同糞土，不堪一視。

14 這天，他叫寵臣費仲給主意，費仲說：「這有何難！明日陛下傳一旨，命令四鎮諸侯，每鎮選美女百名，不愁得不到天下絕色。」紂王大喜。

15 次日早朝，紂王便命當駕官傳旨，令四鎮諸侯，每一鎮地方選良家美女百名。

16 剛傳完旨，首相商容出班勸阻說：「如今北海戰火未熄，各地水災旱災頻繁，陛下若貪圖眼前快樂，憑空又要選美，恐失民望。」紂王無話可說，暫且作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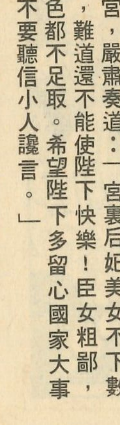



17 可是到了第二年四月，天下諸侯來朝見的時候，紂王又想了選美。他又找費仲、尤渾給出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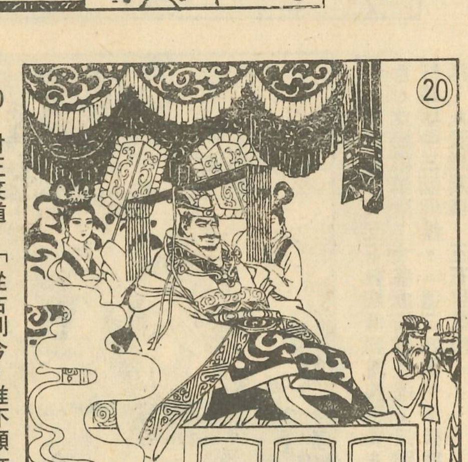


18 費仲奏道：「陛下上次采納首相意見，如今不可重提舊事。臣近訪得冀州侯蘇護有一女，國色天姿，可以選進后宮。選一家之女，不會驚動天下百姓。」紂王大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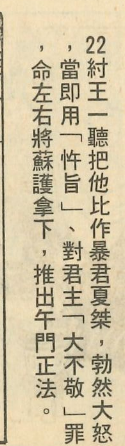
19 蘇護被召到龍德殿，聽到要他送女兒進宮，嚴肅奏道：「宮裏后妃美女不下數千，難道還不能使陛下快樂！臣女粗鄙，德色都不足取。希望陛下多留心國家大事，不要聽信小人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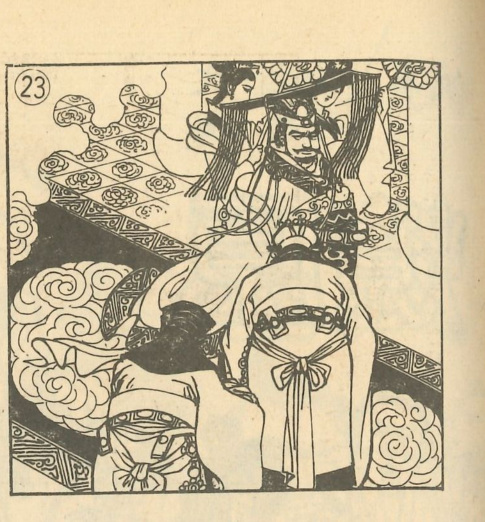
20 紂王笑道：「從古到今，誰不願女兒進宮！何況女兒做后妃，父親就是皇親國戚，顯赫榮耀，誰能比得過！卿不要糊塗了。」

21 蘇護是個正直的人，不想進女求榮，他厲聲道：「人君修德勤政，則萬民悅服；人君愛色，必顛覆社稷。令陛下效法夏桀，必斷送商家六百餘年基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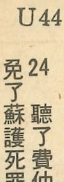




22 紂王一聽把他比作暴君夏桀，勃然大怒，當即用「忤旨」、對君主「大不敬」罪，命左右將蘇護拿下，推出午門正法。



23 費仲、尤渾見事情不妙，上殿勸阻道：「蘇護忤旨，本該拿問，但因選其女而治罪，恐天下人說陛下輕賢重色，阻塞言路。不如赦他歸國，他感激皇上不殺之恩，自然將女送進宮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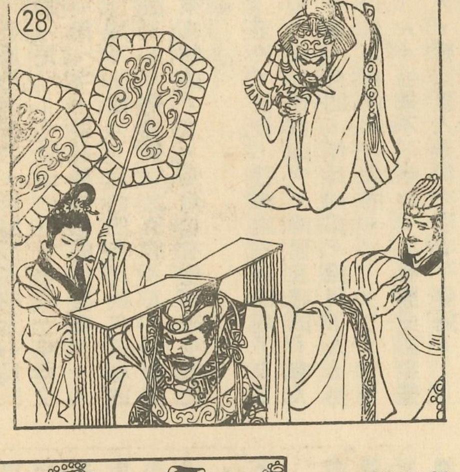
24 聽了費仲之言，紂王怒火稍息，才赦免了蘇護死罪，命人將他立即趕出都城，不得停留。

25 蘇護性如烈火，獲釋後，大罵紂王無道昏君。臨走，在午門牆上題詩一首：「君壞臣綱，有敗五常。冀州蘇護，永不朝商！」

26 紂王趕出蘇護，正悶悶不樂，忽見午門內臣來奏，蘇護題十六字反詩。紂王聞聽後，大罵：「賊子如此無禮！」



27 紂王氣憤至極，當即決定親自統帥六師，征伐冀州。他命殷破敗、晁田、魯雄等將爲先鋒。魯雄一想蘇護是忠良，馬上勸紂王不必親征，點一二路諸侯去便夠了。



28 紂王問各路諸侯誰可出征？費仲提出北伯侯崇侯虎。魯雄想，崇侯虎是貪鄙橫暴之夫，帶兵遠征，沿途必殘害百姓，何不保舉西伯侯姬昌！他保舉西伯侯後，紂王令北伯西伯同去。

29 西伯侯姬昌是仁德之士。此時，他正在顯慶殿和東伯、南伯、西伯，以及兩位丞相飲宴，天使突然降臨：「西伯侯北伯侯接旨！」



30 接旨後，西伯侯姬昌很奇怪，對左右說：「蘇護平素忠義，略有軍功，天子聽信何人之言，要討伐有功之臣？」他想請二位丞相明日早朝問明情由再出征不遲。丞相比干點頭稱是。（待續）



兩期完武俠

星火燎原（上）

故事／凌波・文　可飛・圖

被裁驛卒　揭竿起義



這個世界有老人，當然也有小孩。有男人，更不能缺少女人。有生出來該享福，一定有生出來該受苦難的。但是，有殺人的，可不該有應當被殺的吧！可惜，不知什麼攪的，偏偏這一條是不那麼鐵定板板的，有不少人是被殺了，並且，死得慘，還不該死而被殺死了。

難怪，在幾千年前的大思想家老子，他早就說過了：「天何不仁，以萬民爲蒭狗。」

很久很久以前，這個「很久」麼，該推到了混沌初開……然後……盤古氏啊！女媧氏啊……據說：女媧娘娘是很喜歡熱鬧的，而且，也挺頑皮的。據說——這僅僅是個傳說。我，可沒看見過。她啊，一天能變化七十次。不過，她變來變去，祇有她一個人。她是感覺到自己太孤寂呢？還是代這個宇宙感到孤寂，我說不上來。總之，她在水中看到了自己的模樣，想出了個頑皮主意。就是摶（音團）土爲人。這個玩耍，她起初做得挺有些勁。瞧！一揑一弄，一個小生靈出現了。再做，再做……哈，人是越來越多，越多越熱鬧了。漸漸的，由熱鬧——她老人家開始感到有些煩了。然後，她不想這麼辛苦了，隨手拿起了一條山籐——也可能是其他。像個發了性的女孩子那樣，亂攪那個泥漿坑：…大概，就因爲她是大神吧！這樣的亂攪亂抖，也能抖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小精靈來。而這些小精靈麼，也被稱之爲民——

還是據說：那些由她老人家由手摶泥做出來的，該是精工監製出來的；是百姓！——記住，當時，先民是以得姓爲最重要的事。所以，百姓是高貴的人。

至於抖出來的，粗製濫造的是「民」！而「民」——就是奴隸。金石、鐘鼎文的「民」字，就有戴枷鎖的痕跡在。

姑不論如何，我們的先民就有這樣的看法，人，是有等級之別的。人，該有生出來享福的。人，當然也有生出來受難的了。

至於，被殺，被無端白事的殺了……請看古代的帝皇葬穴，的而確的，有人與牛馬一樣的，作爲殉葬。證明了人，是可以無事白端的被殺的。

人，生來不平等的。從有歷史記載至今天，應該說人是從來沒有平等過。

爲什麼？看官，你問我，我又該問那一個？天？可惜，天，她可不會回答。天，眞會裝聾作啞……

一個老人，年約五十開外，頭髮因太多的愁煩，或者是太多的不幸，令它變成白的了。眞，想找一根黑的也難。他在喃咕着，而他的喃咕，就是那上面的人……生來不平等論。至於他講給誰聽，喏，一匹馬，華麗的、漂亮的馬上，坐着一位年才廿一二歲的少年公子。

這一老一少就是一幅極端的不平等對照圖。年輕的坐馬，而年老的挑了箱籠物件。雖說東西不算太多，照道理嘛，應該對調個位才是嘛！唉！不是早就說過了，人，從來沒平等過？也眞可能，少年是摶揑出來的種，而老人，是山籐抖出來的後裔——

「嗨！瞧，誰來啦！」

前面的樹林中有了人聲。不好，那個老人家可嚇得面孔變了色。不錯，最近，雖說是天下太平，新皇登基，大有作爲。而且，自己的主人——那個少年，又入了庠——其實是出了銀子買來的。無論怎麼說，不至於有攔路刦掠之事發生。還有，小東家也不是個省油的燈。唉，怕就怕自己老了，如果眞有事，自己首先脫不了身。不錯，自己是抖出來的黃泥底種，可也不甘心那麼死啊。

前面來了四個人，再看看清，嗯，不必怕啦，是本城總兵王國興的親軍家丁。還有，有兩個還認得的。

少東家已經拍馬迎了上去：「我道是誰？是老關，老賈啊！這兩位可是有些眼生……」

「錢相公，這兩個是咱們的好兄弟。他，叫大老李，李興，那一個是沒影兒張文……」

「那什麼有這樣個花號？沒影兒？」

「對啊，這花號可不錯啊。常言道得好啊，祇有取錯了名字，沒提錯了花號。哈，我們這位張文兄弟啊，囊中無錢，他淨在你眼前晃啊轉啊，一有了錢，哼，找他比叫魂還要難。所以，有了個沒影兒的花名。」

「啊哈哈……那今天，張大哥是腰中無文了啊！」

「您老聖明，對……猜得一錢兒也不錯……」

「哈哈哈」少東家又笑了。不過，笑的時候，他的兩只眼珠子在轉，而且轉得挺忙的。

「老關啊！」少東家笑了一陣，覺得該歇口氣了。於是又開了口：「你們看來是在等我？」

「不瞞你說，在等財神！」

「借錢？」

「一猜就着！」

「可是，老關啊，年成不好啊！放債的也難啊！」

「大相公，如果這個難字誰說，我也得信。祇是您說，我可……哼，不提了，誰叫我們見到了您，眞，是救命的事，您通融通融……」

「不是我不信你啊，老關，咱們是有往來……祇不過……」

在場人那一個不知道啊，長安縣週圍百里，除了他錢文俊，誰也不能有富裕錢。再說，錢家是靠放債掙起了份山大的家業，別看他現在是文生的打扮，聽說是入了庠，其實，誰還不知道，他是個用錢入賄而得來的。錢文俊眞正的身份是，無賴，加惡棍！

由於他們等錢用，他們在等人。當然，並不一定是等錢文俊，巧就巧在錢文俊剛由省城歸來，誰也能知道啊，「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這兩句俗語的涵意。等錢急用，錢文俊有錢，能放他過去？還有，這種推搪，分明是故意的，可能，要些好利息，也可能有個其他要求。他們心中全有個數，借了再說。

在城中，那間極有名的晉源飯莊上，坐了五個人。可憐的老人是扛了箱籠衣物，先行打道回府。至於那位高等人——錢文俊讓四個總戎的家丁親軍，請進了飯莊。大魚大肉，美酒細餚的招待着。說是代他洗塵，但是，四個人的心中，可在咒啊，駡的——咒他祖宗十八代，駡他親爹娘老子——所謂人在矮簷下啊……

吃了大概有一兩三錢銀子——好，借十兩，利息先扣，實得九兩。再吃了一頓，眞正淨到手七兩七錢……您說，天下，可有這樣個大息口？可憐的張文，幾乎與同事打上了架。說眞的，這不是借債，這簡直是喝了砒霜止口渴。能行嗎？

可是他們的老大哥關榮沉痛的開了口：「張賢弟，你別跳啊！徐家婆媳倆怎麼辦？」

哦，一提起徐家婆媳倆，張文不能開口了。就是其他兩人賈奇與李興也呆呆的望着那個七兩七。是啊，爲什麼借錢啊？還不是爲了一時仗義，還不是看不上那幾個忘八旦……對，忍了，走，該辦事去。

四個人走到了村頭的一間孤零零的破屋前。嗨，巧了，裏邊剛有人聲喧揚……

「走吧！憑四個兵油子能拿出五兩白花花的銀子。再說，人家與你有親？有故？憑什麼，代你倆還債？嘻嘻嘻，挑担啊，還是跟我走，今晚拜堂，請鄉隣，哈，有你的樂趣！至於這個老婆子，又不是你親生媽！理她個什麼？她沒個巴望，你呢？嗯……」

分明，有人在逼嫁啊！張文可發了火。一腿，把這扇本來沒門的門踢得開了又關，關了又開……然後，他一個騰步，竄進了內堂。好，看清了，那個專門欺壓平

民的衙役周八，帶了幾個手下，在逼人哪。一個老婆婆半躺着，祇能哭……而一個穿得破，可補得俐落的少婦在冷笑。周八他祇顧放他的屁，根本沒看見，少婦手中巳暗暗的揑緊了一把利剪。分明，她想死了！於此可見，少婦是個烈性的女子！她，寧死不辱。

「徐嫂！別那麼傻……」張文可怕徐嫂手快出了事。

「張大哥……我……」

「周八爺！咱們又見了！」

「嗯，張兄弟，什麼？眞的要管這件閑事？」

「這是閑事嗎？八爺，常言道得好，天下事是天下人管啊！再說：是您挑唆他們打官司，把他一家可打完了！而今，您還好意思追什麼手續費，紙張費……說實在，什麼也是假，您是逼人改嫁！你是要人家一門死絕！」

「你有個完沒有？我可不來聽你講道理，道理，能値多少錢！」

「給你——錢，五兩銀子！交割清楚，如果你再來這裏嚕嗦痲煩，周八，可別怪我不客氣！」

常言道：「有錢的人氣粗！」就是這個道理。前幾天，可憐，張文他是既講交情，又說理。周八他祇是橫點頭。說實話；周八是故意佈了個局，讓徐才打了個沒頭沒腦的官司……徐才他那會明白：鼠牙雀角，可以毀家。何況：還加上有人從中擺佈？你化錢，對方也陪了你化錢，最後，周八的正式面目露出來了，兩造發現全上了當。可惜，錢入公門，宛如泥牛入海。能有個回頭？最後，周八還逼着徐才還什麼人情費、手續費、紙張費……徐才眞讓個周八活活的逼死了——照理，該完了！不，周八一句「夫債妻還。」就此將徐嫂桃姐牽入了渦中……

說了個歸齊，周八這個喪天良的畜生，他就是要徐嫂——才廿歲，又美又媚，又善家務，又能綉花……到那裏去找？周八是無論如何，要將她抬回家中不可。桃姐可恨死了自己！原來，丈夫的家是讓自己這個掃把星給毀了的！她等着，她要一死……

但，家婆又該如何？爲了這場官司，她老人家巳是受盡了折磨了啊……

還好，張文的及時雨，總算將這個難關給解除了。而且，張文又對周八說了狠話，別以爲張文祇不過一個家丁親軍，他，也有他的好朋友。眞的無理取鬧，張文能打一個落花流水……

不過，錢，他從那裏來的？

問，當然問不出個所以然來的啊！張文是揚長而去。非但如此，還給她婆媳倆，留下了一兩碎銀。桃姐眞感激。別小看這一兩銀子，小戶人家是眞能支持一段時間。再說桃姐善於綉花，她還能有些收入……祇不過，張文他是一個吃糧的軍丁，實在，在崇楨初年，這個營餉是不一定能準期。即使準期，能得多少？還得了還不了那五兩……唉，桃姐啊，你那知，他，其實是負了十兩的債啊……

四人共担這筆債。以爲每人二兩五。可是，他們四人，每個月的月餉一共是六兩，而三大五粗的大漢子，總得有些化費。一來二去，祇能每月每人湊二錢五，付了利息，不動本。爲求其他地方有些個收入，上賭場……

這一來，四個人更窘，也更難過了。有時候爲了湊利息也湊不上，無法可想，哦，來了個救星，誰？他們本來就是盼望他——希望向他借錢的那個——高迎祥。

高迎祥是個肝胆的漢子。並且，慷慨磊落。想不到，朝政是專尙空話，皇帝可又剛愎自用。他以爲是天下太平，而他的左右大臣，連幾位丞相全是個和稀泥的專家。那可好，你皇帝老子說天下太平，那就天下太平。你說東寇急——即關外新崛起的大清國——不錯，是東寇急。你以爲自己是英明神武，就是英明神武。可是天下，巳開始分崩離析了。爲了東寇加練餉，加什麼，將些個老百姓加得了不如個人形。而他（皇帝）還在加——老百姓還能有個活路的？

最令高迎祥棘手的是：取消了驛站。

驛站：是大明朝的一項有力的籠絡手法。它所籠絡的是强有力之人。令他們代驛站辦事。使其肩挑背負，這一來，令天下的有力有氣的，爲驛站奔走，而消耗其歲月。當然，國家是有份口糧發給他們，而這些所謂驛卒，就憑仗這份口糧，可以不受飢餒之苦。看來是朝廷養了一批人，其實，此中大有玄妙。至少，讓他們可以安心度日，而不敢爲非作歹……嘿，有這樣個兵科給事中，此公名劉懋，爲求討取皇帝歡心，上了一本，請裁驛遞……

有這樣個糊塗兵科給事中，更有這樣的莫名其妙的英明神武皇帝——一搭一檔，就此闖出了個瀰天大禍來。

不錯，裁驛遞表面看來，可以節省數十萬兩銀子一年。但是，他倆可忘了，秦晉土瘠啊，有不少地方根本無田可耕，而今，再失去了驛站這一項生計，試問：這批慓悍有力的驛卒，該如何謀生？

譬如現在：高迎祥就是個被裁的驛卒之長。他，本來好交朋友，更加看輕錢財。苦就苦在空場面在外，他手下的驛卒就有不少。眞的，有些人可是這一停，他們的口也停了。三個二個，他還可勉强的應付，人一多，高迎祥他犯了愁……

尙幸，家中事憑仗侄女兒桂英打理着。唉，你說是虎門有虎女也好，你說是女兒家生具個俠義心腸也成。桂英她和叔父有個共同點，寧可自己挨餓，她可看不慣別人過不去！故此，這兩天，她也愁鎖上了眉頭。

這個時候，關榮、賈奇、李興和張文來找他了。試問，能有辦法嗎？十四兩銀子，現在，別說十兩，連個一兩、五錢也得東拼西凑呢！高迎祥爲了難，四個人更傻了眼。事實俱在：借錢的人，他們找上你，可以說將個希望完全壓在你身上。你一個沒有！他們是不是該傻眼？

關、賈、李、張是明白高迎祥的啊！他如此的辛苦，還流着眼淚說個「不」字！這是眞正的沒有了啊！怎辦？不能賴下去，不能讓老高爲難，四人走了！

你們走了，高迎祥幾乎哭了。這可不是假的，高迎祥一生慷慨，他是從來沒有推辭過人，上文巳說過，他寧可自己爲難，也不肯讓人爲難的人，今天，他是把人

推出了門，而這幾個人是來求自己的。

「五叔！你怎麼啦！」是桂英：她算是見到了一件她永沒想到的事。「你也會哭！」

「爲甚麼我就不能哭？」

「你是英雄！你是豪傑！」

「唉！桂英啊，英雄有淚不輕彈，祇是未到流淚時。你五叔也是人啊，你該看見了，那四位，全是好人，全是英雄。爲了婆媳倆！免得她們家破人亡，他們借了錢……可背上了閻王債！這世道，爲什麼啊，好人，有良心的人得受苦受難！誠如你說的，你五叔也快自顧不暇了啊！」

「又在發牢騷啦！」門一推，進來一個中等身材，一張黃面孔，可又慈面祥目的……

「啊，玉峯，你那會來的！」高迎祥一見此人，他是十分的高興。因爲，此人是他的老朋友。可是，有主見，有頭腦，處事冷靜的人。還有個好處，他沉着，很少說話，但，不說則巳，說必有個宗旨、準則。

「我啊，來找你，可能，來害你，也可能，讓他豎起桿大纛來……」

「你說什麼？」高迎祥有些緊張了。

「天下，該大亂了啊！」

「嗯！」高迎祥他也有同感。

「別以爲是裁了驛遞，其實，是官逼民反……試問，這裏附近，有多少驛卒？他們該怎辦？你沒聽說，巳經有不少人在暗中計劃，蠢蠢欲動！再加上有錢的迫沒錢的，吃飽的不理沒吃的。如岳兄，瀰天大禍，逼在眼前了啊！」

高迎祥不敢說話。其實，他不是個領頭的人才。他雖然恨那些個不平事，實在說，他拿不出個好辦法來。他是個驛長，本來，他是十分的滿足於自己的一切。造反！豎義旗！他發夢也沒想到過。而今天，田見秀——又號玉峯的至交好友來提醒他，不錯，田見秀是個別具機謀之人，他見事準，反應快，他不至於胡亂說話。但是，今天，他却來勸自己造反——造反，可是件大事啊！這不是死一個人，二個人的事啊！一個不巧，九族全誅……

「你有多少個親人？」田見秀冷靜的問。

那也不錯，自己，眞正的血親，有多少？除了桂英，還有個外甥。啊，在米脂，還有個外甥……嘿，離得那麼遠，他們也不至於能查出來！不過，造反……他看了田見秀一眼，而田見秀祇是笑。高迎祥有些奇怪，這，又有什麼好笑的……可是，外面却傳來人的喧嘩聲！

先擱一擱這造反的事，看外邊有什麼事啊……

開門一看，打羣架，而且還打得挺熱鬧。

「什麼？想走啦，想溜啦！能嗎？借了我的錢，哼哼，老實說，少一個崩兒，也別想清了償！」

「可我們——還得還少？」

「還欠多少？好，別打！」

倒也靈，那位高等人的一呼喝，果然，將這場羣架可阻住了。

現在關、賈、李、張四人是一邊，那一邊是錢文俊爲首：八個武師像雁翅般，向左右分列。關榮巳受了些傷，張文更見了血。分明，錢文俊的手下動了傢伙。

「好，關榮，我可是認得你，因你而認得其他三個。銀子，是你拿的，借據上，當然有其他三位的名字，否則，我也不能一窩兒扣住，對吧！」

「不錯。」

「好啦，現在，你們欠我的銀子是四十七兩！」

「你說什麼？」張文可跳了起來。憑天地良心，先扣、又吃，實到手是七兩七錢。那會一變，變成了四十七兩？何況，自己巳還了八兩。

「八兩，是利息！」

「什麼利息？」

「什麼利息？到現在才問，你今年尊庚啊！」

「什麼？我不會掉文！」

「你今年幾歲了？嗯，三十一歲，老大不小了吧。能說是我騙你們！你們四個人打的手指模，哼，加起來一百多歲，是吧？還問我是什麼利息？好吧，教你們一個乖。驢打滾的利息。懂不懂？不懂，拿銀子來，懂，也得拿銀子來。不怕事，好，打官司！——」

「誰想打官司？」有人插了一句。看看誰，蠻好，不是別人，正是憲台衙門的惡衙役：周八。

關、賈、李、張四人可明白了：周八也在中間搧風點火。四個總兵官手下的親軍，能上府台衙門的？大明律例：即使是總戎之官秩高於府台，但在重文輕武之明朝，文官是看不起武將的啊！好，如此一來，進府台衙門，又有周八從中的施陰用刁，四個人誰也別想囫圇出來。他們敢跟周八去？

錢文俊是看出了四人的弱點，他冷笑，他威脅，而八個所謂僮僕，其實是武師，還有不趁機橫施毒手？關、賈、李、張四人這就挨了毒打啦。不過，他們不能過份回手。因爲，他們祇求錢文俊能網開一面。還有，今日，他們可能關餉。希望錢文俊能向他主人取得應付之一些。

很好，錢文俊等去了。由他的手下押了四人向兵營走去。周八也在笑，是的，他是在等他們進府院衙門。祇要他們一進門，不將四人的雙腿買下來，他就不姓周。現在，錢文俊押了四人去，他心中明白，四十七兩，總戎王國與也無法能付得出。而這件事，無論如何得轉到了府台的衙門中；那時他會設計，他會用陰招！不過，現在須得先安排用刑的那般手足。即使刑具麼，也得重新換過。不如此，那能毁了這四個可惡的傢伙？

高迎祥幾次想出手，可全爲田見秀拖住了……他饒有意味的對高迎祥說：「這是個火藥包啊，老高！」

桂英何嘗沒看見，也何嘗沒聽見……

可是，當他們這一批人去了之後，桂英却看見有一個披頭散髮的少婦，跌跌撞撞的走來。嗨嗨……另一面又走來幾個大兵……

少婦正是桃姐。這一場打，這一場爭執，那會不傳到了她的耳中？有些人可能加油加醋，而有些人是實事求是，故不論如何，桃姐是明白了，爲了自己的債項，

將幾個好心人困死了。她苦笑了，好吧，反正，命有一條，反正，自己死了，事情總該完結了吧！

可惜桃姐啊，她那裏想得到啊，五兩銀子，一下子，變成了四十七兩。還有，他們四個人可憐丘八已付過了八兩銀子利息。現在，非但是本錢未還啊，四十七兩是一筆極大的數目了唄。別說四個當軍吃糧的無法還，即使是稍有身家，小康之士也難拿得出，你死，還不是白死！

至於幾個軍士，他們是聽得自己的同袍出事。說實話，軍中兵士，他們沒事還得找事，最近，官府放糧關餉，總是有些拖泥帶水，他們心中早已積滿了氣。什麼？而今好事沒撈到，反而讓個庠生欺侮，那些兵士能忍？

更有個巧事，桃姐她也趕了來，她因受恩深重，她能置之不理？而今，剛好，全會齊了，更由桃姐的一長二短說了出來。好，炸了！本來是五六個兵士，一個去拗人，四個是追了上去。現在不必說也不需說了，什麼叫道理？拳頭是道理，打了再說。

本來，錢文俊是耀武揚威的啊，看見來了人，他心中有了個趦趄，何況：還有比鬼更精的周八在一邊，他首先將錢文俊拖到了一邊，藏了起來。八個對八個。錢文俊手下可是強人啊！還有，關榮、賈奇、李興、張文他們乂不想打。他們總希望自己的家主，可以代他們出頭。所以，他們祇是在中間請求別將事鬧大。可惜，你們能嗎？這四個丘八是帶了滿腔怒火而來，而錢文俊的家僮，他們是頗有惡名在外，這就更引起軍兵們嫉視，這場打，打得昏天黑地。有幾個因吃虧在人少，一下子，乂有三個掛了彩。八個伥奴是大爲得意，怎料，有人來了。並且來了一大批。一個圍攻，試問，這個時候，出手啊，兵刄啊，還能有眼睛的。殺啊，殺啊，宛如在戰場上打殲滅戰一般。三個惡奴每個人身中數刀。其餘五人，他們總算功夫不錯，結成了個五方陣式，拚死格鬥……

突然，有馬蹄聲，有威嚴的呼喝聲，總算將這場混鬥給阻住了。

兵士們可看到了是自己的家主來了。

此人正是西安府的總兵王國興。

當時，每一個帶兵官，必須有他自己的心腹部隊。王國興何嘗不如此。他當然希望代自己的手下掩蓋，即使不能，也得來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現在，錢文俊能出來了。他可不怕王國興，早已說過，大明律例：一直是重文輕武。即使是個小小庠生，但是，他家中還有的是錢，老子錢之驥更與官場有所勾結。本地的府台邢備，就是他老子的好朋友。老實說，他是不怕什麼總戎，他怕的是：銀子收不回來。

這個世界，有人放債，放高利貸。他們毫不以爲這是不應該的。或者，他們是精工製造的人類後裔，也因此他們有一種希冀用人殉葬的心理！

至於王國興，他不能得罪錢文俊。但是，他還是有權問清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啊，錢世兄，不敢動問，這件事那會鬧得械鬥……」

「是貴屬嫖兵，啊，對，總戎大人是不該問我的啊，該問他們！」

「但是，據說是錢世兄不肯放鬆他們四個奴才啊！」

「放鬆！哈哈哈！王大人，請問，如果閣下的銀子好心借出，而久索不還，乂該如何？」

「喔，原來是爲了錢銀之事！」

「本就是錢銀轇轕之事。」

「這四個奴才全有份？」

「不錯！」

「借銀多少？」

「結欠四十七兩！」

「啊！」王國興可嚇了一跳，什麼？四十七兩！需知在當時，一個縣官，所謂百里之尹，他的頭也祇値一百兩！大明律例：凡縣令貪贓滿一百兩，殺！因此，以後民間有句諺語：將人的頭稱之爲六斤四兩！如果依舊秤折稱，一斤十六兩，六斤四兩折實爲一百兩。

試問：四十七兩銀子，這可是個大數目？

王國興有心攬這件錢債案。一聽四十七兩，他心中不由爲了難，他即使有錢，也不敢露面啊！但是，他是個明白人，因此，他是冷冷的，也顯示了他的萬分不滿的對錢文俊說道：「說實話，予之家丁甚貧，世兄爲何如此慷慨？一借就借出四十七兩……」

嗨，這可是個把柄，也可說是個漏洞。王國興到底在官場中打了多年滾，由一個武人而能躋身爲一府之總戎。當然，他是經歷過不少的甜酸苦辣。錢文俊是地方的刁筆，雖然不至於是破靴黨，可也是個惡訟師之類。說到底，要同官場中人鬥法，他還是欠缺了些……

「錢世兄！依我之見，將這件事，不必找你麻煩，由你我各各修書，由學院公斷如何？」

「爲什麼？」錢文俊嚇昏了！

「世兄在庠啊！應該由學院判斷，這樣，本總也不算是仗勢欺人，而兄台嗎，豈不是得歸本院了案……」

王國興是越來越逼緊了，好，將個錢文俊越逼越到了個角落裏去了。

人，最怕是證據不足。還有，這件事是他仗勢欺人是實啊！一穿，那還得了？聚衆鬧事，擅放高利，身在黌庠，而不勤修書文，反而與兵營親丁勾結，成何體統？不穿還好，一穿啊，錢文俊非但得革除庠生之名額，反而一個不巧，如果有其他的問題滲入，鬧了個不可收拾……他，到底是少年公子啊，一嚇，犯了愁。立即開了過價……這件事別太招搖，他願意出銀三千兩！

不過，他還是要求王國興將四人扣押，令他們不可再來麻煩自己！

各位：這乂是有錢人的傑作，也可能是；有人、生出來是享福的！如王國興，雖然他可能爲錢文俊所輕視，但是，他還是個人上之人吧。幾個來回，他佔了上風。而今，他眼看有三千兩銀子可以到手啦，他當然的該代錢文傑出出氣。

王國興不算是個太壞的人。至少，他不至於昧了良心，也沒了道義。再說：錢文俊是放的高利貸，你們大可不借的啊，借了不還，這就有罪，看在三千兩銀子份

上，借四人來立法。因此，將關榮、賈奇、李興、張文引出，在自己的衙門庭訊。

王國興可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他沒有好好的將此案調查淸楚。在他以爲，四人借錢，何非是賭輸了，或者嫖豁了邊了借的錢。那想到四人是一時仗義而爲錢文俊的重利所壓？

至於關、賈、李、張四人，以爲主子會代自己作主，所以，王國興問一句，他們答一句。那也好，省得費事，每人笞三十，然後，請師爺來，計劃將四人關禁閉半年，或者三個月。

奇怪，四人在本兵的命令下捱了打。所謂卅，是着着實實的卅下，能避免得了？這卅下將四人打得爬不起，也睡不下。但是，却引起了全營軍士的不滿了。什麼？放高利貸的畜生沒事，仗義助人者，有寃沒處伸，打了還得有個徒刑，人心能服嗎？

錢文俊這畜生是搖搖擺擺，堂而皇之的出來了。王國興爲了這三千兩銀子，希望錢文俊早日歸巢，不得不爲了禮貌上，親自送出了門。這就引起了營軍的不忿。何況：徐嫂還在東打聽，西查問；當她聽說恩人非但不能得到有力的相助，身受笞刑，還得禁閉。如果換了第二三個怕事的女人，這件事她就不了而了之，不想桃姐她別具烈性，她更發了狠，也犯了烈性。她通街大衢的哭，叫，說……訴說這天道不公！

其實，所謂天道，還不是人道？他說的是上面人的不公，王國興的不公！

爲了三千兩銀子，王國興乂能出面與個婦道人家分辯？當然不能，所謂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王國興以爲事情該日久而淡，至少，目前，他的三千兩銀子是可以袋袋平安了！

世事就是這樣難以解釋，一件潑天的大禍，已迫在眉睫！如今的長安縣城中，等於一個火藥包，既鼓足了氣，也塞滿了火藥。祇要稍有不愼，就會爆發。嗨嗨，自然而然的，那個火藥引子出現了！誰是那個火藥引子？就是那個周八。

周八他那會做了個火藥引子？說來道去，還不是人性的可卑？而可卑的人性迫使他湊近了那個火藥包。

周八，他是個衙門中的惡吏役。素來他擅長於移東就西，說刑道法，引人入彀，然後，由得他上下其手，從中取利。最可惡的，他天性好色，本來，徐嫂桃姐已可迫其順從……對啊，就是爲了徐嫂，他才借了一個小嫌隙，引使徐嫂丈夫徐才與他打了官司。最後，打得家敗人亡！然後，迫使徐嫂改嫁……

如果沒有這四個兵油子，美人在抱了啊！哼哼，就是這四個傢伙，壞了他的好事。在周八的眼中，四個兵油子比他七世的仇人更可恨。現在，有那麼個好機會，哈哈，他能敢放過了？還有，當錢文俊與王國興有所妥協時，他已極快——簡直似惡鬼追纏那麼快，來到了錢宅。

錢家是富戶，那個現在當家執權的是錢文俊的老子，錢之驥。當然，錢之驥是祇有錢文俊一個兒子，現在，文俊乂是個庠生，所以，有不少家事，由文俊處理，老頭子他算是安居納福了。

那想到周八來了。別看錢之驥爲富不仁，他可是老謀深算。還有，他是儘可能不去麻煩官府。有事，自己可以解決的，由得自己解決。打官司，那可太不化算了。爲了這個原故，他與周八是極少見面。不過，見面了，老賊可十分的客氣。這也是老賊的座右銘之一；「備而不用」。

「哈哈，周頭兒，是那陣風吹了你來啊……」

「老員外，我可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啊！」

錢之驥聞言，馬上打了個冷戰。什麼？出了官非啦。那可不是小事，更不是件好事啊！

更巧，他們的話還未說上正經呢，門外可傳來了喧鬧聲！糟了，原來是那三個被打傷的傷者，抬了回來了！錢之驥得看看淸，到底是什麼回事啊？周八他是心中有數，一些也不急，他心中有話：鬧得越大，對他越是有利。

該出事的，什麼樣捂，什麼樣蓋也辦不到。這三個打手，也不知是本領不及人，更不知是[illegible]打無好手，再不，就是身子掏虛、掏空了……傷了，不多久！死了！

出了人命了！周八在笑。

錢文俊也趕回來了。他爲什麼那麼心急？担心手下？不，他是爲了那個三千兩。他也算是半個官場中人，他明白，答允的事，人家做到那裏，他可必需辦到那裏。他不能就這樣，口說無憑的。所以，回來拿銀子。那想到，一回到家，首先觸入眼簾的是；三具屍體。另外那五個打手，竟然是面色凄惶的，看着他們的東家！但是，眼中可全有話！東家，看你怎辦？

「錢大少爺，事情可越來越不好辦了吧？」是周八，他的說話是陰陽怪氣的。說他幸災樂禍，有些似，說他代人担心，也何嘗不可。

文俊他可突的有所明白，周八，他是個老公事，他不會無事而攪到自己家中來。何況！他在事情的中樞，他依稀的希望兩造打官司。哼哼，他希望從中取利。好，反正三千兩是已出之物，自己還沒出手，看他有什麼好辦法，好計較。成，聽他的，不成，再商其他計策。對，就是這個主意。

「周八，你看，人命三條啊！」他指了指三具屍體。

「該打官司！」

「打官司？」

「人命官司啊，大少爺，現在，這件事可不是總戎王大人想大包大攬，他也不而且，即使是王大人能只手包得了天啦！成了。還有，他本身也得有個罪名……」周八說到這兒，用眼祇是一個神的看住了文俊！

「什麼？王國興，他也有罪名？」

「縱兵行兇啊！」

「縱兵行兇」，這四個字可眞能將王國興的烏紗帽也給摘了！錢文俊他冷冷的，看了周八一眼！

「能吧？」

「爲什麼不能？」

「你能辦到？」

「辦不到，我來幹什麼？」

周八他是送上門的，文俊心中一動！

可是，錢之驥他不知道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他問了文俊；他還着實的教訓了文俊一大場。言而總之，總而言之，他老頭子是怪文俊少不更事。爲了區區幾兩銀子，那會……現在，該送出三千兩。而且，看情形，這三千兩銀子還收不了場，完不了事。

「何必化這些寃枉錢？」周八又插了咀！

其實，文俊又何嘗想化這筆錢。如今，兩人一拍即合，也就是說；王國興非但沒錢可取，反而，他還得準備打官司。告他個「縱兵行兇」。

至於府台邢大人，周八的意思送五百。嗨，又是奇怪的反比例。以律例來說，重文輕武。但是：送銀子小事，武狠過文。爲什麼？老實說：文官，他們大多是窮書生出身。再說是親民之官，貪贓枉法，刑律極重，這也阻止了那些狗官，不敢橫行無忌。反是武將，他們吃慣了空額，他們尅扣慣了年餉；三千、五千還眞不在他們眼中。所以，周八他敢代出主意。

他又勸文俊給死者撫邺金；每人五十兩，傷者，每人二十兩……至於他自己，當然少不了，橫推豎擋的，他實收了一百兩！然後，他去辦事了。

王國興做夢也想不到，三千兩銀子讓個府台衙役，中途攔截了去。而且，非但銀子沒拿到，還得與府台頂了一次牛！弄得狼狽不堪。

現在，錢文俊是陣容浩蕩，由人押了三具屍身，屍身後又引來了十來名苦主——死者家屬。再加上十來名吏好身手的打手。向府台衙門去！去告狀。

× × ×

「好了！如岳兄！唉，該出事了，看來，你不出面也不成了啊！」那位田見秀在與高迎祥嘀咕着。

高迎祥——如岳，他是素來認識王國興手下的家丁親軍的。而且，他對關、賈、李、張四人的仗義行爲是贊賞的。何況，徐嫂的哭訴，說實話，由於是她親身經歷，因此，她說出來是更有說服力。本來，徐嫂她會自刎以謝，可讓迎祥的侄女桂英勸阻了。

「女人，難道眞的這樣賤？」這是高桂英憤懣之言。好，就憑此一言，高桂英她變了！本來，秦晉之間，民間慓悍。而女子，或多或少的沾染了些山野、尙武之氣。桂英她要求徐嫂好好活下去。她說了一句震人心魄的話：「那怕該死！也得拖個墊底的！」

徐嫂突然眼中露出了火，對……這位妹子的說話有理，死，也得拖下個墊墊棺材底……

長安城中，有貪官、有汚吏，有可惡的庠生，也有害人的衙役……

長安城中有一籌莫展的驛卒，有滿腹牢騷的軍丁家將，有受欺凌的婦女，有受壓搾的小民。

就爲摶泥成人，也如抖泥成人……前途是沒有了！被壓抑的在叫。

不重刑，世界再沒個辦法了！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呼號。

火藥庫將被點燃了。

西安知府邢大人可不是這樣想法。他的靴尖已踢到了放在桌脚邊的小包！他可是個老公事、老官僚了，他的血，是銀子。而且，憑其經驗，一踢就可揣摹出，不少於五百。蠻好，挺會做事，然後，拿起了狀詞一看，更方便，人命三條。「縱家丁行兇。」是個大罪……開庭。

邢大人啊，這個庭不好開啊，爲什麼？其實，當錢文俊由周八引領下，浩浩蕩蕩，耀武揚威的進府台衙門，自然而然有人向王國興報告。試問：王國興他能嚥得下這口氣？爲了三千兩，他才發落了自己的手下。什麼，你變啦，你變我也變！本來，他已有軍令傳出，全營不准告假、游蕩。現在，他算是自動的收了令！

這些營卒心中本就一肚皮的氣。但是，大令難違。而今，又收了令，他們什麼也不問，一鬨，就鬨走了幾十個。有些，去看望關、賈、李、張四人，再問個詳細案情。有些，聽說錢文俊向府統告狀，兵卒是比較直，可也該說是比較蠻。他們認定了一個理，借銀七兩七，還了八兩，結果還欠四十七兩，他們這筆賬，無論如何想不通。

何況：還有個徐嫂在哭訴。這說明了他們四人不是好玩濫賭，更不是狂蕩嫖飲……他們是救人，救人該受人同情，而今，非但不受人抬擧，反而挨了打，關了禁閉。錢文俊可還不罷休，告上府台。看來，非要殺了四人不可。他們已經不忿了，還有，高迎祥出了面，他與田見秀帶了徐嫂桃姐與衆人見了面！

「我，命祇一條啊！衆位大哥，我可以死，其實，我早就想死，是李大哥他們不讓我死，他說他有辦法，誰知，如今鬧到如此田地！

「周八，他毁了我一家還不算，他爲了我，而恨了四位大哥！因此，這件事，焉知不是他在中間搗鬼！」

壞了！事情越說越明了，這批兵大爺越發的不忿了。

還有，沒有不迎風的牆，也沒有不漏聲的事。田見秀更探聽到，邢大人受賄五百兩！這五百兩銀子由周八送到了位……衆人嘩然了。

「誰見的？」

「不，誰作證！」衆人嘩叫中。

「我！」有個老人站了起來。啊，有些人是認識他的啊。他叫老黃。是文俊的家僕。對了，就是他挑了箱籠物件，陪他進省啊，回城的啊……

他是錢家的自由奴。因此，他不姓錢，不少人叫他老黃，其實他有個名，叫黃和。也因爲這個名字，有人就此叫他爲黃糊塗。客氣的，就叫他老黃！

現在，由他出來作證，而且，他更說出了，王國興的三千兩就是爲周八這人，東分西散的，不見了。而邢府台，他是平空的得了五百兩！

當然，在邢府台，風八狠狽爲奸之下，五百兩銀子眞能買了四人的性命！老黃他不忍，他說了！希望他們能有個辦法，救了四個無辜人的命。

試問；這還得了！當眞的，又有幾個是好脾氣的？而今，人證出現，言之鑿鑿，他們還不發了炮……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可看見了本兵——王國興騎馬走過。王

國興是應了邢府台之請，去見邢大人，現在，誰也不理去見誰，他們不需要王國興出頭作主。王國興何嘗不知，邢大人之請，十之八九，沒好事。可惜，他是無法推搪卸避而已。而令自己手下要去，去吧，仗勢壯胆，未嘗不可。

田見秀他是雜在人羣中。一路上你呼我擁的，將個王國興擁入了府台衙門中。周八而今他在自己衙門中啊！他的氣燄比誰也高。爲了這一百兩銀子，他得代錢文俊有所交待。因此，王國興一下馬，他是皮笑肉不笑的，對王國興道：「好大的架子，哼，可是，得看你如何結了這件人命大案吧！」

那些兵老爺已經想發威，可讓王國興壓了下去。爲了慣矩，王國興祇能上前參見府台；但是，看一看清，可氣人了，府台的左手，却有只椅子；上面端端正正的坐了一個人，誰？錢文俊！

現在，王國興這個總兵大人得站着回話。錢文俊那個小小庠生，却與府台大人平起平坐。即使大明律例，重文輕武，也不至於到如此地步。邢大人算是迎面來的下馬威。可惜，他忘記了，王國興的手下，有那麼多的人……還有，他們，每個人心頭有股怒火。一見本兵主子，受到如此的奚落，而那個忘八旦的錢文俊，得意洋洋的，笑口噬噬的，能忍？

更可怕的是；田見秀在慫慂啊！其中有條好漢劉玉，他比別人火氣大，而且見事快，反應銳，一見錢文俊，他可是想到了反正事主是他，好，殺了他完事！故而，一聲怒吼中，人就如只大鳥般，向前撲去。

早已說過；這一次錢文俊又帶來了十幾個武師，而這些武師不比尋常，根本是重金聘來護院的。老實說，王國興一到而帶來這多的兵丁家卒，他已傳下了暗令，如今，劉五的撲出，他那會束手待斃？立即有兩人跳下，阻住劉五，動上了手。

劉五是個武將的胚子；長槍大戟，馬上交鋒，他可算得是員勇將。如果平地交手，鼠跳擒拿，他未免吃了些虧。而錢文俊帶來的，全是江湖上的好手，對於打、揑、拿、冲、擒等小巧手法，實有不乏之造詣，劉五又是以一對二，看來未免勢不匀，力不敵。如果不是田見秀的壓束，那些大爺們可就會一擁而上，這就變成了個混鬥齊毆，到那時候，王國興的罪名更不小……

其實，王國興他自己明白，目前想好好的鎭束，彈壓那批手足，可說是空口說白話，根本沒有這個可能。他祇希望事情別鬧得不可收拾，那就謝天謝地了。

現在，如果劉五出事，王國興他，實在不敢保得住不出事。他，雖然不至於會怕那些個江湖人物，可憐的是，他，不能出手的啊！

好了，劉五總算來了救星，事實上，劉五已讓這兩個江湖好手，打中了幾拳，尙奉劉五是肉糙皮厚，身子又好，打幾拳，祇要不是致命要穴，他混不當一回事。可是，長期挨打，總不是一個辦法，現在，田見秀不能不出手了，各位，這決不是田見秀刁，而是田見秀看事沉着——就憑此一着，將來李闖王部下，唯一能善始善終的大將，祇有田見秀一人。現在，田見秀怕一個又一個的上，鬧了個打羣架，那不太好！可惜，時與勢的形成，你不想打羣架，你希望好好的解決，可辦不到啊！

田見秀一直以來，給人一個溫文爾雅，鄉儒不如鄉儒，老農不如老農的形象，誰也想不到，他的武功精湛，更想不到他是個雄心壯志的有心人。他一上場，祇有笑嘻嘻的說：「罷手，罷手，自己人打些什麼？」

自己人？錢文俊的手下，那兩個打手首先弄了個不明不白。那來的自己人……唉，兩位，你們可不是小孩子啊。至少，在江湖上也奔走多年了，打架交手，能呆得一呆，停得一停的。就在你們一呆一停之際，一個較胖的武師，首先爲劉五一個冲拳，打了個金星亂舞，另一個，就此爲田見秀一個背摔，摔了個大忘八攢石碑，幾乎攢斷了腰骨——這一下可亂了……府台的衙役、快手、錢文俊的打手，你來我往的……亂了窩。

「王國興，你好大的胆！」

「住手，住手……」王國興大聲的喝阻。

一個是邢府的喝罵，而一個是王國興的喝令。本來，那幾個家丁親軍，譬如劉五等等，志在殺錢文俊，而現在，錢文俊被那些個狗腿護了躲起來了。還有，邢府台他是發了火，要麼，王國興他自己也豁出去了，不做這個受氣受累的勞什子的官。那就好辦。但是，王國興能够嗎？看來未必！

劉五是個血性漢子，他眞有那個心，誠如兩廣人言：「幾大就幾大！」可是，現在，能是個拚命的時候？劉五莫明其妙的讓人拖住了。劉五一看，拖住他的人，正是出手相助的人，雖然，面龐陌生，不過，看得出，此人有本領，又是個好人，他拖住自己，一定有他的道理。現在，人聲喧嘩，誰也不知誰在講話。還有，根本分不清講些什麼，亂成了一鍋粥。對，何必在這個地方和在一塊兒，他拖自己走，走就走。

因爲亂，事實上也不至於有多少人眞正的注意到走了人。還有，府台大衙門啊，幾時出過這種事的？

王國興，他又不想鬧得不可開交。

邢府台，他有些慌亂，甚至於，他想閃避，他想竄入內室，甚至關上了府衙大門。尙幸，他是個老官僚，他並不亂得不成個章法，首先，他看見周八引了一批快手，將他護住了，他可眞正的感激。其次，他又看到王國興在鎭壓自己的親丁，那更可欣慰……

「與我一個個縛了起來！」邢大人的官威又來了。

「邢大人，這是誤會！」王國興再三解說。

「什麼誤會？你還好意思說這是誤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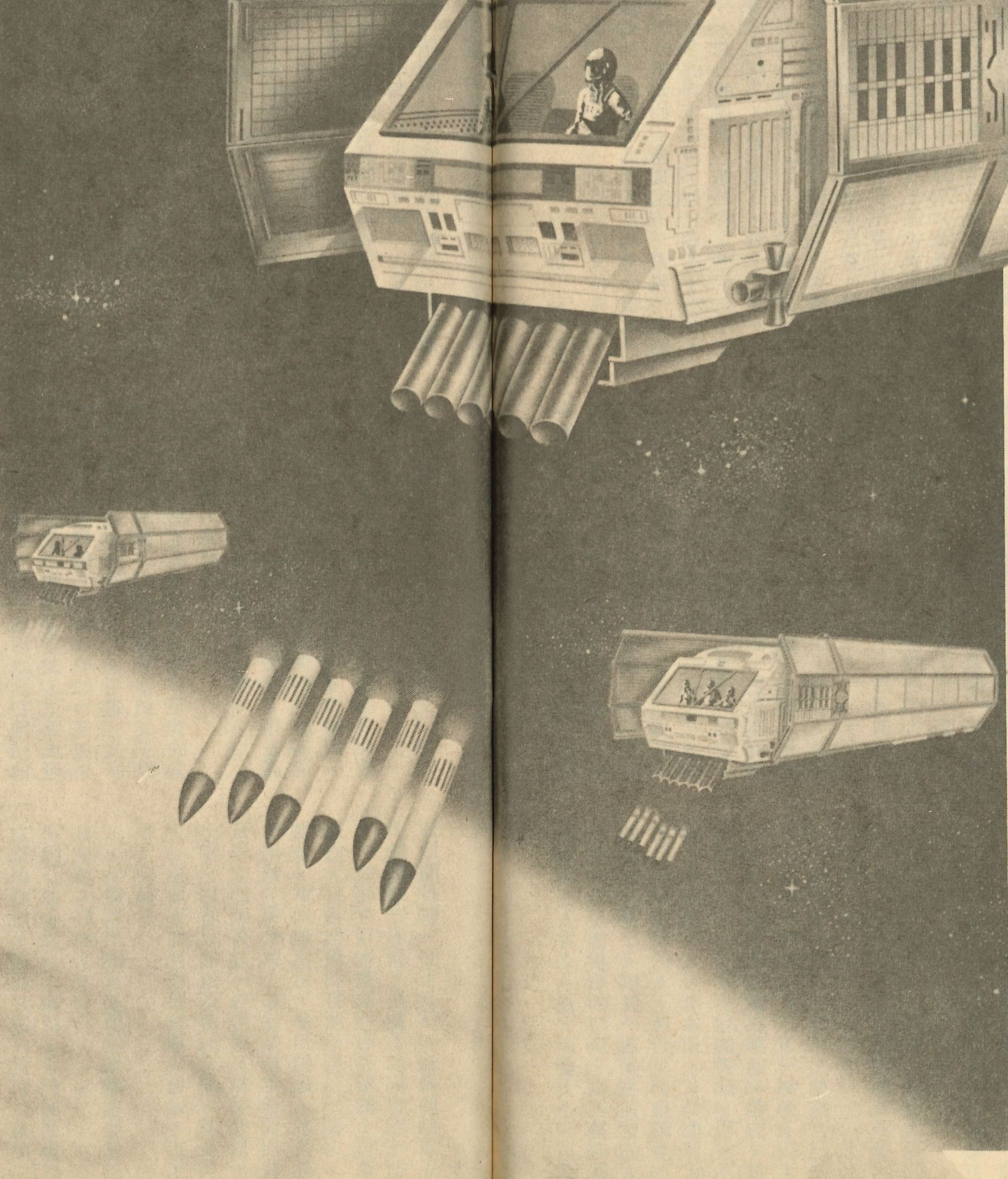
「邢大人！說實在的，他們以爲錢先生……」

「王大人，住口，即使與錢先生有涉，也該兩造對質，有話可當庭直說，豈容如斯大胆！王大人，你縱兵行兇，可是罪眞情實了，人來！」

（下期續完）

變形博士

勞力士·文



雷米廸夫婦逃入霸王車，冒險升空，月球的軍事基地有六架太空戰機起飛，他逼於發射六枚「太空火箭」。

雷米廸以及金苗是一對科學家，結爲夫婦，倍感恩愛，兩人被派到月球，協助建造「空中樓閣」，快要成功，料不到月球的地下巢穴出現一個魔頭！佈局殺人，雷米廸夫婦躲在空中樓閣之內，堅强的展開連場血戰，殺了魔頭，駕駛霸王車逃生，冒險在太平洋羣島降落，生存的機會微乎其微。

奥倫博士突然失踪

科學的發展是無限量的，許多人只知道美國太空總署發射的穿梭機是一項了不起的傑作，料不到最新型的「空中樓閣」快要試造成功了，將來它升到空中，停在地球與月球的中間，只是沒有向外發表而已。

這一座最新型的「空中樓閣」並非在地球建造，只是在月球把各種物料併合起來，故此它不是商業性質，除了有十多個的自願冒險一試的科學家之外，沒有商人參加。

美國國防部批准這一次實驗，但却向太空總署提出嚴重警告，理由是重達五十萬噸的龐然大物，永遠留在太空，總有一天被蘇聯的太空人發覺，到時就有可能爆發一場慘酷的戰爭，那座「空中樓閣」只是在月球與地球之中間，一旦爆發戰爭，地球上面的科學家固然無法援救，即使在月球駐防的「太空軍隊」也不可能在幾分鐘之內出動，使它脫險，依照常情常理推測，它遲早毁滅。

太空總署的署長沙達奇說道：「我們多謝國防部長雷球的關心，不過，我們有胆量在太空弄一座『空中樓閣』出來，研

究人類是否活在太空比較活在地球更加適合，必然有秘密武器自衞，不怕莫斯科的進攻。」

既然「沙達奇」這樣肯定的說，國防部長雷球乘機推卸責任，不再插手，樂得清閒自在。

整整一座空中樓閣，重達五十萬噸，需要許多泥土和水份，同時需要透明玻璃作爲整座建築物的外殼，如果那些東西一概由地球搬上太空，太過吃力，此外，所有原料都要找一個地方拼合，索性把月球改做通訊站了，爲了搜集建築所需要的物質，太空總署還在月球發射一個長方形的飛行物體，由年輕的一對科學家負責指揮機械人工作。

二十四歲的金苗小姐，臉型體態一流，與三十四歲的科學家雷米廸，非常配合，兩人志趣相投，且又同在太空城工作，熱戀已久，結婚之後照例要走到甚麼地方度蜜月的，太空總署派遣兩人到月球，正合他們心意，那時「空中樓閣」還沒有造成，否則，他倆玩得更加開心。

儘管如此，兩人仍是很快樂的，唯一的[illegible]事只是可惜身邊無親友，沒有人分享那種超然物外的快樂。

兩人坐在一件罕見的長方形飛行物體，離開月球，升上太空，欣賞機械臂的掘泥工作，在隕石搜掘各種礦物的時候，名符其實的是二人世界。

兩人吻了又吻，其樂融融。

突然，她怯怯地說：「米廸，不知道爲甚麼，我有點怕！」

「怕甚麼？」

「我覺得我們跟太空的隕石太過接近，它不能撞到這件飛行物體來，萬一厚達二十吋的鋼質玻璃給它撞破，我們就完了，你不能夠說這種極端意外的悲劇不會發生。」

「不，金苗，你是科學家，不能夠跟普通的婦女一樣，只是憑着直接發生的感覺去判斷眼前的事情，只憑二十吋厚的鋼質玻璃忽然不能夠保護我們，可是，這個被我們稱做霸王車的飛行物體是有特殊設備的，它含有極强烈排斥性，任何一種飛行物體靠近它，它就會發生神秘力量，把對方逼到遠遠的飛開，這種力量剛剛跟磁石吸鐵的作用相反，我認爲它可靠，故此留在霸王車之內，一點也不會覺得心寒，你表現十分勇敢、機警，而且能夠忍耐各種打擊，爲甚麼你忽然心寒起來呢？」

「我也不知道爲甚麼覺得心寒，只是有一種不好的預感而已，希望它很快就會消失。」金苗幽幽的說。

「女人始終是女人，有些古怪的念頭在腦袋出現，不必理會它。說到我這方面吧，我除了是一個體育家之外，還分別奪取過最危險的自由搏擊冠軍以及苦心練習飛刀，永遠跟强大的敵人作戰，我能夠膺選爲月球上面的監工，那種榮耀是難以估計的，我必然傾全力去爭取這一份無可比擬的光榮，爲了這個觀念，我忘記了一切災難。」

「你眞好，雷米廸，有你留在我的身邊，任何一種畏懼都會消失了。」她嫣然一笑，更加依戀的貼近他。

從表面上看來，這一對鴛鴦確是令人羨慕的，可是，他們二人那種奇怪而又寂寞的生活環境，就不值得羨慕了，留在霸王車之內，一切科學設備俱是預先安排的，彷彿住在第一流的大酒店，想吃甚麼有甚麼，還算是好些，反之，他們離開了霸王車之後，回到月球，進入地面五十呎之地下的巢穴，變成穴居人，那就不是一切供應都很理想了，因爲那個地方有二百多人居住，沒法使每一個人都獲得最高的享受，有時很悠閒的坐着，他或她的腦海中泛起了在地球過活那些快樂的日子，就感到難以忍受眼前那種無邊無際的寂寞。此外，那個巢穴並非像一座大厦那麼安全，碰上了狂風吹襲，巢穴之內的器物也會震動，甚至兩個人的內心也有震撼之感，因此之故，憂慮以及寂寞都沒法把它連根拔除，那些不安之感，有時它還變成有實質的傷害。

有一件事情令到雷米廸覺得不容易解決，認爲它十分困難，金苗一直是喜歡熱鬧的，在美國太空城之內過生活的一段時間，她已經是很活躍的了，接受當局的挑選爲唯一在「空中樓閣」居住的女性之後，五百多個朋友都向她祝賀，開了一個盛大的歡送會，令她十分開心，可是，她到了月球，一切都改觀了，她眼中所見的人，只是雷米廸一個，至於雷米廸，可以自由自在的參加任何一羣朋友的活動，包括打橋牌，角力以及閒談，而且聚在一起喝酒，玩得很開心。

那是不公平的，她喜歡熱烘烘的生活，最低限度有些朋友，怎能夠永遠把她困在一個大房間之內？可是，雷米廸自己有另外一種想法，在巢穴之內過活的男人，全是體力旺盛的，喝了酒，更加犀利，可能影響到他們血液發燙，變成野獸，讓她站在他們中間，接受歡呼聲，也是不妙的，她可能被那些人性苦悶的輪姦，因此他不准她走出房間半步，除非是兩人結伴同行。

他當然懂得，這種限制只是施於她一個人的身上，那是不公平的，爲了避免在巢穴之內發生流血慘劇，他逼於這樣做。

在月球建造「空中樓閣」逐漸完成，所有人都覺得興奮。

有一天，負責指導如何利用太空礦質去建造空中樓閣的一個科學家「奧倫博士」，召集巢穴之內二百多人，發表談話，報告施工的程序，軍方也派出了幾十人在座。

他很冷靜的說：「我們建造的空中樓閣，已經依照原定計劃，差不多完成了，所差異的只是這些外殼和內部結構全部完成，還欠缺大量的水，我們既然不能夠從地球把食水或海水搬到月球來，也不能夠在太空吸取水份，唯一的希望就是倚靠水星在太陽風吹過的時候，令到空中滿佈水點，有如以前有一千年的雨水洒在地球的表面，依照科學上的計算方式，太陽風可能在旬日之內發生，到時我們的希望如果達到，就有大量水份到來了，不過，太陽刮風，非常厲害，山搖地動，你們必須緊守崗位，半點也不要驚慌，我有足夠的力量保護自己，懂得嗎？」

「懂得！」各人歡呼了一聲。

七十歲的奧倫博士看在眼裏，很是高興，在播音筒說道：「今晚你們不妨盡情歡樂，痛飲高歌，唯一必須遵守的原則，就是留在巢穴之內，不准到月球的表面散步！」

各人依了他，眞的狂歡痛飲。

席上如果有些佳麗伴飲兼伴宿，多麼好呢，可惜辦不到，整整一個工作單位，只有一個美女，她就是金苗，爲了避免各人對她虎視眈眈，雷米廸跟她坐在石壁旁邊，遠遠的避開他們。

他們本來對他十分敬重，這種景象使他們敬重他的心理打了很大折扣，有些人羨慕他，另外一些妒忌他，甚至憎恨他。

巢穴之內最大的一個大堂，作爲膳廳，同時是聚在一起召開全體會議之用，會議結束了，隨即痛飲，大吃一頓，本來是賞心樂事，可是，對雷米廸來說，却是一種重壓，他覺得空氣中有一股沉重的壓力比較接近他的一枱，坐着六個彪形大漢，燈光明亮，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得出來，他們的目光全都投在金苗的身上。

雷米廸覺得極端沉悶，他懂得那些人已經被烈酒冲昏了腦袋，他倆必須走開，走遲一步，可能發生騷動，到時他未必有力量保護她，因此之故，他沉住氣暗中扯了她一把，說：「金苗，我們回到寢室休息一會，好嗎？」

她雖然不願意，仍然順着他的意思，點了點頭。

從地下的巨型膳廳進入通道，走了幾十步，就看見通道兩旁的房間，有些房間是獨立的，另外一些房間，却是套房，俱有編號，第七號套房就是指定他倆居住的地方，雷米廸走近，拿出鎖匙，放入匙洞之內，打算把房門打開。

這種行徑本來是輕而易舉的，可是，那晚他却辦不到，扭動了多次也沒法把那個房間打開，心上一沉，轉身向她望了一

眼，說：「事情有些不妙了，我覺得房門的鎖巳經被人破壞，快些找奧倫博士，報告這件事。」

奧倫博士是整個巢穴裏面最重要的人，無怪他這樣說。

「你以爲有人想加害我們嗎？」金苗怯怯的說。

「我沒有這樣說，只是覺得有些古怪吧了，在我們從事建造空中樓閣這一邊，他是主頭人，俱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首先要報告他，理該如此。」

他只是輕輕的說了這麼一句，就牽了她一把，一起走到奧倫博士的套房外邊，站着敲門，又再按動門鈴。

很久，門內沒有反應，雷米廸的疑心頓起，試一試抓住門環旋轉，只是扭了扭，那扇房門便打開了，原來它是虛掩的。

雷米廸衝進去，房內杳然無人，枱燈的光綫很亮，他疾忙走過去，很快就看見枱面上有一張紙，寫了這麼一句：「我有十分要緊的事到月球的表面看看，不必担心！」

雷米廸說：「金苗，事情越來越不對勁，我認得奧倫博士的筆跡，這張字條一定是他寫的，他太老了，怎樣可以單獨走上地面呢？我們立刻到上邊找他！」

金苗本來是很樂觀的，聽了這番話，她無法保持樂觀的態度了，同意這樣做。

那個巢穴雖然離開地面五十呎，有升降機可以升到上邊去，還有一個地方準備每一個打算離開巢穴的人，更換衣裳，那種衣裳比較現時美國發射的太空人所穿的衣裳更加靈活，裝備更好，可以自動調節溫度去適應外邊的環境，所須注意的只是撲面風沙。

月球上面每分鐘都有狂風吹襲，平時風速是每小時八十哩，隨時變成時速一百五十哩過外的强風，風中夾着細沙，打在身上任何一處都會發生痛楚，雖然「月球衣」可以抵禦它，頭上也有鋼盔，由於風沙撲面，把特製的眼鏡弄得模糊一片，視覺受到很大影响，那就有可能變成迷路的羔羊，此外還要當心從太空跌下來的隕石，因此之故，不分晝夜，離開了地下五十呎的巢穴走到表面去，總是危險的，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翁單獨走上去，更加危險了，無怪雷米廸急急忙忙的追踪。

他跟金苗盡快改穿「月球衣」，從升降機走到地面去，離開了升降機之後，還有一個好像客廳似的休息室，可以透過玻璃門望到外邊的景象。

那時巳經是夜間八點多鐘，一片陰暗，風沙很是急勁，雷米廸很冷靜的說：「金苗，並非我輕視你，我們兩人之間應該有一個人留下來的，我很想你留下，如果我走到外邊去，兩小時過後，仍然沒有回來，你立即報警，此外，奧倫博士如果在我走開之後，單獨走回來，切勿讓他一個人走出去找我，你先行伴着他從升降機降落，我很快就回來，叫他不必担心！」

金苗一向千依百順，點了點頭。

拳師夏飛遇襲喪生

雷米廸單獨走出去。

他並非走得很遠，只是環繞着巢穴出口之處來來往往的兜圈子，因此金苗略爲放心。

過了很久，她忽然發覺有一個黑影，在雷米廸背後出現，以爲它是奧倫博士，她並不焦躁，直到她發覺那個黑影走近雷米廸之後就伸手箍頸，擺出偷襲姿勢，兩人雙雙倒地打滾，她然後覺得事情不妙，驚呼了一聲。

她向傳聲筒講述地面上有人打門的情形，又說奧倫博士以及雷米廸兩人都在外邊，叫各人盡快到地面的休息室協助。

她只是說了幾句，按動警鈴，所佔的時間不多，轉身看看外邊，黑影巳經消失，她只是看見雷米廸一個，脚步浮浮的走回來。

她十分焦急，趕快拉開休息室的門走出去。

雷米廸被她扶着走進休息室，關上了門，把風沙隔開，然後擁抱在一起。

十多個人從下邊搶先搭升降機到地面去，發覺兩人在休息室擁抱，大感不滿。

有幾個人走出去搜索，沒有看見黑影，也沒有發覺奧倫博士，對他倆更加不滿，以爲她向他們開玩笑，甚至有些人遷怒雷米廸，雷米廸嚇得連忙辯白，帶她沿着升降機走下去。

到了地下的巢穴，雷米廸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聽奧倫博士的下落。

出乎意外的，幾個人對他說知：「博士沒有走開，初時在膳廳，後來，他走到研究月球的實驗室，在巢穴最低的一層，現時他在寢室休息，看來他沒有片刻離開過巢穴。」

雷米廸十分困惑，仍然帶着金苗，走到奧倫博士寢室外邊按動房門電鈴。

門開了，奧倫博士臉露微笑，說：「雷先生，雷太太，多謝你們兩位關心，請進來！」

兩人走進去，坐下來。

奧倫博士說：「剛才有人打電話告訴我，你發生誤會，以爲我離開了巢穴，走到地面，撲了個空，這件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雷米廸把剛才發生的一切遭遇說出來，順口說：「我是看見了一張紙，寫下你的話，然後追踪到地面的，你是否寫過這樣的一張紙呢？」

「我沒有寫過，你們看看枱子上面，沒有你所說那張紙。」

雷米廸迫不得已，說：「恐怕是我弄錯了，甚是對不起，不過，我在地面曾經受過一個人襲擊，不由分說的攔腰打了幾拳，後來，怪客失踪了，關於這點，作何解釋呢？」

奧倫博士傾聽了一個詳細，說道：「你一定不是說謊，可能在這個巢穴之內有奸細潛伏了，你們兩位一定要當心，還有一點，要是房門沒法開啓，應該馬上通知鎖匠。」

雷米廸認爲時間不早了，向他告辭。

眞是奇怪，他倆居住的一個套房，本來是沒法開合的，那時他倆走回寢室那邊，用匙開門，却輕而易舉的能夠開啓了，她稱奇不已，至於雷米廸，却不止是稱奇，那麼簡單，對她說：「事情越來越奇怪，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雷米廸跟金苗在霸王車內，指揮機械臂掘取隕石的礦質，用來建造「空中樓閣」，忙個不了，料不到身邊危機四伏。

「你認爲今晚怪事連篇，是否反映出有人躲在暗處企圖加害於你呢？」

「我可以肯定說那個怪客作出精密的佈局，目的是誘我單獨走到地面，然後襲擊，不過，他沒有用刀刺我，只是拳打腳踢，那樣做不能夠傷害我的，爲甚麼他要冒險出擊呢？我眞是百思不解。」

「米廸，你不要胡思亂想好不好？假如你胡思亂想，弄出病來，那就中計了，還是好好的睡覺吧。」

她柔情蜜意的說，雷米廸依了她，果然竭力把不愉快的事拋開。

那晚他倆睡得很甜，看來這一場奇怪的遭遇，不會留下甚麼痕跡了，可是，事情絕非如此簡單，雷米廸始終在心上投下一個暗影，一口咬定有人躲在暗處作弄他，那種不尋常的遭遇只是一個開端。

他們小心觀察環繞在身邊的人，他找一段空閒的時間，走過奧倫博士的房間密談，先行道歉，然後把他的幻想說出來，向博士提出一個疑問，請求解釋。

他很鄭重的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太過多疑，我始終有這種感覺，認爲有人妒忌我跟金苗活得太過開心，想出一些奇怪的花樣來，打擊我們的感情，那晚發生的一切，只是基於妒與恨，你認爲我這種想法是否想得太過敏感呢？」

奧倫博士哈哈大笑，說：「當然是太過敏感了，坦白點說，我根本就不相信你在月球表面曾經跟一個人打鬥過，它只是你的幻覺。」

雷米廸很痛苦的說：「博士，我說的全是眞話，爲甚麼你不相信我呢？」

「我並非不相信你，問題是你所講的話不合邏輯，月球上面缺少地心吸力，發拳打人絕無意思的，決不會把對方打傷，原因是拳頭去得很慢，假如對方想要你的命，更加不會放棄刀子或手槍，只用拳頭出擊。」

雷米廸說不過他，苦笑一下，說：「對不起，我弄錯了，可能那一場搏鬥只是我自己打自己。」

離開了奧倫博士，他仍是心裏發悶，偶然走進巢穴之內的體育館，看看那些健兒作出各項比賽，由於他本身喜歡拳擊，故此特別注意拳擊比賽。

無意中的，他看見一個拳師出擊，本來戴了拳術手套的人不會看準對方的腰腹出擊，此人却是例外，並非向對方的頭部發擊，而是集中力量向對方小腹出擊，偶然也向對方腰間連發幾拳，大概他想打擊對方的橫膈膜，使對方呼吸困難，然後很認眞的向對方頭部出擊，這種拳擊方法經常是被矮而結實的拳師採用，不足爲奇，可是，雷米廸站着觀看多時，忽然發生一種感想，認爲在月球表面向他出擊的人，正是這種拳法，此外，那個怪客的體型也是比較矮的，跟眼前看見的拳師體型十分近似，越看越逼眞，他不覺湧起了一團怒火，决心找這傢伙算賬，除了這種情况之外，雷米廸還隱約記得起來，那晚沒有發生各種奇怪遭遇之前，三百多人在膳廳之內痛飲，最爲貼近他和金苗的一張枱旁邊，頻頻向她注視的人當中，就包括了這傢伙。

巢穴之內的人太多了，雷米廸無法記得起每一個人的姓名，但却可以查問。

他向旁觀的人查問在繩圈之內奮勇作戰的一個人是誰，還說此人站在左方，擅長貼身短拳，很快就打聽得到，這個人沒有被派遣到月球工作之前，確是拳師，在加州稱霸，叫做「夏飛」，綽號蟹鉗手，那時他自己封自己做台主，接受任何人挑戰，必須繳交一百美元作爲賭注，越多越好，賠率是一比三，挑戰者如果打贏他，收四百元，另外贏三百元，他往往抓住別人的貪念取勝，任由對方攻他的頭，他很靈活的閃開，專打對方中部，打到對方氣力不繼，甚至氣喘如牛，然後出擊，贏面很大。

那晚蟹鉗手「夏飛」已經贏了一仗，看來他大有資格再贏一仗，如果沒有人挑戰，他就收了二百美元落台。

打聽到這些消息之後，雷米廸走到公證人那邊報名挑戰，繳一百美元，公證人「卡爾」向他打趣，說：「雷先生，你怎能預卜他一定打贏？如果他打輸，輪不到你向他挑戰了。」

雷米廸很冷靜的說：「我雖然對拳擊缺少經驗，仍然可以看得出優勢和劣勢，他的對手分明是捱打了，不出三個回合，一定倒下來。」

果然不出所料，打完那個回合，再打一個回合，他的對手就宣佈棄權。

輪到雷米廸出場了，他先行走進更衣室更衣，發覺那個更衣室十分僻靜，正合心意。

蟹鉗手夏飛趾高氣揚，略爲休息，便

即接受挑戰。

雷米廸早有預謀，站在繩圈裏面，故意擺出前銳後疲的姿態，打了兩個回合，敗象已露，到第四個回合，他只是被對方擊倒，並非打暈，他爬起身來之後，立刻宣佈棄權，隨即走下台來，歪歪斜斜的走進更衣室，更換衣裳之前，他還用冷水沖涼，故意拖延時間，等候蟹鉗手夏飛走進去。

他跟夏飛同在一個地方沐浴，沒有別人在旁，他然後抹身，等候到最適宜的時間，突然說道：「夏飛先生，我好像在甚麼地方跟你交過手的，你有沒有這個印象呢？」

「沒有。」

「我的意思指我們在月球的地面交手，你頻頻發拳，向我的中路出擊，你不容否認，請告訴我，那晚你爲甚麼佈局誘我離開巢穴，走上地面，却又不是蓄意謀殺我？」

「雷米廸，我不懂你說些甚麼，而且不屑回答你，因爲我一向不高興跟敗軍之將交談。」

雷米廸冷然說：「夏飛，你以爲我眞是輸給你嗎？我不過想製造機會跟你密談吧了，如果你仍然嘴硬，不肯吐實，我就要你的狗命！」

夏飛哼了一聲，怒目而視，說：「好的，你就發招要我的狗命吧！」

他剛剛閉嘴，雷米廸已經展開攻勢，把手中所握的浴巾向上一揚，打擊對方的左眼，跟着以右拳出擊，只是一拳，打向對方的左邊額角，已經把對方打暈。

本來，他想向夏飛盤問，看見夏飛如此輕易的暈倒，他不敢留下來，自管自的穿了衣裳走出去。

離開更衣室之後，他還向公證人「卡爾」打個招呼。

他以爲夏飛不過是接連打了三場拳賽，消耗體力過甚，以致暈倒，不過一會，便即恢復知覺，這種想法太過天眞了，當晚他就獲得一個對他極端不利的消息，夏飛並非暈倒那麼簡單，竟然暴斃。

他是最後一個跟夏飛交談的人，巢穴之內最高的主持人有兩個，一個是科學家奧倫博士，所有在月球上面從事建造「空中樓閣」的人，歸他管轄，另外一個主持人是月球軍方的統帥，是上校身份，叫做「高洛」，既然蟹鉗手夏飛屬於軍方的人，猝然暴斃，疑兇雷米廸係另外一邊的人，當然是由兩個首腦份子會同判決這一宗疑案了，結果雷米廸以「證據不足」釋放，奧倫博士向公證人卡爾查明當時的情況之後，作出如此判斷：「雷米廸在繩圈之內鬥不過夏飛，兩人先後走進更衣室，脫下手套，他更加鬥不過夏飛的了，有甚麼本領把對方擊斃呢？此外，夏飛是在附連於更衣室的浴室之內倒斃的，當時雷米廸已經抹乾了身，穿回他的衣裳走出去，夏飛顯然是體力消耗過甚，一時滑脚跌倒，撞了後腦，以致死亡。」

這一番話很有份量，再又加上當時的法醫施花勞驗過死者的致命係由於後腦撞擊硬物，以致腦溢血，無法施救，這一項報告也是雷米廸對有利的，綜合這兩種有利條件，於是奧倫博士以及高洛上校聯合宣判，認爲夏飛死於意外，雷米廸無罪釋放。

雷米廸被人偷襲圍毆

儘管雷米廸沒有判罪，他仍是於心不安的，另外的一晚，他單獨求見奧倫博士，二人在密室細談，雷米廸先行向他道謝，跟着說：「那晚我在更衣室的浴室之內，曾經跟夏飛發生衝突，我打了他一拳，眼見他倒下來，我也是拳擊界的人，認爲他緩緩跌倒，只是體力不支，即使他失去知覺，不久就會覺醒過來，故此沒有通知公證人走進更衣室看他，當時我給他的一拳只是打在額角，絕對不是向他的後腦出擊，更加不是用木頭或鐵枝打他，他的死因是後腦受到硬物襲擊，腦中血管爆裂，顯然是與我無關了，誰在我離開更衣室之後，潛入室內行兇呢？這個問題，使我引起無窮憂慮。我的內心的確有些隱憂，你可否替我分析它是否應該憂慮嗎？」

「當然可以，任何一種隱憂，你都可以全部說出來，也許我可以替你分憂。讓我猜猜看，你不是把它跟太太金苗牽涉在一起嗎？」

「眞是對不起，我正是把她跟這件兇案連結在一起。」雷米迪很認眞的說。

「你一口咬定她牽涉在一起，是否你懷疑死者夏飛是她的舊情人呢？」

「不，我沒有這樣想，我之所以感到夏飛之死，可能跟她有關，原因是她太過可愛了，極有可能在巢穴之內體力過剩的男人當中，有人垂涎她，殺了夏飛，嫁禍於我，希望我在月球上面坐牢，他有機會

接近她，向她追求。」

「不會如此嚴重吧？坦白的說，月球上面本來有三百名戰士，加上了我們這一批人，全是壯健的男人，只是你的太太是女人，她不單是婦女，還奪取過加州小姐的美譽，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安排，何必要多派一個女人呢？」

「我也不知道爲甚麼要多派一個女人，如果我知道派遣到月球工作的名單當中，只有她一個人參加，我決不肯任由她上路，不過，既成的事實不必多談了，現時最重要的一種措施就是盡力保護她，相信你不會反對吧？」

「我當然不會反對，這個地方我是半邊的主管，如果她被人姦殺，我就會受到重大的處分。」

輪到雷米迪反駁他了，說：「奧倫博士，不至會如此嚴重吧？」

「不，假如有甚麼人向她施暴，必然担心她在受辱之後控訴，指斥他是色魔，到時他會受到死刑的處分，故此她不遭遇到施暴則已，倘有這種悲劇發生，她必然喪命，單獨一個人向她施暴抑或幾個人集體向她施暴，都有這種恐怖的遭遇發生，爲了防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今後你不管是乘坐霸王車升上太空抑或偶然因事離開她，應該把她留在我的身邊，由我保護她，他們不敢輕擧妄動。你應該明白這種局勢，雖然我已經老邁，不能夠用一雙拳頭，跟對方一決雌雄，可是，我有另外一些並沒有流傳到外邊去的秘密武器，比較手槍厲害得多，此外，我是主管，有人冒犯我，等於向全體職工或戰士挑戰，不見得他有這樣大的勇氣。」

說順了嘴，奧倫博士忽然從懷裏取出一柄電筒來，長度不夠一呎，外表上跟一般人在晚上照着走路的那種電筒一般無異，他按動了掣，發出强光，可是，第二次按動了掣向雷米迪照射的時候，仍是一片白光，雷米迪竟然感到渾身發軟，寸步難移。

很快他把電筒的光熄滅，雷米迪立刻恢復原狀。

雷米迪歡呼了一聲，說：「這種武器眞是一件寶貝！你的身邊有了它，勝過有十個保鑣！」

那天兩人的密談，到此爲止，告一段落了，事後金苗知道她的丈夫多次秘密懇求奧倫博士照料她，很不高興，冷然說：「我有手有脚，何必找人照料我呢？你到甚麼地方我總是站在你身邊，死也死在一處，用不着關心我的安危。」

雷米迪不想她過份担心，聽了算數，沒有更加深入的向她解釋，爲甚麼他如此担心，敷衍幾句就閉口了，可是，他的內心却異常煩惱。

他的煩惱並非幻想，只是三天之後，立刻有事實表現，他一個人在地下圖書館走出來，忽然有幾個人撲攻，俱是幪面的，他們有六七個人之多，先行纏住他，使他沒法移動一雙手，把黑布在他的頭上罩下，他甚麼東西都看不見，然後動手，拳打脚踢。

他處在劣勢之下，運用特殊的戰術去保護自己，碰到甚麼就打甚麼，勉强支持，終於他倒下來，因爲那塊黑布的末端是像筋帶，緊束他的咽喉，使他的呼吸十分艱澀。

吸進去的氧氣越來越少，他陷入極危險的境界，隨時可以窒息身亡。

說也湊巧，那時剛剛奧倫博士走過，斥退各人，把他頭上套下來將黑布揭開，他才恢復生機，奧倫博士看見他能夠呼吸，說：「雷米迪，你有沒有受傷呢？」

「沒有，也算有一點傷，只是皮肉之傷吧了，如果你不是及時挽救，我必然喪命。」他由衷的說。

「這是我份內應做的事，不必把它擺在心上。」奧倫博士說完，扶他入房內歇息，還給他喝一小杯酒。

他的神志復元，休息夠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說：「博士，剛才我遇襲，只是我一個人黑布幪頭，別的人沒有黑布罩住整個頭部，只用黑色闊大的手帕遮住臉孔，你能否辨認得出那些人是誰嗎？」

「恕我眼拙，實在沒法辨認。」奧倫博士很冷靜的說。

雷米迪坐着的地方，剛剛對準牆上的一幅掛圖，它是正方形，高達八呎，十分搶眼。

雷米迪忽可開口：「難道你不能夠從臉型體態去判斷他的大概是誰嗎？」

「我實在辦不到，這種事情非同小可，不敢瞎說一頓。」

「爲了我和金苗二人的安全，我想向你提出一個請求，可否暫時由別人接手駕駛霸王車，我們夫婦兩個，入居空中樓閣呢？」

「雷米迪，你大概是看見掛圖忽然想起這件事情了，空中樓閣的結構雖然大致完成，還有光亮，可惜沒有水，入居的人，難以久留。」

「不，我可以自行携帶食水入內，就有可能在那個地方過活，如此安排，也可以試一試整座空中樓閣的結構是否處處脗合。」

「話雖這樣說，仍是有危險的，它沒有力量升空，放在月球的深谷之內，萬一發生意外，整座樓閣倒坍，你們就同歸於盡。」

「我不怕任何意外，只要你批准，我倆立刻動身。」

雷米迪很堅決的說，那雙眼睛閃着挑戰的光輝。

奧倫博士逐漸明白他的意思，說：「雷米迪，你並非害怕別人尋仇，故意走近那個地方，你似乎想製造機會，希望向你挑戰的人，潛入樓閣之內，你乘機把他們消滅，是也不是呢？」

雷米迪說：「我沒有這種企圖，假如我們二人入居，夜間有人闖入，我仍有力量把對方擊退。」

奧倫嘆息了一聲，說：「命運註定要發生的事情，不論遲早，一定發生，既然你執意搬進去居住，我批准你們。」

想了想，奧倫博士說：「雷米迪，無論如何，現時你的傷勢沒有痊癒，總是不妙的，就算我批准你，你仍要休息幾天，再行搬出去。」

雷米迪再度稱謝。

翌日下午，奧倫博士秘密召見他，說：「你認爲眼前的形勢對你極端不利，希

望佈局把敵人幹掉，我同意你這樣做，而且贈給你一種秘密武器，作爲護身之用，它並非別的東西，正是前幾天你看見過的神秘電筒，它的光亮可以使人渾身發軟，這種光，叫做神經痲痹光，現時我想知道你打算怎樣佈局把那些邪惡份子殺掉，我是你的上司，兼且是你的好朋友，有權知道你怎樣做，希望你把它說出來。」

雷米迪說：「我們走進空中樓閣之後，揀一處最當眼的房屋住下來，每天在人造陽光最盛的時候，派她到草地上面活動，穿性感的衣裳，希望敵人爲了垂涎美色，搶先偷襲，其實她活動的範圍只是方圓二十呎，環繞她的身邊有隱形的電路裝置，有如郊區別墅夜間放生電，他們只要踏脚進去，立刻觸電身亡，這種裝置只是我設計的陷阱之一，在我們夜間歇宿的一張圓床外邊，還有浮沙陷阱，彷彿阿拉伯沙漠的軟沙，踐踏了它，整個人沉入十多呎的沙井之內，當然是窒息喪生了，利用她吸引狂蜂浪蝶，除非他們知難而退，否則，必然全部喪命。」

「爲甚麼你不守候到自己的傷勢全部告癒然後出動呢？」奧倫博士再問一句。

「我的傷勢嗎？它只是被人毆打出現的瘀傷而已，其實它不是很嚴重的，我故意在房裏做出一些呻吟之聲，還把房門虛掩，無非想他們聽了發生錯覺，以爲我身受重傷，需要搬到未完成的空中樓閣休養，我越是裝模作樣，那些人越加輕視我，到時我的計劃更加容易成功。」

奧倫博士說：「本來我不贊成大開殺戒，可是，那些人用黑布幪頭這一招，不止是打傷你，還企圖令你窒息喪命，太過卑鄙了，我故此暗中協助你一臂之力，祝你成功。」

雷米廸聽了，喜出望外。

空中樓閣生死戰

那一座「空中樓閣」其實是「太空城」的縮影，美當局初時打算在深不可測的太空弄一座城市出來，外邊用環形的金屬管套住，城內有的是花草樹木，還有溪澗小河，另外依照人類的生活方式去製造陽光，分得出晝和夜，必要時把美當局認爲是最重要的高層人士搬進去居住，還有些空缺留待超級富豪，每家一億美元，後來，他們考慮到這一座太空城的經費太過龐大，且又不容易保護，可能受到蘇聯太空戰機的襲擊，然後改變主意，暫時造一個用透明塑膠做外殼的太空建築物，一切仿照太空城，具體而微，預算這一座空中樓閣只容一百幾十人居住，雖然它浮在太空，跟月球相隔不遠，根本上美國已經在月球築起了一個太空基地，戰機密集，還有三百名太空戰士，隨時出擊，不怕任何敵人。

如果他們能夠利用「太陽風」把水星的冰山吹裂，化爲豪雨，洒在月球之上，那座空中樓閣就可以全部落成，儘管沒有水，他們也可以把人工造成的水源送進去，足夠三幾個人過活，由於太空裏面沒有普通的敵人，故此入居該處，仍是很安全，至於佈局救人，那是另外一回事。

雷米廸從月球上面的水庫盜取了幾桶水，潛入「空中樓閣」，佈署妥當，然後正式帶金苗離開巢穴，走到該處過活。

離開之前，他還跟奧倫博士告別，盡量吸引各人的視綫。

入居「空中樓閣」之前，他沒有把此行的計劃對金苗說知，故此她茫無所知，以爲他眞的想暫時避開無法辨認出來的敵人。

入黑之後，風聲鶴唳，雷米廸慨然說：「金苗，我們在太空裏面碰上的災難還比不上在月球發生的災難那麼多，眞是出乎意外，直到現在，我還沒法猜得到那些敵人是誰，也猜不透他們爲甚麼跟我作對，假如我倆留在巢穴內，遲早一定遭遇毒手，故此我決心帶你躲在空中樓閣，誘他們進入圈套之內，因爲我担心你知道了這個計劃，無意中洩秘，打草驚蛇，是以進入空中樓閣之後才把它告訴你，請你原諒！此外，我還希望你合作，如果你眞心愛我，不會拒絕我的請求。」

金苗聽了，猛吃一驚。

事情發展到這裏，她沒法可想，只好一切依他的吩咐去做。

空中樓閣這個地方是獨立建造的，跟外界隔絕，不單是沒有飛沙打臉的月球風，同時有人造的地心吸力，因此之故，置身其間，比較在月球表面或者在月球地面之下過活，更加舒服，照理她是相當滿意的，問題是她要依照雷米廸的意思去做，憑着她的性感身型，誘惑狂蜂浪蝶，自投羅網，假如出錯，不堪設想。

入居的第三天，她開始看到一些闖進來的人了，首先是兩個，跟着，還有另外三個。

她早已知道在甚麼地方已經「放電」，只要她自己沒有踏脚上去，任由別人踐踏，一定能夠戰勝，故此她小心翼翼的行走，佯作一切視而不見。

她幻想到那些人觸電喪生，慘呼的情形，頗覺心寒，可是，爲了自救，她不能夠考慮太多了，只好把心一橫，自管自的去做。

她走過了花圃，也走過草地，然後走到一個井的旁邊汲水，本來是個枯井，他們把許多桶水注入，井裏有水，當然可以汲取。

她知道那些井水是有毒的，絕對不能夠飲，由於她已經下了決心誘敵自投羅網，她就假戲眞做，明知是毒水也要把它汲取，而且用手挽了半桶水走回去。

相隔二百碼，雷米廸在屋裏等候她回來。

她自己也隱約感覺到，她挽起水桶的姿勢相當美，並且，有點吃力，看來在附近窺伺的人，可能疾走過去，協助她挽水桶，亦有可能乘機侵犯她，那些人走向她身邊的時候，不可能避過電力的傷害，她緩步走回去的一段時間，相當緊張。

奇怪得很，那些人好像預先覺察到草地上面靠近她的地方，危機四伏，沒有一個人走近她，也沒有人向她伸手打招呼，只是遙遙的跟踪。

她沉住氣走回去。

那一扇門是虛掩的，她伸手推開了門，閃身入內，右手仍然挽住水桶。

突然有一個人衝進來，左手捉住她的

腰肢，右手提高，掩住了她的口，哈哈大笑。

另外兩個人也走進去。相距不遠的一處，就是圓床，床上躺着雷米廸。

雷米廸看來似乎傷勢未癒，不能夠隨意活動。

他躺在床上，側臥，臉孔朝向門口，似乎一心一意等候她回來。

在他的身邊，沒有手槍，有的只是一柄電筒。

他顯然是孤立無援了，那些人站着欣賞她受到侮辱的一副可憐相，完全沒有把他擺在心上。

她的上衣有一截被人撕裂，露出酥胸的半截，拚命掙扎。

雷米廸不能夠忍受了，他突然說：「多次跟我作對的人，原來是你們！」

他把電筒對準那些人，說：「我的眼睛巳經受傷，需要打亮電筒才可以看清楚你們的眞面目，可否走近一點，讓我看一看？」

進門的三個人，有一個跟她糾纏在一起，另外兩個人，絕對輕視他，沒有拔槍，眞的走前兩步。

電筒扭亮了，一條白光橫掃過去，兩人沒有展開任何一種攻勢之前，白光巳經接觸他們的臉孔。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出現，他們的臉孔每一條肌肉抽縮，立刻倒下來。

跟她糾纏的人相當機警，正想拔槍，她拚命捉住他的右手，白光向他掃射他沒法站穩，猝然倒下來，雖然她站的地方稍爲後一點，被白光掃過，她也倒下。

這是一幅懸掛在奧倫房中的掛圖，將來「空中樓閣」完成之後，就是這樣子，花草樹木，房屋和小河，式式俱備。

雷米廸知道每一個人受制於神秘的光亮，神經痲痹，不久就會甦醒，不敢怠慢，把三個人拖到後門外邊，逐個解決，有如劏豬那麼輕鬆。

他盡快辦妥了這種工作，回到她身邊，用冰水洒在她的前額，還使用按摩的技巧，使她覺醒過來。

她終於甦醒了，睜開眼睛，看見雷米廸站在身邊，推想到她仍然活着，喜極而泣。

「別哭了，金苗，快些回答我，你看見的人有幾個？」

「一共五個。」

「那麼，死了三個，還有兩個，必須盡快把他們幹掉，希望你合作，演另外一場戲。」

他把她的上衣撕爛了些，露出的胸部更加闊大，更加誘惑，叫她走出去，擺出好像被人施暴的樣子。

她雖然不願意，仍是依照他的指示去做，拉開了門，接着一雙脚走動，只是走了幾步，她就沒法支持，倒在門外的石階上面。

果然不出所料，有一個人走過來，輕輕的踢她一脚。

她的身體翻動，一雙脚也翻動，仰望到高處去，看見一個濃鬍子，他十分高大，有如一座山。

「我們到了甚麼地方？」濃鬍子大聲呼喝。

她故意擺出受驚過度的姿態，渾身發抖，唇也發抖，總是不做聲。

她盡量拖延時間。

濃鬍子不耐煩，把她抓起來，擁抱着她，使勁狂吻。

他不知道腦後巳經有人走近，那個人正是雷米廸，他更加不知道雷米廸擅長飛刀。

到他懂得的時候，巳經太遲了，刀鋒染了毒液，見血封喉，他只是搖晃了一會，便即倒地喪生。

雷米廸十分機警，扯了她一把，先後飛奔到屋裏，耳邊聽到子彈的呼嘯聲。

他抓起了一柄射程特別遠的來福槍，跟那個偷襲的人駁火，槍戰了一會，毫無結果。

她幽幽的說：「死剩了一個！」

「是的，那個人有足夠的地方躲起來，俟機出擊，我們要十分小心，不分晝夜，切勿走出門外一步，不管它是前門或者後門。」

「是的，我很明白，他躲在暗處，我們站在光亮之處，他佔盡上風，到了晚上，我們是否仍然在屋裏？」

「到時候再說吧。」雷米迪很冷靜的說。

金苗忽然患病送院急救

正如她所說，那個殺手可以從任何角度射擊，他們二人變成了活動的槍靶，那是很危險的，幸而屋裏的食物和水足夠他倆吃喝一週之久，只要他倆防範週密，不容易受擊，那個人就算身上有很多食物，還帶了一壺水，仍然會吃光喝光的，照雷米迪推想，不論遲早，這傢伙一定會走到

前門或後門搜索死者同伴身上所帶的乾糧和水，那就有機會把他殺掉，不過，他一個人無法支持幾十個鐘頭，所以叫她合作，輪流把槍口對準戶外，等候躲着的人走近。

如此安排，心理上有很大壓力，捱了三天之久，外邊仍然是沒有動靜，雷米迪說：「那個人恐怕死了，讓我走出去看看吧。」

「他怎會好好的喪命呢？」金苗有些困惑。

「如果他看見你在井中汲水，便會受到我們的愚弄，三天之內，他必然喝光了水壺裏面的水，他沒有走到同伴身邊盜取水壺，顯然是喝井水了，他當然沒法活下去。」

說完，他飄然而去。

金苗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悶悶的留在屋裏，等候他回來。

他去了不久，疾走回來，高擧一雙手，表示他巳奪取勝利。

金苗拉開門，迎上去，說：「你是否發覺井邊有一具屍體呢？」

「不錯，他死了巳經超過一天。」他走得太快了，喘息着回答。

兩人休息了一會，金苗說：「我們的計劃很順利，那晚黑布幪頭把你痛毆的人，恐怕就是他們，現時他們死光了，你打算怎樣？要不要再留下來？」

「不必留下來了，回到巢穴過活吧，發覺了這一種秘密，我稍爲放心。」

「甚麼秘密呢？」

「我所指的秘密就是死者的身份，他們全是戰士，穿的是軍服，並非工作組這邊的人。」

「有甚麼分別呢？」

「大有分別。如果他們是工作組的人，防不勝防，反之，他們並非屬於奧倫博士的人，我們就安全得多，最低限度，他們夜裏不會潛入我們的巢穴，企圖來侵犯你。」

她沉默了一會，說：「我們怎樣處理那些屍體呢？」

「你不必操心，我看見奧倫博士之後，把經過情形報告他，一切由他處理。」

「這樣也好。」她欣然點頭。

當天下午，雷米迪帶了金苗回到巢穴，向奧倫博士報告，順便送還向他借用的「神經痲痹電筒」。

奧倫博士稱讚他，認爲他智勇雙全，居然以寡敵衆，戰勝那些兇悍的戰士。

奧倫博士叫他休息兩天，恢復正常的工作，他稱謝之後告辭。

兩天之後，雷米迪恢復工作，金苗同行。

兩個人置身於霸王車，等於走進「二人世界」，很是高興，不過，那種快樂保持了不多久，便即消失，不知道爲甚麼，金苗突然投進他的懷抱，叫他緊緊的擁抱她。

他覺得她不單是一陣陣發抖，身上有點冷，猛吃一驚，說：「金苗，你好像患了瘧疾，我們趕快回航！」

他只是說了這麼一句，便即扭開機件的樞紐，收回機械人，關好了各處艙門，把霸王車向月球表面降落。

每一次霸王車升空或者降落，俱是如此，它先要在空中打圈，採取弧形路綫，兜了幾個圈，越轉越高，然後穩定下來，要是它降落，也要在空中作螺旋形的姿態下降。

從高空降落，需要一段時間，平時他倆不會介意的，可是，那天却有些分別，由於她的身體越來越凍，他需要緊緊的抱住她，還把車廂的溫度提高到華氏一百度過外。

他巳經熱到滿頭大汗，她仍是全身發抖，冷得要命。

他渴望霸王車盡快降落，無奈那種車在太空行駛，有固定的軌迹，又有固定的速度，把它不斷的加速，十分危險，他只好沉住氣，依照它平時降落的方式降落，直到它進入月球基地爲止。

他剛剛走出霸王車，就使用緊急訊號，召喚救護車，盡快把她送到月球表面最大的一間醫院，再送急症室。

月球表面除了若干軍事設備之外，甚麼都沒有，重要部門全部在地面之下二十呎到五十呎的洞穴之內，這樣安排純然是避免隕石襲擊，醫院亦無例外。

剛剛把她送進急症室，雷米迪就在醫院打電話向奧倫博士報告，奧倫博士也覺得驚慌，趕快到醫院看她。

僥倖她只是心理上壓力太大，引致神經衰弱，並非患上了無法施救的太空病，雷米迪然後才較放心，奧倫博士也鬆了一口氣。

替她診症的醫生何洛博士對他們說：「一個人如果太過緊張，腦袋之內會分泌一種酸質，令到整個人失去了控制，包括生理反應在內，有些人突然渾身血液發燙，有如火燒，另外一些人却手脚冰凍，正如金苗小姐的情況一樣，看來雖然可怕，其實不是很可怕的，只要替她注射尿素和水，令到她急速排泄大量尿液，腦中的酸質也溶解在水中，化爲尿液排除。那就一切不成問題。她巳經脫離危險時期了，不過，她需要絕對寧靜，還是留在醫院三幾天之內然後出院，比較安全。」

奧倫博士同意這樣處理，但却懇求醫院派出最優秀的護士照料她。

再過一會，奧倫博士跟雷米迪一起走出醫院的大門。

他對雷米廸說：「我透過院方重要人士的關係，讓她單獨留在雙層房間靜養，除非得到院方允許，沒有人能夠闖進去，因爲那個房間是套房，有兩重門戶，還有人守衛，料想她得到最高度的保護，不會被狂人侵犯，你放心好了，明天如果你照常工作，我到醫院看看她。」

「我希望跟你回到醫院看過她，我然後開工。」

「這樣也好。」奧倫博士說。

奧倫博士變形向她襲擊

雷米廸幾乎是整晚失眠，翌日早上，他跟奧倫博士一起走進醫院看她，發覺她的精神比較旺盛，略爲放心，分手之前，奧倫博士對他說：「今天整個上午，我留在醫院，但却不是留在她的房間之內，下午才回去，你照常工作好了，如果你認爲一個人不容易駕駛霸王車，把這種困難對我說知，我會考慮多派一兩個人協助你的，你自行決定好了，我相信金苗小姐五天之後就可以如常工作。」

說完，兩人便即分手。

雷米廸單獨一個人開動霸王車，從月球基地升空。

一切正常，只是他的心理不正常。

不知道爲甚麼，他總是心神恍惚，好像大禍臨頭，初時他還可以使勁克服這種畏懼死亡的觀念，後來，他辦不到，逼於沿着螺旋形的軌迹降落。

他從來沒有如此不濟，剛剛升空，隨即降落，因此他認爲自己需要把這種不正常的心理反應向奧倫博士報告。

一來奧倫博士說過整個上午留在醫院，雷米廸向他報告，需要到醫院去，二來他自己很想見見金苗，他做妥了霸王車降落應做的手續之後，他就到醫院去。

他向看護的部門查詢，知道金苗仍然留在絕對寧靜的雙套房間裏，並非留在急症室，稍爲放心，不過，看護小姐告訴他，奧倫博士仍在她的房間之內，他就滿腹疑團，叫看護小姐開門讓他走進去。

本來他可以在客廳打電話到房間跟她交談，然後查問奧倫博士爲甚麼賴着不走，可是，他既然覺得疑雲重重，索性親自走進去。

因爲院方的高級醫生對看護小姐多人講過這一句，認爲她的丈夫及她的保護人都有資格單獨進入她的房間之內，故此看護小姐毫不考慮就開門給他。

一共有兩扇門，開完一重門再開另外的一重，直闖進去。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他跟看護小姐露莎同時看得見一個香艷而又可怖的鏡頭，他心愛的金苗被一雙粗大多毛的手捉住，上半身的衣裳全部撕爛，露出她一吋吋的嬌軀，她大聲呼救，拚命掙扎，捉住她企圖蹂躪她的一個人，非常可怖，雖然，他的身體並非粗壯，一雙手特別粗壯，不單是手上有毛，臉上也有長而黑的毛，整個臉孔充滿了皺紋，似乎是半人半猿的動物。

雷米廸身上有手槍也有刀，他担心發槍射擊可能打錯了金苗，索性用飛刀出擊，右手往上一揚，怪物的胸部吃了一刀，狂性大發，把她推開，向他進攻。

那時她已經被怪物推跌在地，雷米廸不必顧慮到她，立刻發槍射擊。

好像大猩猩似的怪物，一雙手伸到盡，擺出凌厲的攻勢，差兩三呎就可以抓住雷米廸了，大肆咆哮，不提防雷米廸連發三槍，倒地打滾，看來就快喪命了，雷米廸發覺他已失去了戰鬥力！喜出望外，疾走過去，把心上人從地上抱起來，她已暈倒，因此他叫看護小姐露莎趕快走出去拿氧氣管急救。

露莎去而復回，一方面給她吸入大量的氧氣，另一方面，替她注射强心針，忙了一段時間，她甦醒了，睜開眼睛看看，發覺雷米廸把她抱在懷中，十分欣慰，驚呼了一聲。

「金苗，你已經恢復健康了，不必担心！」他趕快安慰她一句。

「他……怎樣呢？」她怯怯的說。

「你說的他究竟是誰？」

「他是奧倫博士，你沒看見他嗎？」

「我沒有看見他，只見你跟一頭怪物搏鬥！」

「那頭怪物就是他！」

雷米廸猛吃一驚，說：「金苗，你說那頭怪物就是奧倫博士嗎？」

「當然是他！你不相信嗎，我親眼看見他變形！」

聽了這一句，雷米廸不期而然的轉過半邊身，看地上垂危的怪物。

說也奇怪，那一頭怪異的臉孔本來是皺紋密佈而多毛的，忽然之間，黑色的毛縮回臉孔，至於皺紋，沒有剛才看見的樣子那麼突出，因此之故，牠的本來面目清清楚楚的顯露出來，確是奧倫博士。

定眼看時，牠的手臂以及頸子本來是十分粗壯的，那時忽又萎縮，軟弱不堪，分明是老翁的軀體，再也不是怪物了。

牠的左脅還有一柄刀子插着，被槍傷的部位仍有鮮血冒出來，儘管牠血肉模糊，肯定的說牠不是大猩猩了，變化得那麼大，看呆了雷米廸的一雙眼。

他忽然想起以前在銀幕上出現過的「鬼齒」，對她說：「照情形看，奧倫博士似乎注射過奇異的藥物才會變形，我能夠及時把你救出生天，眞是奇蹟！」

「你不是駕駛霸王車飛上太空的嗎？怎會忽又走回來的？」

「我也不知道爲甚麼突然走回來，可能是我對你太過担心吧，現時我們急於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叫露莎做證人，證明我因爲救你飛刀殺死的一個人，乃係怪物，並非奧倫博士。」

「對了，只有她看見博士變形，快些抓住她！」

兩個人把視綫投向房間各處，看不見露莎，追到外邊，也看不見她，雷米廸很是焦躁，說：「這件事情越來越不好了，我認爲她一定向院長報告，很快就透過院長，通知月球上面的軍隊，不過短短的幾分鐘，有人進來抓我，怎樣辦呢？假如露莎沒有說明眞相，沒有人相信奧倫博士會變形。」

「即使露莎把她看見的情形和盤托出來，仍不一定有人相信她，你必然被拘，送到軍事法庭受審，凶多吉少！」

金苗說時語聲顫抖，恍如驚弓之鳥。

雷米廸目露兇光，說：「我不信自己落在軍隊的手中，趕快逃走吧，遲了半步，沒法逃生。」

「對，我們還有一綫的希望，不過，你殺了幾名戰士，沒法留在月球的表面了，至於巢穴那邊，他們都認爲奧倫博士死在你的手上，也是不能去的，我們還有路走嗎？」

「當然有路走，別多說了，快些讓我把你帶走。」

跟着，又道：「金苗，別忘記，我們還有一輛能夠飛上太空的霸王車！」

擊落六架太空戰機

重達三萬噸的霸王車，就像是有軌電車，停放在一條軌道上面，那條軌道伸展得很遠，它一升一降，必須倚靠它，既然雷米廸決心利用它逃走，就要爭取時間，最低限度他要担心別人破壞鐵軌。

兩人飛奔到醫院的大堂，穿過了它，闖入更衣室，雷米廸拔槍指嚇，逼他們交出兩套「月球衣」，分別穿在身上，乘坐電梯升到地面，一口氣奔向鋼幕那邊。

由於月球上面的空氣稀薄，奔走的時候，簡直是連走帶跳，有時跳得高一點，索性在空中飛行。

終於他們二人搶先走到鋼幕之外，放在鋼幕裏面的升空飛行物體，不止是霸王車，那塊龐大的鋼幕可以擋住隕石，十分重要，不管那一秒時間都有人看守，軍方沒有證實奧倫博士是否被雷米廸殺死之前，不會下通緝令，故此雷米廸跟金苗仍然可以很順利的通過鋼幕守衛那一關，辦妥了登記手續，寫下了霸王車再度升空的時間，便即走進車廂。

關上了車廂的門，揭起鋼幕，就在這時，雷米廸發覺有幾十名戰士向鋼幕那邊疾走過來，鐵軌上面也有十多個人站着，不斷打手勢，叫他停止升空。

形勢比人强，他沒法選擇，只得對金苗說：「集中精神工作，立刻升空。」

「你決心衝過去嗎？」

「是的，我決心衝過去！」

兩人分別拉開了升空的掣，那一輛霸王車怒吼一聲，向前衝去，十多個人立刻化爲肉醬，跟着，它像以前的飛行姿勢，沿着鐵軌急速前進。路軌是以螺旋形伸展到高處的，望之有如一座塔，伸展到最高的一層，沒有路軌了，霸王車以更强的衝力脫離軌道，升上太空。

他們二人升空，只是爲了逃命，漫無目的，有的是時間，霸王車在空中穩定下來，雷米廸嘆息了一聲，說：「眞是意想不到，多次策劃加害於我的人，竟然是奧倫博士！」

「你以爲他是幕後人嗎？」

「是的，把一連串的血案放在一起，就可以推想得到，主謀的人必然是他！首先，我在月球的地面跟一個人搏鬥，雖然我看不清楚他是誰，依稀記得起他的拳法，故此我在三幾天之後向他挑戰，此人就是綽號蟹鉗手的拳王夏飛，你應該記得起來，我只是在附設於更衣室的浴堂之內打昏他，沒有殺他，隨後他被人殺掉，可見那個兇手必然是隨後走進空中樓閣向我們挑戰那些人當中的一個。換句話說，夏飛奉命跟我作對，另外有些人殺了夏飛。

「有一種證據可以反映出奧倫博士係蓄意傷害我的主謀，我們躲在空中樓閣之內，走進去挑戰的戰士，早已知道繞住你身邊的草叢放了生電，踏中它就喪生！

「如果他們沒有獲得奧倫博士秘密通知，怎會如此機警？在草地佈局放電這一條妙計，我曾經對奧倫博士說知，可見奧倫博士是主謀了，幸而我沒有把水中放毒的另外一條詭計說出來，否則，我未必能夠把他們一網打盡。」

「我眞是不明白，爲甚麼博士千方百計的害你，却又在你危急之際救你一命呢？你大概會記得清楚，你被人用黑布幪頭痛毆之際，布袋末端有橡筋，如果博士來遲一步，你就沒命！」

「是的，害我的人是他，救我的人也是他！初時我不明白爲甚麼他的心理如此矛盾，後來，苦苦的思索，殺了他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博士多方面的佈局，並非想我死，只是想我殺人，有了鐵證握在他的掌心裏，他就可以控制我！此外，他還可以趁住我走開之後玩弄你，你不敢向我告密，假如我沒有犯罪的把柄被他抓住，他不易永遠控制你！此外，他不殺我，有另外一個理由，如此嬌艷，一定有許多人追求，我死了，追求者更多，他完全沒有條件追求你的，故此他只是想滿足獸慾，不想殺我！」

「他爲甚麼要扮鬼嚇人呢？」

「金苗，你眞傻！他怎會扮鬼嚇人？他忽然變形，並非一天的事，大概他注射的超級荷爾蒙針藥從大猩猩的荷爾蒙分泌之處提煉出來，他以爲它可以使他增加精力，神氣旺盛，不知道日子拖長了就會發生惡劣變化！另一方面，可能他認爲來日無多，明知慾火如焚之際他會變形，他也無法控制。」

關於奧倫博士的心理分析，弄清楚了之後，兩人釋然於心，可是，怎樣逃生呢？仍是一個謎。兩人交談之際，霸王車差不多是寂然不動的，跟隨月球的速度進行，故此他們一直都看見月球的軍事基地！

談了許多話，金苗需要休息，緩緩的閉上眼睛。雷米廸也想休息，那雙眼睛將閉未閉之際，忽然看見紅光一亮，雷達網上面的紅色鋼針不斷移動，而且在雷達網上面劃出了三架戰機的輪廓。

顯然是月球的軍事基地有三架戰機起飛了，它逐漸逼近，定眼看時，還有另外三架，俱是把霸王車看做進攻的目標，他知道這一場慘酷的空戰即將爆發，把心一橫，索性放射六枚追擊火箭。

他知道那些戰機如果太過逼近，一定發射火箭，又知道霸王車放射的火箭比對方的火箭射程遠得多，故此先下手爲强。

火箭發射之際，那種震動力使金苗在半醒半睡當中覺醒，睜開一雙眼，及時看見雷達網上面顯示的一連串爆炸。

六架升空作戰的「太空戰機」一同歸於盡，血洒長空！

拚死衝入地球降落

金苗嚇呆了半截，說：「爲甚麼你把戰機毀了？這罪名很大，你担當不起！」

「難道殺了奧倫博士以及六名戰士的罪名我就担當得起嗎？他們向我圍攻，慢了一步，我們就變了鬼，逼不得已，我才放射火箭毀滅它，請你原諒！」

「我們怎樣辦呢？」

「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了，還有一綫希望的就是降落地球。」

「霸王車那麼笨重，闖入地球的大氣層，不會把它燃燒嗎？」

「不會的，因爲它有一個六角形的保護網，可以抵抗高熱和烈焰。別多說了，我們立刻向地球推進。」

弄妥了方向，霸王車加速推進，爲了減少重量，把附屬的機械臂以及掘取的隕石全部拋掉。

車廂之內仍是相當穩定的，雷米廸說：「金苗，霸王車只有八枚火箭，已經發射六枚，如果我們仍然留在月球上空，還有另外一批戰機追上來厮殺，我們必死！此外，霸王車裏面只有旬日的糧食和水，至於燃料，一週也不夠，故此我們非從速決定不可！關於降落地球，大氣層不能夠使霸王車燃燒，最成問題的是這一點，缺少螺旋形的軌道，霸王車無法使它的速度逐漸減强，根本沒法降落。」

「我也有這種想法，將來我們可能降落地球，但却變成一堆燒焦的炭！」

「不必這樣灰心，如果我們揀淺水的海岸降落，利用海水使它的速度逐漸減弱，却又不是剷入深海，仍有逃生之望。」最後，雷米廸很堅强的說。

霸王車終於跟地球上空的大氣層接觸，衝過了它，六角形的保護網大部份脫落，整整一輛車仍然保存得住，由於它有三萬噸那麼沉重，直綫衝下去。不管如何降落，必然撞至四分五裂，他倆必死，故此雷米廸揀了海洋上空作爲降落地點，不斷的迴旋，最後，才向一個孤島旁邊降落，仍是以螺旋形姿態降落的，到時發生巨浪，有極大的震動力，他倆突然昏迷，直到獲救爲止。

霸王車在太平洋關島附近的海岸降落，車已毀了，兩人獲救，可謂奇蹟。

雷米廸在覺醒之後對金苗說：「我們一定被逼吃招供丸，絕對不能說謊，到時我們可能分別審訊，更加不可以僞造事實，總之，一切從實招供，我仍有足夠的力量避免刑事處分。」

當時她半信半疑，無可奈何，只好接受命運的安排。

雷米廸在醫院接受治療，傷勢漸癒，定期送往華盛頓軍事法庭受審，他在醫院秘密求見一個人，那是太空總署的副署長「馬天洛」。他以前能夠獨當一面的做霸王車的控制員，正是馬天洛推薦，馬天洛聞訊，單獨乘坐航機到醫院看它，錄取他的口供。

他把前後多次殺人的行爲全部供述，還說：「一切基於自衞，我之所以請求免罪，並非以自衞作爲求救的理由，還有另外一個因素，直到現時爲止，沒有一種飛行物體比得上霸王車，人類當中，只有我一個，曾經駕駛它死裏逃生，擊落戰機，衝破地球上空的大氣層在太平洋羣島的沙灘降落。」

他暗示着他有本領駕駛霸王車，萬一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少不了他。

他終於判刑一年，刑滿之後，在太空署担任重要的職位，金苗無罪釋放。

原定製造的「空中樓閣」，至今仍在月球上面製造，仍未成功。（完）

神兵動干戈

（本文承自第40頁）

他不禁大驚失色，却連念頭也未轉過，突覺腰眼數處地方一涼一痛，他自己也看到，他的身上，突插出數截刀尖來！

他禁不住發出一聲慘厲的吼叫！

× × ×

地面上裂開的那個洞口，只有丈許寬，洞口裝上了翻板，地面經過僞裝之後，表面上與旁邊的地面一般無異，尤其是在黑夜之中，根本就看不出有何不妥，只要一腳踏上去，翻板下翻，人便會直跌下去，那是侯德信在聽了項南川的回報後，兩人經過一番商議，想出來對付郝鏗鏘的辦法之一。

他們之所以想出這種陷坑來應付郝鏗鏘，是因爲他們都覺得，憑他們的身手，以及莊中的人手，根本應付不了郝鏗鏘，所以，只好裝設陷阱來對付他了！

莊中不少地方皆設置了令人想不到的陷阱，就算郝鏗鏘能夠闖過這個陷阱，還有其它的陷阱在等着他！

想不到，第一個陷阱便已將郝鏗鏘「陷住」了！

但要不是項南川拚死將郝鏗鏘「拖下水」，結果可能不會這樣出人意料！

站在陷坑的邊沿，被侯亮扶抱住的侯德信，經已氣息奄奄，襟前被吐出的鮮血染紅了一大片，臉色白得有如死人般。

但他仍然掙扎着望着坑底下面，被倒插在坑底的利刃插穿了身體四肢，業已氣絕身亡的項南川及郝鏗鏘的屍體，艱澀地道：「亮兒，要不是項大叔捨命將他扯下去，只怕咱們今晚會死不少的人，甚至本莊被毀，人被殺光，你要好好地將項大叔安葬，並供奉他的靈位！」

這一番話說完，他已喘息不已！

侯亮看到父親那種辛苦的樣子，十分心痛地道：「爹，你好好地歇一下吧，孩兒會遵照爹的話去做。」

旁邊的程如蘋也道：「義父，蘋兒與大哥扶你入去躺下……」

侯德信却艱難地搖搖頭，斷續地道：「蘋兒，不……用了……爹已不行了……聽着，爹有一句話要……姓……郝的雖然……死了，但逃了的應天元與那些……手下，可能會將咱……家藏有異寶……的秘密……傳到江湖上，引起江湖武林同……道的覬覦……爲免禍計……亮兒……貪夜將莊子……燒燬……帶着你娘與及弟妹……覓地隱居……還有……爹看出你與蘋兒……要好……爹不反……對……你們。」

說到這裏，語聲倏止，頭一歪，眼瞼垂落，咽下最後一口氣。

× × ×

侯家莊起火了，火勢猛然，黑烟衝天，火光將天空映得紅彤彤的，待到白沙鎭的人家驚醒的時候，莊子已完全被火勢吞噬了，變成了一片火海，那些鄉民欲救不能了。

而侯家一家，也從此在江湖上失了踪，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去向。

總之，侯家莊從此變成了一座廢墟。

（全文完）

短篇武俠故事

高臬·文 可飛·圖

劍俠

離合遭遇 救己助人

一陣微風吹來，盪起湖波萬傾，蘆浪千重。

這原是一個甚少人跡的蘆蕩，景物倒是不俗。

此時蘆葦深處，倒着一名身着紫衫，年約三旬的青年，他姓羅名泊，是劍客也是一個流浪漢，因爲他拒絕娶黃山主的女兒，以致招來一場橫禍。

六天了，他日日苦戰，天天逃亡，全身筋疲力盡，才暫時突出重圍，現在他躺在蘆葦堆裏，身下是濕濡的泥濘，身上佈滿了劍傷，按理任何人躺在這種地方都不可能睡的舒服，但他必需儲蓄精力，準備隨時再戰。

羅泊是一個成名的劍客，經過無數艱苦的磨練，而且身經百戰仍能生存，縱使利劍穿身，他也不會皺一下眉頭，泥濘的草地，他自然能夠忍受下來。

終於他閉上眼睛熟睡，但他全身每一條神經都在戒備中，任何一點風吹草動，他都會立刻醒來，他身旁放着一把寶劍，劍更可以隨時出鞘。

也許，他委實太疲倦了，泥濘雖然不太好受，他還是沉沉的睡了過去。

劍客本來天生異稟，警覺性之高絕非常人所及，正當他熟睡之中，赫然竟被一種異樣的感觸驚醒過來，似發覺身上受傷之處，正有一個人在用舌頭舐啜着自己的血漬，而且他還能察覺，舐啜着自己鮮血的是個女人。

因爲他能感到一陣非蘭非麝又帶着清幽的香味撲鼻而來。

只不過是片刻之間，羅泊已經能夠確定自己的感覺絕對眞實，所以他立即將眼睛睜大。

當他將眼睛睜大之時，不禁大爲驚訝，因爲他睜大眼睛的霎那之間，除了見到頭頂上的一重重蘆花之外，他什麼也沒有見到，那兒有女人的踪影？

這是一件不可理解的怪事，羅泊明知在蘆葦之外可能隱藏着敵人，但他已經顧不了這許多，霍然從泥濘中跳了起來，及縱目四顧，湖畔到處荒蕪，別說人影連孤雁的踪影也沒有一隻，那裏會有女人的影子。

「莫非我錯了？」羅泊暗自叫道。可是他幾乎立刻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劍客的觸覺敏銳，而且一定正確，他不能抹煞這份自信。

就在羅泊滿心疑惑之際，忽然眼前的蘆葦中有一白影閃動，在電光火石之間，羅泊的長劍已經出鞘，幾乎比眨眼更快，前面的蘆葦有一半倒了下去。

倒下的蘆葦使羅泊的視綫寬廣了一點，他發現那閃動的白影，既非埋伏的敵人，也不是剛才舐自己身上鮮血的女人，而竟是一隻白鷺。

他心中懷疑剛才莫非是自己的錯覺，舐血的並非女人，而是那個扁毛畜牲。

至於剛才那陣幽香，當然就是一種幻

覺了。

×　×　×

月光緩緩升起，但黑夜中的蘆盪，死寂荒涼，連一點兒生氣也沒有，然而，羅泊就在此刻，忽然從地上跳了起來，他仰望了一下天上的星光，心中極爲高興，雖然危險未過，但黑夜是最好掩護。

他邁開了身形，動作比一隻夜貓子更加靈活，輕輕撥開蘆葦，就要跳出這個陰沉黑暗的蘆盪。

劍客終年在江湖流浪，認路的本領比誰都高明，何況羅泊進入這兒是在白天，他深知這塊蘆盪的面積多大，離開大路有多遠。

所以當他決定逃出去，是十分有信心的，然而，大約過了一個時辰之後，羅泊的信心就完全消失了。

以他的估計，不到頓飯時間，自己就誤走到大路，但如今他走了整個時辰，發現自己仍舊在蘆盪裏，他的四週全是比人還高的蘆葦。

面對幾十個敵人，他連眉頭也不會皺一下，但如今身處無人的蘆盪，他竟忍不住有點心焦。

趕夜路的人都會從星辰分辨方向，羅泊是一位名滿江湖的劍客自然也會，他先讓自己冷靜下來，再仰望天際，當判定了方向之後，立即向前方走去。

不料，事情愈來愈糟，他雖然循着認定的方向走，但大半個時辰過去他發現不僅沒有闖出蘆葦，反而來到了一個沼澤面前。

沼澤是死路，只要一脚踩下去，極可能就混入泥濘中，就此滅頂，這樣會死的無聲無息，羅泊雖然不敢向前跨進一步。

「不，我不能就這樣被困死。」羅泊到了這個時候，旣不灰心，更不服氣，所以他會咬牙切齒的這樣說。

他立刻想到，只要回到剛才休息的地方，再由那個地方辨方位，他深信不會再迷失。

可惜這不過是羅泊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爲他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分辨方向的能力了，要走回原來憩息的地方談何容易，他兜了幾個圈子，到頭來仍舊回到沼澤。

就在羅泊十分驚慌之際，忽然遠處傳來一陣極爲幽怨的歌聲，琅琅清音，如訴如泣，聲調之哀怨，令人不忍卒聽。

羅泊本來是一個心如鐵石的硬漢，任何事物也不可能使他動心，否則他就不會拒絕黃家姑娘的親事了，可是不知怎地，他一聽到這陣歌聲，竟有一種傷心落淚的感受，似乎歌聲牽動了他早已塵封在心中的過去，父母的慘死，以及悲慘的童年。

就在他發呆之際，突然吹來一陣寒風，羅泊猛然打了一個冷顫，他原已迷惘的靈智迅即恢復過來了。

「奇怪！這個荒凉的地方，何來女人的歌聲？這事實在太奇怪了！」

他在思忖之際，同時想起自己在蘆葦盪中所遇的種種怪事，忽然覺得毛骨悚然，他是一個流浪江湖的浪子，見過不少稀奇古怪之事，今天還是頭一趟被怪事弄的自己恐懼萬分，爲了抗拒心底的恐懼，他忍不住高聲叫了起來：「喂！什麼人在歌唱？」

當他高聲吼叫之後，那遠處飄來如訴如泣的歌聲，忽然靜止，四周又恢復了一片死寂。

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歌聲的停止非但沒令羅泊心情平靜，反倒使他比剛才更爲恐懼，他發現自己全身冒着冷汗，比面對千百個敵人更爲緊張。

「現在怎麼辦？」心裏問自己許多次，却連半個答案也找不出，一個身經百戰的劍客，此時居然無法使自己冷靜下來。

正當羅泊孤立無助之時，沉寂的蘆盪又揚起那陣歌聲，同樣是清音琅琅，同樣是珠圓玉潤，那如怨如慕，似訴似泣的歌聲，仍然具有令人傷心落淚的魔力。

羅泊再次吼叫，那歌聲又應聲停止，三番四次，情勢絲毫未變，看來再這樣下去，羅泊可能會神智大亂。

當歌聲第五次由沉寂中响起時，羅泊抽出自己的長劍，咬牙切齒的道：「好，無論你是妖魔鬼怪，還是有三頭六臂，今晚我非要把你找出來，然後碎屍萬段，你等着瞧，我不會栽在你的手上的。」

情緒雖然萬分激動，但羅泊靈智未失，他沒有再高聲的呼喝，只希望那歌聲不停的响着，然後好循着歌聲傳來的方向找出那個惡人，現在他判定歌聲是從右方傳來，立即手持長劍向右側奔去。

可是他追了一會兒，却發現歌聲的方向改變了，似不在自己的前面，而在後方，於是他咬牙切齒隨着歌聲轉移而奔波。

幾乎一個時辰過去了，羅泊在蘆葦中鑽來鑽去，忽東忽西，一會兒前奔，一會兒後退，就像一頭被困的老鼠，慌不擇路似的。

耳畔的歌聲還是那麼悲切，它的飄忽使得羅泊追得滿頭大汗，甚至上氣不接下氣，比應付十幾個敵人更辛苦，這簡直是故意捉弄羅泊，使他跑了這麼多的路，仍然無法走出這片蘆葦。

過度的奔跑，情緒的激動，使羅泊一顆心像要跳出胸口似的，當他停止喘息之際，腦中忽然現出一片靈光。

他想：「不對，這明明是在捉弄我，像這樣如喪家之犬似的亂跑，如果我還不停下來，必然會筋疲力盡，最後仍然找不出那個捉弄的人。」

他畢竟是一個有名的劍客，頭腦比一般人精密而冷靜，他明白自己的心氣浮躁，實在太不應該，一經覺悟，整個人就即時恢復了冷靜。

「下地獄去吧。你只管喝你的，大爺再也不會瘋了。」詛咒了一句他就在地上坐了下來。

事實上，花了大半夜的時間，旣然闖不出蘆葦，又被唱歌的折騰了大半夜，他簡直比殺死二十個敵人還要疲倦，因此他才坐下就不能再站起來了。

長劍沒有再放回劍鞘，以備隨時隨地應付意外，他盤膝而坐，閉目垂簾，讓心神合一，靜待其變。

一個久經磨練的劍客，對心神的控制，自是異於常人，羅泊的神智雖是極端紊亂，一經坐息，立即回復寧靜，耳畔的歌聲也逐漸消失，終至萬籟俱已無聲了。

當月光開始沒落，天邊浮現少許曙光之際，盤坐如同石像的羅泊，忽然產生一

種異樣的感覺。

他感到一種輕得幾乎聽不到的脚步聲，在緩緩向身前接近，憑直覺，他以爲有一雙極具魅力的美麗眼睛，正緊緊的凝視着自己。

而且他覺得這雙美麗的眼睛，與舐他身上創口的必然屬於同一個人，因爲他也嗅到那股似蘭似麝的香味。

他右手突伸，一把抓住身旁的長劍，眼睛還未張開，便已一劍揮出，同時身劍合一，身隨劍進，速度之快，宛如電光石火一般。

他很清楚這一劍絕對沒有落空，及睜開眼來一瞧，但見眼前蘆葦晃動，分明有人在裏面逃竄，看來這一劍還是落空了。

他心生懷疑，急忙提起長劍瞧着，發現劍鋒之上，留有絲絲血跡，這證明自己的感覺並無錯誤，只是沒有擊中要害，讓對方逃出手去。

他想追，但遍尋地上却沒有發現血漬，在如此廣大的蘆葦盪裏，追尋獵物十分不易，他只好放棄這個企圖。

×　×　×

他在拚命的揮劍，把四週的蘆葦草割斷，轉眼之間，方圓三丈成爲一塊平地，然後他把砍下來的蘆葦草紮成一堆，自懷中取出一隻火摺子，臨風一晃，就把蘆葦點燃了。

此時是深秋時分，風乾物燥，蘆葦一經着火，頓時非常熾熱的燃燒起來，一瞬之間，羅泊四週已經變成一片火海，只有他站在之處沒有火舌。

風乘火勢，燃燒蔓延的十分之快，整整燒了兩個時辰，才將這片蘆盪燒爲平地，如今到處一片焦黑，那些比人還高的蘆葦，此時全部成了灰燼，再也無法阻擋羅泊的視綫了。

現在他才明白，何以昨夜他闖了半天，都無法闖得出去，原來這蘆盪的面積比他的想像大了何止一倍。

但此刻已然完全不同，他的視綫能望到蘆盪之外，康莊大道等於在他的面前，無論如何他不會再迷路了。

他瞧準了方位，立即向前奮足狂奔，雖然還有許多地方在冒着輕烟，他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終於他的雙脚踏上了大路，全身頓時鬆了起來，就在他要再度邁開脚步之際，忽然感得脚下像是踢到了一些東西，如非他的反應快捷，就可能被絆了一跤。

他停下了脚步，就目光向地下仔細一瞧，發現地上躺的竟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少女。

羅泊是一位生性豪放的劍客，平生沒有對女人評頭品足的習慣，所以他年逾三十依然是光棍一個。但當他的目光瞧到地上的少女之時，心頭忽然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觸，然後他輕輕一嘆道：「女人畢竟是美麗的。」

於是，他蹲下身來，檢查這位少女昏迷在地上的原因，這才發現她左肩之上有一道深深的傷口，他是劍道的高手，自然瞧得出這是被利劍所傷，他的心中不由起了疑念，此地夜深人靜，萬籟俱寂，除了自己適才曾經刺出一劍，這方圓數十里那有半點人跡。

莫非這位少女就是舐自己傷口的那位？不管怎樣救人要緊，他由懷中取出一瓶療傷靈丹，餵給負傷少女呑服兩粒，再捏碎兩粒敷在她的傷口，當他替負傷少女療傷之際，忽然感到左脅輕輕一痳，當時他全心爲少女療傷，並未注意這一痳有什麼不對。

片刻之後，少女緩緩睜開雙目，然後幽幽一嘆道：「是你救了我麼？」

羅泊說道：「不錯，姑娘是被何人所傷？」

少女道：「被誰所傷都不要緊，你不該救我的。」

羅泊一怔道：「扶危濟困，是在下爲所當爲，救姑娘有什麼不對？」

少女緩緩立起，向羅泊投下一瞥，身形一轉，蓮步姍姍，逕向一條小道走去。

羅泊原想順着大路前進，並沒有跟着少女前進的打算，那少女走了出幾步，忽然扭過頭來，道：「羅大俠，你爲什麼不來？」

羅泊愕然，問道：「姑娘怎知在下姓羅？」

那少女道：「羅大俠名滿中原，小女子豈能不知？」

羅泊哼了一聲，洒開大步，逕自向大路走去。

那少女幽幽一嘆道：「一個失去武功的人，加上仇踪遍地，如果不跟我走，只怕你走不出十里。」

羅泊聞言一怔，急提氣運功一試，一身武功果然半點不存，不由怒叱道：「咱們素昧平生，妳爲什麼要害我？」

那少女道：「對不起，羅大俠，小女子原是一番好意。」

羅泊冷哼一聲道：「妳暗下毒手封閉了我的武功，還說是一番好意。」

那少女道：「週圍數十里，山主已經佈下重重羅網，以羅大俠的個性必然會不信那個邪，如果你這一闖麼，一條鐵錚錚的漢子那就有死無生了，走吧，羅大俠，小女子會帶你到一個安全的所在。」

現在，人爲刀爼，我爲魚肉，跟她走也許還有一綫生機，自己去闖多半是死路一條，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跟着少女亦步亦趨。

他們走的都是十分孤僻的小徑，有時甚至無路可走，經過一陣轉來轉去，終於到達一幢十分隱蔽的茅屋。

蒼松遍地，一溪橫流，這地方的景物，倒是清幽得很，他們趨進柴房，少女在門上輕輕彈了兩指，柴扉呀然而開，現出另一名白衣少女，她向羅泊瞥了一眼，讓他們進入茅屋，然後將柴扉關上。

室內陳設不多，但古色古香，雅緻脫俗。

草堂之上，坐着一位滿頭白髮，年逾古稀的老婆婆，右側坐着一位清秀絕俗的黃衣姑娘，他雖然不認識這位姑娘，却有一股似曾相識的感覺。

羅泊向白髮老婦雙拳一抱道：「晚輩羅泊參見前輩。」

白髮老婦微微一笑，道：「對不起，少俠，爲了時間急迫，咱們請你來不得不用一點手段，小綾子，快給羅少俠解開穴道。」

小綾子就是被羅泊刺傷一劍在路上暗算他的那位少女，當羅泊的穴道被解開之後，他原本存有的氣憤之心，也就豁然開朗了。

黃衣姑娘道：「少俠請坐，還認識小妹麼？」

羅泊就位之後道：「請恕在下健忘，實在記不起在那兒見過姑娘。」

黃衣姑娘道：「十年前在關洛道上咱們曾經巧遇，少俠，還記得麼？」

羅泊啊了一聲，說道：「姑娘莫非姓白？」

黃衣姑娘道：「小妹正是白彩……」

羅泊目注白髮老婆婆道：「這位前輩想必就是令師無情姥姥了。」

白髮婆婆道：「正是老婆子？」

敢情十年之前羅泊身負重傷，在仇家追殺之下，已經瀕臨絕境，巧遇白彩加以援手，才能使他死裏逃生，十年往事，如在眼前，他對白彩師徒自然更無懷疑了，還雙拳一抱道：「當年救命之恩，在下迄未報答，今日又蒙義伸援手，實在叫在下萬分愧疚，但不知姑娘爲何來到此地？」

白彩道：「小妹多年浪跡江湖，是爲了尋找殺父仇人，今日來到此地也應了一個巧合。」

羅泊道：「願聞其詳。」

白彩道：「黃山主招攬武林高手，意圖雄霸武林，遇有不爲威脅利誘所動者，則傾全力將他殺害，羅大俠名滿武林，姓黃的自然放你不過。」

話音一頓，接道：「經小妹多年查訪，證明姓黃的就是小妹不共戴天的仇人，咱們師徒住在此地，就是想伺機報仇，幾日前發現姓黃的大批爪牙湧來此地，其中不乏身負絕學的高手，就知道事不尋常，經小妹暗中查看，才發現羅大俠被他們追殺，由於他們人數太多，小妹一面請師父將他們的高手引開，並派小綾子到蘆葦中等候羅大俠，總算咱們的心血沒有白費，將羅大俠救了回來。」

羅泊抱拳一揖道：「多謝前輩及白姑娘再次救命之恩。」

羅泊語音未落，無情姥姥忽然冷哼一聲道：「兔崽子找來了，你們準備一下。」身形一晃，人已穿窗而出。

白彩迅速取出兩粒靈丹道：「這是家師秘製的九全大還舟，羅大俠快服下去運功調息。」

羅泊說道：「敵踪已現，只怕來不及了。」

白彩道：「師父會拖延他們一陣，羅大俠儘管調息無妨。」

羅泊不再客套，立即服下靈丹，就地調息起來。

約莫盞茶時分，柴扉嘭的一聲被人震開，三名彪形大漢同時闖了進來，白彩的兩名婢女小綾子，小雪花不待吩咐雙雙撲了過去，這兩名婢女年歲雖輕，身手却十分高明，不待來人的身形站穩，他們雙劍併出泛起一片劍花，來人雖非泛泛之輩，一個措手不及，竟被她們逼出門外。

經過兩名婢女的一陣阻擋，羅泊終於調息醒來。

此時牆壁一聲大震，竟然被人擊破一個大洞，人影一閃，躍進來一個手持長斧的勁裝大漢，不待那人身形立穩，白彩一聲嬌叱，劍化長虹，向黑衣大漢揮了過去，銀芒一閃；來人斷頭，這一劍之威，顯出白彩的一身功力當得上江湖少見。

她身形一擰道：「羅兄，咱們由前面出去。」

羅泊道了一聲好，手橫長劍，領先前衝，待到達門外，發覺四周黑壓壓一片人潮，敢情他們已被包圍。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局面，敵衆我寡，雙方的人數相差過於懸殊，在雙拳難敵四手的情況之中，不必多想就知道是怎樣一個後果。

但，羅白二人同仇敵愾，心如鐵石，眼前縱然是座刀山劍林，他們也不會動心的。

他們互相瞧了一眼，兩人同時一聲怒叱，揮劍向圍攻兩名丫頭的羣賊攻去。

殺聲震撼原野，他們像四隻猛虎在羊羣中左右衝突，鮮血在飛洒着，賊人一個接着一個的撲倒下去。

但因賊人人數太多，幾乎是殺不勝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時間一久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一縷清嘯，忽然由遠處遙遙傳來，片刻之間，一名滿頭白髮，手持銀枴的老婆婆飛臨鬥場，她正是白彩的師父無情姥姥，這位老人家猛如天神下降，銀枴到處波分浪裂，賊人不堪一擊，立時倒下一片，然後銀枴一頓大聲叫喝道：「叫你們的山主黃昆出來，老婆子找他說話。」

一名穿着紅袍，身材高大的老者帶着一聲哈哈長笑由人叢中走了出來，道：「無情姥姥，久違了，咱們湘江故友，是應該找個時間聊一聊，但此時此地不宜，有什麼話到小弟的家裏再作詳談，妳看怎麼樣？」

無情姥姥道：「少跟老婆子套交情，血債血還，沒有什麼好說的。」

黃昆道：「這就怪了，咱們湘江故友幾時來的血債了？」

無情姥姥叱道：「我徒兒白彩的爹，不也是湘江故友麼？你爲什麼要暗算他？姓黃的，老婆子要爲徒兒復仇，替江湖除害，你就不必多說廢話了。」

黃昆面色一沉道：「無情，這是妳自己找死，給我殺！」

黃昆的屬下近百人，其中不乏身懷絕學的高手，此時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殺過來。

無情姥姥等只有五人，立時被這般洶湧的人潮所淹沒。

但他們一條銀杖，四支長劍，連成一個堅強的整體，雖是隨波逐流，却沒有人能夠將他們怎樣。

酣戰一個時辰，黃昆的部屬傷亡慘重，再鬥下去縱然能夠殺掉他們五人，這般賊人只怕也要傷亡殆盡。

一股尖銳的哨音忽然響起，賊人紛紛後退，戰事忽然停止下來，白彩一呆道：「師父，這是怎麼回事？」

無情姥姥道：「賊人可能要施放利箭和毒惡暗器之類，咱們快衝出去，跟着我走。」

無情姥姥一馬領先，如同出柙之虎，銀枴舞起一團晶芒，賊人波分浪裂，終於被他們突出重圍。

他們發足一陣狂奔，一連翻過幾個山頭，終於能擺脫賊人的追趕，無情姥姥停下脚步，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下道：「賊人追不上了，咱們歇息一下吧。」

白彩眉峯一皺道：「師父，妳適才到那兒去了？」

無情姥姥道：「我被巫山三惡引到一塊絕地，如非老婆子見機的早，差一點回不來了。」

白彩道：「現在呢？咱們怎麼辦？」

無情姥姥道：「咱們去雁蕩山。」

白彩道：「直搗賊巢？」

無情姥姥道：「不錯，咱們出其不意，埋伏在老賊回山的要隘，必然會一舉成功。」

羅泊道：「雁蕩有三，老賊的巢穴究竟在那一處？」

無情姥姥道：「在樂清縣的北雁蕩，咱們趕緊一點，三日之內就可到達。」

她語音甫落，忽然面色一肅道：「兔崽子居然找到這兒來了。」

羅泊瞥了一下，道：「來人不多，只有五人。」

白彩道：「咱們先藏起來，待會用小星子招呼他們。」

無情姥姥點點頭。他們迅速避入一塊大石之後，摒息靜氣的等待來人。

片刻之後，來人已經走進他們的視界之內，及運目一瞧，他們全都心神爲之一震。

來人敢情正是他們的對頭寃家，除了雁蕩山主黃昆及黃小鶯父女，還有三名年登耄耋的老者，正是惡名遠播，人人畏懼的北海三兇。

無情姥姥悄聲道：「北海三兇難纏，你們先用小星子將黃老賊父女放倒，咱們再聯手對付北海三兇。」

白彩主婢取出銅錢大小星形的暗器，就是無情姥姥所說的小星子，此物淬有奇毒，見血封喉，無藥可救，加以手法詭異，所以江湖上又稱它爲奪命星。

待黃昆父女走到投擲暗器的最有利位置，白彩一打手勢，但見寒芒旋飛，急如閃電，三條人影應聲猝倒下去，他們原是集中射擊黃昆父女，想不到帶了一點彩頭，北海三兇的老二也受到池魚之災。

無情姥姥一聲急嘯，領先由大石之後撲出，她與羅泊一人一個，攔住北海二兇惡鬥起來。

北海三兇功力卓絕，是幾位令人聞名喪胆的魔頭，也許他們氣數已盡，一開始就被小星子撂倒一個，現在已是驚弓之鳥，加上無情姥姥，羅泊都有一身驚人的絕學，白彩的兩名婢女又抽冷子送給他們一人一枚小星子，這兩名魔頭，自然也追隨他們的老二去了。

羅泊收起長劍，向檢視黃昆父女是否身亡的白彩雙拳一抱道：「恭喜姑娘大仇得報，在下也該走了。」身形一轉，獨自急馳而去。

他走了，悲歡離合人所難免，這倒沒有什麼，但却留給白彩主婢一股酸酸的感覺，尤其是那位曾經替他舐血的小綾子，目送他雄健的背影，秀目中已經一片潮濕了。

（完）



中篇俠義奇情

岳小玉傳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公孫我劍和祁四公子雖然找到恨帝的師父西門慕名，同他長談之後，越談越不對勁，便舉手向他襲擊，西門慕名施展輕功而去，但終為公孫我劍用成名的「神來之手」將他擒拿，若以西門慕名的技藝是江湖一等一的高手，豈會被公孫我劍捉住，因此祁四公子看出他是一個假的西門慕名，因此公孫我劍採用武功試他眞假，果然試出這個不是西門慕名，他是冒名的李祿，雖然被捉住，審不出口供，還將祁四公子殺害，公孫我劍一怒之下將他砸死，懷疑是天恨中人派來的，既找不到眞的西門慕名，却害了祁四公子，在傷心之餘又遇上一個殺手……

高手戰高手　妙在不言中

「哦？」羽希問道：「却是何故？」

公孫我劍道：「一個聰明的殺手，總是會選擇最有利的時間和地點才出手。」

羽希道：「我並不聰明。」

公孫我劍道：「你當然不是那種聰明的殺手，你謹愼、小心，絕不會貿貿然接受別人的僱請，去殺一個武功比你高强的人。」

羽希道：「你又說對了。」

公孫我劍道：「所以老夫怎樣也想不通，你為甚麼會在這裏攔住我的去路！」

羽希忽然笑了，笑得相當怪異：「你以為我是來殺你的？」

公孫我劍皺了皺眉：「但這裏除了我之外，好像已沒有別人了。」

羽希道：「你錯了，這裏除了你之外，還有兩個人。」

「兩個人？」

「不錯，一個在車廂裏。」

「還有另外一個呢？」

「這另外一個人，當然就是我自己。」

羽希的瞳孔突然收縮。

公孫我劍的眉頭皺得更緊，忍不住立刻問：「車廂裏的是甚麼人？」

羽希道：「你等一會就知道了。」

公孫我劍道：「要等多久？」

羽希道：「等我殺了人之後！」

「不行！」公孫我劍臉色一寒：「不管你的外號怎樣稱呼，只要有老夫在這裏，就絕不許你隨便殺人！」

羽希道：「但我非殺不可！」

公孫我劍面上泛起了怒意，道：「殺不得！」

羽希倏地狂笑，同時反手刺出一槍。

公孫我劍早已準備出手，羽希手中銅槍甫動，他已撲前揮掌。

公孫我劍意欲救人。

他要救的是車廂中人，但他却根本不知道那人是誰，而就在這時，車中那人却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想不到公孫先生原來也是個笨人。」

公孫我劍突然兩手僵硬。

他本來是準備救人的，但到這一霎眼間，他才發覺自己犯了一個極嚴重極嚴重的錯誤。

羽希這一槍要殺的並不是車廂中人，而是反手用槍尖刺進自己的心窩裏！

這一槍刺得很深，但羽希的眼睛仍然睜得很大，嘴角居然還流露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微笑。

公孫我劍立刻停止了一切動作，兩眼直視着已奄奄一息的羽希。

「你要殺的人就是自己？」

羽希點點頭，道：「銅槍不出，一出死人這八個字，永遠錯不了，錯……不了……」說到這裏，頭已垂下，人已氣絕。

公孫我劍凝視着他，終於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的確是個笨人！而且奇笨無比！」

車中人道：「你不算笨，就算是再聰明的人，也想不到羽希也會自殺。」

公孫我劍道：「只要是人，就會可能自萌短見。」

車中人道：「但你可知道羽希為甚麼要死？」

公孫我劍道：「老夫又不是活神仙，怎知道他為甚麼不想再活下去？」

車中人道：「 可以告訴你眞正的原因。」

公孫我劍道：「請說。」

車中人道：「他自殺，是因為做錯了一件事。」

公孫我劍道：「他做錯了甚麼事？」

車中人道：「在半個月前，我命令他去殺一個人，但他沒有下手。」

公孫我劍皺了皺眉，道：「你命令他殺人？」

「是的。」

公孫我劍道：「你要他殺誰？」

車中人道：「他的妻子。」

公孫我劍一怔：「羽希有妻子嗎？」

車中人道：「只要是男人，都可以擁有一個以至無數個妻子。」

公孫我劍道：「但他是個殺手，是不該擁有家室的。」

車中人道：「許多人都會說這件事不該做，那件事不能做，但等到事情降臨到他們身上的時候，却甚麼事情都會做了出來。」

公孫我劍道：「你為甚麼要命令羽希殺他的妻子？」

車中人道：「因為他的妻子不忠。」

「不忠？對誰不忠？」

「對羽希不忠，她和另外一個男人有染。」車中人的聲音，聽來十分尖銳。

公孫我劍道：「那男人是誰？」

車中人道：「那個男人就是我。」

公孫我劍奇怪地一笑，道：「是你勾引她，還是她勾引你！」

車中人道：「最初開始的時候，是我勾引他的妻子，但到後來，他這個妻子已無法離開我。」

公孫我劍道：「說來說去，還是你對不起羽希！」

車中人道：「在一般人心目中，我的確是對不起羽希的。」

公孫我劍冷冷道：「這本來就是事實嘛。」

車中人道：「但事實往往是有很多種看法的。」

公孫我劍道：「難道你的看法又與衆不同了？」

車中人道：「的確有點不同，你想不想聽？」

公孫我劍道：「你若肯說，老夫自然是樂於聽聞的。」

車中人道：「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這兩句說話，相信你一定聽過了？」

公孫我劍道：「我若活到這把年紀而又居然沒聽過這兩句話，必然是個天生的聾子。」

車中人似是笑了笑，接着又慢慢的說道：「獵犬如是，將軍如是，一個不忠不貞的女人，也同樣遲早會出賣她的丈夫，最後自招滅亡的。」

公孫我劍聽得兩耳直豎，差點連鬍子也翹了起來：「這就是你的道理？」

車中人道：「這不是道理，是事實，鐵一般的事實！」

公孫我劍道：「就算羽希的妻子對丈夫不忠，却也只是他們夫妻間的事，你何必非要插手去管不可？」

車中人道：「別人的事，我當然不管，但羽希的事，却也就是我的事。」

公孫我劍說道：「但是說來說去，羽希妻子不忠，到底還是由你首先勾引而起的。」

車中人道：「但即使不是我，只要是另外一個出色的男人，也同樣可以把這個賤婆娘勾引到床上去！」

公孫我劍道：「這是風凉話。」

車中人道：「現在由我說出來，別人聽在耳中，自然會當作是風涼話，但你若再細心想一想，就該明白『物先腐而後蟲生』這個道理！」

公孫我劍想了想，嘆了口氣道：「老夫給你弄糊塗了。」

車中人道：「我知道，你嘴裏糊塗，其實心中却是雪亮得很。」

公孫我劍道：「且先別說你對不對，爲甚麼羽希妻子對丈夫不忠，就得非死不可？」

車中人道：「因爲我喜歡羽希，欣賞羽希，而且一直把他當作是最好的朋友看待。」

公孫我劍聽得眉頭大皺：「朋友妻，不可戲，虧你還好意思這樣說！」

車中人道：「羽希若娶一個賢淑妻子，我決計不會動她一根汗毛，但他這個妻子，根本就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

公孫我劍冷笑，問道：「羽希若娶了一個母夜叉回來，你是否還有興趣去勾引她？」

車中人道：「你又怎知道羽希這個老婆不是個醜八怪？」

公孫我劍道：「這很簡單，以常理推斷——」

「常理是靠不住的！而且還認眞認眞的靠不住！」車中人道：「羽希這個妻子，她是個活生生的當世鍾無艷！」

「鍾無艷？」

「不錯，她有半邊臉孔是燒焦了的。」

車中人的聲音仍然是那麼尖銳刺耳。

「燒焦了？」公孫我劍一怔：「她在甚麼時候燒焦了半邊臉孔？」

「在成親之前。」

「這麼說，她這張臉孔給毀掉了，極可能是和羽希有關了？」

「不錯，」車中人道：「有一次，羽希去行刺一個武功很差的人，滿以爲很輕易地就可以大功告成。」

公孫我劍道：「他做事向來謹愼。」

車中人說道：「他殺人的時候更加謹愼。」

公孫我劍道：「一個謹愼的殺手，去行刺一個武功很差的人，應該是易如反掌的。」

車中人道：「本來是的。」

公孫我劍道：「莫非這次行刺，他遭遇到了意外的事情？」

車中人道：「可以這麼說。」

公孫我劍道：「他雖然一生謹愼，但說不定也會有疏忽的時候。」

車中人道：「你猜對了。」

公孫我劍道：「他疏忽了些甚麼？」

車中人道：「羽希疏忽了一件事，他要行刺的人，雖然武功遠在他之下，但却比羽希還更謹愼，而且還相當有錢！」

公孫我劍的眼色有點變了道：「一個既謹愼又富裕的人，身邊一定會有不少保鏢。」

車中人道：「他身邊的保鏢不多，只有兩個，但武功最高的一個，也不是甚麼厲害的高手。」

公孫我劍道：「另一個呢？」

車中人道：「另一個當然更加是個膿包、飯桶了。」

公孫我劍道：「照這樣看，羽希還有甚麼理由會失手？」

車中人道：「他也是這麼想的，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終於發生，那個武功最不濟事的飯桶保鏢，竟然突發神威，把羽希逼得走投無路。」

公孫我劍不信道：「飯桶也會突發神威？」

車中人道：「眞正的飯桶，自然不可能發甚麼神威，最多只會突發神經而已，但這個平時給人當作飯桶般看待的保鏢，原來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一流高手。」

公孫我劍道：「這保鏢的武功，猶在羽希之上？」

車中人說道：「不錯，而且他擅用火器，羽希險些給他用毒火筒燒死，但就在這時候，居然有人奮不顧身，把他救了出來。」

公孫我劍問道：「這人就是羽希的妻子？」

車中人道：「當時不是，但後來兩人就成親了。」

公孫我劍道：「羽希的妻子，就是在這一次給毒火筒燒焦了半邊臉孔的？」

車中人道：「正是如此。」

公孫我劍道：「但你却把她當作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

車中人說道：「她救了羽希，是另一回事，但她的確不是個三貞九烈的賢妻良母。」

公孫我劍道：「她貞烈不貞烈，似乎也毋須尊駕來操心。」

車中人道：「羽希是我的好兄弟，好朋友，他娶了一個這樣的女人回來，我豈可以不加理會？」

公孫我劍冷冷道：「所以，你就用這種惡毒的方法來證明她是個壞女人？」

車中人道：「是的。」

公孫我劍道：「她不守婦道，是全然爲你而起，但你却藉此而大做文章，還要羽希親手把她殺了？」

車中人道：「是的。」

公孫我劍道：「羽希沒有埋沒良知，所以他不殺自己的妻子！」

車中人道：「他不殺淫婦，就是違背了我的命令。」

公孫我劍道：「爲甚麼你不叫他先殺了奸夫？」

車中人道：「我不是奸夫，我只是爲了羽希着想！」

公孫我劍道：「天下間所有的道理都給你說盡了，但老夫却還是認爲你完全沒有半點道理！」

車中人道：「那只因爲你也和別人一般迂腐，一般混帳！」

公孫我劍哈哈一笑，道：「老夫罵人迂腐罵得多了，想不到今天也會給人如此臭罵一番。」

車中人又道：「羽希的妻子跑掉了，誰也不知道她跑到了甚麼地方。」

公孫我劍道：「你不是說她再也離不開你嗎？」

車中人道：『我雖然這樣說，但她却也可以隨時改變主意，反正天下間不愁沒有別的男人！」

公孫我劍冷冷一笑，道：「天下間男

人雖多，但像你那樣出色的却再也找不到了。」聲音中充滿了揶揄的味道。

但車中人好像一點也不在乎，又緩緩地說：「像我那樣出色的男人雖然不多，但她却知道我有一個缺點。」

公孫我劍道：「甚麼缺點？只有一個缺點？」

車中人道：「對她來說，我這個人的確只有一個缺點，那就是我想殺了她！而且還要羽希動手去結束她的淫賤生命！」

公孫我劍道：「她怎會知道的？」

車中人道：「是我告訴她知道的，初時，她還不肯相信，但等到我把她的右耳割下來之後，她就無法再不相信了。」

公孫我劍也不是孤陋寡聞的人了，但是像這樣惡毒可怕的人，他還是第一次遇上。

「你不怕羽希會向你報復？」公孫我劍試探着問。

車中人道：「羽希怎敢向我報復？他算是個甚麼東西？」

公孫我劍道：「但他畢竟還是沒有用銅槍殺掉妻子，甚至還讓她跑掉了。」

車中人道：「所以，他是個蠢材！」

公孫我劍道：「羽希也許眞的是個蠢材，但你呢？你又怎樣了？」

車中人道：「我終於又再把這個醜陋的女人抓了回來。」

公孫我劍道：「你不是說過，她已跑到一個誰都不知道的地方嗎？」

車中人說道：「誰都不知道，但我知道！」

公孫我劍道：「你早就存心要這個女人死！」

車中人道：「該死的女人，爲甚麼還要讓她繼續活着去害人？」

公孫我劍冷笑道：「你爲甚麼不說自己是個害人精？」

車中人道：「隨便你怎樣說，我都不會在乎，因爲我很高興看見你在這裏。」

公孫我劍眉頭一皺，道：「羽希死了，你用甚麼方法逼他自盡？」

車中人淡淡道：「太簡單了，我用的是換命方法。」

「換命？用誰的命來換羽希的命？」公孫我劍動容道。

「當然是羽希的鍾無艷！那個賤種淫婦！」車中人冷笑着回答。

公孫我劍吸了口氣，道：「你要羽希自盡，才肯把他的妻子釋放？」

車中人道：「是的。」

公孫我劍道：「羽希若不肯呢？」

車中人說道：「他若不肯自己死，那麼他就必須跟我回去，把那個賤人碎屍萬段！」

公孫我劍說道：「你認爲他會怎樣去做？」

車中人道：「他總共有三種選擇。」

公孫我劍奇道：「三種選擇？你不是只給他兩種選擇的機會嗎？」

車中人道：「我雖然只給他兩種選擇，但他却還可以有第三種選擇的機會。」

公孫我劍的眼睛忽然亮了，他到底並不是個笨人，而且還是個經驗豐富之極的老江湖，他點點頭，才說道：「老夫明白了，他最後可以選擇的做法，就是把你殺掉！」

車中人道：「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寧願自己死！」

公孫我劍道：「羽希若眞的選擇最後一種做法，你認爲後果怎樣？」

車中人道：「他若眞的這樣做，我們就不再是朋友了。」

公孫我劍道：「難道你們現在還可算是朋友了？」

「當然算。」車中人道：「我是他的活朋友，而他則是我的死朋友！」

公孫我劍冷笑道：「就只怕他在黃泉孤單上路之際，早已不把你當作是朋友，而是把你當作是可惡的大仇人！」

車中人似是嘆了口氣，道：「倘眞如此，他就太不瞭解我的一片苦心了。」

公孫我劍眉頭緊皺，想發作却又不知應該從何發起。

他從來也沒有聽過這樣混帳的說話！

過了好一會，車中人又緩緩地說：「我知道，你很想找我，是不是？」

公孫我劍沉吟着，忽然苦笑了一下，才道：「你就是恨帝？」

車中人道：「不錯。」

公孫我劍嘆息一聲，道：「你以這個『恨』字爲名，既稱恨帝，又組織天恨帮，到底所恨者是何人何物？」

車中人道：「恨天，恨地，恨人，也恨自己。」

公孫我劍道：「恨天無柱，恨地無環，乃是不世之雄，但你既非恨天無柱之輩，亦非恨地無環，只是恨天、地、人甚至是自己，這是不是有點不正常了？」

恨帝哈哈一笑，道：「難道你認爲自己很正常嗎？」

公孫我劍道：「老夫雖然也不怎麼正常，但最少不是個瘋子。」

恨帝笑聲戛然停止，過了半晌才道：「你若認爲我是個瘋子，那麼萬層樓呢？你爲甚麼不去找這個比我還更瘋顚的瘋子？而偏偏要來找我的麻煩？」

公孫我劍道：「不是我找你的麻煩，而是你派人找咱們麻煩。」

恨帝道：「所以，你就想倒轉過來，找我算帳了？」

公孫我劍說道：「你這樣說，也無不可！」

恨帝忽然又大笑起來，他笑了很久很久，才說：「你的武功，比諸練驚虹又怎樣？」

公孫我劍道：「不知道。」

恨帝冷笑道：「是眞的不知道，還是不好意思說出口？」

公孫我劍道：「老夫承認，他功力比我深厚，所練的掌法也比我霸道，但他也有一個缺點。」

恨帝道：「甚麼缺點？」

公孫我劍道：「他在早年時候曾經屢次受創，而且傷勢都很嚴重，雖然後來復元了，但仍然不免留下一些舊患。」

恨帝道：「這就是他的缺點？」

公孫我劍道：「不錯，在高手對陣之際，這些缺點可能會很致命，尤其是在持久苦戰中韌力稍差的一方就會敗下來。」

恨帝道：「這些事，你本不該對我說的。」

公孫我劍道：「說也無妨。」

恨帝道：「何以無妨？」

公孫我劍道：「對於練驚虹的一切，你早就已經瞭如指掌，我說不說，你已一早知道。」

恨帝放聲一笑，道：「果然是老江湖，可惜你還是走錯了一着。」

公孫我劍道：「你是說老夫不該找你找到這裏來？」

恨帝道：「不錯，你已走入了險地，而且再也沒有機會可以衝離開去。」

公孫我劍道：「你已在這裏佈下了厲害的埋伏？」

恨帝道：「沒有。」

公孫我劍道：「既沒有埋伏，這裏又如何能稱之爲險地？」

恨帝道：「你這一生，身陷敵人埋伏險陣的次數有多少？」

公孫我劍搖搖頭，道：「次數太多，實在無法記得清楚了。」

恨帝道：「但眞正能够困得住你的埋伏，又有多少？」

公孫我劍捋鬚一笑，道：「好像根本沒有。」

恨帝道：「你知道就好了，再厲害的埋伏，也不一定是有用處的，但這裏對你來說，仍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險地。」

公孫我劍環顧四周一眼，才淡淡道：「是不是因爲你已來了，所以這裏就變成了老夫的險地？」

恨帝道：「正是這樣！」

公孫我劍道：「江湖傳聞，你有着一副面具，從來不肯以本來面貌示人。」

恨帝道：「傳言每多失實。」

公孫我劍道：「難道你現在沒有戴着面具嗎？」

恨帝道：「沒有。」

公孫我劍道：「但你的聲音，還是已經改變了的。」

恨帝道：「不錯，我曾經服下了變音丸，在十二個時辰之內，聲音都會和原來的並不一樣。」

公孫我劍道：「但除了聲音之外，你的廬山眞面貌如今並無掩飾着。」

「不錯，」恨帝淡淡道：「你是否很想見見我這張臉孔？」

公孫我劍道：「你肯讓我看？」

恨帝道：「爲甚麼不肯？」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聽你這麼說，似乎就算我知道你到底是誰，也絕對沒有機會對別人說了？」

恨帝道：「事實本來就是如此。」

公孫我劍不由仰面大笑，他笑了很久才說道：「公孫我劍啊公孫我劍，別人都把你當作是大英雄大豪傑，但在眞正高手的眼底下，你只不過是飯桶一名而已。」

恨帝道：「不要再說廢話了，你若想看看我這張臉，就請進入車廂裏。」

公孫我劍忽然鼻子一皺，道：「好香，車裏有酒嗎？」

恨帝在車廂裏回答：「當然有酒，而且還是第一流的陳年舊釀。」

公孫我劍哈哈一笑：「既然這樣，老夫就不客氣了。」說着，打開銀色車廂的門，人如兔子般跳了進去。

× × ×

小小的車廂，裏面有兩個人，一個是恨帝，另一個是俠名滿天下的公孫我劍。

公孫我劍進入車廂裏之後，並未發生任何激戰。

車廂裏只傳出了兩句話。

第一句說話是公孫我劍說的。

他說：「你就是恨帝？」

恨帝笑了笑，回應了一句：「想不到罷？」

公孫我劍再也沒有出聲，只是長長的嘆了口氣……

× × ×

哄動武林的丐帮長老大會，終於如期在吳家集舉行。

諸葛酒尊的傷勢復元得很快，小惡女和游出海都很是高興。

但岳小玉卻爲之愁眉不展，因爲他的師父公孫我劍還沒有回來。

諸葛酒尊見他悶悶不樂，便叫游出海陪伴着他。但縱使游出海陪伴着岳小玉，也是無濟於事的。

這是大除夕晚上，燃放爆竹之聲早已到處可聞。

游出海捧着一大包爆竹走了過來，對岳小玉說：「這是開封府裏最好的，咱們放個痛痛快快好不好？」

岳小玉卻沒精打采地說道：「老子沒這個勁兒去玩，你要放，自己去放個够好了。」

游出海討了個沒趣，只好把這一大包爆竹隨手丟掉，也陪着岳小玉愁眉苦臉的呆站着。

但忽然間，岳小玉卻在他面前嘻嘻一笑，道：「游小子，你怎麼啦？」

游出海眨了眨眼，道：「我有甚麼不對勁了？」

岳小玉笑道：「你以爲老子眞的很不高興？」

游出海一呆，道：「你高興不高興，也許就只有你自己才會知道。」

岳小玉道：「老子的確曾經有點不高興的。」

游出海道：「你担心你師父嗎？」

岳小玉揉了揉鼻子，道：「你認爲我師父担心我多一些？還是我這個不肖弟子担心他老人家多一些？」

游出海一怔，道：「這個……這個我可不怎麼清楚了。」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對任何事情都弄得不清不楚！」岳小玉哼的一聲，道：「老子的師父是誰？你清楚不清楚？」

「這個我自然是知道的，」游出海道：「他是鼎鼎大名的笑公爵，武功之高，罕逢敵手？」

岳小玉道：「你知道就好了，像我師父那樣的武學大宗師，就算闖到龍潭虎穴去，也絕不會少了一根頭髮走出來的，我這個不肖弟子又何必担心他老人家的安危呢？」

游出海笑了笑，道：「我也是這麼想法。」

岳小玉說道：「既然大家都是這麼想，從這一刻開始，就不必再爲我師父担憂了。」

游出海道：「一言爲定！」

岳小玉道：「你說得對，就此一言爲定！」

游出海道：「長老大會馬上就要舉行了，你覺得形勢怎樣？」

岳小玉道：「你怎不去問一問諸葛大叔？」

游出海道：「他老人家已忙碌得不可開交，我怎能再在這時候加以煩擾？」

岳小玉道：「連你也覺得自己是個很麻煩的人物？」

游出海苦着臉，道：「我不知道，我只覺得自己太不爭氣，太不中用。」

「不要老是往壞處想，」岳小玉安慰他道：「沒有任何人天生下來就是絕頂高手的。」

游出海說道：「但你最少比我强得多了。」

岳小玉笑了笑，道：「這只是暫時運氣比你稍好之故而已。」

游出海道：「你可以不担心師父，但我却眞的很担心諸葛大叔。」

岳小玉道：「你担心些甚麼？」

游出海道：「他這次接任，成爲丐帮帮主，只怕有很多人不服氣，也有人會加以從中破壞。」

岳小玉道：「這是早已知道的事，但諸葛大叔是『江南丐中丐』，他自然會有應付的辦法。」

游出海道：「就只怕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岳小玉道：「你担心天恨帮會用詭計暗算諸葛大叔？」

游出海道：「天恨中人暗算諸葛大叔，已不只一次了，他們再來一次，也不是甚麼奇事。」

岳小玉道：「但此刻的情況，却和從前並不一樣。」

游出海道：「有甚麼分別？」

岳小玉道：「天恨帮雖然屢次暗算諸葛大叔，但那都是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下才動手的。」

游出海道：「但很僥倖，他們每次都失敗了。」

岳小玉道：「天恨帮每每選擇最有利的形勢才動手，這似乎已變成他們行事的規律。」

游出海道：「那又怎樣？」

岳小玉道：「由此推斷，一旦形勢不同，天恨中人就不敢貿然動手。」

游出海說道：「這也不無道理，但願諸葛大叔能够順利成爲丐帮帮主，那就好了。」

岳小玉道：「就只怕天恨帮不動手，也會有其餘人等前來搗亂。」

游出海道：「甚麼『其餘人等』？是不是連丐帮中人也包括在內？」

岳小玉說道：「當然也包括在內，須知丐帮帮衆逾萬，雖然有不少人會擁戴諸葛大叔，但也一定有不少人擁戴別的長老的。」

游出海嘆了口氣，道：「諸葛大叔不喜爭權，大權偏偏落在他的身上，別人想爭權，但爭到頭焦額爛也爭不到手！」

就在這時，小惡女走了過來，盯着游出海說：「你現在還躲在這裏幹嗎？」

游出海道：「這裏空氣比較清新。」

小惡女冷冷一笑，道：「你年紀輕輕，就已說話虛僞，全不老實，難怪師父一直都不肯正式把你收錄爲門下弟子。」

游出海臉上一陣發白，想反駁却又不知道該怎樣開口，岳小玉却看不過眼，也冷冷一笑，道：「若說不老實，我比他猶勝八十倍，但我還不是拜了師嗎？」

小惡女橫了他一眼，道：「你的師父，怎能跟我的師父相比？」

岳小玉道：「我的師父又有那一點輸虧了？」

小惡女道：「你爲人不老實，那是衆所周知的，所以，你的師父也同樣是個這樣的人。」

岳小玉聽見她出言侮辱自己的師父，不禁爲之心中有氣，便道：「妳說我不老實，那是可以的，但我師父老實不老實，妳根本就沒有資格批評。」

小惡女昂起臉，冷冷道：「我偏要說，你管得着嗎？」

岳小玉光火起來，道：「妳太蠻不講理，老子看見妳就討厭，快滾！」

小惡女給他這麼一罵，登時臉色煞白，道：「你幹嗎這麼兇！」

岳小玉道：「老子就是這麼兇，妳識相的就快點給老子滾開去！」

小惡女給他罵得發狠了，大聲道：「我偏不走，你有種的就把我打死！」

岳小玉冷哼一聲：「好男不與女鬥，妳不滾，硬要死賴在這裏，咱們拍拍屁股走開，當作是躲避一條瘋狗好了！」

游出海見兩人越弄越不愉快，不禁爲之呆在那裏，也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才好。

小惡女却又冷冷一笑，道：「你們儘管走，本姑娘偏要跟着！」

岳小玉道：「妳的臉皮太厚了，要不要老子去借把刀割掉三幾寸？」他一面說，一面拉着游出海跑到老遠去。

小惡女果然緊緊跟着。

岳小玉給她追得緊了，心中大是憤怒，便用粗言穢語罵她。

小惡女年紀比岳小玉和游出海大一兩歲，所懂的事情也比較多一點。

岳小玉的粗話一出口，她的臉龐就發熱了。

但她還是咬着牙齦，一直跟了上去。

就是這樣，三人越走越遠，早已離開了吳家集範圍之外。

游出海忽然感到有點不妥，便對岳小玉說：「岳宮主，我看還是算了罷。」

「算了？甚麼算了不算了？」岳小玉冷冷道：「你是不是想向這個小婊子投降了？」

游出海道：「咱們又不是在打仗，又有甚麼投降不投降的？」

岳小玉道：「誰說只有打仗才會有人投降的？須知凡是有鬥爭，就會有人投降，比方我和你打架，你明知打不過我，在還沒有完全失敗之前就已認輸，這就是投降。」

游出海道：「打架和打仗都是差不多的，只不過是人數多寡的分別而已。」

岳小玉道：「下棋又怎樣？下棋不算是打仗或者是打架了罷？不少棋局，在還沒有完全分出勝負之前，就已有人投降認輸！」

游出海奇道：「既然還沒有完全分出勝負，為甚麼有人會認輸了？」

岳小玉說道：「認輸的一方，多半是對自己沒有信心，又或者是希望能輸少一半！」

「輸了就輸了，又怎會輸少一半？」游出海更覺奇怪：「難道輸棋也有輸半局的嗎？」

岳小玉道：「輸棋當然是整局都輸了，但有些賭棋之輩，早點認輸投降，就可以和對手妥協，例如每局棋賭十兩銀子，若早點認輸而對方又肯答允的話，那麼輸家只輸五兩便可以了，懂不懂？」

游出海道：「你說得這樣清楚，我當然懂了，但咱們現在沒有賭錢呀。」

岳小玉道：「雖然沒有賭錢，但却已賭着一口氣。」

「一口氣？」

「對了，」岳小玉哼的一聲，冷笑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倘若咱們向這個小婊子投降，以後就再也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游出海咳嗽了一下，道：「有這麼嚴重？」

岳小玉道：「甚至比老子說的還更加嚴重！」

游出海嘆了口氣，道：「這便如何是好？」

岳小玉道：「當然是繼續跟這小婊子爭持下去，決不讓她得償所願。」

游出海苦笑了一下，道：「但據我看，這只是無謂的意氣之爭，無論誰勝誰負，對大家都沒有甚麼好處。」

岳小玉道：「你若怕了，大可以自己回到吳家集去湊熱鬧。」

「不，」游出海立時道：「咱們是共同進退的，我絕不會捨你而去。」

岳小玉聽得心頭大樂，得意洋洋地對小惡女說：「妳聽見沒有？小婊子——」

話猶未了，忽然臉上給人重重的摑了一巴掌！

× × ×

好重的一巴掌！

岳小玉給人打耳括子，當然不是第一次的了，但像這麼重的耳括子，他却是從來也沒有嚐試過。

他疼得差點立刻就要昏倒過去。

但很幸運，這一記耳括子雖然打得極重，他的牙齒仍然完好無缺，並未給打脫一顆。

等到他稍為定神之際，才看見自己的身邊，已不知道在甚麼時候出現了一個綠袍婦人。

這綠袍婦人長相凶惡，容顏更是醜陋之極。

只見她兩眼直瞪着岳小玉，好像想一口把他吞掉似的。

岳小玉又驚又怒，忍不住叫了起來：「妳為甚麼打人？」

綠袍婦人沉聲道：「我打你，是因為你的嘴太不乾淨！」

岳小玉道：「老子的嘴乾不乾淨，干妳屁事！」

綠袍婦人臉色一寒，右掌又已揚起來，但小惡女却已疾衝了過來，喝道：「住手！」

綠袍婦人怔住，望着小惡女道：「是妳叫我住手？」

小惡女昂起臉，大聲道：「是的！」

綠袍婦人道：「我出手教訓這黃毛小子，全然是為了他開口罵人，而且罵的是妳，妳為甚麼居然反過來要維護他了？」

小惡女道：「他罵我，是我和他之間的事，用不着旁人插手去管！」

綠袍婦人一呆，道：「這小子太可惡，正是人人得而教訓之！」

岳小玉冷冷道：「你為甚麼不說人人得而誅之，豈不是更加徹底乾淨嗎？」

綠袍婦人怒氣又生，冷冷道：「就算把你的舌頭連根拔了出來，讓你流乾全身血液而死，那也沒有甚麼不對！」

「荒謬！」岳小玉道：「老子要罵誰，那是老子的自由！」

游出海皺了皺眉，暗中拉了岳小玉一把，又悄聲的說：「我看還是算了，這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岳小玉摸了摸給打腫了的面頰，悻悻然道：「給人摑一巴掌的又不是你，你當然大可以算了。」

綠袍婦人沉聲道：「好小子，你不服氣嗎？」

「當然不服氣！」岳小玉道：「老子看得出！妳是練過武功的，而且武功還很高，老子若到了妳這把年紀，哼！」

「好狂妄的小子！」綠袍婦人嘿嘿冷笑，道：「你叫甚麼名字？」

「岳小玉！」

「岳小玉？」綠袍婦人「唔」一聲，忽然怪笑了一下，道：「你就是笑公爵公孫我劍的寶貝徒兒？」

岳小玉道：「徒兒是徒兒，但却不見得怎樣寶貝。」

綠袍婦人道：「寶貝不寶貝，除了公孫我劍之外，旁人又怎知道得那許多。」

岳小玉道：「這位前輩，未知怎樣稱呼？」

綠袍婦人道：「你就叫我做豹娘子好了。」

「豹娘子？」岳小玉嘿嘿一笑，道：「前輩的臉，果然有點像是豹子。」

「不是有點像，而是最少有八九分像！」豹娘子冷冷的說。

岳小玉道：「妳怎會在這裏出現的？是不是一直都跟着咱們？」

豹娘子道：「你這下子猜對了，從吳家集開始，我就一直跟踪着你們！」

小惡女怒氣陡生：「妳為甚麼要跟着咱們？」

豹娘子冷冷的道：「因為我要帶走一個人。」

小惡女道：「妳要帶走誰？」

豹娘子道：「妳！」

「帶走我？」小惡女冷冷一笑：「妳為甚麼要帶我走？」

豹娘子道：「將來妳就會知道了。」

小惡女怒叱道：「但我為甚麼要跟妳走？」

豹娘子道：「妳跟着我走，總比跟着一個老叫化好得多。」

小惡女用力地搖搖頭，道：「師父待我很好，除了他之外，我誰都不肯跟！」

豹娘子臉色一沉，道：「胡說！妳就

算再糊塗，也該記得我是誰！」

「妳是誰？」

「我就是豹娘子，也是自小把妳養大的褓姆！」

「不！我從來也沒有見過妳！」小惡女尖聲叫了起來，「妳快走！我以後再不要見到妳這張醜惡的臉！」

豹娘子的醜臉登時一片鐵青，連聲音也嘶啞起來：「蝶蝶！妳怎可以這樣子跟我說話？」

「蝶蝶？」小惡女茫然地問：「誰是蝶蝶？蝶蝶是甚麼人？」

豹娘子嘆了口氣，道：「孩子，妳連自己的名字都忘記了？」

小惡女道：「我叫小惡女。」

「小惡女只是妳的綽號，」豹娘子緊皺着眉，憂悒地說：「妳眞正的名字叫蝶蝶！」

「蝶蝶！」小惡女喃喃地說：「我眞的叫蝶蝶？」

豹娘子道：「當然是眞的。」

小惡女說道：「但我不相信，絕不相信。」

豹娘子道：「妳以為我是個騙子？」

小惡女點點頭，道：「是的，江湖上的騙子，本來就是有如過江之鯽，數之不盡。」

豹娘子身子驟然一震，連聲音也發抖起來：「蝶蝶，妳連我的說話都不肯相信了？」

小惡女道：「我為甚麼要相信一個陌生人的說話？」

「陌生人？」豹娘子怪異地笑了兩下，道：「我養育了妳十幾年，妳居然說我是個陌生的女人？」

小惡女道：「妳不要再說了，妳的說話，我連一個字都不會相信的。」

豹娘子嘶啞着聲道：「但妳一定要相信，妳從前一直都很依靠我的，妳還記得嗎？妳總是叫我做豹姨！」

「我不記得了！而且也不相信妳說的一切！」小惡女用力地搖頭。

豹娘子怒道：「妳要怎樣才肯相信我的說話？」

小惡女咬了咬牙，道：「妳若要我相信妳說的都是眞話，除非……」

「除非怎樣？」豹娘子大聲說道：「妳就算要我死在妳面前，我也是甘心情願的。」

小惡女道：「我不要妳死，而且，妳也用不着死。」

豹娘子又嘶叫起來：「妳到底要我怎樣，才肯相信我就是把妳養大的蝶姨？而妳就是小蝶蝶？」

小惡女冷笑道：「我到底是蝶蝶還是小蝶蝶？」

豹娘子道：「妳在五歲以前，我們都叫妳小蝶蝶，但在妳六歲生日之後，這個『小』字就減省掉了。」

小惡女道：「為甚麼？」

豹娘子道：「因為妳不高興。」

小惡女道：「我為甚麼會不高興？」

豹娘子道：「雖然當時妳只有六歲，但却總是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大孩子了，所以，每逢別人叫妳小蝶蝶，妳都會很不高興地說：『我是蝶蝶，你們不要再提那個小字好不好？』於是，大家就不再叫妳小蝶蝶，而只是叫妳蝶蝶，或者是美麗的蝶蝶。」

小惡女道：「但怎麼我不記得了？」

豹娘子道：「那是因為妳害過一場大病之故。」

小惡女道：「我也不記得了。」

豹娘子嘆息道：「妳若還記得自己曾經害過那場大病，也就不會連我也不認得了。」

小惡女道：「妳說得層次分明，很動聽。」

豹娘子胸膛起伏，聲音又在抖顫着：「難道直到現在，妳仍然認為我是在騙妳麼？」

小惡女叫喊着：「是的！妳是個騙子！妳在揑造虛假的故事來騙我們上當。」

岳小玉立時接道：「她只是騙妳，跟本座可沒有半點相干。」

豹娘子瞪着他，怒道：「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不是老子前老子後，便是以本座自稱，眞是無聊復可惡！」

小惡女却立時為岳小玉辯護：「他是血花宮宮主，自稱本座又有甚麼不對？」

豹娘子望着小惡女，嘆道：「妳為甚麼還要帮着他這種人說話？」

小惡女板着臉孔，道：「因為妳打了他一記耳光！」

豹娘子睜大眼睛，道：「我打這臭小子，全然是要為妳消氣。」

小惡女咬了咬牙，道：「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會去應付！」

豹娘子道：「我知道妳現在已可以應付許多事情，但這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妳的將來。」

小惡女道：「我的將來怎樣了？」

豹娘子道：「妳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幹。」

小惡女道：「每個人都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幹！」

豹娘子道：「但妳不同！」

小惡女道：「我又有甚麼不同了？」

豹娘子道：「妳身負血海深仇，非要振奮起來不可！」

小惡女的臉色變得很不好看：「妳的故事越說越荒謬了。」

「這不是故事，是千眞萬確的事！」豹娘子緊握着拳頭，「妳為甚麼不肯相信我？妳是我把妳養大的！」

小惡女也緊握着拳頭，道：「我是不會相信妳的，永遠都不會相信。」

豹娘子大聲叫道：「但我一定要妳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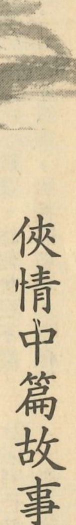
小惡女冷笑一聲，說道：「妳若想我相信妳的說話，除非把自己一對眼珠子挖了出來。」

此言一出，岳小玉登時感到不妙，連忙失聲驚呼道：「萬萬不可——」

但豹娘子却也緊接着說：「這又有何不可了？」語聲未落，已兩指駢戟，狠狠地向自己的眼睛插了下去！

小惡女楞住了，游出海也是為之面無血色，驚惶得不知所措。

這三個少年男女之中，還是岳小玉最為鎮定，最少，他馬上衝前，把豹娘子搖搖欲墜的身子攙扶着。（未完・十一）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談倫與朱蕊在半途中遇上一個黑衣人的襲擊，幾招過後，知是大內高手，所以施展全力出手擊倒黑衣人，立刻揹起朱蕊急逃，突然，談倫舊病復發，大聲咳起來，好在身上帶有巴壺公的藥，服下不久立即好轉，但此刻又有人在襲擊他們，原來是一個駝背高人，駝背高人武功了得，接着又有一個矮個兒突然現身，並施放武林中罕見的「蛇頭白羽箭」，原來矮個兒和駝背高人是一路的，談倫背負朱蕊，對付兩個强敵感到有點吃力，正在危急之際，暗中有人發出「菩提子」，使談倫得以脫出險境，原來出手相助的人是個和尚……

侯門堂上燕　飛上百家墳

駝背長人當然不是弱者，儘管身上負傷，却也並不甚碍出手，尤其在憤怒頭上，刀勢奇猛，顯然意在拚命，更以對方和尚掩護談倫二人的離開，遭致了他的深切痛恨，直恨不能一刀將和尚生劈當場。

隨着和尚落下的身勢，駝背人怒叱一聲，一個疾滾翻身，成了仰面朝天之勢，却在這個勢子裏，一連劈出了七刀，正是他最稱拿手的「破天刀」法。

這一輪破天刀法，七招連成一體，一氣呵成，形成了一天刀影，分向着空中和尚七處不同要害迎砍過去。和尚正是來自點蒼九峯歸雲寺的「至青長老」，原本以爲對方在自己沙門玄功「金龜罩頂」之下，定難倖免，不死必傷，却沒有料到駝背人刀法如此精湛，眼前之勢，自己如刻意傷人，只怕先自要傷在對方刀下，一驚之下，忙自騰身，一雙大袖用力揮處，呼然作响，硬把身子騰起來七八尺高下。

幸虧和尚輕功了得，要不然萬難逃過對方這一輪快刀，在駝背人一連七式快刀之下，老和尚險爲所中，刀刀奇險，最後一刀，竟自擦着和尚面頰呼嘯而過，險些兒斬下了和尚的一隻右耳。

和尚驚魂未定，噗嚕嚕——帶着一片衣袂震風之聲，落身兩丈開外，却已由不住驚出了一身冷汗。

「無量佛——善哉——善哉——」

單手打個了一問訊，至青方丈睜圓了一雙眸子，直直的看着對方那個駝背長人——

「好刀法，無端夾道，總屬有緣，有此身手，絕非無名之輩，施主你報上一個萬兒來吧，我和尚這就跟你接上一個方外之緣，阿——彌——陀——佛——」

說話之間，至青和尚已連續向前邁進了三步。

步法迥異——一中二側，這其中顯然大有名堂，那是足踩「三星」，倒要伸一伸對方的斤兩。

駝背長人果然不是易與之輩，顯然是個大行家。

隨着至青方丈進身的勢子，這個駝子冷哂一聲道：「大師父你客氣了。」

身子閃了一閃，一連斜出去四五步，長刀抱胸，左右連連晃動了幾下，大馬金刀的這才定住了架式。明眼人如至青長老，由不住陡然吃了一驚，對方這一趟「曉風殘月」身法，暗含着「左右魁罡」之勢，足足說明了這個駝背長人大非等閑人物。

至青方丈看在眼內，心裏有數——

「阿彌陀佛——施主敢情是峨嵋門下，貴門掌門人董眞人，與老衲交非泛泛，不知與足下可有關聯？」

駝背長人兩道花白眉毛霍地挑了一挑，臉上現出了一些兒驚詫，却搖頭，凌聲道：「大和尚你看走了眼啦，我可不認識什麼眞人不眞人……實在告訴你吧——」

他用手裏的刀，向着面前的至青長老指了一指，獰笑着道：「和尚，你已犯了滔天大罪，你可知罪。」

至青方丈又自喧了一聲佛號，吶吶道：「是麼？這倒要洗耳恭聽！」

「哼！」駝背長人凌聲笑着：「你也用不着跟我裝糊塗，大和尚，你可知道放走欽命要犯，該當何罪？」

至青方丈道：「無量佛——這倒要請教了，誰又是欽命要犯？」

駝背人冷冷的笑着：「現在還說這些幹什麼？看來你們當是一路之人，且先把你這個和尚拿下來再說，和尚，你只要把方才那兩個人的去處說出，本座未嘗不可網開一面，對你從輕發落，要不然，哼哼……你以爲你能逃得開麼？」

「無量佛——」至青方丈寒着一張臉，冷冷笑着：「施主你好大的口氣，今夜老衲與你相見，誠乃三生有幸，倒要看看誰超渡誰吧，阿——彌——陀——佛——」

一面說着，兩隻手霍地向上一提，整個身子，就像是猝然張滿了氣的一個大球，一下子變得滾圓滾圓。地面上落葉沙沙，紛紛向後移動着。

一霎間，和尚眸子裏，聚滿了爍爍精光，一掃先時的突梯滑稽，變得不怒自威。

駝背長人目睹之下，越加的證實對方和尚非比尋常人物，眼前之勢，自己這邊雖有二人，一個生死未卜，算不得數，自己也掛了彩，眞要力拚下去，只怕討不了什麼好來，無如心裏這一口氣硬是嚥不下去。重要的是疑爲「銀鈴公主」的確實下落，自己還沒有摸清楚，如此輕言撤退，豈非一無所獲，太過窩囊？

心裏這麼一盤算，駝背長人不得不暫時壓制着心裏的忿恨疑懼，換上了另一副嘴臉。

「大師父你稍安勿躁！」駝背人道：「也許和尚你對這件事來龍去脈還大不清楚，實在跟你說吧，在下打北京城來的，在紫禁城當差，這次是奉有今上的旨意，着手緝拿欽命要犯，大師父，哼哼……你雖是跳出紅塵之人，這件事祇怕你也不宜牽聯……」

至青方丈聆聽到這裏，由不住「嘿嘿」有聲的笑了。

他雖然沒有說一句話，可是笑聲裏顯示着不屑，那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尤其充滿了敵意。他已經作好了出手的準備，隨時等待着與對方的一搏。

「和尚——」駝背長人兀自不放棄最後說服他的機會：「這件事你管不得的！哼哼！俗語說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你就算能僥倖身免，可也要爲廟裏的和尚想上一想，觸犯了今上天威，可不是鬧着玩的，這個孽你可是作的不小，你犯得着麼？」

至青方丈冷森森地唸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你總算說了幾句肺腑之言，承情之至——無量佛……善哉，善哉……善哉……」

駝背長人心中方自暗慶，自以爲說動了他，正待出言相激，要他說出先前二人藏身之處，猛可裏就見對面和尚，霍地向前踏出了一步，一股凌人勁道，直向他前胸衝撞過來。

「正因爲施主你說出了肺腑之言，却迫得和尚我今夜非開殺戒不可了——無量佛——」

右手翻處，却自後胯裏衣內取出了黑忽忽長長方方一塊物什。

——敢情是一方「漢瓦」——武林中極爲罕見的一門奇形兵刃。

駝背長人乍驚之下，這才知自己原來錯會了意——他却也早已作好了出手準備，一見和尚亮出兵刃，敵意昭然，自不甘心落後出手，冷笑一聲，身形側閃，避開了強烈氣勢的正面，却由側面斜刺裏，猛快的掄刀劈出。

這一刀由於蓄勢已久，十分罡烈。

刀光一閃，亮若匹練，劃出了一道醒目奇光，矯若銀龍，直向着至青方丈右側面連肩帶臂，直劈下來。

至青方丈一向動手，不着兵刃，這時破例展出了兵刃，自有非常用意。

「噹！」地一聲，長刀砍着了「漢瓦」，火星四濺裏，駝背長人手上長刀，霍地跳起了老高——那方「漢瓦」原來爲精鋼所鑄，老大的一塊，不要說加上和尚的手上勁頭，光祇是它本身的重量，就已可觀。

駝背長人一刀不中，慌不迭向後急忙抽刀，第二刀尚還來不及揮出，至青和尚已自由他不得，手上漢瓦翻處，直向他右耳半邊臉上猛力砸落下來。

和尚內功驚人，曾練有佛門「般若神功」，眼前這一翻之勢，看似無奇，其實眞力內注，暗含有佛門「小諸天」神術，運用猝然加之駝背人當頭，眞有驚天動地之勢，後者祇覺出耳際彷彿雷鳴般地一聲大响，直震得耳鼓發麻，那黑忽忽一團物什，已迎面力砸下來。

駝背長人論及一身武功，原是了得，祇以爲上來不愼，爲談倫竹杖所傷，雖然當時以止血定穴手法，止住了流血，到底傷勢不輕，動起手來，行動上大大受了牽制，他只當出家人慈悲爲懷，萬萬沒有料到眼前這個和尚竟是這般凶神惡煞，眼前這一招，更是透着高明，動作之快，勁道之猛，簡直前所未見，倉促間，提腕掄刀已是不及，祇把一隻左手，施出全身力道，一掌向着對方手中漢瓦上力擊過去。

這一手可就大爲失策！

原來那黑忽忽一方漢瓦，看來四四方方，其實却有棱有角，加以至青和尚所灌注其上的眞力，何等猛銳！

駝背長人一掌擊出，兩下裏猝然接觸之下，祇覺得手掌心一陣刺痛，直似擊在了針毡上一般，接着而來的力道，更像是長江巨河一般，直震得他半身發麻，五內俱摧——

石破天驚的一擊！

駝背人痛呼半聲，慌不迭拔臂騰身，却仍然遲了一步，「唬喳！」聲中，一隻左臂，先自其中而折，隨着他騰起的身子，足足飛出去八尺開外，噗通翻倒在地，掌中刀「嗆啷！」一聲，也撒出了手。

至青方丈一聲冷笑，脚下用力一點，「浪打金舟」，猛地直抄過來，掌中那一方純鋼漢瓦，直認着駝背長人頭上掄來。

猛可裏一人厲聲叱道：「大胆！」

一條人影，自空而降，其勢宛若飛星天墜！

這人飛身自道邊修篁，居高臨下，其勢絕快，隨着他凌空下落的飛撲之勢，兩隻手掌先自發出了大股勁道，排山運掌下，形成了一道力牆，向着和尚猛力擊來。

至青和尚鼻子裏冷哼一聲，以他那等功力居然難當對方之勢，慌不迭擰身就退，肥大僧衣噗嚕嚕一陣疾响，人已挪出了七尺開外，儘管如此，却也由不住爲對方猛烈的勁道，帶動得身子一連晃了兩晃。

來人長身健軀，一表非凡，月夜裏雖然難以看淸他的廬山眞面目，却可以瞧出一個大概。

「大和尚休要逼人過甚，我倒要見識見識你有什麼驚天動天的能耐——」

右手翻處，一口銀光燦然細窄長刀，已自拿在手上，刀身平指，却自刀尖上吐出半尺來長的一道寒芒，時伸乍縮，吞吐不已。

至青和尚目睹之下，由不住心頭一驚，單手打了個問訊道：「阿彌陀佛——怎麼，這件事施主也要插上一脚麼？無量佛——善哉，善哉！」

來人烱烱目神，瞬也不瞬的盯向至青和尚，嘴裏却在向地上的駝背長人出聲招呼。

「賴老哥麼，你的傷勢不輕，先回去，回頭我再去看你——還有一位，也順便招呼一下！」

駝背長人自忖着萬無活理，想不到絕處逢生，正在節骨眼上，却再來了救星，這人他原是認得的，儘管生性傲慢，却不得不對對方略假詞色。

「段爵爺，謝了，姓賴的總算還活着，死不了，就好辦事，這和尚大有蹊蹺，可不能放他走了！」

一面拾起了刀，用那隻好手支着地，抖顫顫地總算站了起來，全身就像吃了烟油子似地；一個勁兒的哆嗦着，儘管是到了這般光景，兀自恃強好勝，瘦削的臉上，刻劃着狂桀不馴的猙獰。

來人冷冷一笑，一雙眸子兀自注視着當前的至青和尚，身上銀色長披，也同於他手上鋼刀，在月色裏閃閃生光。

「錯不了，你們走吧，他斷了老哥你一隻胳膊，我要他那一顆和尚光頭——」

刀身一轉，閃出一片銀芒，直向着對面和尚臉上瞧去。却在這一霎，身子滴溜溜一個疾轉，已到了對方右側，長刀猝轉，唰！一刀，直向至青方丈身上劈來。

至青方丈自對方現身之初，即已看出了銀衣人大有來頭，姓賴的駝背長人方才那一聲「段爵爺」的稱呼，更不啻說明了對方身份，立時就使他聯想到來人正是當今武林聲譽極隆，膾炙人口的「銀刀」段一鵬段小侯爺。

他却是沒有想到這件事情裏，居然也有他一份，倒是始料非及。

段一鵬這一刀快若流星，刀光之下，冷氣襲人。

至青和尚却也不是好相與，冷哼一聲，已再把身子向後錯開了尺許以外。

一片袖影，隨着和尚翻起的左腕，直向着對方長刀上搭去。

和尚這一手「流雲飛袖」頗爲自負，差不多的兵刃，祇要爲他袖角捲上，鮮有不出手者，無如捲上了段小侯爺的這口長刀，情形可就大是不同。

一着一捲，已自纏了個結實。

至青方丈眞力內注。

段小侯爺更不含糊。

猛可裏向兩下裏一分——雙方依然故我。至青和尚並未能捲飛了對方長刀，段一鵬却也不曾斬下了對方半截衣袖，雙方肚裏有數，純就內功較量來說，稱得上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有佔着了便宜。

段一鵬長刀猝翻，再取至青方丈側胸，刀勢如虹，疾若奔電。

和尚似乎已料到了對方有此一手，「漢瓦」掄處，形成了一天狂風。

兩般兵刃不期然空中交接「噹！」的一聲，火星四射。

長刀再翻。漢瓦數掄。

「噹！噹！噹！噹——」一連串震耳脆响聲中，雙方已四度交鋒。

那是極快的一霎，在異乎尋常的快速裏，一連四度交接，其勢有如電光石火，快到目光都難以捕捉——高手對招，畢竟超於尋常，四式一招，一氣呵成，妙在彼此的攻防策略，不謀而合，倒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一般，一接一迎簡直心存妙諦，恰到好處。

一輪快攻交手，又像是半斤八兩，勝負未分，各人肚裏有數。

最後的一聲「噹！」餘音未盡的當兒，至青和尚偌大的長軀，已似飛雲一片，猝然拔空而起，一起即落，翩若巨鳥般落向長竹之梢。

風吹竹擺，連同着和尚高立竹梢的身子一併搖幌不已，其勢宛若風擺殘荷，妙在和尚偌大身軀，儘管將竹梢壓得深深下垂，一雙腿脚却像是生了根一般，休想跌他下來。

至青方丈口喧佛號：「喃嘸阿彌陀佛——足下刀法驚人，奈何助紂爲虐？今夜且住，後會有期——」

話聲甫頓，再一次拔空直起——長竹猝抖，落葉漫天，和尚長軀風馳電掣般，已落身三數丈外，身法之快，堪稱輕功中極流境地。

一旁的駝背長人見狀那裏依得，啞着嗓子叫了聲「賊禿」，單手揚處，打出了一枚暗器「喪門釘」，却因對方去勢過疾，射了個空，他這裏正待發出第二枚，却爲一旁的段一鵬延刀阻住。

「算了，讓他去吧。」

姓賴的駝背長人恨恨地長嘆一聲，道：「難道就算了不成？這和尚太也可惡，爵爺你——？」

顯然，對於段一鵬的袖手旁觀，不思合手圍堵，阻攔，大大不以爲然。

段一鵬將一口燦爛銀刀緩緩收入鞘內，一雙眸子祇是認着和尚逝去的身影，臉上帶着微微的遺憾——

「這和尚好本事，他既有意退身，便是追他不上了，賴兄，你還是稍安勿躁的好！」

駝背長人呆了一呆，吶吶道：「我只當爵爺一口寶刀，天下無敵，却不知……嘿嘿……」

他雖然斷了一腕，新傷之餘，猶自這般兇狠，不肯服輸，言下之意，對於段一鵬無故放走了至青和尚，不思追殲，大爲存疑。

段一鵬却是心裏有數。

他非常淸楚，在方才那一輪快刀裏，不能取了和尚性命，再戰下去亦是多餘。

使他深深感覺遺憾的是，剛才那一輪快刀，其中第三式「抽斷水刀」，果眞自己刀身側出半寸，那麼對方和尚是否還能招架得住，可就大有疑問，那一刀自己原是應該得逞的，而偏偏竟是疏忽了，那麼和尚的匆匆離開，多少亦帶有「知難而退」的意思，如此，下一次再見面時，對方由於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再動起手來，可就勝負難卜，又當是另一番局面了。

那麼：「這個和尚又是誰呢？」

段一鵬明白的很：「他是點蒼九峯歸雲寺的至青方丈。」

他顯然爲着方才那一刀的疏忽而未能取得至青和尚性命而大生遺憾，却不知道如果他早來片刻，便將目睹着心腹大患「談倫」的存在，那將該是何等天驚地動的一番震憾！

×　　×　　×

風光明媚的「洱海」湖面上，穿織着五顏六色的各式遊船，夕陽將下，點綴得萬頃波光更形絢麗波譎。

幾隻水鳥啁啾着比翼波面，長喙啄食着隨波的小魚鱗介，偶有一得將振翅高飛，時上時下，翠羽交映，引逗得無數遊客指點笑說，倒也有趣。

年輕漂亮的侯爵夫人冷幽蘭，吩咐了一聲，那一艘五彩畫舫，便自貼着崖邊停了下來。

她穿着一襲淺淺湖綠色緞子的長裙，上身是同色對襟；結有扣花銀穗的小馬夾，腰兒細細，臀兒豐滿，襯着玉立長軀，模樣兒眞個嬌人。

當年仗劍江湖，也曾叱咤一時，「玉燕子」三字外號，非僅僅是形容她的美，她的身輕如燕，倒像是更爲有警世駭俗；去惡除奸的寓意在內……把她的名字與「青鱗劍客」談倫的名字聯在一起的時候，便又是一番旖旎景況，與人更多的聯想起來了！

然而這些無非是過去了的事情。

這個世界上，除了傻子以外，誰又能一直生存在幻想與過去的世界裏？特別是正當一個人享有榮華富貴的時候！

早就淡忘了……

除了偶而在夢魂之中，一睹過過去戀人談倫的翩翩風采，帶給她一份略似歉疚的感傷，也曾在夢囈裏，呼喚過他的名字，爲他流過眼淚……然而，這一切也都又因爲夢醒而消失無痕……又能代表什麼呢？人總是要把握住現實，爲現實而活着的呀！

她眞的在怨恨自己的無情了。

沐浴在暖暖的夕陽裏，眼看着燦爛金光的無限烟波，啁啾翠羽，一聲聲都像在歌頌着她的錦繡年華，這裏一山一水，一樹一石，都似有一份意外的親切，一份意外的美，又似含蓄着一份意外的凄凉……

傳說中，談倫當年自苗疆罹患重疾，便喪在於此「騰越」地面。

難道說，這便是那一份「意外的凄凉」之來因？

這是否又表示了她對於過去戀人的不能忘記？她已眞的模糊了。

她就是以這般心情，來領略一切。正因爲她是一個十分堅强的女人，她才能勇於面對現實了。

畫舫繞了半個圈子，來到了濱岸的一面。

這一面狀如新月，遠山含笑，平陵如烟，淺水面上，穿梭着無數蚱蜢小舟，漁家兒女張羅佈網，正在捕魚抓蝦，舟兒搖搖，漁歌互答，原以爲這畫面祇爲江南所有，却不知這裏風光望之猶勝一籌。

冷幽蘭含蓄着一脈清新的喜悅，打量着他們，嚐食着丫環「小娥」送來的新鮮蓮子，這一霎，她的情緒昇華了。

小娥笑指着岸上說：「夫人您看，有人在放風箏呢，眞好玩耍……」

可不是，秋收的田陌上，孩子們正在競放風箏，穿紅着綠的姑娘手裏拿着花手絹；迎空招展着，笑着，鬧着！

冷幽蘭忽似動了童心，吩咐道：「把船靠岸了，我們上去玩玩去！」

小娥笑應着，趕快吩咐下去。

畫舫靠岸了。

拾上了踏板，打了扶手，這才請夫人下船。

冷幽蘭看着好笑，依着她早先的樣子，恨不能一跺脚就縱身上了岸，那來這麼多規矩！勞人費事，可終歸是今天的身份不同了，多少個下人釘着看，一舉一動都得循規蹈矩，端莊穩重，不是嗎！如今是爵爺夫人哪！

小娥爲她加上了一襲牡丹紅的繡鳳披風，年輕的侯爵夫人輕盈着蓮步，離船上岸。

立刻吸引了許多人的佇觀。

侯爵夫人身後例行是有兩個精於技擊的衞士侍行，保護夫人的安全，鄭知府以地主的身份。特別又補充了四個人，看起來就有些裝模作樣，過於招搖了。

小娥代主人傳下了話，一概都免了，她自個服侍着冷幽蘭一逕頭裏走，登上了秋色甚濃的平陵陌頭。

六名侍從豈敢違命？豈敢不從？

只是遠遠地拉着，保持着一段距離，不使一千閒雜人等接近罷了。

× × ×

順着山坡上了個小亭子——很小很小的一個茅草亭子。

小娥熱得了不得，氣吁喘喘，身上已見了汗，看看冷幽蘭面不紅，氣不喘，倒像個沒事人兒似的——她早聽說這位夫人身上有本事，可從來也沒見她施過，還將信又疑，現在可有幾分相信是眞的了。

「夫人，咱們歇上一會子吧……您不累？」

「累？」冷幽蘭微笑着搖搖頭，在她感覺，根本還沒走幾步路呢，那能就會累了。

反正沒事，就在亭子裏坐上一會吧！嶺陌上成羣的蜻蜓在天上飛着，紅色的身體，在陽光照射之下，簡直像是一塊塊紅色的透明水晶，那麼大的一片，浮動在空中，遠遠看去有如紅雲一片，却也是自然界的奇景之一。

孩子們就在這片遼擴的天地裏奔馳追逐，拉放風箏，荒草蕪蔓裏，孤墳座座，也有人在上墳設奠。

小娥驚訝的說道：「原來這是一片墳地呀，夫人，咱們還是快走吧！怪是怕人的！」

冷幽蘭白了她一眼，嗔道：「有什麼好怕的？既然來了總要玩上一會……」

說話時，即見一個賣茶葉蛋的老者，毛着腰來到近前道：「大小姐，買個茶葉蛋吧！」

冷幽蘭看那老者衣不遮體，十分可憐，即吩咐小娥道：「我們買兩個嚐嚐，多給他點錢——」

老者聆聽之下，自是千恩萬謝不已。

小娥買了蛋，問老人道「老公公，這是誰家的墓園？怎麼今天這麼熱鬧？」

老人一面收下了錢，赫赫笑着：「那有什麼人家……都是些孤魂野鬼呀，今天二十七啦，這裏規矩，叫做『送客歸天』，又叫『野神節』，每年這一天，鄉人都會聚集在一起，熱鬧一番，吃喝玩樂，還有野台戲，賽風箏，街上還有高蹺大會，可熱鬧囉——」

小娥喜道：「眞的呀……」冷幽蘭却似別有所悟的問道：「什麼叫『送客歸天』呢？」

「唉，大小姐——」老人家說：「這些墳，都是沒親沒靠的外來人呀，死在這裏有多可憐？今天是『野神節』，就是專門爲他們設的節氣呀，大家聚在一塊，給這些孤魂野鬼燒燒紙錢，貢點吃的，唱幾台野戲，給他們樂一樂，說是湊點盤川，叫他們鬼魂也好還鄉回家呀，所以叫『送客歸天』，是這麼回事——」

冷幽蘭微微點了一下頭，是表示明白了。

「老人家，這地方你都熟麼？」

「我——？」賣蛋老人咧着咀笑了，才慢吞吞道：「我在這裏住了一輩子了，大小姐你……」

冷幽蘭淡淡的笑着：

「照你這麼說，很多外來的人都死在這裏了？」

「這……倒也不太多……」

「這兩三年呢？」

「這……？」老人喃喃說道：「總有好幾個吧！」

「到底有幾個？」

冷幽蘭「打破砂鍋問到底」，樣子很

是認眞。

老頭兒弄得一頭霧水，這種事他又那裏知道？只是拿了人家的錢，又不好不答：「這……大小姐……你問這個幹什麼……這裏倒是有幾個新墳……大小姐要一定知道，我倒是可以去數一數……」

「那倒不必了！」

想一想，冷幽蘭也覺得無聊，祇是她的「痴」，這一霎偏偏如是「執着」，人有時候實在連自己也盡難瞭解，作些不盡情理，莫名其妙的事，祇是爲當事者的心境，在那一霎却是無比的儼誠認眞，這就夠了。

「你就帶我隨便去看看吧！」

一面說着，冷幽蘭即行站起，向小娥道：「再拿錠銀子給他——」

小娥答應着忙自取錢，心裏却是老大的一個疙瘩。

賣蛋老人千恩萬謝的收下了銀子，祇是看着冷幽蘭納悶兒，口中問：「大小姐是要……？」

冷幽蘭道：「我只是覺着這些新死的孤魂野鬼可憐，你就帶着我到他們墳上去看看吧……」

說時笑容盡失，臉色無限凄凉。言罷即行站起，向亭外步出，小娥心裏儘管狐疑，却也不敢過問。

賣蛋老人原以爲要自己辦些什麼碍難之事，想不到竟是如此方便，頓時大喜過望，即行答應着，頭前帶路。

眼前不遠，來到了一堵墳前，黃土一坯，未置碑銘。

「吸——」老人指着道：「這是座新墳，上個月才埋的，要不是劉大戶捐了個棺材屍身怕不已被野狗刨出來給吃了。」

冷幽蘭在墳前佇立片刻，未置一言。

賣蛋老人一旁靜觀，祇覺得這「官家小姐」美賽天仙，偏偏却又具有一派冷艷神采，令人望之生敬，不敢造次，眼前擧止，好生奇怪，心裏雖自不解，却也不敢多問，一切但聽對方吩咐就是了。

連續又看了幾座墳，冷幽蘭面色戚戚，終是不發一言，這幾座墳有立碑的，也有沒碑的，俱是今年新葬，冷幽蘭匆匆看過，既不說話，也不知她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賣蛋老人拿了錢，自當盡心，也虧他知道許多，祇是嘵口說個不已。冷幽蘭却是心有別屬，兀自沒有停止的意思。

於是，在老人帶領之下，又來到了一座生滿雜草的墳頭地上。

「這個總有兩年多了……」老人吶吶的說。

冷幽蘭黯然的點了一下頭：「知道他姓什麼嗎？」

「這……？」老頭兒傻笑着搖搖頭：「這可就不清楚了，早先倒是有個石碑來着……」

一面說信手拿起了一根棍子，就往亂草叢中尋索，果然爲他找到了那塊碑，祇是偏偏破碎不全，賸下了一半，上半沒了，下面的一半字跡亦以黃泥所敷，一番清除之後，勉强辨認出「之墓」二字。

賣蛋老人仰頭看向冷幽蘭，連連傻笑不已。

冷幽蘭一把由他手裏接過了棍子，自個在四周草叢裏尋索，小娥見狀，亦同着一併在附近找尋，心裏雖然奇怪，却不敢過問。

三個人找遍了墳墓四週，終不見那斷裂遺失的上一半墓碑。

「大小姐……找不着了……」老人搓着兩隻泥手：「也許埋到地下去了……」

「那就往地下挖——」

忽然她又嘆息了一聲，搖搖頭道：「算了……」自己也發覺到這麼做不切實際，迹近無聊。

「夫人……」小娥實在忍不住，問道：「您幹嘛要知道他的名字？他又會是誰呢？」

「算了……」冷幽蘭無限凄凉的笑着：「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走吧——」

丢下了手裏棍子，才走了兩步，却不由自主又回過身來，打量着這座雜草叢生的無主孤墳，一霎間，直似觸動傷懷，兩汪清淚由不住奪眶而出，汩汩然順着腮帮子直淌了下來。

「夫人……您哭了……？」

小娥却是慌了手脚，忙自過去攙扶，却爲冷幽蘭以手擯開：「沒妳……的事，別管我——」

一隻手撑着雜草叢生的墳土，深深的垂下了頭，淚珠兒直似豆兒般，濺落地上，她已似無能掩飾住心裏的悲哀……就這般哭泣起來。

一旁的小娥與賣蛋老人簡直都看得傻了。

怎麼也想不通，金枝玉葉的侯爵夫人，竟然會毫無來由的哭向一座無主的荒野孤墓，這件事不啻大悖常情，難以理解的了。

「這會是你的墓嗎……？」

「……會嗎？……談……倫，談倫……你說一句話吧，告訴我一聲……吧……也讓我這個負心的人……爲你盡上一份心，贖上一些罪……也讓我心裏……好受一些吧！」

像是夢囈般，她這麼聲聲訴着。小娥儘管仔細留神的聽着，却也聽不清楚，心裏既驚又怕，由不住也跟着在一旁泣了起來。

這麼一來，可把賣蛋的那個老頭兒給嚇壞了。「老天爺，老天爺……你們這是怎麼啦？」

「大小姐……大小姐……喂喂……」簡直把他給嚇傻了，一個勁兒的咂嘴嘆息兼帶搖頭不已。

猛可裏，哭聲停止了，冷幽蘭緩緩地由亂草堆裏仰起身子來，小娥也不哭了，忙自遞過去手絹。

冷幽蘭接過來，抹了臉上的淚，又背過身子擤了鼻涕，才轉過身來。

「我是一時……忘了形……」輕輕的嘆了口氣，她看向賣蛋老人道：「就算你做了好事吧，這座墳你僱幾個人好好給修一修，最好能找着那半塊碑，重新給立一塊，要最好的大理石的……」

「老天……」賣蛋老人道：「那得要好些錢呢！」

「錢我給你！」隨轉向小娥道：「拿二十兩銀子給他！」

小娥答應着，忙自取銀送上。

（未完・九）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美人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千門奇俠游天虹收留了一名無父無母的孤兒小牛，培養作爲自己的接班人，師徒二人乘船到隣埠渡假，湊巧這艘客輪有一場艷舞表演，劇情剛表演一幕持槍追殺，男主角中彈身亡，假戲眞做，大煞風景，慘案發生，客輪回航，師徒二人邂逅遇到曾相識的費新，介紹他的女友蒙麗莎認識，游天虹不以爲意，改乘水翼船再去隣埠，到浴室洗澡，發現行刺男主角的黑鬼森被買兇的人刺死，連忙走避到酒吧，遇到私家偵探湯比德來找尋失去下落的蒙麗莎，她是香市新富翁的太太，游天虹本想不理，經湯比德懇求，二人便到一間私家俱樂部找尋……

救離賭場　又被逃脫

一名女侍應生把一杯薄荷酒放到面前，替她燃點了一支香烟。

她的一舉手一投足都非常吸引人。一時之間，所有的視綫都集中到她的身上去了。

她的手指間彷彿有一團火，但那不是那一支濾咀長烟的火燄，而是那隻鑽石戒指發出的閃閃生光的折射。

不過，這一切並不是最吸引人的，最吸引人的應該是那一份迷人的姿色。

美麗的女人，游天虹見過了不少，却從來沒有見過美得如此動人的！

游天虹感到渾身發抖的原因，是由於她目光如電，令人迷惑的是她那有意無意之間的微笑。

游天虹自問對女人一向很够定力，但是，現在却是難免有些飄飄然了！

那份迷人的微笑，那種勾魂攝魄的目光，都似曾相識——也許這正是游天虹感到迷惑的另一個原因。

游天虹開始在腦海中搜索，終於他想到了。立即又呆了下來。

是她！怎麼會是她？眞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不錯，她正是湯比德千方百計要找的女人蒙麗莎。

但是，游天虹沒有告訴湯比德。他以爲湯比德也會看出她是誰，其實，小湯還是一無所知。

沙蟹局又重從新開始，蒙麗莎突然有新提議：「讓我洗牌，可以嗎？」

派牌女郎爲了表示大公無私，連聲說可以。但在場的數名男子却有些愕然，他們担心剛才她站在旁邊已看出破綻。

畢竟她還是把那副樸克牌接了過去，以極其熟練的手法，將那五十二隻樸克牌調了幾次，然後往桌面上一拍：「請咳牌！」

游天虹伸手過去將一半牌搬動了，派牌女郎才把整副樸克牌接過去！

游天虹突然又感到一陣迷惑，雖然那派牌女郎的手法極之迅速快捷，他還是看出了破綻，他發覺女郎並未將上面一半牌放回底下。換句話說，只是像原來的層次一樣。

游天虹不作聲，他決定以「欣賞」的心情等待看看那女郎與蒙麗莎是否同路人。

湯比德在旁看不出什麼，甚至其他幾個入

局的男子也看不出那派牌女郎的閃電手法。但游天虹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什麼古靈精怪的事都見過了，賭桌上的蠱惑手法更加難以瞞得過他。

游天虹派來一隻「九」，蒙麗莎第一張牌是「五」，剛才贏了錢的中年男子是「Q」，另外三人則是「二三四」。手上有了「Q」的出價是一千，全體跟進了。

第二張牌派來，游天虹是「九」，蒙麗莎是「A」，中年男子是「十」。其他三個人已無關重要，他們的牌面很小，而且也不是一對。所以，當游天虹把五千元擲出去時，他們便紛紛棄牌。

游天虹的牌面是「九」一對，底牌是「八」，那是沒有作用的，只要蒙麗莎的底牌是「A」，或者中年男子的底牌是「Q」，他都可能贏了這一手牌。所以，他不敢出價太高。

中年男子認眞地想了想，忽然把注碼加到一萬，蒙麗莎嬌笑道：「怎麼全不把這隻『A』放在眼內？」中年男子沒有理睬她，抽着雪茄。游天虹早已看出那派牌女郎的手號，似乎在暗示蒙麗莎不會是「A」一對，他大可以進攻。當然，這手號是給那中年男子看的。

但是，如果蒙麗莎的底牌不是「A」而是「五」的話，她是沒有理由跟進的，因爲起碼就輸給了游天虹的「九」一對。

蒙麗莎出乎意外地，竟然毫不客氣，就跟進了一萬元注碼。

游天虹如果不棄牌的話，必須再加五千元進去。他是頭牌，第四次派牌的第一張，便是派給他的，但如果他棄牌的話，論牌面大小便應該派給蒙麗莎。

由於對整個局勢影响太大，游天虹不能不認眞攷慮一下。

「九」一對自然會輸給「十」一對，「Q」一對或者「A」一對。但是，如果下一張牌是「八」或「九」，他贏的機會便很大！

於是，他跟進了。

下一張牌果然是「八」，游天虹的底牌也是「八」，換句話說，他現在是「89」每一對，但表面上無關重要的。

中年男子是「十」一對，蒙麗莎來了一張「五」，表面是「五」一對。

中年男子又發威，出手便是三萬元。蒙麗莎面色一沉，似乎給他難倒了。

她呷了一口薄荷酒，又抽了幾口香烟，游天虹冷眼旁觀，估計她可能是「五、A」各一對，現在要攷慮的是中年男子的底牌到底是「十」還是「Q」，如果是「十」便是三條「十」，如果是「Q」便是「10、Q」各一對。

終於她又跟進了。

輪到游天虹，他想到自己只有一個可能才可以跟進，那就是他們二人「偷鷄」，或者每人只得一對，便實行靠嚇。

游天虹覺得這種可能性甚少，既然是一個老千混集的地方，他覺得棄牌才是明智之舉。這一回他變了「尾家」，對大局無關重要的。就更加心安理得了。

最後一隻牌派出，中年男子是「十」，蒙麗莎再來了一隻「五」。於是，中年男子的牌面變成了「Q101010」，蒙麗莎則是「5A55」。

旁觀的人無不嘩然。

游天虹暗自慶幸沒有跟下去。

中年男子笑道：「大概不必我再動手了吧？小姐。」

豈料蒙麗莎却說道：「你未必贏定了，我的底牌無論是A或五都可以贏你。」

中年男子面色一沉，剛才那種得意洋洋的神色又有了改變。

他想了好久，才把五萬元推出去。

蒙麗莎呆了一陣，游天虹眞想叫她不要跟下去，因爲對方的底牌如果是「十」的話，那便是四條「十」，但假如是「Q」的話，那麼，這就是「十俘虜」；而蒙麗莎只有一個可能取勝，那就是她的底牌必須是「五」，但仍可能輸給四條「十」。

蒙麗莎把杯中酒一飲而盡，然後她計算一下面前那堆鈔票，總數是十五萬左右。只見她雙手往外一推，說道：「大盡了！」

中年男子怔了一怔，他又大力吮吸着雪茄烟。

游天虹冷眼旁觀，覺得中年男子贏定了，他早已認定這是一個老千局，甚至派牌女郎也有問題。蒙麗莎可能是當局者迷，但大局已定，中年男子只要把十萬元放出，相信那一桌花花綠綠的鈔票便是他的了。

中年男子喃喃自語地說：「我只有一個可能輸給你，除非你的底牌也是五。」

蒙麗莎却强作鎭定地說：「我也只有一個可能輸給你，除非你的底牌是十。」

這說法擺明是「虛張聲勢」，因爲一般人的心理大多數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要是她眞的是四條「五」的話，沒有理由告訴對方的。

中年男子的想法正是如此，所以他以爲蒙麗莎最有可能是「五俘虜」，甚至就只得牌面的三條「五」，有意裝腔作勢「偷鷄」而已。因此，他把面前的鈔票數一數，僅可湊足十萬元。

蒙麗莎的面色一沉，剛才那强作鎭定的歡容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游天虹更加替她難過，覺得她這種賭法難怪要背夫出走了。

中年男子看見她這副神態，更加以爲贏定了。笑了笑，道：「小姐，請攤牌！」隨手將鈔票往外一推。

不知是蒙麗莎聽不到還是想得入了神，竟然一無所動，呆在那裏。

中年男子笑道：「其實我早就看出你是虛張聲勢，有心偷鷄了。」

說着，他就要作勢把桌面的鈔票掃撥到他面前去。

但是，就在這刹那間，蒙麗莎突然嬌喝一聲：「慢着，我還沒有攤牌呢！」

中年男子依然樂觀地說：「好吧！那就請你攤牌好了。不過，我以爲你還是省得獻醜好了！」

蒙麗莎輕輕一笑，隨手把底牌翻開，所有在場的人視綫都集中在那隻牌面之上，只因爲那隻牌牽連到桌面上那三十多萬的注碼。

中年男子的面色突然變成了死灰，剛才那意氣風發的神情不見了。原來蒙麗莎那隻底牌是「五」。

所有目睹這一局的人都爲之哄動不已。游天虹更是意料不到。

他以爲蒙麗莎輸定了，結果看來却是贏定了。因爲那中年男子並沒有把底牌翻出來。

蒙麗莎很有禮貌地把手一攤：「怎麼？這些注碼是你的還是我的？」

中年男子的面色變得鐵青，把其餘四隻牌黯然蓋上了。

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牌是什麼，總之他認輸就是了。

下一局，蒙麗莎很快就棄牌，她只輸掉了一千元。

第三局，蒙麗莎也很早就放棄跟進，結果又輸了千五元。

然後她笑了笑站了起來：「各位，小妹有事要退出了，後會有期。」

入局的人無不爲之一呆！

游天虹忍不住沖口而出說道：「果然聰明，三手不離枱！剛剛賭足了三手，走得合情合理，妙極了！」

其餘數名男子你眼望我眼，却又無可奈何，但是，任誰也可以看得出，他們是非常不高興的。

蒙麗莎把一張五百元大鈔遞給派牌的女子面前：「請你喝杯咖啡，小姐。」

女子接過了，說句：「謝謝。」

游天虹看見蒙麗莎毫不在乎地把桌面的鈔票紛紛塞進了手袋裏去。他幾乎不敢相信這個「金髮女郎」原來就是蒙麗莎。

蒙麗莎離開了賭桌，游天虹立即發覺有人監視她。

游天虹佯作若無其事，不再賭下去。他只輸了數萬元，但那些錢都不是屬於他的。

湯比德其實早就想走，只是在這種龍蛇混集的地方，他不得不聽游天虹的意思。

游天虹離遠看見蒙麗莎進了洗手間，數名大漢却在附近虎視眈眈。他這時候才相信了麻子老三在電話中的說話。

麻子老三說過，在這裏贏了錢，很難出得門口的。

湯比德這時候才敢問他：「你怎麼會給我一大叠鈔票？」

游天虹笑道：「與其在別人的手中輸掉，就不如讓我用作道具吧！」

湯比德也知道游天虹是個江湖上的千門奇俠，自然見怪不怪。

游天虹看作若無其事，其實，他是一直留心着那間女洗手間的門口。

不久，一個黑髮女郎由裏面出來，在門外監視的數名大漢看見她不是他們要跟踪的人，便不加理會；但是，游天虹目光銳利無比，他仔細一看，便看出了這黑髮女郎正是蒙麗莎。

蒙麗莎完全改了裝，無論衣飾、髮型，甚至手袋也不像剛才的。

游天虹要不是留心她那副平光眼鏡後面的眼神，也幾乎給她瞞過了。

她若無其事地離開了秘密賭場。

游天虹也悄悄跟了出去，湯比德不知他的目標是那女郎，因此對游天虹說：「怎麼，我們不找蒙麗莎了？」

游天虹道：「當然要找，否則，你又如何交代呢？」

「到什麼地方去找？」

「你跟着我走好了。」

「你有辦法？」

「也許是的。」

湯比德看見他答得出奇，不禁怔了一怔：「你眞的有辦法？」

「如果你明知我沒有辦法，又何必要找我呢？」游天虹笑了笑，又說：「不過，找到了之後，一切要由我作主。」

「這是什麼意思？」

「我有仲裁權，你可不能强迫她回到曾仁富那裏去。」

「然則我又如何交代？」

「我會令你有所交代的。你放心好了！」

游天虹說着，已經跟在那女郎背後走到街口。女郎一揮手，街車「刷」地一聲煞停在她身旁了。

她正要伸手將車門拉開，但游天虹一個箭步衝前，用手將車門掩上，一邊彎腰俯首，對那司機道：「對不起，我們改變了主意了，還是走路吧！」

街車司機以爲他們是一起的，隨即把車子開走了。

女郎給游天虹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呆了，直至街車開走，她才曉得問：「你到底幹什麼？」

湯比德跟在後面也看得莫名其妙。

街車很少經過這兒，剛才那一輛是罕有的，因此那女郎顯得生氣。

可是，游天虹却若無其事地笑道：「何必太認眞，我不過想跟你交個朋友罷了。」

「我並不認識你啊！」

「但我絕對認識你。」

「你簡直是無賴之徒！」

游天虹苦笑道：「上次在船舷上罵我下流，這次却罵我無賴，下一次罵我什麼好呢？」

「……」她怔了一怔，「你可能認錯人了。先生。」

「我自信不會。」

「對不起，我要返家了。」

「你的家到底在何處？」

「對不起，我可不能告訴你。」

「那就讓我告訴你好了。」

「嗯……」她突然驚惶地叫了起來。

游天虹回頭一望，心裏也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屋子裏湧出了一股人羣。

游天虹立即拖住她的手臂往路旁的黑暗處一閃，湯比德也十分機警地閃向了行人道旁。

十多名彪形大漢東張西望，顯然在找人。

有人在說：「她不會跑得太遠的，快些封鎖兩邊的街口。」

於是有人飛奔而去，把兩端的街口監視起來。游天虹看得心裏焦急。

女郎却埋怨道：「你害死我了！」

「現在埋怨也沒有用的，相信你也想不到他們這麼早就發覺！」游天虹說。

「發覺什麼？」

「發覺那些髮罩和衣飾，你本來是金髮的，對了吧？」

「你眞厲害！」蒙麗莎終於承認了，「如果你有辦法救我出重圍，今晚你在賭桌上輸掉的，全部入我的賬下。」

「你眞闊綽！」游天虹笑了笑，往那邊一指：「先進那家餐室躲一陣。」

「好吧！現在我只能寄望於你了！」

游天虹沿住行人道上的騎樓急步走過去，蒙麗莎與湯比德跟在後面。

銅馬餐室裏面還有不少人客，他們三人佔據了一個卡座。然後便叫了一些飲料。

游天虹道：「現在又是你施展化裝技巧的時候了。」

「沒有用的。」蒙麗莎說：「即使我除下這對平光眼鏡，他們還是認得我。」

「你可以再次利用洗手間。」

「你以爲我會變戲法嗎？你瞧！這些衣服、手袋和眼鏡都是一名婦人的。我跟住她入內，把她綑綁在厠所裏，然後換上了她的衣服和手袋，以爲可以瞞過他們，想不到卻騙不過你；更想不到他們這麼早就發現厠所中那個女賭徒。」

游天虹和湯比德這才明白，原來她並非隨身携帶了化裝用具，只是就地取材。

游天虹回頭望向後面，剛好有個女子進後座去；他示意蒙麗莎，道：「可一可再，爲什麼你不爭取這個大好機會呢？」

湯比德問：「我們何必捲進這漩渦？」

游天虹知道他還未看出蒙麗莎的眞面目，笑說道：「鋤强扶弱本來就是我喜歡做的事。如果你怕，你可以先走，但希望你不要後悔才好。」

湯比德苦笑道：「那我又不是那種貪生怕死的人，你既然幫我，我怎麼可以臨危丟了你的。」

游天虹也起來走進了洗手間去。

他一方面是觀察一下這家餐室後面的形勢

，一面要做一件事。

他記得未進入地下秘密賭場之前，在這裏會見湯比德時，曾經發覺洗手間的鏡箱裏有許多剃鬚片——那剃鬚用的刀片，有新有舊，撒滿在箱內各處。大概是這一些侍者用過的。

游天虹在他進入了洗手間之前，當他經過天井靠近厨房邊的時候，看見石基之上有着一籮馬鈴薯和番茄之類，擺在那裏。於是他順手取了數隻馬鈴薯。

在洗手間裏面，他就將鏡箱裏的刀片，分別揷進了馬鈴薯之內！

當他再由洗手間出來的時候，游天虹看見一名穿上了熱褲的女郎，也由女用洗手間那邊走了出來。游天虹一眼就認出她是蒙麗莎。

但是，蒙麗莎却以爲游天虹認不出她，竟然悄悄地走向後門。

一名侍者非常機警，搶過去截住她：「小姐，你結了賬麼？」

游天虹衝前，順手把一張一百元面額的鈔票塞進了侍者的手心：「對不起，我是這位小姐的情郎，她原是有夫之婦，她的丈夫不知怎的會知道我們來了這裏，帶人由前面找到這裏來。這小小意思，請你行個方便吧！」

侍者見錢眼開，一百元，無論如何在這種地方吃不上一百元的。果然將他們輕輕放過！

游天虹有理沒理，拖住了蒙麗莎往後門逃了出去！

游天虹笑道：「你竟然想撇開我！」

蒙麗莎苦笑一聲，道：「爲什麼你老是苦纏住我？」

「也許是因爲你太美了。」

「也許你的目的是我手袋中的鈔票吧？」

「你眞聰明！」

游天虹和蒙麗莎很快就到了巷口，他們以爲如此一來就神不知鬼不覺，豈料剛走出了那條後巷，立即有人從後面喝住：「站住！」

二人暗自吃了一驚！

回頭一看，是四名彪形大漢，正分作二人一組，向他們包圍過來！

蒙麗莎趁他們未到之前，低語游天虹：「放心吧！他們不可能認得我！」

但是，游天虹的想法却不同了！

他知道對方的想法：第一次她化裝逃了出來，這一次當然也可以再度改頭換面。

游天虹十分冷靜，朗聲問道：「你們幹什麼？想打刼麼？」

一名大漢走過來：「誰稀罕你的錢？我們要找一個女人，讓我們看看你女朋友的面孔，可以嗎？」

游天虹道：「當然可以只要你別揩油！」

那大漢走過來，在路燈底下看了蒙麗莎一眼：「果然是你！嘿！「

幾乎連那個「你」字也未說完，游天虹早已從他的表情中看出了端倪，知道他已經認出了蒙麗莎的眞面目來！於是先下手爲强，出其不意，擧脚就向那大漢攔腰一踢！

那大漢不意游天虹有此一着，「喲」的一聲，倒向地上！

其他三名大漢，也知道事情不妙，一湧而上。

但是，游天虹早已有了準備，手向口袋一摸，順手摸出幾個馬鈴薯來！

馬鈴薯都揷上了刀片。只見游天虹手一揚，馬鈴薯紛紛脫手飛出，三名大漢不及閃避，分別被鑲在馬鈴薯裏的刀片傷了面頰和手臂等處。

游天虹不敢戀戰，拖住蒙麗莎就朝住街口飛奔而去！

但是，另外二名大漢却在呼喝聲中，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游天虹呆了一呆，手向口袋一摸，還有一隻馬鈴薯。

只見他喝一聲：「看鏢！」手一揚，馬鈴薯脫手疾飛而去！

那大漢首當其衝！迫得以手掌擋格，他發夢也想不到那是一隻馬鈴薯，更無法想像得到其中鑲上了刀片。

鋒利的刀片揷進了他的手掌之內，痛得他直叫起來。

游天虹立即急衝，正待出手襲擊另一名攔住他們去路的大漢之際，那大漢却突然拔出了一支手槍來！

大漢喝着道：「不准動！再動老子就開槍了！」

游天虹和蒙麗莎都像洩了氣的皮球，頹然站下來！

「眞了不起，」大漢嘿嘿地說：「到底你們是何方神聖？竟敢跑到這兒來班門弄斧？」

游天虹道：「你們認錯人了，這事根本與小弟無關啊！」

「眞令人難以相信，你們竟是天生一對——一個强裝英雄的小子，豈可教人把他看在眼內？」那大漢又說：「一個如此高貴的美女，想不到原來是老千一名。可惜你們找錯了對象了。」

蒙麗莎道：「你們眞不害羞，分明是你們出老千想騙人，但可惜你們技不如人，結果竟是失了手，這又怪得誰呢？」

「少說廢話！跟我走吧！」大漢槍咀一擺，頭也跟着一擺！

游天虹與蒙麗莎併肩走着。那大漢持槍虎視眈眈。

游天虹低聲說：「那三十多萬元，都在手袋裏麼？」

「是的。」蒙麗莎道。

「就這麼樣雙手奉送給他們嗎？」

「有甚麼辦法？那是一支實彈手鎗。」

「你看清楚啦？」

「不會錯的，千萬不可冒險。」

「如果我動手反擊他，他頂多只殺了我一個，你擊昏他就可以走！」

蒙麗莎笑道：「你以爲我是那麼不顧道義的人麼？」

「我也不想死，只不過跟你開開玩笑。」

「難得這時候你還有心情開這種玩笑。」

游天虹道：「出生入死我原是習慣了，只怕他們會難爲你。」

「事到如今，也沒有辦法。其實，你不該捲入漩渦。」

「你以爲我想嗎？只因爲有人要找你。」

「誰要找我？」

「你的丈夫。」

「你在說甚麼？」

「別裝蒜了。」游天虹道：「你的丈夫就是曾仁富，香市的名流。」

「人家都說『千門奇俠』是個扶弱鋤强的大俠士，原來你有名無實。」

游天虹道：「你挾帶私逃，背夫出走，是法理所不容的。」

「別胡說，我……」

她正要說下去，但是，前面數名大漢已經包圍過來，將他們分別挾持。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游天虹看清楚了迎面而來的數名大漢之中，沒有手鎗在手；同時他也計算過了，背後那唯一持鎗的人，在這種情勢之下不可能開鎗。因爲他開槍未必一定可以擊中游天虹或者蒙麗莎，倒下來的可能是他們的自己人！

所以，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正當二名大漢動手要分左右兩邊將他挾持的刹那之間，游

天虹突然出其不意地，反將一名大漢制服，身形一轉，就把他當作擋箭牌一樣，對準了那支手槍的槍咀！

持槍的人顯得手忙脚亂，完全想不到游天虹會有此一着！

在同一時間，蒙麗莎也跟其他二名大漢糾纏在一起。

游天虹明白到這是生死關頭，半點也不敢怠慢，只見他用力一摔，被他制服在手中的一名大漢有如斷綫風箏一樣，直跌向持槍的人懷抱中去！

持槍大漢正在手足無措之際，被同伴猛力一撞，手槍脫手跌了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游天虹脚隨人轉，如狂風掃落葉一般，數名大漢被踢得東歪西倒，紛紛走避。

游天虹趁機與蒙麗莎奪路逃去！

等到那大漢找回他們的手槍時，游天虹與蒙麗莎已經逃得不知所踪。

游天虹和蒙麗莎一口氣逃過了兩條街，然後截了一輛街車，匆匆離去。

在車上，游天虹問：「司機，可以載我們先兜幾個圈嗎？車資多少照付。」

蒙麗莎鬆了一口氣，往座椅上一靠，閉上了眼睛，剛才那驚心動魄的一幕，依稀仍在她的腦海之中。

游天虹笑問道：「你一定是跟名師學了不少日子。」

「甚麼名師？」蒙麗莎睜大眼睛問。

游天虹又笑了笑：「別裝蒜了，你的手法非常老辣，相信必是名師的高足。」

「我眞不知你指的是那一回事。」

「當然包括了洗牌技巧和賭沙蟹的技術在內，此外，你的武功也不俗。」

「你的意思在指我出老千？」

「那又不敢，我只是欣賞你的驚人技藝吧了。」

「其實，在費新的口中，我就已經知道你是江湖上的老前輩，希望閣下別怪我班門弄斧罷了。」

「是哩！費新呢？」

「他引開跟踪者的注意，我們相約在酒店中相聚。」

「跟踪者？」游天虹問道：「誰在跟踪着你？」

「我丈夫請來的人。」

「不是你見過的湯比德吧？」

「不！是另外一個男子。我知我丈夫僱用很多人四處找我的下落；甚至清高如閣下，也可能在替金錢效勞。」

游天虹苦笑道：「你猜錯了，我根本不認識你丈夫。」

這時候，車子又繞了不少街道。

蒙麗莎輕輕嘆息着，似有無限心事，又像是受了委屈，然後又問道：「既然你不大認識我丈夫，爲甚麼你要跟踪我？」

「我沒有跟踪你，是你的本領與胆色引起了我的注意。」游天虹說。

「不要騙我了，我知道你的朋友是個私家偵探，但他不够你機靈。」

「你明知他是個私家偵探，爲甚麼還要自投羅網？」

「要不是你，他又怎會認得出我來？」蒙麗莎苦笑聳聳肩，又說：「我看見賭窟裏那班老千騙得人多了，我看不過眼，於是决心贏他們一筆。」

「其實那是千上千。不過無論如何，他至今仍未認得出你的本來面目。我看，他現在仍然等候在餐室裏呢。」

「這般老實的人，又怎麼可以做私家偵探？他應該選擇會計出納的行業。」

游天虹道：「現在，我們該談談那些鈔票的事了。」

「甚麼鈔票？」

「就是你從老千手上騙過來的。照你說，我應該分紅多少？」

「剛才你說我是千上千，現在你却原來是個賊阿爸。」蒙麗莎輕輕一笑，說：「你須要多少？」

「你手袋裏的三份一。」

蒙麗莎怔了一怔：「想不到你竟這麼大貪的。」

游天虹道：「這不算得貪婪，我這個人是貪得其所，如果你這些錢是正正當當得來的，我不會要一個仙；但是，這三十萬元是如何弄到的？你心裏一定明白。」

「在賭沙蟹的時候，你也看見了。實際上我只贏了十多萬，其餘的是我的本錢。」

游天虹笑了笑，道：「我不喜歡討價還價，我只要十萬元；因爲我知道你還要分一份給另外一個人呢。」

「你以爲是誰？」

「如果我沒有看錯，那個派牌女郎與你有了默契，否則你不會順利得手。」

「果然是高手。」蒙麗莎笑笑道：「其實，那女郎本來是那老千集團裏面的人，我出高價收買了她，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却給你窺破了。」

「這倒很難說，本來我在江湖上是個十分有道義的人，私家偵探湯比德既然拜託了我，我很應該把你交給他才對，但是，你那些鈔票，却令我心動了。」

「如果閣下眞的是個有道義的人，就不該把我送回我丈夫那裏去。」

「爲什麼？我本身是個中國人，我有傳統的道德觀念，所以對于背夫出走，與情人私奔的事，不敢苟同。」

「你果眞是個正人君子，但你却不知道我們女人缺乏愛情的痛苦。」

「我從來不知道曾仁富的爲人怎樣，所以不敢亂下判語，不過有一點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如果你當初不喜歡你的丈夫的話，又何必嫁給他？」

「那當然是爲了錢，那時我正須要一大筆錢，不能不嫁給他。」

「以你這種手法，那怕沒有錢？」游天虹說：「你說謊還不够技巧。」

「信不信由你，總之我說的都是事實。」

「好吧，現在應該由我作主了，」游天虹對司機說：「請你把車子停在前面的街口。」

司機答應了一聲。

蒙麗莎問：「你打算把我怎麼樣？」

「我要把你交給我的朋友。」

「私家偵探湯比德？」

「是的，我要在街口打個電話到銅馬餐室去，我想湯比德仍然在那裏等我。」

「你眞殘忍，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

車子轉眼到了街口，司機停下車來，游天虹對司機說：「請等片刻，不要開車。」

司機又答應了一聲。

游天虹不假思索，便下了車，跑進一間店舖去打電話，豈料他剛跑到門口，車子立刻開動，游天虹大驚連忙喝止。

但是，司機却沒有聽到他的話，車子便依舊往前衝，游天虹不知道街車的司機怎麼會聽蒙麗莎的話而不聽他的吩咐，早知如此他就要蒙麗莎也一起下車。

目睹街車拐了彎，游天虹才無可奈何地跑進一間禮品店去借用電話。

這一類禮品店多數爲了方便搭深夜開出的

輪船的乘客，而把營業時間延遲到深夜才休息，因爲他們專做遊客生意，所以非常有禮貌，游天虹在那兒查電話，打到銅馬餐室去找湯比德。

湯比德這才如夢初覺，知道游天虹早已由餐室的後門偷偷溜掉了。

湯比德約好了游天虹在賭城大酒店的酒吧裏相會。

湯比德在酒吧見到游天虹之後，就埋怨道：「你明知她是蒙麗莎，爲甚麼不早點通知我呢？」

「我担心會打草驚蛇，」游天虹說：「不過，我們總算有點收穫，起碼，現在已知道她確實到了這裏。」

「這點收穫也得不償失！」

「隣埠不大，相信她逃不了多遠，現在請你先告訴我，曾仁富是個怎麼樣的人？」

湯比德問道：「你查這些幹什麼？」

「我覺得蒙麗莎好像受了委屈。」

湯比德道：「想不到你竟然也會同情起那個壞女人來了。」

「我早說過了，她好像一隻籠中鳥，老夫少妻的悲劇在今日這社會上不斷上演。如果她是悲劇中的主角，我們實在值得同情她。」

湯比德顯得不高興地說：「原來你故意放走了她！」

「如果我是故意放走她，我就不會將實情告訴你。」

雙方在沉默中說不下去。彼此喝着悶酒，好一會兒湯比德才說：「不妨坦白告訴你，曾仁富的爲人怎樣，我也不大清楚，但這是我的業務，我必須盡力而爲。」

游天虹看看腕錶，道：「時候不早了，我們也該休息啦，一切還是留待明天再說。」

游天虹結了酒賬，便返回六樓去。就在他剛剛踏進房門口的刹那間，突然眼前一晃，他直覺上感到一條黑影坐在沙發之上。

游天虹立刻想退出去，但太遲了，房門自動掩上，門後原來還有一個人。

他腦海中已經明白到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但他沒有反抗，極力保持冷靜。

沙發旁邊的一座地飾燈亮了，一個男子由那兒站了起來，對他冷然一笑，說道：「游先生，你好嗎？」

游天虹一怔：「閣下是誰？」

「我能知道你姓游，當然不是尋常人物。」那人又問：「那個女子呢？」

游天虹心裏已經明白了一大半：「原來你在找那個女老千。」

「找不到女的，找到男的也是一樣。」

「別開玩笑了，你既然知道我是誰，當然也明白到姓游的不是老千。」

「我當然明白，你也不是什麼名流紳士，」那男子面色一沉，「你似乎忘記了一件事，這兒可不是香市。」

「那有什麼分別？」

「在這裏，我們可以把你宰了！」

游天虹苦笑道：「我只以爲這兒是賭城，却未知道也是個屠塲。」

「別再說風涼話了，到底那女子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不妨告訴你，我也正在找她。」

「有人看見你們一齊逃走！」

「是的，但她比狐狸更狡猾，中途撇下了我。」游天虹又故意說：「你們原來就是被她出老千，騙了大筆賭欵的人，是不？」

「你應該明白的，因爲你是她的搭檔！」

「那你太看得起我了。其實我只是旁觀者。她要我救她出險，給我十萬元，結果我也老貓燒鬚——上當了！」

「我不會聽你說鬼話，大石，動手！」

大石顯然就是站在天虹後面那名大漢的名字。游天虹突然身形一卸，沉肘後撞，那傢伙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在這一刹那，游天虹看見剛才由沙發站起來的中年男子拔槍在手，他立即就要衝過去，舉起手出擊。但是，那中年男子已經叫了過來：「不准動！再動我就開槍！」

游天虹無可奈何，只好呆站一旁！

中年男子緊扳槍掣，一步一步的迫過來：「你太健忘了！姓游的！我早就對你說這兒不是香市啊！」

游天虹看見地上躺着的大漢仍在捧腹叫痛，曉得自己剛才出手頗重。現在他看得更清楚了，房間裏就只得他們三人。

游天虹的視綫突然移向窗簾布那邊，驚奇地叫了起來：「小牛，小心啊！」

中年男子以爲背後有人由窗口爬了入來，急忙轉頭去！游天虹趁此機會揮拳直擊他手，「喲」地一聲叫，槍已墮地！

中年男子立刻明白這是游天虹的聲東擊西之計。他捧住手腕切切呼痛，游天虹却並不因此而饒了他，下一拳攔腰掃向，只見他身不由主的，跌倒在沙發上！

那名大漢由地上爬起，就要竄過去奪槍，游天虹發覺的時候，他距離那支槍已非常之近，只要他彎下腰去，就可以俯首拾起！

游天虹來不及衝過去制止，大概對方只消一至二秒鐘就可以將他置諸死地！

游天虹不敢猶豫不决，只見他手一緊，「察」一聲，一枚隱藏於指環中的痲醉針直射出去！緊接着傳來的是那大漢的一聲尖銳叫聲，他的身體首先一呆地停止了一切動作，約莫維持了一秒鐘光景，然後便栽倒下去！

這一次，他再也不會那麼輕易站起來；即使他的身體更強壯，也會被痲醉一個時期。

游天虹轉過身來，發覺倒跌在沙發上的中年男子又要站起來！

游天虹走過去，沉聲說道：「我看你也活得不耐煩了！」

中年男子剛才目睹他的同伴倒下去，還以爲他中了滅聲槍的子彈，因此連忙叫了起來：「不！不！請聽我解釋！」

「好吧！告訴我！誰派你來的？」

「其實你早該猜到了，我們集團今晚損失了不少金錢！」

「願賭服輸，何况你們本身亦不過老千一名，可惜一山還有一山高罷了！」游天虹又問：「你到底是屬於那一帮的？」

「我是星君七的手下。」

「星君七？」

「是的，你在江湖上混過，當然聽過七哥的大名吧？」

「星君七的正名是江七星，屬於江南帮的。他數年前在香市跟警方過不去，想不到他到了這兒來。」游天虹道：「這裏的警方，雖然不大理會你們這輩的活動，但鬧出事來到底不大方便，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追究了。」

「你有所不知，如果對方是正正當當的贏了錢，我們是心服口服的，但是，現在是行騙啊！」

游天虹忍不住笑了起來：「然則，你們江南帮那班人的錢，難道又是正正當當的得來的麼？」

中年人的臉紅了一陣。

游天虹又說：「我本來是來這裏渡假的，不想與人結怨，如果你相信我的話，我可以放你回去。同時請你告訴你的同伴，我與此事無關。那女子在半途揀着我下車打電話的時候，要脅司機，開車走了。」

中年男子嘆了一口氣，道：「好吧！眞的是聞名不如見面，想不到閣下果然名不虛傳。可是，我的同伴大石給你殺了，叫我如何交代呢？」

「我向來不喜歡殺人，除非迫不得已。」游天虹說：「你的同伴只是昏倒一會兒，等一陣就會沒事了。」

中年男子這才知道，游天虹用的不是子彈，只是痲醉針而已。

游天虹走過去蹲了下來，在那大漢的手上拔出一枚銀針，然後把他拖入浴室潑了一盤冷水，不久那叫大石的大漢甦醒過來。

游天虹回頭說道：「你們在神秘賭窟輸了十多萬元，這又算得什麼，單是我在那裏已經輸掉了數萬元。」

中年男子說：「你有所不知，我們知道那女子不但是個老千，也是個扒手，她在那裏扒了人家不少鈔票。」

「爲什麼你們不當場擒拿她？」

「我們不想驚動其他賭客。」

「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在這裏我們當然有些辦法。」

中年男子又說：「既然我現在已經知道閣下不是與她同路的，我們之間也可算是誤會冰釋，以後請各自約束，我們本來就是河水不犯井水的。」

游天虹笑了笑道：「那要看情形而定。閣下貴姓？」

中年男子道：「小弟姓江，江虎。」

「原來是江七星的嫡系親信，老前輩，請回去對七哥講句好話，晚輩冒犯了。」

江虎伸出手來：「正是不打不相識，就讓我們在這裏交個朋友吧。」

游天虹伸手跟他握了一下，問道：「黑鬼森這名字，你可曾聽過？」

江虎面色一沉，那陣笑容不見了。

游天虹感到事有蹺蹊，於是又問道：「美芝娜這名字，你也聽過了嗎？」江虎搖搖頭。

游天虹道：「美芝娜是一名按摩娘，你不認識不出奇，但是黑鬼森你一定認識的。」

大石這時已用毛巾抹乾了滿頭冷水，在旁插嘴道：「黑鬼森是個槍手，黑社會裏面的人，許多認識他。」

江虎顯然不贊成他這樣說，但卻是無從阻止。

游天虹說：「黑鬼森被人暗殺，美芝娜也失了踪，這些事本來與我無關，但是，我不知道會不會跟你們有關，甚至可能與那個女老千有關。」

江虎略加思索，說道：「游老兄，你是外地來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理會這許多閒事了。」

「這麼，等於告訴我這些事是江南帮人做的，是不？」

「不！不！這兒除了我們江南帮之外，還有許多派別，如果你要理，恐怕也理不了這許多的。」

游天虹當然明白，這裏是三山五嶽人馬聚集的都市，不少黑人物不爲香市所容的，都跑到這邊來了。他笑道：「本來我不想理這些閒事，但是，美芝娜這位混血女郎是我在浴室中認識的，我很喜歡她。如果方便的話，請替我打聽一下，我實在太關心她的安全。」

絃外之音是暗示江虎設法把美芝娜放回來，別傷害這按摩娘。

江虎點頭道：「我替你查一下。」

「那謝謝你！」游天虹順手把那支手槍交還給他。

江虎把手槍納回袋裏，偕同大石一起離去，那時他才發覺手槍裏沒有子彈。原來游天虹担心他突然反擊，所以悄悄將子彈取出，又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將子彈放到大石的口袋裏。如此一來，一個只有槍沒有子彈，另一個有子彈沒有槍，即使要對付游天虹，也須要一段時間，到時游天虹也就有了準備。

至此，江虎不能不佩服這位「千門奇俠」，的確是手段高强。

江虎走後，游天虹悄悄入到小牛的睡房，發覺小牛熟睡如豬；這少年人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覺，也許他太疲倦了。

游天虹輕輕將房門掩上，然後才回到隣房去休息。

翌日醒來，差不多是中午時份。

小牛走進來嚷着肚子餓，游天虹於是跟他到樓下去吃早餐，豈料坐下不久，就發覺有兩個人入來，其中一個是香市的警探黃泰。

黃泰也發覺了他們，走過來招呼師徒二人，小牛讓過一旁給他們坐下來。

「什麼時候來的？」

「今天早上。」黃泰說道：「爲了左拉治的命案，我們要與這邊的警方連絡一下。」

左拉治就是輪船上代替演出艷舞的男藝員。他是中葡混血兒。

游天虹忍不住問：「有了頭緒嗎？」

黃泰道：「本來表演艷舞很少請替工的，問題是那一場男女合演的艷舞是十分叫座的戲碼，無論如何也不能少。因此，幕後人便得找人代替，因爲原來的法國男子貝比病倒了。」

「左拉治又不是艷舞團裏的人，如何拉得上關係？」游天虹又問。

「左拉治是經常出沒在輪船上的混血兒，他的樣子很具男性美，而且有表演天才，不知怎的，與艷舞團的人混得很熟，因此成爲替工是自然而然的事。」

「他做什麼職業的？爲什麼會經常來往於香市與賭城呢？」

「照我們初步調查所得，他的職業是導遊，至於眞正情形，則有待我們進一步調查。」

游天虹道：「這裏的警方有沒有告訴你，有個叫黑鬼森的槍手，昨夜突然被人殺了。」

「你以爲這件事與客輪上的命案會有關係麼？」

「是的，我這樣懷疑：黑鬼森既然是個黑社會的槍手，他會不會被人收買？既然他也被殺，幕後人心狠手辣，可以想見。」

「給你提醒了我，回頭我還得要到賭城的警局去一次。」黃泰又問：「你怎麼知道有這麼的一回事？」

「昨晚我剛在這兒後面的一家浴室洗澡，黑鬼森就是在那兒被殺的。」

「不過，根據初步綫索，兇手可能是個女子。可惜當時我們輕輕把她放走了。」

「是個女子？」游天虹怔了一怔：「她是誰？」

「就是那位曾太太。」

「是不是蒙麗莎？」

「是的，有人看見她在案發時衝出劇場，走到船旁，把一些東西投入大海。這是我們事後得到的綫索；祗可惜，那時我們已經把所有的乘客放行。這次我到這兒來，希望可以找到她。」

游天虹很想將昨夜的事告訴黃泰，却又担心會影响自己的渡假計劃。

正在猶疑之際，私家偵探湯比德又來了。

湯比德跟警界中人大部份認識，因此他與黃泰等人一一招呼。

湯比德不知道他們正在談論着蒙麗莎，他剛坐下來就說：「今早我幾乎找遍了所有的酒店，都找不到那賊婆娘。」

游天虹當然曉得他說的是蒙麗莎，但黃泰

卻聽得一頭霧水。

湯比德又向黃泰問道：「你二位也有時間來玩玩麼？」

黃泰笑道：「我那裏有你這種閒心？我是爲公事而來的。」

「我也是爲了公事而來的。」

「你剛才所說的賊婆娘是誰？」

「蒙麗莎。」

「是不是曾仁富的妻子？」

「對了，正是曾太太。」

黃泰恍然大悟：「是不是曾仁富托你把她找回來的？」

「是的。」湯比德道：「祗可惜，這裏是賭城，如果在香市，也許你還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不！我們的目標可能是一致的。等會兒我們一齊到賭城警局去一次。」

這一次，輪到湯比德聽得一頭霧水了。

說起來還是游天虹比較清楚，但他却不想去理這一些事。現在他最担心的，只是按摩女郎美芝娜的安全。因此，那一頓早茶未喝完，他便跟小牛悄然離去。

黃泰與湯比德在商量找尋蒙麗莎的大計，決定要求賭城警方協助。湯比德後來才知道黃泰正在懷疑蒙麗莎可能是一名殺人兇手。

游天虹和小牛跑到浴室那邊去。這時中午未到，裏面除了看守的職員之外，什麼人也沒有。

游天虹要查出美芝娜的居處，那男職員以爲他是追求按摩娘的遊客，不肯說。

游天虹靈機一觸，又以鈔票令到他張開咀巴。那男子接過鈔票了，說道：「先生，我勸你別浪費時間和金錢了吧！美芝娜不似一般按摩女郎那麼容易得到手，如果你須要，我可以另外介紹一個給你的。」

「不！我只要她的地址，我要去探望她。」游天虹說道。

那男子終於寫了一個地址給他，師徒二人這才滿意離去。

賭城裏面的樓宇大都是非常陳舊的。游天虹和小牛按址找到那兒去之後，發覺那是一幢舊木樓。登上二樓時樓上的木板搭搭作响！

游天虹伸手敲門，但敲了好久沒有反應。

小牛說道：「那浴室裏的職員可能欺騙我們，這裏可能是空屋而已。」

豈料話猶未說完，便聽到裏面傳來了一陣脚步聲。

然後，是一個女子拉着沙啞的嗓子，問道：「誰？」

游天虹依稀認得出那是美芝娜的聲音。看樣子她好像剛剛睡醒，又好像十分疲倦似的。

開門了，果眞是美芝娜。

「是你！」美芝娜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游天虹笑了笑，問非所答地說：「我可以進來嗎？」

其實他們已經走了入來。

美芝娜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要問你。」游天虹打量着她問：「他們沒有難爲你吧？」

「你說誰？」

「昨晚，我們親眼看見你給人綁架，你何必裝模作樣？」

美芝娜稍作遲疑，反問道：「這件事與你何關？爲甚麼你要追根問底？」

游天虹道：「本來我不想問，既然來了，問問又何妨呢？」

「我根本就沒有事，他們只是担心我向警方提供得更多。」

「誰担心你向警方提供？」

「就是綁架我的人。」

「你當然知道他們是誰。」

美芝娜聳聳肩道：「天曉得！」

「他們爲甚麼要綁架你？」

「大概因爲我是左拉治的愛人吧！」

游天虹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是左拉治的愛人，那麼，他的死，一定與黑鬼森有關，是不？」

「我怎麼知道？總之這是一個殘酷的世界！」美芝娜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頹然坐了下來，「兩位到底是什麼人？」

「一切本來與我們無關，只是我與你有過一面之緣，看見你被人綁架，担心你的安全罷了。」

「謝謝你！」

游天虹又問：「左拉治到底是什麼人？」

「他像我一樣，是個混血兒，這裏最普通的現象，就是不少本地女人與葡國男子有了兒女，那些不負責任的父親往往一走不回來，母親爲了撫育我們，再醮時人家總是瞧不起我們。我和左拉治都是同一命運的，也許因爲這樣，我們便成爲愛侶，可惜，他沒有機會，只好做個無業遊民。」

「無業遊民？他不是導遊麼？」

「導遊？」美芝娜苦笑一下，「那不過是一項動聽的職業，誰要他導遊，你們來自香市，要不要請個導遊？當然不必吧？正因爲他沒有一份正當的職業，偏偏又住在這賭城裏面，所以很容易就學壞了……」

游天虹看見她欲言又止，問道：「他壞到什麼程度？」

「總之，我之所以要跑到浴室去做按摩女郎，也是爲了他。」

「是他迫你的？」

「人都死了，何必再提？」

「那又不是這樣說，難道你不想爲他報仇麼？」游天虹故意這樣說。

「報仇？」美芝娜呆了一陣，然後搖搖頭，無可奈何地說：「我想也不敢想，你以爲對方是什麼人？差點兒連我也沒命啦，還提什麼報仇？再說，左拉治也太不長進。我不是有意在他死後講他壞話，而是事實確是如此，有人說他經常在輪船上與人賭博……」

「賭博？」游天虹忍不住問：「這裏有各種各式的賭博，何必到船上去賭？」

「天曉得他爲甚麼，也許他的個性如此，喜歡遊手好閒，四處遊蕩吧！」

小牛好像想起了一些什麼，插咀說道：「這麼看來，這件事似乎變得更簡單了。」

游天虹與美芝娜同時一怔，視綫集中在小牛的面孔上，他們雖然沒有說話，目光却充滿了疑問。

小牛於是又說：「左拉治很明顯是給一個老千集團的人殺害的。」

游天虹也有同樣的想法，但他還是問道：「爲甚麼你會這樣想？」

游天虹往往就是喜歡這麼樣，明明想到了，却故意要先聽聽他徒兒的意見，藉此測驗一下他的判斷力是否夠正確。

小牛說道：「左拉治可能在輪船上出千，給人識穿了，所以遭人懷恨在心，於是等機會下手將他暗殺，最好利用的機會，當然就是他做替工的時候，槍聲一响，他就假戲眞做！」

美芝娜也從報章的報導中知道了一些關於左拉治遇害的經過情形，現在聽小牛這樣說，也覺得甚有道理。她喃喃自語地說：「這麼說來，綁架我的人，可能就是同一帮人——謀殺左拉治的，也是他們。」

游天虹問：「你認得他們嗎？」

（未完・二）

宮廷風雲

雙鷹神捕後傳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小姑娘使詐　神捕中毒針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一見等人在劉守備衙內吃晚飯，沒有回龍門客棧，匪徒毘下毒不成，又叫郭集英對管一見謊報黃新泰被人挾持擄走，帶管一見和手下從西門追尋匪踪，郭集英一念之差，反被匪徒誘至獅子林殺害滅口，屍體被巡邏的官兵發現報案，高天翅因另有任務未有出動，回來知道管一見等人去了個多時辰未回，又接獲郭捕頭的死訊，出動了兵營士兵搜索，仍找不到管一見等人的下落，再到龍門客棧找皇甫雪和風火輪亦未有下落……原來他們二人避免侯掌櫃的懷疑，陪一批遊歷的秀才到五春院玩耍，被侯掌櫃等人在妓院截殺，幸歌妓黃鶯援救……

黃鶯道：「媽媽，剛才的情況鳳凰姐她們都看見，我可沒打碎一件東西！」

風火輪大喝一聲，道：「你這死龜婆，只會欺善怕惡，黃姑娘，咱們索性將她殺了吧！」

鴇母這才想起龜奴們提過，黃鶯剛才仗劍殺傷一個大漢，知道她不是好吃的果子，心頭一驚，幾乎從樓上跌下去！

黃鶯說道：「我替你做了四十七天工作……」

鴇母忙說道：「老身立即叫人算錢與你……」

黃鶯道：「不用，送給你將來晚年買副棺材！」

鴇母氣得滿身肥肉亂顫，黃鶯等人已在她身旁經過，黃鶯輕聲道：「皇甫少俠，這鴇母跟客棧的侯掌櫃有些交情，你日後來此可要小心！」

皇甫雪急道：「在下除了查案，從來都不涉及這種地方，今日是頭一遭……」

風火輪忍不住在背後「咭」地一聲笑了起來，皇甫雪大窘，斥道：「你怪笑什麼？」

風火輪道：「黃姑娘只叫以後來此要小心而已，可不是不准你再來，三哥你緊張什麼？」

黃鶯粉臉「刷」地升上兩朵紅雲，羞道：「小妹那有權……」

皇甫雪怕她越描越黑，截口道：「這是什麼地方？」原來他們已經來至玉春院的後院，此處似乎是灶房和下人居住的地方。

黃鶯道：「那裏有口井，裏面有些地道通到外面去！」

皇甫雪見裏面沒人便問道：「這鴇母跟侯掌櫃既然有交情，他們也必知道！」

「不知道的！這是掏井的那位大叔告訴我的，他說這秘密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玉春院最近一年才由這些人經營的，以前的老闆死了，才賣給那位玉姑！」

「如此請姑娘帶路！」

黃鶯輕輕跳下來，雙手扳住井緣，展開雙腿，撐住井壁，慢慢降下去。風火輪跟着她，皇甫雪則在最後面。

黃鶯降下丈餘，離水面約莫七呎，便見到有個小洞，她推開洞旁的一塊麻石，鑽了進去，裏面有一條地道，十分潮濕，還充滿霉氣。

黃鶯向他招招手，三個人便弓着腰繼續前進，走了約莫三四天，地道才高寬起來，可以站着走動。

風火輪問道：「黃姑娘，這地道通往何處？」

黃鶯道：「聽說通到城隍廟裏的那口枯井！」

再走了一會兒，地道又低窄起來，三人重新弓着腰前進，心中都知道就快到出口，皇甫雪說道：「黃姑娘，請讓在下先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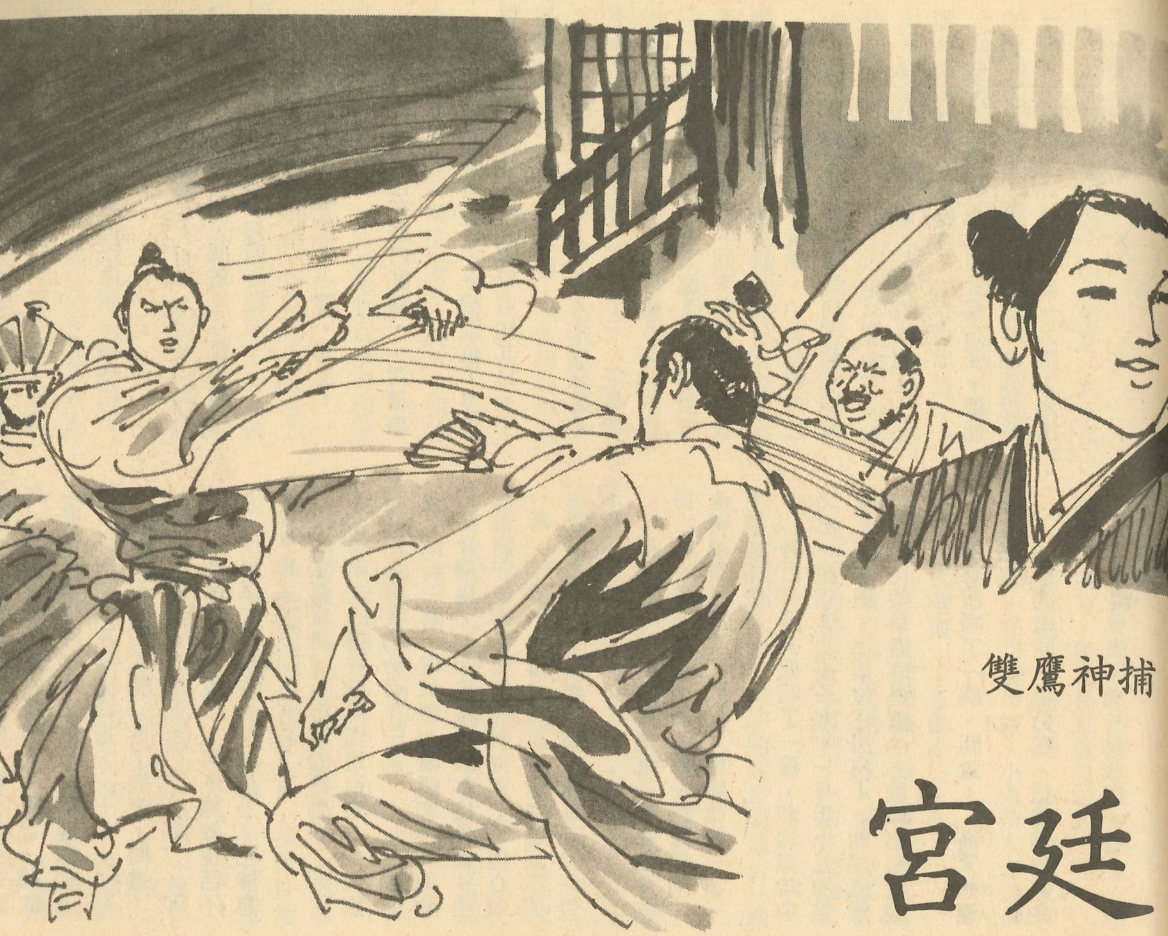
黃鶯微微一笑，也不勉強，只道：「你請小心！」

皇甫雪經過她身邊時，由於地道狹窄，身子幾乎相貼，他鼻端嗅到她身上那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女兒香，只覺心頭一甜，香氣沁入肺腑，如飲醇酒。

皇甫雪定一定神，繼續前進，想起剛才的情景，腦海依然有點混沌。前面有道光綫，皇甫雪見是道石隙，知道已到出口，伸手在壁上一摸，拉開一塊石頭，探頭出去，上面黑乎乎的，天上仍飄着雪花。

「小心，我先上去！」皇甫雪手腳展開，撐住井壁，慢慢爬上去，上面是座院子，看建築形式便知道是廟宇，大概夜已深了，死一般靜寂。

皇甫雪對着井輕輕呼喚，待得風火輪與黃鶯上來，便問道：「黃姑娘，此處離劉守備家有多遠？」



黃鶯道：「不很遠，穿過兩條小巷便到了！」三人躍上廟頂，觀察了一陣，見沒有人才跳下去。

黃鶯老馬識途，在前帶路，走了一陣果然便到了劉府外面。

劉家牆高，門簷下的燈籠沒點着火，在風中盪來盪去，風火輪道：「咱們跳進去吧！」

皇甫雪道：「不，此刻咱們身份不比以前，不可造次！」他上前敲門。

黃鶯道：「兩位既然已至安全地方，小妹也要告辭了！」

皇甫雪急道：「這如何使得？你爲了救在下，也跟他們結下仇，只怕他們也不會放過你，就算你有什麼事，也得等天亮之後才去辦！」

風火輪也道：「不錯，黃姑娘你便進去歇一夜吧，劉守備非常好客的！」

說着，門內忽然有人問道：「是誰敲門？」

「皇甫雪與風火輪回來！」

大門打開，三人進去之後，門又「砰」的一聲關上，皇甫雪見府內軍士來回巡視着，而且燈火照耀，如臨大敵，不由問道：「發生了事麼？」

那軍士說道：「將軍怕有人會來不利佟大人，嗯，劉將軍也未睡哩，正在廳裏面！」

「咱們去找他！」皇甫雪在前帶路。

劉守備站了起來，說道：「皇甫侄子回來，高老弟怎地沒來？咦，這位姑娘是誰……」

「這位姑娘叫黃鶯，是在下的救命恩人！」皇甫雪道：「高大哥去那裏？」

「你沒見到他麼？他一直在龍門客棧等你呀！」

風火輪「啊」地叫了一聲：「不好，咱們快去龍門客棧，要不高大哥可就不妙了！」

劉守備忙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皇甫雪說道：「侯掌櫃有問題，他剛才還帶了兩個人去追殺在下和風火輪，幸好得黃姑娘解救，要不咱們兩個也回不來了！」

劉守備道：「多久的事？」

「大約一柱香前！」

劉守備大驚，大聲喝道：「來人，準備去龍門客棧救人！」

皇甫雪忽然想起一件事：「劉將軍，敝上他們都休息了？多人去並不一定有救，反而多死傷！」

劉守備嘆了一口氣，道：「原來你們還不知道，管神捕今早帶了端木侄子他們出西城，到現在還未回來，劉某跟佟大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佟大人也是剛剛上床呢！」

「他們出西城門作甚？」

「今早郭集英帶人在城門附近巡視，發現黃新泰，便派人跟踪，一面回來報告，神捕便帶人追下去了，可是中午左右，郭捕頭的屍首却被人發現躺在城南的『獅子林』裏，而神捕他們却沒有消息！高老弟帶人去查，一無所獲，所以去龍門客棧找你！」

皇甫雪的心也亂了，急道：「現在還

是先解了高大哥的圍再說！」

「且慢！」黃鶯忽然揷腔問道：「劉將軍，你們看見……黃……黃新泰，他去何處？」

「據郭捕頭說，他好像讓人挾持住了，一路向西！」

「到底去那裏？」

劉守備有點不悅，問道：「姑娘跟他是什麼關係？爲何這般關心他？」

「他是家兄！」

「啊！」皇甫雪驚呼一聲，問道：「是眞的？」

黃鶯急得淚花在眶內亂轉。「這種事也能假麼？」

劉守備向皇甫雪打了一個眼色，皇甫雪不明所以問道：「劉將軍可知其兄去了何處？」

劉守備心中暗道：「人人均謂强將手下無弱兵，尤其是管一見的手下，更是智勇雙全，怎地此人却如此糊塗？又非不知黃新泰的重要性！」當下道：「此事說來話長，咱們救人要緊，回來再說吧！」言畢抓起桌上的鋼刀走了出去。

皇甫雪連忙安慰黃鶯。「黃姑娘請放心，敝上巳趕去，就算有任何困難也能解決！」

風火輪旁觀者清，輕輕推推他。「三哥快去吧！」

皇甫雪道：「黃姑娘武藝高强，請助咱們一臂之力！」黃鶯根本聽不到他說些什麼，只是混混沌沌地跟着一大隊人走出去。

×　×　×

馬車夫提着灰袍人飛落大堂，他不向外跑，反而竄進一間房內，裏面的男男女女，見到一個面目死板的人，提着一個血人進來，都驚呼起來，馬車夫不理他們，伸指在灰袍人身連點數指。

黑衣人（侯掌櫃）走了進來，問道：「情況如何？」

「他已暈死過去了，再不施救便活不了！」馬車夫將灰袍人扛在肩上，拍開窗子跳了出去。

侯掌櫃急問：「小弟的行動……」

馬車夫的聲音自外面送進來：「偃旗息鼓，再等我的命令！」

話音一落，侯掌櫃也離開客棧。他收起白骨摺扇，走回客棧，到客棧外面，便見到劉守備留下來的那幾位軍士，他心頭一動，忖道：「難道高天翅還在裏面？假如我回去，萬一又碰到皇甫雪等回來，豈不危險。」

他心念一閃，立即竄進一條小巷，左拐右轉，穿過幾條小街，到一棟磚屋前，他轉頭向四周看了幾眼，雙脚微微一頓，便翻進圍牆裏。

房內有燈，他吃了一驚，忽然黑暗中閃出一個年青的漢子來，一身店小二的裝束。「掌櫃，那兩位在房內！」他壓低聲音，又在侯掌櫃耳邊道：「姓韓的跟姓楚的！」

侯掌櫃唔了一聲，問道：「高天翅還在客棧裏？」

「小的來時，他仍在，這時候就不知道了！」

侯掌櫃雙眼閃過一絲殺機，道：「可借讓皇甫雪死裏逃生，要不現在就可以回去對付他！」他望一望有燈光的紙窗，又道：「跟我守在這裏，他們在治傷，不能遭受外力影响。」

那夥計點點頭，站在大門後面，侯掌櫃似乎滿懷心事，在院子中踱着步。過了一陣，大門忽然「砰砰」地响了起來。

伙計問道：「誰？」

「俺是客棧的夥計，來找侯掌櫃的！」外面傳來石熊的聲音。

侯掌櫃示意伙計開門，石熊閃了進來，便急着的說道：「掌櫃，劉守備又帶了一大隊人來，還說要找你，俺悄悄溜來報訊！」

夥計問道：「掌櫃，您去不去？」

侯掌櫃急問道：「劉守備還說一些什麼？」

「他說他們找不到人，要來客棧查！」石熊道：「說什麼一個是書生，一個是書童，跟一件大案有關連的！」

「見他奶奶的大頭鬼！」侯掌櫃沉吟道：「我換了件衣服便去！」

×　×　×

劉守備坐在龍門客棧大堂裏等侯，而且還有那位高天翅，侯掌櫃裝出一副極不滿意的神色，道：「劉守備，侯某的房客犯法，可不是我犯法，你一天來幾趟，咱們還能做生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劉守備說道：「你肯來，劉某便放心了！」

「侯某奉公守法，爲什麼不敢來？」

「你奉公守法？」劉守備冷笑一聲：「拿下！」

高天翅與旁邊的軍士立即將侯掌櫃圍住，侯掌櫃强自鎭定：「劉將軍，你不能濫用職權！」

「你以爲蒙着面去玉春院暗殺皇甫雪的，便沒人知道麼？」

侯掌櫃知道身份敗露，立即自懷中抽出摺扇來，向劉守備撲去！

高天翅揮刀將他截住，與此同時，門外溜進三個人來，正是皇甫雪，黃鶯和風火輪，皇甫雪喝道：「姓侯的，咱們該來算算帳！」

話音一落，長劍已自侯掌櫃旁邊刺去！侯掌櫃身子一偏，讓過長劍，高天翅的雁翎刀又劈到，他沒奈何只好飛身後退！

「快截住他們！」侯掌櫃大聲嚷着，可惜除了石熊之外，其他店小二都瑟縮在牆角。

皇甫雪道：「高大哥，讓我來！」他劍快，說話間已連攻七劍！

侯掌櫃困獸猶鬪，高天翅改攻石熊，黃鶯與風火輪，各站在一端，提防侯掌櫃逃跑！

侯掌櫃連施險招，都沒辦法衝破皇甫雪的劍網。劉守備向風火輪打了個眼色，風火輪會意，立即揮鞭向侯掌櫃的後背抽去！

侯掌櫃聞聲閃身，皇甫雪手臂暴長，長劍在侯掌櫃脅下劃過，留下一道血槽！

侯掌櫃忍住痛，雙脚一頓向上拔起，黃鶯叫道：「他要破屋逃走！」

風火輪長鞭一圈，纏住侯掌櫃的腰際，微一用力便將他拉了下來，皇甫雪標前兩步，劍尖刺着侯掌櫃的喉頭。「侯掌櫃

，得罪了！」

「你們假公之名，濫殺無辜，寃枉良民！」

皇甫雪在山上跟管一見學會點穴之法，趁他說話分神之際，便封住了他的痲穴，侯掌櫃雙眼滿是怨毒，劉守備喝道：「趕快從實將一切招來！」

侯掌櫃冷笑一聲：「侯某根本不知道你們要想知道些什麼，如何招？」

「你的老闆是誰？」

「誰不知道龍門客棧的老闆是薛南寶的三位公子？」

皇甫雪冷冷地道：「你別以爲在下不敢殺你！你最好乖巧一點！跟你一齊去玉春院的那兩個人是誰？」

侯掌櫃閉嘴不答，皇甫雪忍不住給了他一拳，侯掌櫃冷冷地道：「多謝皇甫兄『敎誨』，侯某永誌在心！」

此刻高天翅忽然走了過來，道：「那夥計說跟侯掌櫃一齊去玉春院的，一個姓韓，一個姓楚！」

劉守備說道：「九成便是韓亭芳和楚雲！」

高天翅道：「不錯，我也是這樣想！那小子怕死，被我一迫便招出來，說姓侯的叫建元！」原來侯掌櫃被皇甫雪制住之後，石熊心頭大悸，刀法一亂，便也被高天翅制住。

劉守備道：「將那小子帶來！」

石熊被推過來，滿臉驚惶之色，皇甫雪問道：「你還知道什麼？」

「小的只知道侯掌櫃也不是老闆，他是聽令那兩個人的，不過他平常對我也還不錯，所以……」石熊忽然抬起頭來，道：「劉將軍，侯掌櫃家裏還有人！」

皇甫雪道：「高大哥，你跟劉將軍押着侯掌櫃，在這裏等侯，小弟帶人去他家裏！」

高天翅道：「三弟小心！」

皇甫雪、黃鶯和風火輪，帶着幾位弓箭手，押着石熊去侯建元家。到了侯家外，皇甫雪輕聲道：「叫門！」石熊乖乖拍門。

裏面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問道：「誰呀？」

「是洪老三啊？俺是石熊呀！」

大門「伊呀」一聲拉開，皇甫雪推着石熊走了進去，長劍一橫，巳架在洪老三的頸上。「屋裏還有什麼人？」

「沒有？你們是誰？咦，你不是那位方秀才麼？」

風火輪和黃鶯跟着走進來，皇甫雪說道：「搜！」

石熊指着一間寢室，道：「剛才裏面有人……不過現在沒燈！」

皇甫雪冷冷地問道：「洪老三，你看清楚，現在無人可以帮助你的，你最好老實一點！要不就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洪老三期期艾艾地道：「他們，他們剛才走了！」

皇甫雪叫風火輪晃亮火熠子，推着洪老三跟石熊進房。火光下，但見房內空無一人，但床上却有血跡，他暗道：「他們果然在這裏療傷！」

當下衆人分頭在屋內搜索，皇甫雪又問洪老三。「韓亭芳和楚雲去何處？」

「小的不知道……他們沒說……」

皇甫雪轉頭問道：「石熊，洪老三跟侯建元是什麼關係？」

「他們好像是……一丘之貉！」

洪老三罵道：「石熊，掌櫃對你可不錯，你敢出賣他？小心你的狗命！」

風火輪摑了他一巴掌，「要小心狗命的是你，快從實招來！」

皇甫雪道：「押回龍門客棧，一齊審問！」

×　×　×

皇甫雪等人離開，高天翅與劉守備輪流發問，但侯建元都不吐一字。

劉守備性格比較暴躁，不由怒道：「給我拿棍來打！」

話音未落，侯建元忽然如離弦之箭向窗口射去！

高天翅料不到他的穴道會突然解開，不由呆了一呆，劉守備叫道：「放箭！」

弓箭手埋伏在客棧四周，無時無刻都在戒備中，劉守備的話音剛傳出，窗口也穿出一團黑影，刹那間，萬箭齊發，侯建元雖然早有心理準備，奈何他的摺扇已被繳了，空手沒法招擋，中了兩箭之後，幾乎連站也站不穩，第二輪的箭矢又至，侯建元如同箭豬一般，撲倒地上！

皇甫雪回來，剛好見到這種情況，連忙詢問原因！高天翅將情況說了，皇甫雪頓足道：「大概是小弟內力未純，又點得不太準，所以氣血很快便暢通了！」

劉守備看了巳近五更，便道：「收兵回去再慢慢商量吧！」

×　×　×

洪老三只是個小角色，問不出什麼來。家人在廳上閑談，劉守備首先問黃鶯：「黃姑娘是幾時跟令兄分開的？」

「少說也有四年了！那年我才十六歲！」話一出口，黃鶯才發覺自己無意中洩漏了年齡的秘密，雙頰飛紅，住口不言。

皇甫雪道：「令兄離家可有說去何方麼？」

黃鶯搖搖頭。「他素來四處闖盪，那次他只告訴家父母說要到中原看看，那知一去四年多毫無音訊！」

劉守備再問一次：「這四年來，你根本不知道他在那裏，幹些什麼事？」

「既然毫無音訊，自然一無所知！」

黃鶯忽然醒起一件事來，反問：「劉將軍，是不是家兄做出什麼犯法的事吧？」

「不是，咱們只知道他曾在本城沙知州家當保鏢，後來便離開了，那是上個月廿三四日間的事！」

「那時我巳到本城啦，可惜不知道！」黃鶯又想到一個問題，花容一變，急道：「後來沙大人被人殺死，所以你們便懷疑家兄是兇手？」

皇甫雪忙又道：「姑娘過慮了，咱們只因他是沙大人的保鏢，估計他比較了解沙大人的仇家，所以想找他證實幾件事而已！姑娘爲何會到玉春院去當歌妓？」

黃鶯粉臉又是一紅，說道：「一來是爲了生活，二來是爲了找尋家兄，去年家父逝世時，曾說家兄頗喜流連青樓，所以我……我每到一個大地方便到那裏賣唱三個月……」

「原來如此，也難爲姑娘了！」

黃鶯道：「家父臨終遺言，要小妹必須要找到家兄，就算他死了，也得將骨灰帶回故鄉！」

劉守備一豎姆指，讚道：「姑娘可稱得上孝悌雙全哪！」

「不敢當，如今我最放心不下的也是家兄！」

皇甫雪再問：「姑娘仙鄉何處？」

黃鶯落落大方地說道：「小妹祖籍隴西。」

高天翅立即進內取出那柄刻着「屠龍」兩字的薄劍來，姑娘可曾見過此劍？

黃鶯臉色一變，反問道：「此劍從何來？」

高天翅是成形的「妖精」，微微一笑。「姑娘先答高某的問題，高某自然會告訴你！」

黃鶯吸了一口氣，道：「此劍與本門的劍無論形式與輕重都一樣，而且像是……不過照小妹所知，本門弟子的佩劍，無人刻上這兩個字。」

皇甫雪急問道：「貴派大名請姑娘賜告！」

「偏僻小地的小門小派，料皇甫少俠不曾聽過！」黃鶯再吸了一口氣，道：「不敢隱瞞，敝派稱『劍派』，家父便是第三代的掌門人，家父逝世，按以前的規定，第四代掌門該由家兄担任，這也是小妹急於尋找家父的一個原因，因爲本派掌門一職，至今尚虛懸。」

高天翅與皇甫雪，風火輪暗中交換了一個眼色，高天翅道：「貴派之名，咱們也略有耳聞，此劍是在信陽城怡香院的老闆家裏找到的。」

「那老闆是誰人？這劍怎會到他的家裏？」

「他自稱傅允文，其姓名却無人知道，他因犯了大案，投入大牢裏，家裏被人悄悄進去搜掠過，現場却遺下此劍。」

黃鶯秀眉緊皺着，說道：「這便奇怪了……」

風火輪揚腔問道：「貴派有多少個弟子？」

「共十五位，包括小妹與家兄！」

皇甫雪想起當日在林裏遇到那兩位老怪，便將其武功及外貌形容了一番，問道：「姑娘可知道他倆是什麼人麼？」

黃鶯臉色一變，道：「如無意外，這兩個老怪便是國外傳說的『南北兩極仙翁』了，這兩師兄弟一個練『丙火神功』，一個練『癸水神功』，一熱一冷，十分厲害，不過他們甚少下山殺人，更未聞曾入過關……這又奇怪了！」

皇甫雪又望了高天翅一眼，兩人心中泛起無數的疑團，黃鶯道：「多謝諸位欵待，小妹明天便出城找尋家兄！」

高天翅道：「姑娘根本不知令兄去向，又如何找他？」

「既知他由西去，便往西找尋，希望皇天不負有心人，能讓小妹找到他。」

風火輪嘆息道：「你担憂令兄的安全，咱們却担憂敝上及諸位弟兄的安危！」

皇甫雪忽然道：「高大哥，小弟明早便陪黃姑娘往西尋找，此處便交由你負責了。」

高天翅道：「你們兩個都暴露了身份，人孤勢單，危險得很。」

皇甫雪說道：「如今還顧慮得這許多麼？」

風火輪道：「那位楚雲武功厲害得緊，三哥與黃姑娘可要小心！」

皇甫雪道：「你們此處亦不安全，亦需小心，尤其不能讓外人接近佟大人！」

劉守備道：「這個你可以放心，除非劉某死，否則必不讓人接近佟大人。」

高天翅道：「三弟既然明早要上道，便先歇息一下吧！」

皇甫雪道：「天都快亮，不睡了。」

高天翅吹熄燈，衆人便席地盤膝練功調息，以恢復疲勞。

皇甫雪練氣行走了五個大周天，天色經巳大亮，他跳了起來，悄悄着人打水準備盥洗，不久，劉守備也着人送上早點了，還特地挑了兩匹官家快馬和一包乾糧，準備給皇甫雪帶上路。

皇甫雪心想自己行踪巳露，易容巳無作用，便用藥水將臉上的藥洗掉，恢復本來的臉目，不知爲何，自從他洗掉易容藥後，黃鶯的目光反而不敢與他接觸。

黃鶯爲了行動方便，也換了一套緊身衣褲，借了高天翅那把「屠龍」劍，高天翅本來不允，奈何皇甫雪在旁爲她担保，事後也交回來，只得勉强答應。

皇甫雪與黃鶯策馬出西城門，前路茫茫，不知管一見在何方，他心頭如一團亂草，忍不住道：「黃姑娘，你有何找尋計劃？」

黃鶯嘆了一口氣：「沒有，只望上天保祐，讓咱們心想事成。」

皇甫雪憂慮地道：「不知他們情況如何？」

管一見等人爲何一去不返？他們去了那裏？是不是正如灰袍人（韓亭芳）所料，一出西城便沒命？

× × ×

甩掉了郭集英，管一見等人的速度快了許多，眨眼間巳馳出五六里路，沿途都有箭頭指示。

端木盛奇怪的道：「頭兒，他們走得倒快。」

馮曉年道：「他們比咱們早走一炷香，咱們未追上並不奇怪。」

管一見道：「你們少說廢話，速度還可以再快一點！」他一直走在前面，眨眼間又馳了六七里路，這次他自己也沉不住氣了，不由停了下來。

夏雷道：「頭兒，這件事有點奇怪，假如黃新泰走得這般快，那兩個衙差根本追不上，假如走得慢，又不可能到現在還看不到踪影！」

「老夫也想到了，你們兩人一組，分開一點行動，避免墮入人家的陷阱。」

端木盛說道：「頭兒，屬下建議，先在這裏歇息一下，看他們有什麼詭計再行動！」

黃柏志道：「萬一黃新泰因此而失去踪跡，也不知要到何時才能找到他！」

管一見道：「看來那姓郭的話並不太可靠，有沒有黃新泰還是個謎。」

路遠道：「既然如此咱們還追下去作甚？他們畫下的記號，可能還要引咱們進圈套？」

管一見冷哼一聲：「你想得到的，難道老夫會想不到，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要引咱們進圈套，老夫也想跟他們正面接觸，雖然危險一點，但這個方法却是最快的，萬一找到的只是皇上的屍體，咱們的功勞，也能成爲苦勞了，所以一定要快！」

他目光在手下臉上掃過道：「老夫先此聲明，此去危機重重，不願意跟老夫去冒險的，現在還可以退出，老夫絕不會怪他！」

衆人都表示緊跟管一見，管一見臉色一霎，道：「既然如此，老夫便接受盛兒的意見，先在附近搜索一下，然後找個地方休息。」

衆人散開在附近搜了一陣，不久殷公正及路遠回來報告：「頭兒，前面石級遺下一柄鋼刀，却不見有人。」

管一見連忙跟他倆過去，只見一堆大石縫罅裏插着一柄刀，他伸手抽了出來，那刀的式樣比平常的略窄一點，這種刀對管一見等人來說，實在再熟悉不過，因爲這是衙門公差所慣用的。

殷公正一見便道：「頭兒，郭集英那兩名手下可能遇害了。」

路遠接道：「咱們不如擴大搜索範圍再找一下！」

管一見道：「不必，那兩位公差的生死，對大局無甚影响，回去休息一下便繼續追查。」

他們在石後輪流運動調息，恢復疲勞，便繼續上路。

正午，天上灰沉沉的，就像管一見的心情，那「長劍」的記號，仍不時出現，此刻管一見巳知道前面佈下的一個陷阱，正等他們踩下去。

再走了一回，前面林外有一個攤子，鍋裏不斷冒着白茫茫的烟，在這種天氣的時候，特別誘人，攤子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位糟老頭，一位是看來只有十三四歲的小姑娘，有個顧客買了包子上路。

那小姑娘見到管一見他們便大聲叫賣。黃柏志道：「頭兒，咱們吃點東西再走吧！」

端木盛輕聲道：「頭兒，這可能便是一個陷阱？」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揮手示意手下跟他走上前，那老頭兒一下子來了這樣多顧客，登時眉開眼笑，道：「客官要吃什麼東西，有麵食也有饅頭！」

管一見道：「先來幾碗麵吧！」他一對利眼，不時望着攤子的一切，這攤子的竹架，篷布，以及用來作灶的木頭車子，都是舊的。好像沒有引起人思疑的地方。

老頭吩咐小姑娘下麵。「老朽年紀大了，手脚不俐落，只能弄些肉醬麵。」

管一見道：「只要麵，不要肉醬行不行？」

老頭一呆，滿臉皺紋聳動，堆下笑容道：「那怎能吃得下咽？嗯？不是老朽自誇，咱們做的肉醬，比起大店子裏面的，要好得多。」

「是麼？老夫不相信？」

「你試吃一口就知道！」

「不吃肉醬難道就不行？咱們只吃麵，但照付錢給你！」

「老漢不賣！」糟老頭年紀雖大，但火氣却不輸年輕人：「你這是侮辱老漢，走走，咱們不做生意！」

管一見臉上毫無表情，道：「好吧，你就照數每人替老夫弄一碗。」

老頭這才轉怒爲喜，連忙催促孫女。不久，幾碗麵巳擺了上來，老頭掀開一隻盅蓋，用湯匙勺肉醬，果然貨眞價實，肉醬肉多醬少，一掀開蓋子，便巳香氣四溢，而且每碗麵都勺了好幾羹。

「客官，趁熱吃吧。」

管一見的手下都仍站着，只管一見笑吟吟地走前，捧起一碗，忽然左手一掏，抓住老頭的腕脈，道：「老兄，俺請你吃一碗吧！」

老漢臉色大變，急道：「老漢不吃，老漢早巳吃飽，而且腸胃不好，吃不得油膩。」

「不必多吃，一羹就好，小雷，勺一羹肉醬請老丈！」

那小女孩忽然靠近管一見，嘴上叫道：「你們不能欺侮一個老人家！」

話聲未落，管一見忽然提腿後蹴，將她踢開六尺，只見管一見後衣裂開一道小小的裂口，那小姑娘手上抓着一柄藍汪汪的七首。

端木盛不用管一見吩咐，便標前幾步，長劍抵在小姑娘的咽喉上。

那老漢臉色遽變。「不要難爲她，老漢吃就是！」

小姑娘幾乎哭了出來，「爺爺你不能吃！」

管一見將麵摔掉，道：「老夫也不忍心你被毒斃，不過你可要識時務，乖乖將一切招出來。」

老漢道：「老漢家窮，因見諸位囊中多金，所以……」

管一見冷笑一聲：「這種話只能騙騙小孩子，老夫要聽的是眞話！」他手上微一用力，立即發覺對方體內隱隱有一股內力相拒，這是習武之人的自然的現象，他不由再冷笑道：「原來閣下還是位高人，當眞失敬！」

「三脚貓的莊稼把式，怎敢當管神捕謬讚！」

「是誰叫你下毒的？」

老頭閉口不說，端木盛十分伶俐，一脚踏在小姑娘的手腕上，她五指不由鬆開，端木盛將七首踢開，路遠取出手帕，將它包起。

管一見道：「老兄，你何必令你孫女多受皮肉之痛。」

「素聞管一見是當代神捕，怎會對一個小姑娘使手段！」

管一見冷笑，道：「老夫若是個容易受激的人，早巳死了，告訴你，我是軟硬都不吃的，你招供，老夫自會放你們一條生路，假如妄圖抗拒，只有一個下場：『死』！」

「你早巳退出官場江湖，嘯傲山林，何等逍遙快活，何必再來淌這混水？」

「你巳一脚踏進棺材，又何必做人走狗？」

「老夫的命就在此，要打要剮任你，要我招供，就請早早死了這條心吧！」

管一見冷哼了一聲，手指落在他身上，道：「老夫的『萬蟻噬心法』，至今尙未有幾個人能抵受得住！」言畢隨即鬆了手。

那老漢臉上的皺紋如大海遇風，波濤洶湧，似的聳個不停，身子抖了一陣，便撲倒地上，不斷地滾動着。

管一見喝問：「你叫什麼名？」

「葛洪……」老漢在地上嘶叫着。

管一見對他的名頗感陌生，當下再問：「是誰要你毒害咱們的？」

「是……是……」

管一見道：「你答了之後，老夫便立即收回刑罰！」

葛洪喉頭「唔」地一聲响，面上湧出一股血來，身子猛地一抖，接着便不能動彈，管一見怒道：「想不到這糟老頭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咬舌自盡！」

那小姑娘道：「他是寃死的，他根本沒法滿足你的要求！」

管一見轉過頭來：「難道你知道？」

端木盛輕輕踢了他一下，道：「輪到你了，你想步你爺爺的後塵！」

「他怎配做我的爺爺！」

管一見來到她身旁，道：「這樣說來，你的身份是比他高了！」

「這個那還用說：」小姑娘躺在地上，毫無驚恐之心，笑嘻嘻地說道：「喂，你……這樣對待俘虜，人家怎會對你說老實話呢？」

「你待怎地？」管一見沒好氣地道：「難道要老夫叫你姑奶奶？」

小姑娘「嗤」地一聲笑了出來：「做你姑奶奶豈不是要五六十歲？我才不肯哩！你是大英雄，難道還怕我會逃得去？起碼也得讓我站起來！」

「讓她起來！」

端木盛收回長劍，管一見道：「你別想打壞主意，老夫可不是別人！」

「你要是別人，早巳死在姑奶奶的七首下了！」小姑娘起來，梨渦淺現，露出兩排雪白貝齒，十分燦爛。

管一見把臉一沉，大聲道：「報上名來！」

「你這個人沒趣得緊，幹嘛對待一個小姑娘也這樣兇巴巴的，難怪楚大哥要殺死你！」

「楚大哥是誰？」

「他便是楚雲呀？你不知道麼？他對別人雖然兇霸霸的，但對我却好得很！」

管一見道：「你從實將一切說出來，老夫自然不會對你兇巴巴的！」

「你這個人說話沒頭沒腦，叫我怎樣說呢？」她忽然又露齒一笑：「管叔叔，不如你問我，我照所知的答你！」

管一見看到她的笑容，不知爲何，心頭反而不甚舒服，總覺得她胆子大得出奇，當下便說道：「你先將你的身世說來聽聽！」

「我是一個沒父沒母的孤兒，自小便被人叫笑姑！」

「胡說，小孩子怎會被人稱姑的！」

「怎會沒有？剛生下來的嬰兒，便做舅舅叔叔的，也不知凡幾，我喜歡笑，所以人家叫我笑姑，有什麼奇怪？不過別人都叫我小仙子的！算啦，早知你不會相信我的，那就別問吧！」

管一見不想跟她胡混，便繼續問下去：「你師父是誰？」

「師父就是師父！」

管一見厲聲道：「你到底說不說，老夫可沒時間跟你胡纏！」

小仙子「哇」地一聲哭了出來。「人家說眞話，你又不信，好好，我告訴你，我師父叫做『千面羅刹』！」

她這樣說衆人都難辨眞僞，管一見沉住氣再問：「是誰叫你來毒殺老夫的？」

小仙子道：「咦，你這個人記性怎地這般差！剛才我不是已說過，是楚大哥要殺你的麼？」

「他爲什麼要殺我？」

小仙子不慌不忙地道：「我一向聽他的話，他叫我來毒殺你，我便說我一個小孩子什麼也不懂，只怕辦不到，他便叫葛洪隨我來了！他爲什麼要殺你，我可沒問他！誰叫我相信他，他一向要我替他辦事，我都不問原因的！」

設非管一見這幾年在山上生活，火氣大減，否則早巳大發脾氣了！他瞪了她一眼，再問：「如今他在何處？」

「楚大哥素來神出鬼沒，也許他現在就在附近，也可能巳到京城！」

「他去京城找誰？」

「聽說京城好玩得很，去玩玩嘛，用得着找誰麼？」

黃柏志在旁邊再也忍不住，喝道：「你再胡說八道，咱們便不客氣了！」

小仙子轉頭白了他一眼：「你現在這樣，便算客氣麼？我是胡說八道，你頭兒可是胡詢八問！」

管一見拉長臉來。「小姑娘，老夫的耐性有限，你最好自己招出來！」

小仙子叫了起來，說道：「你違反規矩了，剛才咱們巳說好，你問一句，我答一句！」

端木盛斥道：「你答了等於沒答！」

「你又忘記了，我是說我照所知的答你！我可沒發誓剛才我答的，全是我所知道的！」

管一見冷冷地道：「你用不着狡辯，老夫再問你一個問題，要是你未能令老夫滿意，老夫便……」

「你便要用『蟻噬心法』對付一個小姑娘是不是？」

「哼，你比大人還狡猾！不過老夫辦事素來不受人制肘，就算對你用『萬蟻噬心法』又如何？」管一見道：「你與楚雲所加入的是什麼組織？」

「我只聽楚大哥的話，他加入什麼組織我可不知道，眞的！」

「楚雲是什麼人？」

「他是一個男人，比你年輕英俊得多了……」

管一見怒不可遏，再也忍不住，忽然一指戮向她的「神封」穴，小仙子忽然尖聲叫了起來：「非禮呀！」

管一見被嚇了一跳，第二指登時戮不出去，怒道：「你胡叫什麼？」

「你戮我那裏？是『神封』穴！『神封』在什麼位置，你不知道麼？我清清白白，給你這樣調戲過，還能嫁人麼？」小仙子眼淚就如斷綫之箏。

「神封」是在乳旁，管一見從未對女人施展過「萬蟻噬心法」，因此一時之間，不及細思，當下又急又羞，喝道：「你一個小孩子，也沒什麼嫁人不嫁人？」端木盛等人在旁聽及，也替管一見尷尬，却不敢開腔。

「誰說我還是個小孩子？人家今年巳經十一歲半了，要是好命的，早巳做人娘親了？」小仙子臉上忽然飛上兩朵紅雲：「我問你，你剛才……摸，摸到什麼來着？你再想想，人家可是不是小孩子？」

管一見這才醒覺，剛才指頭似乎觸到一團軟肉，老臉不由也泛上紅潮，驀地大喝一聲：「老夫今日不整治你一頓，這口氣怎能消！」說着他又戮出一指。

本來若依「萬蟻噬心法」要封的穴道，第一個是「神封」，第二個也是「神封」，以下的「步廊」，但「步廊」是在乳下，這一次管一見再也不敢造次，改戮她雙乳之間的「膻中穴」！

「神封」受封只是五內稍覺得不舒服而已，「步廊」再受封，氣血倒翻，連說話也困難，但「膻中」受創，輕者不能動彈，重者氣血枯竭而亡，由此可見管一見對她實在恨之入骨！

可是管一見手指戮出之後，立即退縮，隨即滿腔怒容，舉起左掌欲拍，小仙子笑靨如花。「管叔叔，你見多識廣，該知道這個時候，萬萬不能妄提眞氣！」

管一見臉色大變，咬牙道：「老夫不用眞氣，也可以殺死你！」

小仙子笑容不改，輕輕鬆鬆地道：「我等死了，誰替你找解藥？你可知道我那『奪命鎖魂索魄追魂閻王神針』的藥方天下間只有三個人知道，這三個人便是我師父『千面羅刹』、楚大哥和『小仙子』知道，而解藥只有兩個人才知道……」

端木盛等人直至此時才知道管一見着了她的道兒，當下都是又驚又怒，兵器舉起，將她圍住，馮曉年喝道：「小仙子是誰？」

小仙子「格格」一笑。「便是我啊！你剛才沒聽清楚麼？」

「我看你其實是小妖精！」

「小仙子也好，小妖精也好，都非凡人能及！」

「快將解藥拿出來！否則教你由笑姑變哭姑！」

「解藥不在我身上！」小仙子道：「管叔叔，你一生美名，可不能因此而喪，請你趕快坐下運功，將毒針迫出來，要不然毒針隨血流進心房，那就連我師父也救不了你了！」

管一見自出道以來，對付過無數邪派高手，他們都是大奸大惡，窮凶極惡之輩，但都能化險爲夷，幾曾吃過這種虧？而且是栽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姑娘手下，當下眞是恨不得一掌將她打成肉醬，沒奈何此刻着了道兒，只好壓抑一下胸中怒火，道：「點住她的痳穴！」隨即盤膝坐在地上。

小仙子笑問道：「誰敢點我的痳穴？來呀！」

端木盛道：「圍住她就行，不要讓她離開，管頭兒醒來再發落。」

小仙子索性坐在地上，笑瞇瞇地道：「喂，你們也坐下來休息吧！嘻嘻，你們反而像是俘虜！」

端木盛等人都忍着一肚子氣，人人均目不轉睛地瞪着她。小仙子粉臉緋紅，嗔道：「你們都不是好人，老看着人家，我還以爲管一見是個正人君子，原來他是老而不，而你們也都不是好東西！」

黃柏志咬牙罵道：「臭丫頭，你別嘴硬，等下就知道咱們的厲害！」

小仙子笑道：「誰勝誰敗，現在還不知道哩！說不定楚大哥一來，你們都要完蛋！」

語音剛落，管一見的手指頭忽然射出一股黑色的血水，中間還夾着一根牛毛大小的金針。原來小仙子胸間藏着一個小小的針筒，這隻針筒很小，裏面只能藏三根牛毛細針，而且要受壓力才能射出，她生性聰明，知道若由自己伸手去搜，一定會引起管一見的注意，屆時要想射中管一見便困難了，所以故意用話引管一見自己按上去，果然使管一見中計。

管一見拾起幾塊小石頭，向小仙子擲去，手指連彈，小石子射在她身上，小仙子登時不醒人事。管一見再拾起一根樹枝，道：「你們都走開！」

他小心翼翼用樹枝在小仙子身上掃抹，當樹枝經過她雙乳之間，只聞「嗤嗤」兩聲，兩根牛毛細針射了出來。她身上除了有些碎銀之外，再無其他東西，當下道：「黃柏志，你把她抱起，小心，雙手要先用手帕包好，這小妖精十分狡猾，小心她衣服上面也撒了毒粉！」

黃柏志從未抱過女性，聞言頗覺躊躇，管一見道：「此處不安全，快找一個地方再審問她！」管一見帶頭而行，黃柏志沒奈何，只好用手帕包好雙手，然後抱起小仙子，向一座樹林走去。

管一見並不在樹林停下來，而是穿林而出，當他們出林之後，林內有人問道：「老大，妳剛才爲何不下令動手！」

一個沙啞的聲音道：「管一見不比尋常，那小丫頭的毒針也不知是否眞的這般厲害，咱們貿貿然動手，說不定反而被其殺傷！」

「那現在我們怎辦？」

「哼，小仙子詭計多端，不在管一見之下，她一定還有辦法置管一見於死地，咱們只需悄悄跟着他們便行，千萬不可妄動！」

林後再度寂靜。

管一見邊行邊向四周觀察，端木盛輕聲問道：「頭兒，你的毒……」

「哼，老夫眞是陰溝裏翻船，毒素巳留在體內，剛才老夫用樹枝『檢查』過，她身上沒有解藥！」

端木盛聽了吃了一驚，急道：「這可不妙！」

「別嚷！老夫用內功將毒氣壓住，一時三刻之內，絕不會有事，但却不能妄動其力，否則毒氣攻心，那就……」說到後來，管一見也不敢再說下去，他第一次感覺到死神的可怕。

爬上了一座山坡，管一見道：「你們守住四面，觀察敵情！黃柏志，將那妖女放下！」

（未完・五）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百花洲大會這次不是比劍，而是談判，各派的主事人都到齊，無爲大師亦偕同少林寺廿名僧衆亦趕至，他是作調解人，猿長老無意中也加入，雲飛揚尙未到，雙方先開會討論，徐廷封指證南宮世家協助寧王造反，用殺手襲擊他和無爲大師，小子和明珠指證老太君——人魯派陸丹來殺他們，還指證南偷也是老太君將他暗殺的，人魯正想狡辯，雲飛揚和南宮鶴已趕至作，證人證確鑿，人魯無法抵賴，便指揮天地雙魯和五燈使者白蓮教匪徒圍攻群俠，出動粉羅剎作戰，靜師太、猿長老、無爲大師被害，南宮鶴夫婦被人魯殺害，衆俠幸逃脫……

施術迷皇上　抄家捉群豪

「雲大哥——」小子傅香君一齊迎上前。「猿長老他怎樣了？」

「你們應該很清楚他的性格。」雲飛揚歎了一口氣。「遇上對手不分清楚勝負他又怎肯罷休。」

小子嘟喃道：「這個老怪物就是要死纏爛打，現在如願以償了。」

「他的確是笑着倒下的。」雲飛揚垂下頭。「若非他這樣，又如何阻擋得住粉羅剎的追殺？」

「這倒是一件好事，我們用不着再到仙桃谷去侍候他過招。」話是這樣說，小子的眼淚忍不住掉下來。

「是我們將他誘到百花洲的。」傅香君亦在流淚。

徐廷封接問：「無爲大師呢？」

「他以獅子吼全力一吼助我抽身離開。」雲飛揚頹然坐下來。

「那個粉羅剎是否抵受不住？」徐廷封並未忘記獅子吼的威力。「你大可以乘此機會將之除去。」

雲飛揚搖頭。「粉羅剎只是略受影响，我看反應與我一樣，到我心神回後鎭定，她也回復了，天地人三魯也是，無爲大師相信心中有數，只要我把握機會離開。」

徐廷封長歎一聲，傅香君隨即問：「他們却是不追上來？」

雲飛揚沉吟着道：「粉羅剎不能够遠離控制的範圍我看是最主要的問題。」

傅香君一想點頭。「她到底是要哨子來控制的，而且藥力持續的時間相信也有一個限定。」

雲飛揚接道：「若非他們已經很滿意今日的戰果，那他們必然另有一個更重要的計劃要實行。」

傅香君歎息。「這樣的戰果他們也應該很滿足的了。」

小子恨恨的道：「他們若是追上來，我們便跟他們拚個明白。」

雲飛揚搖頭。「已經很明白的了。」

傅香君道：「以你看，那個粉羅剎的功力到底已達到那一個地步？」

雲飛揚沉吟着。「本來合我與猿長老無爲大師的功力，應該可以應付得來的。」

徐廷封不由接道：「那我與蕭三公子應該可以應付天地雙魯，其他人應付人魯與五燈使者大概也不成問題。」

雲飛揚道：「大家全力合作應該是的，但猿長老一上來，我與無爲大師根本沒有出手的餘地。」

傅香君微喟道：「他就是這個脾氣，認定了粉羅剎是他的，根本不容許別人插手，還有無爲大師也太過仁慈了，到底是佛門子弟，不肯乘人之危，那只有給粉羅剎個別擊破。」

「粉羅剎以外，是否還有類似的殺手，我們也不能不顧慮。」徐廷封苦笑。「人魯深謀遠慮，應該不會將實力完全顯示出來，除非她有足够的把握將我們一網打盡。」

雲飛揚不覺點頭。「以她的行事作風，應該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應該怎樣？」蕭三公子插口問。

徐廷封毫不考慮的道：「以我看，還是暫時避進京城，靜觀其變，謀而後動，一面通知各門各派，小心防備。」

雲飛揚長歎。「武當崑崙恆山南宮世家傷亡慘重——」

蕭三公子接道：「華山派亦沒有什麼人的了。」

「少林派根基深厚，弟子衆多，除非白蓮教一心在消滅少林派，否則應該不會鬧到嵩山少林寺去。」徐廷封兩眉深皺。「那還有什麼地方。」

「其實以他們目前的聲勢，已足以在江湖上稱霸的了。」雲飛揚目注徐廷封。「所以通知各門各派，我看是沒有必要，他們目的若是在稱霸江湖，日內也總該有一個表示。」一頓突然又道：「大家遷入京城也是好的。」

徐廷封面色微變。「你是担心他們又要在朝廷鬧事？」

雲飛揚道：「你其實也是在這樣担心的。」

徐廷封苦笑。「有一點，所以我才會不知不覺的提出要大家遷入京城。」

「天地雙尊之前與劉瑾勾結，人尊則暗中投靠寧王，若說他們目的只是在江湖，那實在難以令人置信。」雲飛揚接問：「朝廷中還有什麼人會與他們勾結的。」

徐廷封思索了片刻，搖頭。「應該不會有的了。」

「不管怎樣，大家且隨侯爺進京。」雲飛揚目光一轉，落在梅傲霜面上，再轉向明珠與小子。

明珠小子尚未開口，蕭三公子旁邊的鍾木蘭已然道：「為了保存南宮世家的一點血脈就是拚了命，南宮世家的人也不會在乎。」

明珠不由的點頭，小子亦道：「雲大哥，這不用担心。」

他早已以南宮世家的女婿自居的了，明珠明白他的心意，白了他一眼，並沒有多說什麼。

梅傲霜看看他們，眼淚淌下來，明珠鍾木蘭不由自主左右上前扶住，三個女人也不由自主哭做一堆。

雲飛揚目光回到徐廷封面上。「侯爺，都交給你照顧了。」

徐廷封不由問：「老弟要到那兒？」

雲飛揚目光一遠。「我準備再去一探南宮世家，看他們打的是什麼主意，若是碰上機會，殺掉他們幾個。」

「好主意——」徐廷封一拍雲飛揚肩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別要婦人之仁。」

雲飛揚只是道：「我知道應該怎樣做的了。」

× × ×

也所以雲飛揚夜間才偷進南宮世家，他並不懂得易容，即使懂得，除非是易容改裝成五燈使者之類而且又機緣巧合，否則要混進南宮世家的重地還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以他的身手，夜間偷進去當然是輕而易舉，但一路進來，還是覺得太輕易。

他的目光固然銳利，聽覺亦超越常人很多，雖然未致於傳說中所謂天視地聽的地步，百丈之內，除非對方也有相當的功力，而且早已防備，否則在他凝神靜氣，小心追查下，竟然都一無所覺，似乎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一路進來他都有如入無人之境的感覺，他實在有些懷疑，這是否一個陷阱，所以他在求知堂附近繞了一個圈才移近去。

整個南宮世家有如鬼域，燈火全無，求知堂也不例外，雲飛揚小心走進去，肯定了裏頭沒有人才開始搜索密室的所在。

這在他來說當然也不是一件難事。

鎖魂牢內也是沒有燈光，雲飛揚却感覺到人的存在，他沒有再移動，只是凝神靜氣，看能否發現其他人。

那個人給他的感覺是受了傷，連移動也甚成問題。

好一會，還是毫無發現，雲飛揚這才剔着火摺子，將牢中的燈火點起來，然後他看見牢中幾具棺材，一個老人雙手捧劍，挨靠着一具棺材坐在地上，一個身子不住在顫抖。

雲飛揚發覺的也就是這個人。

劍從這個人前胸插入，後胸穿出，流出來的血經已凝結，這個人却居然還活着，當然是奇蹟。

雲飛揚移步走近去，這個人也居然還有知覺，突然張開眼睛，看着雲飛揚。

「閣下到底是甚麼人。」雲飛揚忍不住問。

「世外三仙——」

「你是醫仙？」雲飛揚早已從徐廷封口中知道藥仙與毒仙經已死去。

「好，你知道我是醫仙，可知道必定是一個有心人，我總算等到了。」醫仙面上露出了笑容。

雲飛揚手落在劍柄上，想將那柄劍拔出來，但細看一眼，還是沒有這樣做。

醫仙目光所及，面上一陣緊張的表情，看見他沒有動手將劍拔出來，才鬆一口氣，喘息着點頭。「很好，你若是將劍拔出，我非要立即氣絕不可。」

雲飛揚道：「我看得出。」

「這種環境仍然能夠保持冷靜，難得。」醫仙接問：「你是要找人尊他們？」

「可是都跑了。」

「還有作為的他們都已帶走，再沒有利用價值如我之類的當然難逃一死。」醫仙隨即一陣嗆咳。

雲飛揚一掌抬起，道：「我助你一口眞氣。」

醫仙搖頭。「不用了，我連服了三服續命金丹，已經足够。」

「續命金丹？」

「人尊將我抓到這裏來也就是為了要我提煉這種藥物，我明知道他們要用這種藥物訓練一批殺手，可是三心穴為他們所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有替他們將藥物提煉出來。」

「那到底有甚麼作用？」

「人尊發現了一種藥物，可以將一個人的意志控制，而且令那個人的潛力完全發揮至盡，但那種藥物過於霸道，一發不可收拾，到筋疲力盡以至於死亡。」

雲飛揚心念一動，脫口一聲：「粉羅刹——」

「粉羅刹就是因為服食了那種藥物才變得那麼厲害，但沒有續命金丹輔助，非獨不能够將潛力完全發揮至盡，而且可一不可再……」

「就是因為續命金丹人尊將你帶到這裏來，粉羅刹現在這樣厲害，當然經已完全成功了。」

醫仙搖頭。「人尊雖然對藥物熟悉，還未到我這個境界，但以她的聰明，不出三個月，必然能够將我的續命金丹與她那種藥物混和在一起，到時候粉羅刹必然更加厲害。」

「現在還不是最厲害的境界？」

「還不是——」醫仙長歎了一口氣：「到時候無人能够制止，武林中也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雲飛揚道：「現在要阻止她也已經不容易的了——」

「也不是……」醫仙的語聲逐漸激動起來。

「老前輩可是有什麼辦法？」雲飛揚急問。

「人尊那種藥物乃是白蓮教所有……」醫仙的語聲更微弱。

「化解的辦法？」雲飛揚一股眞氣連隨度進醫仙體內。

「解鈴還須繫鈴人——」醫仙這句話出口，眞氣便斷絕，藥力到底已盡了。

雲飛揚再一口眞氣度進去，却毫無反應，再探醫仙的脈搏氣息，不由歎了一口氣。

「解鈴還須繫鈴人？」雲飛揚實在不大明白，他只是省起在少林寺養傷的時候，曾經聽無我大師說過白蓮教的始祖彭和尚，出身少林，人尊的藥物是由白蓮教傳下來，與少林派會不會有多少關係。

要清楚彭和尚的底細，也只有到少林寺一趟。

雲飛揚也是這樣打算，可是離開了鎖魂牢，周圍找一遍，又改變了主意。

南宮世家赫然一個活人也都已沒有，雲飛揚找到的全都是死屍，那絕無疑問，都是眞眞正正的南宮世家的人，人尊離開，索性斬草除根，一個不留的了。

白蓮教徒這麼快走得一個不剩，當然是有計劃的行動，他們會不會亦是前往京城。

就是因為有這個疑念，雲飛揚索性先走一趟京城，與徐廷封等人會合，再行打算。

× × ×

徐廷封等人趕赴京城，也不算慢的了，可是比人尊的行動仍然慢了半分，在他們接近京城之前，人尊已經與天河上人取得聯絡，開始了第一步行動。

他們先以迷魂大法迷惑皇帝，下旨將徐廷封抄家，罪名是徐廷封與寧王勾結，陰謀造反。

迷惑一國之君，當然多少都有些避忌，也為了避免其他人懷疑，他們的行動都是適可而止，只是皇帝也實在有對付徐廷封的心意，自然而然生出了這個念頭，不用天河上人費多少口舌唆擺，便下令將徐廷封抄家。

事與劉瑾伏誅，寧王的勢力亦冰消瓦解，在皇帝來說，徐廷封已沒有多少利用價值的了。」

也總算江彬與高陞當機立斷，一接到消息，立即暗中去通知徐廷封的家人，先溜去，將憶蘭也送走。

消息是由韓滔那兒得來，韓滔已然被天河上人收買，甘心被利用，高陞江彬幸好機靈，才沒有被韓滔看出破綻。

高陞也隨即帶了心腹手下到城外，四面散開，終於發現了徐廷封的行動，及時將徐廷封截下來。

徐廷封自是震驚，知道愛女憶蘭無恙，才鬆一口氣。

白蓮教會打朝廷主意雖然意料中事，但人尊竟然早與天河上人勾結，利用天河上人接近皇帝，却大出他意料之外。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亦無計可施，徐廷封只有將憶蘭交給朱菁照照料，與各人暫時留在城外的一座莊院內。

那座莊院也是徐家的物業，只是無大用處，一直都由兩個忠心的老僕人打點。

徐廷封隨即與小子貪夜偷入禁宮，仗着環境熟悉，找到皇帝的所在，却發覺皇帝神志恍惚，只知道吃藥胡混，細看他的眼神，與粉羅刹顯然有幾分相似，知道是人尊施術，並不是他們能够破解，悄然退出去。

他們進入沒有驚動任何人，退出却被天河上人發覺了，隨即率領大羣喇嘛追殺過來。

兩人且戰且退，東躲西避，還是不能够擺脫，被迫到一面高牆的前面，一羣喇嘛糾纏不放，那邊天河上人已知道消息，向這邊飛掠過來，合他們兩人之力雖然不懼天河上人，但再要脫身是沒有可能的事，三尊與白蓮教接到消息也必然殺奔前來，後果不堪設想。

小子眼看勢色不對，已準備拚却一死，讓徐廷封有機會掠上高牆離開，雲飛揚却也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他翻越高牆，天蠶功展開，就像有一種無形的絲狀物由他的身上散放出來，將他與牆壁連在一起，也所以他如履平地，由高牆上步行下來，探手抓住了徐廷封小子，隨即倒掠上去。

那些喇嘛不由看呆了眼睛，以他們的身手也沒有一個能够掠上那幅高牆。

天河上人當然例外，到他掠上高牆，雲飛揚已將徐廷封小子放下，騰出雙掌擊去。

他是存心要擊殺天河上人，但天河上人也知道厲害，「大手印」運起來，凌空硬接雲飛揚雙掌。

雲飛揚原是要以天蠶功將他的雙掌纏着，再以十成內力將他的內腑震碎，却雙掌才接實，他便已倒翻開去。

到底是經驗豐富，一觸之下天河上人已知道不是雲飛揚對手，當機立斷，立即倒避。

饒是如此，他仍然被覺得五臟翻騰，身形着地，踉蹌倒退了三步才站穩。

徐廷封在旁邊看得清楚，不由一聲歎息。「可惜——」

他是可惜失去了除掉這個番僧的機會，也不敢再逗留，立即與雲飛揚小子離開了。

× × ×

三尊當然很快便接到消息，天地雙掌便要動身前去，却被人尊截下，人尊的理由很簡單，天河上人若是能够抓得住，用不着他們前去，若是抓不住，到他們趕去，對方必然已離開。

事實的確如此，到天河上人回來，天地二尊對人尊自然是更加佩服，他們早已甘於聽命於人尊的了。

知道雲飛揚也到來，人尊一些驚惶的反應也沒有，只是笑笑。

「這個人名滿天下，果然是有幾下子。」天河上人很少會這樣稱讚一個人。

人尊淡淡說道：「天蠶神功天下第一，若是單打獨鬥我們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

「連粉羅刹也不是？」天河上人有些担心的。

人尊笑了笑。「雲飛揚若是拚命一戰，粉羅刹應該也不是，到底只憑藥物支持，藥力一過，便有如廢人一樣，但只要安排得當，雲飛揚終還是不免要喪命在她的手下。」

天河上人搖頭。「我不明白。」

「這是因為你對粉羅剎所知有限，對中原武林的情形也知道得不多。」

天河上人沉吟着，道：「可否說清楚一些。」

「你知道粉羅剎本來是甚麼人？」

「不知道。」天河上人接問：「莫非與雲飛揚有甚麼關係？」

「關係可大了。」人尊沉着聲。「她叫做獨孤鳳，本來是獨孤無敵的女兒。」

「無敵門的獨孤無敵，這個人我是知道的。」

「獨孤無敵練的是滅絕魔功，絕子絕孫，根本不可能有獨孤鳳這個女兒，獨孤鳳其實是他的妻子沈曼君與武當派掌門人青松苟合生下來的私生女兒。」

「雲飛揚是武當派的人……」

「他也是青松的私生子。」

「獨孤鳳與他是姊妹的關係？」

「是兄妹，他却是以為獨孤鳳已死亡，不知道獨孤鳳墮崖未死，被我救了。」人尊笑問：「你以為獨孤鳳突然在他的面前露出真面目他會有甚麼反應？」

天河上人點頭道：「一定會很意外，獨孤鳳若是仍然受控制，到時候突然出手，他一定躲不開。」

「正是這樣。」人尊冷笑。「雲飛揚這一次到來其實是自尋死路。」

天河上人接觸她的眼神，不由機伶伶打一個寒噤，天地雙尊亦一樣，他們一向自誇心狠手辣，可是與人尊比較起來，才發覺仍差一大截。

人尊看看他們，隨即放聲大笑。

× × ×

雲飛揚做夢也想不到粉羅剎竟然就是獨孤鳳，也怎也想不到人尊竟然會用這樣卑鄙的手段，一連兩次與粉羅剎交手，他却也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但都是迅速消逝，粉羅剎的兇悍令他只考慮到這是有生以來最可怕的對手，並沒有考慮到這個對手是什麼人。

徐廷封以及其他人也是這樣，在他們的印象中粉羅剎是人尊以藥物弄出來的一個殺手，必然是天性兇殘的黑道中人，連傅香君都沒有感覺獨孤鳳的存在，其他人更就不用說了。

從雲飛揚口中知道醫仙的遭遇，徐廷封才省起當日與鍾大先生在世外三仙聚集的地方所發現的蛛絲馬跡，知道人尊短期內有可能將兩服藥物調合，粉羅剎將會更厲害，大家都無不震驚。

經過了一番商量，雲飛揚還是決定留下來帮助徐廷封，轉由小子趕赴少林寺，看能否找到醫仙口中解鈴還須繫鈴人的秘密。

小子臨危受命，得傳碧玉令，已無疑是白蓮敎的敎主，這件事交由他去做當然也合理。

送走了小子，雲飛揚他們也是閒着，看見白痴也似的陸丹，驚於白蓮敎的迷魂大法之餘，大家都希望能夠想到一個方法來恢復陸丹的神智。

這若是對陸丹有效，對皇帝亦必然起作用，只要皇帝恢復神志，最低限度可以先將白蓮敎逐出京城，若是對粉羅剎也生效更加理想，那即使不能夠將粉羅剎的功力完全散去，散得部份，也容易應付。

傅香君先以金針度穴，以她對醫術的研究，當然不會隨便下針，完全是有根有據，恰到好處，陸丹却一些反應也沒有。

一連試用了十多種方法，還是毫無作用，傅香君不能不承認失敗。

再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以內力看能否將陸丹被藥物封閉的經脈打通，將藥力迫出體外。

衆人當中當然以雲飛揚內力最深厚，雲飛揚也早有這個意思，那知道內力度進去，陸丹不錯是有反應，却狂性大發，一個身子突然箭也似拔起，撞破屋頂，疾射了出去。

沒有人能夠來得及阻止，連忙追出去，陸丹經已消失在黑暗，大家只有分頭找尋，相約天明才回來莊院聚集。

他們這邊離開，那邊天河上人已查得徐家這處產業所在派人來搜索。

由於未能夠肯定徐廷封是否藏身在那裏，也為免打草驚蛇，天河上人只帶了有限的幾個高手以及一隊火槍隊，還有粉羅剎到來。

入到莊院，並無人踪，但却的確有人居住過的跡像，天河上人以為徐廷封等人經已撤走，唯有離開，走到一半突然又改變主意，將粉羅剎留下來，看靜候一宵，仍然毫無發現才再來將之帶回去。

這其實是姜紅杏的主意，她急於有所表現，任何機會也不肯錯過，與粉羅剎留下。

天河上人當然不反對。

姜紅杏也不以為會有多大收穫，只是閒着無聊，寄望於萬一，那知道誤打誤撞，竟然被她撞打個正着。

到天亮，出外找尋陸丹的人開始回來，第一批就是蕭三公子與鍾木蘭、明珠三人。

看見鍾木蘭明珠，姜紅杏心中便有氣，在南宮世家的時候她與兩人便沒有多少感情，殺掉這兩人再加上蕭三公子自然是大功一件，她又怎會錯過。

明珠鍾木蘭功力遜一籌，並無所覺，蕭三公子一接近粉羅剎所在便已感覺到殺氣，立即伸手將二人截下。

「什麼事？」鍾木蘭口裏問，鐵琵琶已蓄勢待發。

明珠看在眼內，劍也隨即出鞘，蕭三公子即時喝一聲：「快走——」

他已經感覺殺氣排山倒海湧來。

語聲未落，廳堂那面屏風便碎了，粉羅剎當中穿出，一股旋風也似捲至。

蕭三公子斷腸劍立即出鞘，擋在鍾木蘭與明珠前面，出手便是斷腸劍法的精華，不求擊殺粉羅剎，只求將粉羅剎暫時擋住，好讓鍾木蘭明珠有機會逃生。

「快走——」他很自然的，又一聲喝叱。

鍾木蘭應聲，轉喝明珠，道：「你快走——」

明珠當然不肯走，在鍾木蘭鐵琵琶出手同時，長劍亦刺出。

蕭三公子急喝：「粉羅剎在這裏，其他人難保亦在，你還不快去將侯爺他們截下來，難道要大家都死在這裏，快走，快走——」

（未完・四十八）

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地雙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幾經艱辛

第二隻怪犬又怒吼着向他撲來，司馬洛的脚跟在地上一頓，砰然一聲，鞋頭射出的一顆子彈進入了這隻怪犬的胸部，而由背脊穿出。怪犬忽然一呆，便軟軟地倒了下去。

第一隻感到不妙，連忙收住撲勢，而暫採觀望的態度。

「怎麼——你這……」上面的葛提斯怒叫着，便舉槍向司馬洛放射。

但他那一句罵就是警告，所以在他放槍之前司馬洛已經滾進入木排的下面，使葛提斯一時不能再向他射擊。葛提斯所發的那顆子彈，反而射進入餘下那隻怪犬的腿部，怪犬痛得長嗥起來。

偷得美玉

而就在此時，美莉便把司馬洛那筒咳糖遞到葛提斯的臉前，用姆指推開筒蓋。那股痲醉氣體「嗤」一聲射中葛提斯的面門，葛提斯軟軟地倒下來了。

司馬洛馬上沿着木排跑上去，拾了葛提斯的槍，拉着美莉的手臂：「走吧！」

「小心！」美莉低聲叫道：「那些守夜的僕人們是不喝酒的！」

他們偷偷地出了地下室的門，而沿着樓梯跑上去，一路上都沒有遇見什麼人。司馬洛帶着美莉來到了古玩房裏。夫人仍然暈在地上，這個可憐的女人！葛提斯似乎是不大在乎她的死活的。

司馬洛走到玉蓮花的玻璃櫃前，扭開了腕錶，對公爵說：「我們現在準備離開了，你最快什麼時候可以來到？」

「我還在飛着。」公爵回答：「三分鐘內吧！船已在海面上等着。」

「好，三分鐘後來吧。」司馬洛說。

司馬洛說完，便把手中拿着的槍給美莉，低聲地囑咐道：「你認得路上天台的，現在再上去吧。我的背囊的背面還有另一隻掣，把牠拔出來，就會有一隻氣球漲滿升起，我跟着就上來了。」

美莉接了槍，點點頭去了，司馬洛一手拿起一張椅子，而看着腕上的腕錶。當三分鐘過去了兩分半時，他便用椅子向裝載玉蓮花的玻璃箱一撞，玻璃嘩啦地被椅脚撞碎了，但那隻金屬的櫃子則分毫未動。而警鐘馬上在屋中各處大响起來了，顯然是電流受到干擾而觸動了警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先察看了葛提斯所住的房屋地形之後，覺得下手偷那朵玉蓮花是一個大難題，似乎蝎黨的張萍比他的條件好，主要將屋裏的人殺光就可以拿到手了，他折回去參加公爵的約會，也許公爵會供給一點情報，經過和公爵商量之後，決定深入虎穴取寶，先打個電話和假的杜明妮小姐聯系，萬一被捉住的話，請她聯絡法國情報部救人，他却不知杜明妮是冒充的，而假杜明妮亦無法和情報部聯系，只派張萍去協助……司馬洛由公爵用滑翔機從空中降落，正想盜取玉蓮花時，被張萍破壞，驚動葛提斯等人而被捉，公爵的妹妹暗中援救亦被捉住……

司馬洛迅速伸手進去，一把抓了那朵玉蓮花，回身便走。當他出了古玩房時，下一層樓的各處已人聲鼎沸了，有人大叫：「看守着前後門，別讓他逃出去！」

但似乎並沒有人料到司馬洛是會向上逃的，所以他很順利地便沿着那螺旋型的梯子上了天台。踏出天台的門口，他看見美莉果然已照他的吩咐做了，一隻直徑二呎的大氣球正在冉冉上升，把一條幼幼的尼龍索子拉上天去。氣球一面上升一面仍繼續漲大。

天還是下着細雨，而且，還是那麼冷，但興奮使司馬洛反而熱得冒着薄汗了。他抬頭望望，看見公爵駕着的滑翔機的黑影正在遠遠飛來。下面，警鐘仍在大响，而屋子周圍空地上的巡夜犬，都在狂吠起來了。司馬洛扭開腕錶的對講掣，對公爵

說：「聽着，你得準備多帶走一個人。」

「誰？」公爵問。

「你的妹妹。」司馬洛說。

「你開玩笑嗎？」公爵說。

但是司馬洛巳沒有時間跟他解釋了。他跑到背囊前面，把玉蓮花塞進了背囊中間，對美莉說：「來，站到背囊上，抱緊我，我們要飛上去了。」

美莉有點驚懼地望望頭上，那隻氣球仍在上升，把繩子帶着向上走，而司馬洛一手拿着繩子。於是繩子給拉直了，在半空巳漲得很大的氣球便把他們帶離了天台的地面，一直向上升上去，美莉發抖着把司馬洛抱得很緊。

「還好這氣球很夠力。」司馬洛說：「我本來，祇是準備一個人用的。」

這時公爵的滑翔機也來了。他巳把速度開到最慢，傾側機身，而技巧地用機尾的一隻鈎子鈎住了氣球的尼龍索，而同時，他响亮地發動了座位後面的螺旋槳，以增推進的力量，於是飛機便拉着氣球向海面飛出去。

氣球的阻力使飛機飛得不快，所以吊在下面的司馬洛和美莉並沒有給空氣的阻力逼得太辛苦。

美莉在司馬洛懷中問道：「我們現在要到那裏去呢？」

「去游一個泳。」司馬洛回答。

「在這樣的天氣裏？」美莉吃驚地問道。

「是你自願來的。」司馬洛笑道。

這時他們巳看見海灘中停着一艘相當大的豪華遊艇，而公爵的滑翔機就帶着他們向遊艇飛去，同時一直降低。

遊艇上巳有人放下舢舨。

當降到快擦着水面時，司馬洛說：「小心！」便拔出小刀，把繩子割斷了。於是他們擁抱着，墮進水中，司馬洛的腿緊緊地夾着背囊，以免失掉。

初掉進水中時那寒冷的滋味是苦得難以形容的，但當他們浮出水面，游了幾分鐘之後，便不大覺得了。而遊艇放下的舢舨巳向他們划過來。

舢舨到達時，司馬洛首先把美莉舉起，讓船上人把她拖上去了，接着把夾在大腿間的背囊也舉上去，然後才自己爬上去。祇爬了一半，一雙有力的手臂便像捉小鷄一般把他提上去了，而輕輕放在舢舨上。這時司馬洛才注意到原來這人就是大力士山圖，而他的未婚妻蒙妮妲正微笑着遞給司馬洛一張毡子，美莉身上巳經披了毡子，但是因爲衣服還濕的關係，她正在發抖得很劇烈。

山圖那似乎力大無窮的手臂運槳如飛，很快就把舢舨划回了遊艇的旁邊，蒙妮妲首先把美莉扶上去了，而山圖站起身，對司馬洛微笑：「要不要我陪你？」他似乎對司馬洛巳經完全不生氣了。

「心領了。」司馬洛說着便拿起那隻背囊，矯捷地沿着繩梯上了遊艇上。

回頭看看，葛提斯那座屋子現在巳經燈火通明，而屋外的空地上有許多人慌張地走來走去。現在他們當然巳經知道司馬洛是從空中逃走的，因爲公爵的飛機發動了引擎時聲音响得很，他們沒有理由會注意不到。不過，現在來追則是巳經太遲了，因爲遊艇巳開動。

二個法國青年走過來，說：「司馬先生，還是先下去換衣服吧，冷得很呢！」

「好的。」司馬洛應着，在走下船艙之前他再回頭望望那黑暗的天空，巳看不見公爵的飛機了。

此刻，公爵的滑翔機原來巳經飛進了山區，因爲機尾拖着一隻有阻力的大氣球，所以不得不仍然開着引擎推進，但那吵鬧的聲音使他很不舒服，於是他便從身上掏出一隻硬幣，同時關掉了引擎。聲音停了，位在他的座位後面的螺旋槳慢了下來，終於停住了，飛機便馬上也慢下來，被氣球扯得幾乎停頓。沒有了那轉動着的螺旋槳的阻碍，公爵便回身，以他那强大的手勁擲出硬幣。

「噗」一聲，氣球破了，阻力頓失，滑翔機便繼續圓滑前進了，雖然氣球仍拖在後面，但巳沒有什麼大影响。

公爵通過他那副紅外綫眼罩向前進了，飛機是正面着機場方面前進的，不用改動方向，於是他便扭開飛機上的另一副無綫電對講機，與遊艇方面聯絡。他對無綫電問道：「金雀，金雀，我是飛鷹，還好嗎？」

「我是金雀！」山圖的聲音回答：「一切順利，對方還沒有機會追來，他們正在換衣服——呀，司馬先生來了，要不要他跟你講話。」

「好的。」公爵回答說。

於是司馬洛的聲音接上了。他說：「你好，公爵，這一次你的功勞眞大！」

「別客氣！」公爵說：「東西巳經拿到才了嗎？」

「拿到了。」司馬洛說：「現在就在我的手上。」

「但美莉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公爵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還沒有機會問她，但看來她似乎給拖進了一個什麼換妻派對裏去，而她受不住了。」

「她的丈夫呢？」公爵問。

「沒有看見。」司馬洛說：「但似乎他對這派對却非常欣賞，所以美莉也受不住了！」

公爵苦笑一聲：「我還以爲他們是爲了愛情結婚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錢太多又沒有什麼事可做的人，很難會不去找些變態的刺激的！」

「好了。」公爵說：「我們回到總部才詳細談談吧。」

無綫電關掉了，公爵的飛機繼續向前滑行，很快地接近機場。那所謂機場，祇不過是一塊荒無人跡的平坦草地而巳，公爵開來的車子就停在草地的邊緣，而降落之後，他便可以駕這部車子回去了。

× × ×

另一方面，在酒店裏，以杜明妮身份出現的天字煞星仍未就寢，而相當焦躁地坐在床上等着司馬洛的消息。她不希望司馬洛失敗，倒並不因爲她喜歡司馬洛，而是因爲如果司馬洛成功了，她的任務就可以比較順利完成。她不大願意讓張萍去動手，第一因爲張萍到底祇是一個殺人專家，在偷竊方面的工作效率並不很理想，巳

經到了手的那六塊玉，大部份都是倚仗她的機智而弄到的，張萍太愛殺人而且祇會殺人，如果沒有她在策劃領導，很可能張萍巳經失手。第二因爲這裏是歐洲，不是蝎黨的勢力範圍，她害怕張萍更易失手，如此，她便得向上頭負責了。讓司馬洛來做替死鬼，對她有利得多。第三，她也不希望張萍有太好的成績，因爲工作成績好容易晉升，於是對她的地位威脅又大一點了。在蝎黨裏做事是沒有人情可言的，祇要你是最好的，你就能把次好的排擠和壓下去，不論她立過多少功勞以及有了多久歷史，如果有人能比她做得更好，這個人仍然可以代替她而爲天字煞星。蝎黨祇用最好的好手。

一面想着，杜明妮一面用一隻指甲鉎在修理她的趾甲，她的趾甲巳經鬆得很美觀很整齊了，但她還是在細心整飾着那些最微細的缺點，務求盡善盡美，美麗也是她能高踞天字煞星之位的條件之一，因爲美麗使人對她放低戒心。很少人能相信這樣美麗的女人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祇有見過她殺人的人知道她有着一顆與她的外貌毫不相配的心，她曾一次過謀殺過十二個人。

她正在修着趾甲時，房門就無聲地打開了，杜明妮銳利的眼光巳看到進來的是一個中年英國紳士，樣子古板而衣着也古板，而手上拿着的那把槍，更使他一點也沒有討人歡喜的地方了。

他並不像打算馬上開槍的樣子，所以杜明妮裝作毫無所覺。她仍然輕輕地鉎着趾甲的邊緣，手連顫動也不顫動一下。

那人用腳把門踢上，發出「砰」一聲。杜明妮「嗳」的驚叫，一手掩着胸，兩腳一伸，把腳邊放着的那瓶桃紅色指甲油也打翻在床上，不過那隻指甲鉎她仍拿在手中。

「你——幹什麼？」杜明妮問。

「我來找杜明妮。」那人用英語說着，槍嘴指着她：「她在哪裏？」

「杜……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我相信你明白的。」那人說：「你住了杜明妮的房間，用她的身份出現，但你却不是杜明妮，她在哪裏？」

「你——是誰？」

「也許應該我先問你的。」那人說道：「但我先回答你吧，我是繼任哥頓的人，我的名字是史勿夫，我要領回我的女秘書。」

「哦，史勿夫先生。」杜明妮說着要伸脚下床：「我們發生了點誤會了，杜明妮剛剛出外去了，她要早上才能回來，我是她的朋友——」

「把脚放回床上——」史勿夫喝道：「杜明妮並沒有出去，一直都是你冒充她出現的，我巳經問過侍者。」

「那一個侍者？」杜明妮問。

「應該是我問問題的時候了。」史勿夫說：「但首先，脚回到床上。」

杜明妮把脚縮回床上，似乎是無意之中踏着了傾瀉在床單上的那灘一大指甲油，脚趾上沾滿了指甲油，她尖叫一聲，連忙提起脚，似乎想伸手過去揩脚趾上的指甲油，但顯然又怕把手弄髒了而把手縮回。就在她的手一伸一縮間，史勿夫的注意力給她擾亂了，祇見她拿着指甲鉎那隻手一揚，那把輕但是尖的指甲鉎便疾飛過來，擊中他的手腕，雖然沒有貫穿皮膚，但勁力也夠大了，史勿夫但覺手腕一痳，槍便脫手向地毡跌落，而杜明妮雙脚一撐，便全身騰起，好像一隻大鳥般落在史勿夫的身前。史勿夫彎身要去拾槍，杜明妮便無情地用膝向他的面部撞去。

那隻膝蓋渾圓美好，皮膚白如凝脂，而其上還帶着一截伸出在睡袍之外的動人玉腿，但是撞到史勿夫的臉上時却並不比男人的膝蓋舒服。史勿夫聽見轟然一聲，眼前的世界便爆炸成滿天金星，而身子好像墮進了一個無底的黑窖，靈魂在飄搖，而他一直墮下去，墮下去。

其實史勿夫祇是墮了很短一段高度，不過是從站着的姿勢而墮到坐在地毡上而巳。但是他在暈眩和虛弱中，神經罷工，一切感覺都拖慢了，所以他覺得好像墮了很久。

當他終於張開眼睛時，他發覺自己坐在地毡上，而杜明妮巳拿着他的槍站在前面，冰凉的槍咀就抵着他的額上。

史勿夫嘆一口氣，放棄地說：「在你殺死我之前，你可以告訴我你是誰嗎？」

「我就是杜明妮。」她說。

史勿夫聳聳肩；如果她不願回答，他再問也是徒然的。

杜明妮把槍咀在他額上抵得用力一點，說：「如果你肯先回答我一些問題，我也許能回答你的。」

「你想知道什麼？」史勿夫問。

「第一個問題。」杜明妮說：「有多少人跟你一起來的？」杜明妮問着時，槍咀似乎是無意中抬高了一點，而離開了史勿夫的額。

「我——」史勿夫回答着忽然把身子向後一躺，腿便向杜明妮的下盤橫掃。

杜明妮嘻嘻一笑，好像一隻虱子般跳到四五呎之外，避過了那一掃。她一抖手中的槍：「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以爲我會是一個人來嗎？」史勿夫說：「我看你還是投降吧！」

「我看你祇是一個人來的。」杜明妮說：「剛才我給你一個很渺茫的反抗機會，你也不肯放過。如果有人接應，你就不會這樣冒生命危險了，對不對？」

史勿夫的臉色轉成慘白，因爲杜明妮說中了。他恐懼地看着她道：「你究竟是誰？」

「我沒有名字的，我祇有一個銜頭。我每到一個地方，就用一個方便的名字。在這裏，我所用的名字是杜明妮。至於我的銜頭，就是天字煞星。」

史勿夫的臉肉抽動了一下：「杜明妮呢？我們的那個呢？」

「你回答我的問題我就把她還給你，我們打開了莫理七的保險箱，但祇拿到一塊假的，而眞的那塊還沒有放回博物館。我要知道眞的那塊是在什麼地方。莫理七一定把它另藏起來了。你會知道是在哪裏的。」

「讓我看到杜明妮。」史勿夫說：「我就告訴你。」

「先告訴我。」

史勿夫忽然狡猾地微笑：「如果杜明

妮還活着，你就早已問出來了，你說對不對？」

杜明妮的臉一沉：「我祇是給你一個容易的機會吧了，史勿夫，我有很多辦法可以使你招供的。」

「例如甚麼呢？」史勿夫說：「向我注射一種可怕的藥針之類嗎？」

「不。」杜明妮說道：「如果你對中古時代的歷史稍有研究的話，你就會注意到用刑的花式以那時最多。這一門學問，對我很有用處，所以我是下過苦功去研究過的！」

史勿夫沉默了一下，又問：「司馬洛呢？」

「我們也已把他殺了！」杜明妮說謊道。

史勿夫的額上淌出更多汗。因為既然自己也能落在他們之手，那麼司馬洛已經被殺也的確是大有可能的事呢。

杜明妮忽然退後，退到衣櫃前面，而伸手到後面拉開衣櫃，從櫃內取出了一隻尼龍絲襪，又走近史勿夫。

史勿夫恐懼地望着她，問道：「你幹什麼？」

「轉過身來。」杜明妮微笑着柔聲說：「伏在地上吧！」

槍咀又在史勿夫的額上輕輕一撞，他祇好照辦了。杜明妮馬上騎在他的背上，而用雙腳撐着他的腋下，使他無法動彈。

史勿夫正奇怪杜明妮到底要幹什麼時，她就以很快的動作忽然執住他的頭髮，把他的頭提起，而那隻絲襪在他頸上一繞，便開始勒緊。史勿夫立時覺得天旋地轉，好像生命快要被她勒斷了。絲襪束着他的氣管，使他的呼吸無法暢順，但又不是完全封閉了氣管，他仍然可以有一點呼吸，祇是吸入的空氣並不夠用，他覺得全身細胞都在發脹，抗拒。他極力掙扎，可是杜明妮騎在他的背上重若千斤，而雙腳撐着他的腋下，使他的手也動不到那裏去。而且，他也沒有力氣怎樣掙扎了。

那痛苦是莫可名狀的，史勿夫知道自己不免一死，便但願死亡快些來臨。可是死亡却沒有來，祇是那痛苦却愈來愈可怕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頸間的壓力放鬆了，被困在頸部的血液便再度與身體的血液交流，有着一陣難以形容的舒暢，而他嗆咳着吸入大口的空氣。

當史勿夫剛覺得舒服一點時，杜明妮那隻絲襪又開始勒緊了。史勿夫恐怖地掙扎：「不——不要——」

杜明妮又放鬆了，吃吃笑起來：「我已經說過，我對這一門學問有過深入的研究，我可以使你長時間徘徊於死亡邊緣的，除非你回答我的問題。」

史勿夫搖搖頭說：「不——我不能告訴你——！」

於是絲襪又勒緊了。

× × ×

當天色現魚肚白時，司馬洛正準備離開公爵的總部。美莉已經決定不回丈夫那裏，而在公爵那裏住下，而且準備提出離婚訴訟。她料不到受新教育的人還是脫不了那古老的腐化，也許是遺傳性太深了，或者自小在後宮耳濡目染的關係，總之她那位王子丈夫比他的父王也好不了多少。

她也希望司馬洛留下來陪她，但司馬洛說暫時不好了，在她的離婚手續未辦妥之前他不希望和她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對女人也有一個原則，就是從來不碰有夫之婦。所以，他雖然仍然沒有忘記以前的情緣，但在她的身份未清楚之前，她祇好獨睡了。

臨走之前，司馬洛望望天色，若有所悟：「噢，我得先打個電話回酒店報告上級，如果天再亮一點，她可能會叫人去救我了！」

於是他打了杜明妮的電話。

杜明妮馬上接聽了，司馬洛說：「我還以為你已經睡着了！」

「睡着？」杜明妮說：「這樣刺激的一個晚上，就是吃一整瓶安眠藥我也睡不着。」她說着不禁現出一個微笑，因為她所經歷的確也是一個刺激的晚上。

「你那邊發生了什麼刺激性的事情嗎？」司馬洛問着，似乎聽出了她的雙重意思。

杜明妮吃了一驚，連忙把微笑也收斂起來了，說道：「沒有，我祇是在担心你！」望望窗外的天色：「如果天再亮一點，我就已經去了請救兵了。怎樣，成功了嗎？」

「成功了。」司馬洛說：「正如我所答應的，我會把玉蓮花帶回來，不過要食言的一點就是不能在天亮之前回來。」

「你在哪裏？」杜明妮問。

「一個很安全的地方，是一位朋友的家裏。」司馬洛說：「我現在就起程了，但開車回來至少也得兩個鐘頭。」

「我會醒着等你的。」杜明妮說。

「無疑地是等着我的報告。」司馬洛說：「別担心，我會作一份詳細的報告的！但回來時再詳細談吧，再見！」

「再見！」杜明妮放下了電話，隨即又拿起了，攪了一個號碼。鈴聲響了許久才有人接聽，張萍帶着睡意的聲音說：「喂？」

「這是睡覺的時候嗎？」杜明妮不悅地。

張萍哈哈笑起來：「黑夜不是睡覺的時候嗎？」

杜明妮顯然一點也不欣賞他的幽默感，因為她沒有笑，而且聲音裏也沒有一點笑意。她問：「你有看見司馬洛怎樣進去嗎？」

「當然看見。」張萍說：「他眞是個天才。他眞的是飛進去的。有人駕滑翔機把他放到屋子的天台上。」

「他怎會出來的呢？」杜明妮問。

「出來？」張萍顯得錯愕了：「我不相信他能出來。」

「所以你不等他就回家睡覺了？」杜明妮更加冰冷：「你有幹過什麼違背我的命令的事嗎？」

「你叫我不要殺他。」張萍說：「我沒有殺他。」

「但你顯然作了一些使他不能出來的安排。」杜明妮說：「所以你才會放心回家睡覺。哼，終於有一天你的自作聰明會變成自討苦吃的，張萍！」

張萍狡猾地笑起來：「我祇是覺得，沒有了司馬洛，我們會合作得更好！」

「哼。」杜明妮說：「那我倒有兩件新聞要告訴你了。第一，司馬洛並未死亡，他在我想打電話給你之前剛剛來了電話。他已經出來了，而且他答應把那朵玉蓮花帶回來。」

張萍急促地吸了一口氣：「他怎樣出來的？」

「我還沒有機會問他。」杜明妮說：「重要的是第二件新聞——我剛來了一位人客，一位英國紳士史勿夫先生。他是繼任哥頓的人。我不知我們的情報網怎會不知道他來。總之他來了，幸而祇是一個人來的。現在他已給縛在我的衣櫃裏，膠布封着咀巴。」

「你有沒有問過他——」

「當然有！」杜明妮不耐煩地說：「莫理七那塊玉，就是在書房的保險箱後面。那入牆保險箱的裏面，還有一扇小暗門，就是這樣簡單。」

「聰明的狗種！」張萍咬着牙罵。

「現在你要做的事有兩件。」杜明妮說：「第一，你必須趁天還未完全亮時，而再到莫理七的屋子去取到那塊玉。」

「第二件呢？」張萍問。

「這個史勿夫。」杜明妮說：「他是仍然活着的，我不能把他殺死，因為沒有人能把屍體從這樣一家熱鬧的酒店運出去。我不能讓他永遠在我的房中，但當然，我也不能就這樣放他走的。」

「你要我幹什麼呢？」張萍問。

「他不認得你的樣子。」杜明妮說：「你大概應該知道怎辦的。」

張萍想了一回，說：「假如我遇到司馬洛呢？他不過住在隔幾間房之外。」

杜明妮說：「我不相信你遇到他。他在大約兩個鐘頭之後就會回來了，那時我會在房裏等着他，保證他不出來。」

張萍艷羨地沉默了一下，才說：「為什麼我却沒有這樣的福氣呢？」

「請別孩子氣吧。」杜明妮氣結地說：「我也不想常常擺出上司的架子，但我得提醒你，我們不是在玩遊戲，我們是在做一件工作呵。」

「好吧。」張萍說：「我先到莫理七的屋子去一趟。」

× × ×

當張萍去到莫理七那座屋子時，天已經很亮了，不過雖然細雨已停，天氣還是那麼陰沉的。那座古堡式的房子在晴天裏也已經是陰森可怖，在這樣的天氣裏，更是有如一座墳塲了。屋外沒有汽車停着，似乎表示裏面是仍然沒有人，但張萍不相信莫理七的屍體會至今仍未給發現；很可能現在屋裏正躲着一兩個人，聽見他的車子開來的聲音，便在那黑暗的窗內向他窺望了。

張萍若無其事地走到門口，注意到門仍是虛掩着的。但這可能是一個陷阱。所以他完全做出一個第一次來的人應有的動作，首先是去按門鈴。按了二分鐘仍無人應門，他才推推門，而詐作是剛剛發現門沒有關似的推門而入。門後果然有二個人在等着他，是二個中年的法國人，手裏都拿着槍。他們身上的襤褸西服，使到張萍相信他們是警探，如果是職業打手，通常買得起較名貴的衣服的。

張萍裝作吃驚地要奪門而逃，但那兩個人已把他拖進屋裏去，不由分說先行搜身。張萍身上却沒有什麼武器。

「這是怎麼回事？」張萍吶吶地問：「莫理七呢？」

「你找他幹什麼？」其中一人問。

張萍從眼角注意到莫理七的屍體已經不在了。他說：「你們是警探嗎？」

「你找他幹什麼？」那人又問。

「我要見你們的上司。」張萍說。

「這裏祇有我們兩人。如果你見我們的上司，那得回到市區去。莫理七已經死了。」

張萍懷疑地打量了他們一遍，似乎有所決定地說：「那麼我看我還是交給你們吧。」

「交給我們什麼？」那人又問。

「一份文件。」張萍說：「我是從倫敦來的，我奉命把一份文件交給莫理七。我到車子去拿給你們吧。」他轉身走出屋外。

那二個警探狐疑地站到門口，終於也跟着下去。張萍已經回到車子，打開車門，從什物架下拿了點東西，回身說：「就是這個！」

他的手揮動了兩次，兩個探員便驚詫地發現每人的胸部都插進了一把刀子。而驚詫未完，他們已經死了。

在他們還未倒地之前，張萍已經開步就跑，一直跑進了屋內轉入了樓梯旁邊那凌亂的書房，直趨入牆保險箱前。保險箱門是仍開着的。

張萍伸手進保險箱內摸索了一番，內壁是一片光滑的，但在最下面的角落裏他摸到了一個掣。一按暗掣，便有一度暗門自動打開來。張萍伸手進內，取出了裏面唯一的一件東西，就是一隻皮面的珠寶盒子。打開盒子看看，他知道裏面就是他所要的東西。也沒有驗明眞僞，他便闔上了盒子，匆匆離開。這一次是不可能會有假的了。

出了屋子，那兩個警探的屍體仍然是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張萍看也不多看他們一眼，便跳上汽車開走了。他的飛刀刺過那麼多人的心臟，他對於自己的眼界是完全有信心的。

沿着公路駛回市區時，已有車子過往，張萍相信當他回到市區時，會已經是很熱鬧的早晨了。

在同一時間，司馬洛正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酒店。他並沒有放鬆戒備，因為他認為蝎黨仍然隨時有對他進行暗殺的可能。但他一路平安無事地回到了房間。

打開房門，他發覺房內已經亮着燈，而一個女人正坐在他的床上，兩腿壓在身下。這個女人當然是杜明妮。她身上現在是穿着一件紅色的鬆身尼龍睡袍，透明程度祇有百份之三十，不能看清楚她在下面到底是穿什麼。她抬頭對司馬洛微笑，司馬洛皺皺眉關上了門，轉身對着她：「你在我的床上幹什麼？」

杜明妮舉起兩手掠一下頭髮，嫵媚地微笑：「你不歡迎嗎？」

司馬洛也微笑：「歡迎之至，我祇是覺得意外吧了。」

「我是來聽取你的報告的。」杜明妮說：「而且，我在電話上也答應過你一些事情——那是說，如果你成功的話。」

「你並沒有答應什麼。」司馬洛說：「你祇是說有商量吧了。但總之，我是成功了。」他把手上拿的一隻鷄皮紙袋放在床上：「這看來像一袋糖果，但是不能吃的！」

杜明妮心急地接過紙袋，打開來。裏面是一大團棉花。解開棉花，那朵大大的碧綠色玉蓮花，就出現了眼前。杜明妮深吸了一口氣道：「我從沒見過這麼大塊的玉！」

「這是你的福氣。」司馬洛聳聳肩：「我就不想擁有這種東西。凡是最名貴的珠寶，總有死神跟隨在附近。」

「現在我也有點心驚胆顫起來了。」杜明妮打開床頭櫃的抽屜，把玉蓮花放了進去：「一會兒我要把它拿到銀行去放進保險箱。」

「那會安全一點。」司馬洛打個呵欠：「我實在需要睡覺了。」

司馬洛坐在床邊坐下：「我一定得馬上就報告嗎？」

杜明妮把身子挪到床的另一邊：「既然你太疲倦，那就遲一點吧！」

「那麼我要先睡一覺了。」司馬洛動手解開領帶。

杜明妮滿含深意地微笑道：「要帮忙嗎？」

「那一種帮忙呢？」司馬洛大大感興趣地看着她。

「我幾年前學過按摩，但很少機會實習——」杜明妮說：「如果你伏下來，我會帮助你睡着的。」

「恭敬不如從命！」司馬洛老實不客氣地在床上伏了下來，杜明妮便挪近一點，跪在他的臉旁，柔軟的雙手開始輕搓着他肩部的筋肉。

司馬洛把閉上了的眼睛張開。杜明妮的大腿是那麼接近他的臉，他連那幼細的毛孔也可以看得清楚。現在她的兩腿是稍爲張開一點的，他也可以看到她在裏面是穿着一條同顏色的三角褲，紅白相映，紅白有交界。司馬洛忽然不覺得疲倦了。

而且杜明妮的手使舒暢之感好像電流一般通達他的全身。他寫意地閉上了眼睛，再張開了，眼前又是紅白相映，紅白交界，紅色的褲子把其白如玉的肌肉映襯得使人心魂搖動。司馬洛很想伸手去摟住杜明妮的腰，而且他相信祇要這樣一摟，這個女人就可以到手。但在這一刹間，他忽然又想起了皇后美莉。如果有人問司馬洛從來最喜歡的女人是那一個，他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說，美莉是其中之一，至少是他在近幾年來最喜歡的女人。美莉雖然已經是別人的妻子，但她的離婚手續應該很快就能辦妥，而他已答應過等她。杜明妮這個女人並無不妥，也許起初是冷一點，現在已經熱起來了。但是，司馬洛怎能在同時和兩個女人纏在一起呢？

於是，他又把眼睛閉上，以修道的毅力收拾心情，讓自己墮入夢鄉。

杜明妮的雙手繼續爲司馬洛的全身服務，當她聽到司馬洛的呼吸變得均勻，最後發出輕微的鼾聲時，她忽然咬着牙沉下臉。這是很少有的經驗，一個男人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她面前睡着了，她以爲司馬洛一定會受她的挑動而向她有所要求，而她正打算加以婉拒。這是她對待男人的一貫手段。當一個男人對她滿懷希望然而又未曾到手時，總是會神魂顛倒的，而這樣的男人最容易控制和愚弄。色慾迷心，這是天下男人的弱點，可是司馬洛却在她面前睡着了。

杜明妮的手仍然溫柔地動作着，但她的心中却充滿了狠毒的念頭。她不能讓一個男人這樣侮辱她的，從來沒有男人會不要她！她一定要使司馬洛在她面前低頭，在殺死他之前，她要得到他一次，但現在，暫時讓他安睡吧，他還有利用的價值。

司馬洛漸漸睡得很熟，於是杜明妮停了手，輕輕下床，坐到沙發上，用兩手抱着腿子，而奇怪張萍已經到了她的房間裏沒有？

× × ×

這時，在她房中的入牆衣櫃裏，史勿夫正在拚命掙扎。他的嘴巴已經用一大塊膠布封住，要叫喊是沒有可能的了，他祇希望能掙脫身上的繩子。但那條繩子是用老手的方法縛的——杜明妮縛人已經不是第一次——所以無論他怎樣掙扎，繩子還是沒有一點鬆弛。室內是有暖氣設備的，寒冷侵不進來，衣櫃裏則簡直悶熱了，而經過這好一番掙扎，史勿夫全身已經被汗水所濕透。

接着，史勿夫忽然聽到外面的房中有一陣細碎的脚步聲。他的身體一陣緊張。脚步聲來到衣櫃門口，衣櫃門終於拉動了。那個可怕的女人又來了？她現在是來殺他了嗎？

衣櫃門拉開了，戴着黑眼鏡的張萍出現在門外。看見櫃裏的史勿夫，他似乎吃了一驚，連忙把他扶出來，放在床上，然後拉開化粧枱的的抽屜，取出一把剪刀，剪斷了史勿夫身上的繩子。史勿夫連忙把斷繩甩開了，而伸手去撕嘴唇上的膠布，膠布緊黏他的鬍，使他相當痛苦，但他總算忍痛撕下來了。

張萍問：「你是誰？」

「我叫史勿夫，你是誰呢？」房中沒有亮燈，他看不清楚張萍的樣子。

「哦。」張萍說：「你一定是英國來的史勿夫了。來！」他向史勿夫招招手：「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裏！」

「我要先搜一搜這個房間。」史勿夫說。

「不能！」張萍焦急地低聲道：「我們已沒有時間，他們快回來了！」他把史勿夫推門房門口，史勿夫也無法反對。

出了房間，張萍輕輕關上門，又低聲說：「我們還是進後樓梯吧，這酒店裏充滿了他們的人！」

於是他們沿走廊而行，轉入了後樓梯。後樓梯沒有人，一面下去時，史勿夫在那黑暗中奇怪地打量着張萍：「你究竟是誰？你怎麼會來的呢？」

「我是奉命來搜她的房間的。」張萍說：「但我已沒有時間解釋了。回到總部再詳細地談吧！」

「什麼總部？」史勿夫問。

張萍沒有再回答他，祇是領先匆匆下樓。史勿夫祇好跟着他。他雖然不認識這人，但這人既然救了他，那似乎是沒有理由不值得信任的了。

他們從樓梯下到了樓下，和幾個侍者碰面而過。沒有人注意他們。酒店的後樓梯也是常常有外人上落的，來談生意的經紀，在酒店二樓商場中做事的人通常就是應用後樓梯。

出了酒店的後面，張萍以幾乎是等於奔跑的快捷步伐走向停車場，史勿夫雖然身比他高，腿比他長，也要相當吃力才跟得上。

張萍上了他開來的一部車子，却坐上了乘客位，而推開車門讓史勿夫坐上司機位。史勿夫坐了上去，張萍指指還插在那裏的車匙：「你開車吧！」

現在，在充足的光綫之下，史勿夫第一次有機會看清楚張萍的樣子：「唏。」他驚詫地說：「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

「你應該見過我的。」張萍說：「如果你有細心研究你的資料！」他的手從袋裏拿出來，手上一把槍對準着史勿夫，另一隻手把黑眼鏡脫下來。

史勿夫仍然迷惑地看着他。他的總部的資料上並沒有張萍的照片，祇是有一段很詳細的文字形容張萍的樣子而已。

「如果你的總部舉行考試，你一定會給降級的了。」張萍嘆息地說：「我就是地字煞星。」

「但……」史勿夫吶吶說：「這是怎麼回事？」

「你的意思是爲什麼我救你出來嗎？」張萍問道：「理由是很簡單的，我們不能把你變成屍體抬出來，也不能夠用槍押着你出來，所以祇能讓你自動跟我走出來了！」

史勿夫深吸一口氣，很後悔跟了張萍出來。他問：「現在呢？現在我們又要幹什麼？」

「現在你開車。」張萍說：「我會指揮你走甚麼路的，如果你不想變成一具屍體，那你最好乖乖地合作！」

「好吧。」史勿夫無可奈何地開動車子。

下午，近黃昏的時候，司馬洛和杜明妮正坐在郊外一家露天咖啡室的露台上，呷着咖啡。杜明妮已經把那朵玉蓮花放進了銀行的保險箱，這使司馬洛很放心；他並不知道這保險箱是杜明妮與張萍聯名所開的，張萍也有鎖匙，隨時可以去把它打開。

杜明妮當然沒有提起史勿夫來過的事，不過她告訴了司馬洛莫理七那塊玉已被張萍偷去了，因此蝎黨手上又多了一塊，他們必須更加緊行動，取得其餘的。

「這朵玉蓮花落在我們的手上，對蝎黨是一個大打擊。」杜明妮說：「沒有了它，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烏倫姆王不肯和蝎黨交易的。」

「那麼我們就不用再去偷其餘的了。」司馬洛說：「我一向覺得做賊是一件好玩的事，但指定我去偷一件我不想去偷的東西，我就覺得不好玩了。」

杜明妮睨他一眼：「可是，我們不是在玩！」

司馬洛微笑道：「我却是喜歡玩遊戲的！」

「我也喜歡。」杜明妮說：「不過要在適當的時候。來，我們去看看風景。」

她領着司馬洛走到一座望遠鏡前面。他們所在的餐廳是位於一座山谷邊緣，露台的欄邊有一隻望遠鏡，可以望到山谷的底下，是給遊客欣賞風景用的。杜明妮納進一隻角子，把望遠鏡擺動而朝向山谷下面，似是對準了一間屋子，而對司馬洛說：「來，你來看看。」

司馬洛接過望遠鏡而望下去。他看見的是一座兩層的平房。現在平房裏沒有燈光，似乎是沒有人在着的。司馬洛回頭看看杜明妮：「這是什麼呢？」

「名單上的第九塊玉。」杜明妮說：「一條玉龍，就是在那屋子裏面。」

「看來這事很容易辦。」司馬洛說：「這屋子並不難進去。有人居住嗎？」

「今夜九時至十二時是不會有人的。」杜明妮說。

「那就容易了。」司馬洛說：「我可以現在就下去給你拿到手！」

杜明妮微笑：「再看清楚周圍吧。」說着替他在望遠鏡再納進一隻角子。司馬洛擺動望遠鏡，看見屋子是座落於對面谷底，傍着山崖的崖脚。他再望周圍，除了幾株小樹之外，就是一片空坦的草地，草地上空空如也。司馬洛不禁皺皺眉，因爲這種草地似曾相識。

望遠鏡再擺動了一段距離，他便看到一部車子。那是一部漆成墨綠色的貨車。他迅速再擺動望遠鏡。但那隻角子所買的一分鐘已經過去了，望遠鏡頭格格一聲，自動關上。司馬洛不耐煩地再摸出一隻角子納進去。於是他又可以看見了。這一次望遠鏡望到的是離屋子很遠的地方，他可以看到一排有刺鐵絲網，一隻漆了黑白斑馬紋的木板搭的站崗亭，還有一個荷槍守衞的兵士。

司馬洛把眼睛移開，不用望遠鏡而向下望，看見離開屋子頗遠的右方有一排黑色的長形東西，好像幾條平行的蠶虫。他用望遠鏡向這幾條「蠶虫」望過去，近看一看，原來是幾列用坑鐵搭成的半圓筒形宿舍。

司馬洛霍然轉身向着杜明妮：「這是一座軍營！」

「正是，那排宿舍裏經常有軍人二百五十名。」杜明妮說：「進入屋子不難，問題是怎樣能接近屋子。」

「不能運用你的勢力讓我混進去嗎？」司馬洛問。

杜明妮搖搖頭說：「這在事後會容易給人查出的。我們是正在做着一件非法的事，所以，必須用非法的手段去做。」

「這是不可能的。」司馬洛說。

「如果是可能的話，我們也用不着出那麼高的價錢來聘你了，是不是？」杜明妮問。她的語氣是冰冷的，但是眼睛看着他，却透着媚惑和溫情。司馬洛在心內嘆了一口氣；心想：如果不是再遇上了美莉，他倒願意接受杜明妮這份溫情的。

司馬洛回到桌子，把杯中的咖啡一口氣喝光了，說道：「把情形說得詳細一點吧。」

（未完・七）

中篇連載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中齊目送鄭君武離去之後，李金貴突然想起清海小道士，便要求丁中齊協助在玄妙觀內找尋不見，正待離開，無意中在觀外發現清海，丁中齊見那些無知又善良的鄉民把他當作天神，怕惹出禍端，誤了任務，便將李金貴和清海挈走，離開人群大踏步飛奔而去，後面却惹起一個老尼注意，跟踪追趕，原來她是南海無相神尼，她是應抱玉眞人之邀，專程送靈水開鑿晶壁，共襄盛舉，偶爾路過，便查問丁中齊，知道阿貴是抱玉眞人新收之徒，見他有道骨，又滿口「之乎者也」引出一段俗緣，萬事隨緣，便和金貴一起回他的家去……

四處有危機

敢情清海自幼父母雙亡，依靠叔父爲生，却又不容於嬸母，常常遭到虐待。

於是他在三年多以前逃出了叔叔家裏，到處流浪，到處飄泊。

在這段期間，他曾替人看過牛，插過秧，也曾做過店小二、堂倌、小學徒。

並且還曾跟隨過江湖賣藥的跑過碼頭，若非他生的機伶，只怕他會被封在獸皮之中，做了獸人。

那個時候，有許多跑江湖賣藥的，爲了賺錢，罔顧天良，有以拐帶來的小孩，自幼置於罎子中，不令之出來，使那個小孩無法發育長大，而成爲侏儒，並授以技藝，以之博取觀衆的同情而多加賞銀。

這種侏儒是謂之罎子怪。

另外有一種則是將野獸或驢馬的外皮剝下，套於小孩的身上。由於施術之際，需將小孩全身肌膚割裂，塗以藥劑，才能套上獸皮之時黏合，是以痛苦無比，而且那套上獸皮之人，終身無法脫除，殘忍至極……

一步一驚險

當清海小道士說到此處，李金貴聽了幾乎爲之目瞪口呆。

他沒料到天下竟有如此殘忍之事，而他的這位好友幾乎碰上了……

他緊緊的握了握清海的手道：「清海，你眞的吃了不少的苦……」

清海說到這裏，眼眶都幾乎紅了，他輕嘆口氣道：「假使那天晚上我不是因爲尿急，爬起來聽到了焦三爺跟他老婆說的話，只怕我現在變成一頭會說話的小狗熊了！」

李金貴道：「這些話怎麼你以前都沒有跟我說過呢？」

清海嘆了口氣，道：「說那些又有什麼意思？反正過都過去了。」

他頓了頓，道：「我流浪到了南陽，混在客店裏幹了幾天小厮，實在呆不下去，後來碰到玄妙觀的大師父，才把我帶到觀裏來。」

李金貴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知道要說甚麼才能安慰他。

清海繼道：「在玄妙觀裏的二年多，是我這一生中最舒服安定的日子了，吃住都不用煩惱，每個月還有幾錢銀子零用，所以我一直省吃儉用，存了下來，總希望多存些錢，等長大之後，可以脫離這個環境，誰知道，唉……」

李金貴歉疚道：「清海師兄，都是我害了你，若非是我，你又怎會……」

清海道：「別說這些了，誰叫我們是朋友呢？我總不能眼見你被那個妖裏妖氣的姑娘給害了吧！」

李金貴感動地道：「清海師兄，我會補償你的，一定……」

清海道：「唉，你別叫我清海了，我混進去玄妙觀是爲了混一口飯吃，又不是眞的做道士，現在既然離開那兒，再也不能回去，當然不能叫我的道號了！」

李金貴問道：「那你……」

清海道：「我姓羅，小名叫小鶴。」

李金貴說道：「那我以後就叫你小鶴了！」

清海點頭道：「嗯！從今以後，我該回復我的俗家姓名，還我本來面目。」

他們一行四人，有老尼姑、有亘人、有土娃兒，一路之上行去，引起不少人的注目。

可是李金貴和羅小鶴兩人只顧着述說自己的事，根本沒有去注意這些，而無相神尼和丁中齊則是見慣了，也沒將這種特異的眼光放在心中。

行行復行行，李金貴發現遠遠已可看到白家大院。

× × ×

他指着遠處那幢突出於附近的一些建築物之上的高樓，回頭道：「大師兄，那兒就是白家的大院。」

丁中齊哦了聲，沒有說話。

李金貴道：「我們這附近方圓五十里，就數白家大院最有錢。」

羅小鶴驚訝地望着李金貴，道：「阿貴，你……你是住在白家大院裏？」

李金貴笑道：「我怎麼會呢？我又不姓白。」

羅小鶴問道：「那你姓什麼？」

李金貴道：「我姓李啊！我本來就叫李金貴，我又沒騙你。」

羅小鶴半信半疑地望着他，然後又偷偷的望了身後的丁中齊，低聲道：「阿貴，我聽清風他們說，你是被派到玄妙觀裏去打聽七派秘會的奸細，是不是？」

李金貴見他一臉神秘兮兮的樣子，忍不住好笑，道：「清海，你別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

羅小鶴皺眉道：「唉！我跟你說過，我混進玄妙觀裏，只是爲了混碗飯吃而已，又不是眞的當了小道士，現在既然離開了玄妙觀，你就該叫我的本名才對。」

李金貴忙道：「哦！對不起，小鶴，我叫習慣了……」

羅小鶴道：「這才對嘛！」

李金貴笑道：「說眞的，你的名字還眞好呀，不像我的名字，土裏土氣的，往我……」

他說到這裏驀然聽到有人叫道：「金貴！那不是李進財家裏的金貴嗎？」

李金貴循聲望去，只見兩個老頭站在路旁，正以驚詫的目光向這邊望來。

他認得那兩個老頭，一個是他左隣的胡旺，一個是他爹的酒友張阿根，平常都是經常到他家找他爹去喝酒聊天的。

李金貴出自本能的應了聲，想要過去打個招呼，却已見到胡旺衝着張根的腦勺便是一巴掌：「阿根哪！你這酒鬼，一天到晚都泡在酒缸裏，泡得人都糊塗了，你忘了李家的阿貴已經死了！」

李金貴這時才想起自己自遭到玄妙觀的道士暗算之後，幾乎一命嗚呼，幸而經白玉鳳救活，這才以詐死之技，授命潛入玄妙觀去……

是以他腦海中意念一轉，立刻裝成若無其事的繼續前行。

張阿根睜着一雙紅眼，望着李金貴，呵呵一笑，道：「阿旺，眞的是我老糊塗了，李家阿貴出殯還不到半個月，我卻忘了……」

胡旺道：「喏，你現在該承認自己糊塗了吧！人家可沒……」

張阿根道：「不過阿旺啊！那個孩子可長得眞有點像李家阿貴……」

胡旺道：「猛一看是有點像，其實却不是阿貴，不然……」

他等到丁中齊走近，這才注意到是個巨人，趕緊把要說的話又嚥了回去。

這時張阿根也看到了丁中齊和無相神尼，他睜大了眼睛，張開着嘴巴，楞楞地望着這兩個極不協調的人走在一起。

突然，他忍不住笑了出來，用手肘搗了搗旁邊的胡旺，搗着嘴低聲道：「阿旺，你看見沒有？這兩個人走在一起眞使人好笑……」

他的聲音雖然壓得很低，可是丁中齊依然聽得清清楚楚。

他的濃眉微微一皺，雙眼一瞪，眼光如炬，射了出去。

張阿根和胡旺一觸及丁中齊的目光，如遇雷殛，全身一震，趕緊都垂下頭去。

李金貴心中暗笑，面上却不露神色，拉着羅小鶴的手，繼續行去。

才走出數步，他便發現在進村的一處路邊，搭了一座凉棚，裏面擺了五六張桌子。

那座凉棚之前，高高的用竹杆挑起，一面帘子，正在迎風招展，一面是個「茶」字，另一面則是個「酒」字。

顯然這裏除了賣酒，還兼賣茶。

這時大概時候未到，棚裏面只有二個客人，侍候的伙計倒有三個。

李金貴好奇的望了望那座凉棚，只見一個瘦癯的老者坐在櫃台後面算賬，算盤子打得很響。

羅小鶴拉了下他的手，道：「阿貴，你口渴了？想進去喝茶？」

李金貴搖頭道：「這倒不是，我只是奇怪這兒怎會搭起一座凉棚了。」

羅小鶴問道：「怎麼着？」

李金貴道：「這兒又不是交通要道，距離村子裏也不遠，在這兒賣茶還會有生意上門？」

羅小鶴笑道：「你管它有沒有生意？反正又不是你開的。」

李金貴道：「說的也對。」

他們一行四人走過茶棚，裏面走出一

個伙計招呼道：「四位客官請裏面坐，歇歇腿，喝口茶，吃點點心……」

李金貴望了那伙計一眼，只見他長得濃眉大眼，一臉老實相，肩上搭着條布巾，身穿灰衣，袖角全是油膩，顯然是抹桌子沾上的。

他暗忖道：「看來這兒的生意還不錯嘛！」

那個店伙繼續吆喝道：「客官，我們這兒有酒還有菜，進來小酌一番，歇上一歇……」

他的目光落在丁中齊那巨塔似的身材上，也爲之一震，把要吆喝的詞兒都嚇了下去，楞楞地站在那兒。

李金貴心中好笑，忖道：「大師哥這種身材，走到那兒都會引人注意，無論誰在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都會嚇一跳。」

他也沒有留意那個伙計，繼續往前行去。

大約走了十多步遠，眼看白家大院就在數丈之外，他脚下稍頓，道：「大師哥，那兒就是白家大院了。」

丁中齊凝目望了一下，忙問道：「阿貴，你是要先回家，還是先到白家大院去嗎？」

李金貴略一沉吟道：「我想先回去看看，然後再到白家去……」

丁中齊問道：「阿貴，剛才那站在涼棚外吆喝的伙計，你認不認得？」

李金貴搖了搖頭。

丁中齊問道：「以前有沒有見過？」

李金貴詫異地道：「沒有啊！大師兄，怎麼啦？」

丁中齊沒有回答他的話，繼續問道：「那你剛才去過涼棚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坐在裏面的掌櫃？」

李金貴實在有點迷糊了，點了點頭，道：「我看到了啊，是個瘦瘦的老頭！」

丁中齊問道：「你以前也沒有見過他吧？」

李金貴道：「沒有啊！」

丁中齊道：「那麼裏面的客人也不是你們村子裏的人了？」

李金貴疑猶地道：「這個……」

他凝神一想，道：「大師兄，這個我倒沒有注意，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丁中齊道：「我懷疑這些人都是來自修羅門的徒衆。」

李金貴驚呃一聲，道：「大師兄，你是說他們除了對付玄妙觀之外，還準備要對付我？」

丁中齊道：「當然你也是他們找的對象，可是最主要的目標恐怕還是白家。」

李金貴面上浮起驚慌之色，道：「那我們先到白家去看看。」

丁中齊道：「你不用急，白氏家族的實力很大，決不是修羅門能輕易對付得了的，目前担心的是你的父母們……」

李金貴沒等他把話說完，拔腿就跑。

丁中齊跨前一步，將他一把抓住，道：「阿貴，你急什麼？」

李金貴掙扎道：「大師兄，你放開我嘛！我要快點趕回去看看我娘……」

丁中齊笑道：「阿貴，如果修羅門的那些兔崽子已經向你父母下了手，那麼他們早就撤去了，爲何還會留在這兒？」

李金貴經他這麼一提醒，這才想起自己之潛入玄妙觀，並未露出自己的眞正身份，也就是說修羅門的人，也不曉得他的本來面目，眞正的來歷……

他的話聲一頓，道：「這麼說，他們在這兒是爲了對付白氏家族了？」

丁中齊道：「或許是的。」

李金貴道：「那我得警告一下玉鳳他們……」

丁中齊道：「阿貴，你以爲白家的人都是容易對付的？自從廿多年前，修羅門跟白氏家族結仇以來，雙方都在養精蓄銳，誰都沒有異動，便是爲的沒有把握能一舉摧毀對方……」

× × ×

他的目光在白氏大院那高聳的屋宇上掃過，繼續道：「目前修羅門的實力雖然不錯，但是還不具備這種一舉毀滅白氏家族的壓倒性情勢，所以我想修羅門派人在這附近監視白家，另有目的……」

李金貴詫異地望着丁中齊道：「大師哥，你怎麼對白氏家族跟修羅門的事這樣清楚？」

丁中齊微微笑道：「這裏面自然有原因！」

李金貴道：「你告訴我嘛！」

丁中齊笑道：「其實說出來很簡單，是師父告訴我的。」

李金貴哦了一聲。

丁中齊道：「修羅門當年在此建立之地下宮闕之際，師父便已經發現，而且還前後進入了三次，後來因爲要鎮壓地下火眼，這才沒下山……」

李金貴訝道：「師父前後進去過三次？那些修羅門的人都沒有發現過？」

丁中齊道：「師父他老人家玄功深奧，豈是修羅門那些猴崽子能夠相比；普天之下，大概除了無相老師太的無相潛形術之外，再也沒有人能夠與師父的神行術相比了？」

無相神尼一直沒有開口，此刻聽到丁中齊提到自己，這才低聲唸了句佛號，睜開眼來，道：「一切異術，俱屬虛僞，中齊，你跟隨抱玉道友數十年，難道還沒有覺悟嗎？」

丁中齊一凜，道：「是，師太，弟子太過於饒舌了！」

李金貴見到丁中齊受叱，也不敢再問，默然向前行去。

那白家大院的大門之前，是一塊寬廣的土坪，平時由於白家的人太過神秘，罕得有人敢站在門前，就算是小孩子要玩，也被大人訓誡着拉開。

是以當李金貴領着無相神尼等人從那塊大土坪邊行過時，側首望去，只見土坪依舊空盪盪的，仍然沒有人敢在門前逗留上。

但是隨着脚步的逐漸移動，李金貴似乎感覺到有些不對，至於什麼地方不對，他却又一時之間想不出來。

堪堪走入村裏，眼看着他家就在前面不遠，李金貴突然想起來了。

他脚下一頓，回頭望去，臉上現出恍然之色。

羅小鶴問道：「阿貴，什麼事啊！」

李金貴沒有理會他，朝着丁中齊說道

：「大師兄，你看到那邊搭的一座戲台沒有？」

丁中齊也不知李金貴爲何突然會問他這個問題，他側過身去，回頭望了一眼，只見距白家大院前的土坪不遠處，果然搭着有一座戲台。

那座戲台是用竹架和木板搭成的，四面有布幕圍着，中間隔着巨大的錦布，左右垂着布帘，上面綉着「出將」、「入相」幾個字，顯然是演員進出之處。

此刻時辰還早，戲還沒開鑼，台上靜悄悄的，連後台上都看不到有人。

丁中齊轉過頭來，應道：「看到了，怎麼啦？」

李金貴道：「我離家的時候，沒有這座戲台，這是最近幾天才搭起來的。」

丁中齊笑着道：「這有什麼稀奇，我們家鄉，每逢初一、十五，都要請戲班子來演幾齣戲酬神，此外如玉皇大帝誕辰啦，神農大帝生日啦、或者大員外還願啦、大奶奶謝神啦，都得搭起戲台子，請人演戲……」

李金貴道：「可是，現在的日子不對，既不是農閒的時候，也不是玉皇大帝的誕辰……」

丁中齊「哦」了一聲，還沒說話，李金貴續道：「大師兄，你看到沒有，那邊也搭了幾個棚子，還有那個賣貨郎的，那兩個在路邊蹲着的叫化子……」

羅小鶴左右顧盼了一下，道：「阿貴，這些人都是很普通的，隨便到那個地方都可以看到……」

李金貴說道：「可是我從小在這裏長大，從來沒有看到這些人，他們都是外來的……」

羅小鶴道：「你的意思是……」

李金貴道：「我想這些人大概是跟那邊涼棚裏賣茶的是一伙，全都是修羅門的人。」

丁中齊冷笑一聲，道：「嘿！這些兔崽子眞的想要動白家了？」

李金貴道：「大師哥，我們……」

丁中齊道：「你放心，有師太在此，就算是天王老子來了，也不敢亂動！」

他說了這句話，悄悄望了望無相神尼，沒見到她說話，開心的笑了笑，道：「阿貴，你的觀察力大大的進步，難怪師叔直在誇獎你……」

李金貴燦然一笑，不知該怎麼回答才好。

丁中齊道：「阿貴，你儘可放心，這些人一看到我們出現，很快便會把情況報告回去，那修羅門的神算天魔林煌在歸元洞中吃過苦頭，一聽我出現此地，定然不敢妄動！」

他們說話之際已經來到李金貴的家門之前。

× × ×

李金貴這次詐死離家，本來以爲最少也要幾年才能回家，沒想到不到一個月便又重回家門。

他看到那兩片緊閉的灰色大門，只覺心中激動無比，頗有「近鄉情怯」之感。

他站在門前猶疑了一下，羅小鶴用手肘搗了他一下，問道：「阿貴，你是怎麼啦？」

李金貴搖了搖頭，伸出手去拍門。

他才拍了兩下，裏面有人問道：「是誰呀！」

那個蒼老的聲音，隔着門板，極爲沉鬱，但是聽在李金貴耳裏，却比鈞天仙樂還要好聽。

他興奮地道：「娘，是我，我是阿貴呀！」

大門「呀」地一聲，被拉了開來。

李金貴只見那中年婦人，正是自己的母親。

他心潮洶湧，正待撲上去抱住母親，却聽到李大娘道：「你們要找阿貴什麼事啊？我們家阿貴已經死了！」

李金貴一怔，楞楞地望着李大娘，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大娘呶了下嘴，繼續道：「阿貴是上個月害急病死的，三七才過……」

李金貴心中知道定有蹊蹺，惦記着父親，忙問道：「老大娘，請問李進財老爹在吧？」

李大娘道：「哦！你是問的我那老伴？他身子骨不大舒暢，正躺在床上歇着呢！你們要找他，改天再來吧，現在……」

她話還沒說完，屋裏頭有人接口道：「是誰要找李進財？」

李金貴一愣，只見李大娘一把抓住他的手，低聲道：「你們快走吧！」用力往外推去。

李金貴緊緊握住母親那隻粗糙的手沒有放開，這樣反而使得李大娘急得滿臉惶恐。

人影一閃，一個廿多歲的壯漢走到門邊。

那個壯漢衣着樸實，一面孔老實相，一看就知道是來自農村裏的。

他詫異地望着站在門口的四個人，問道：「大娘，他們要找大伯啊？」

李大娘有些慌亂，急於想推開李金貴，應聲道：「是呀！我說進財身子骨不舒服……」

那個壯漢走到門口，說道：「我大伯不舒服，尊客有什麼事，儘可以跟我說好了……」

李金貴沒有理他，問道：「大娘，這位是……」

李大娘顫聲道：「他是……」

那個壯漢接口道：「我叫李金寶，李進財是我叔叔，李金貴是我堂弟！」

李金貴知道，自己三代單傳，父親那來的兄弟，若非因爲母親那張面孔滿是惶恐，他眞幾乎笑了出來。

他應聲道：「哦！原來是李兄。」

自稱李金寶的壯漢見到李金貴拉住李大娘的手不放，狐疑地問道：「你們有什麼事找我叔叔，他老人家不舒服……」

李金貴担心父親，也懶得跟他多囉嗦，單刀直入地問道：「李家三代單傳，據我所知，李金貴沒有什麼堂兄，你到底是誰？」

那個壯漢一楞，還沒說話，李金貴已一把抱起母親，往旁邊躍開，喊道：「大師兄，抓人！」

那個大漢一見情形不對，轉身便走。

但是丁中齊跨出一步，長臂一伸，便已將他後領抓住，一把提了起來。

那個壯漢身軀懸空，霍地一個倒翻，右足往丁中齊胸口蹬來，雙手一絞，想要藉力將丁中齊抓住衣領的右手絞斷。

豈知他一足蹬在丁中齊的胸口，就像蹬在鐵板之上，一股刺痛自脚尖傳來，轉眼整條腿都已痲木。

最糟糕的還是他雙手扣入丁中齊的手指之中，用力反手一絞，不但沒有絞斷對方的手指，反而因用力過鉅，使得他兩隻手的拇指都一齊拉斷。

這種雙重的劇痛，使得他發出裂帛似的一聲大叫，痛得昏了過去。

丁中齊順手點了他的昏穴，往牆角一擲。

× × ×

無相神尼垂肩低呼一聲佛號：「南無阿彌陀佛。」

丁中齊解嘲地道：「這眞是沒有用的東西，嘿！他還想要絞斷我的手！」

無相神尼道：「中齊，你已練成了天衣神功，天下難得有人能夠傷害到你，今後出手該要控制一下，免得傷人……」

丁中齊不敢出言頂撞，摸了摸腦袋，叫道：「阿貴，你可以進來了。」

李金貴抱着母親躲在屋邊，羅小鶴則站在他的身前，顯然是要防備那個壯漢會對李大娘有所不利。

當丁中齊轉身見到羅小鵬握拳立樁，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禁不住好笑，道：「小鶴，沒事了。」

羅小鶴尷尬地一笑，收回了架式，回頭道：「阿貴，沒事了。」

李金貴將仍在發抖的李大娘放了下來，道：「娘，別怕，沒事了。」

李大娘揪着李金貴，道：「阿貴，眞的是你，眞的是你……」

李金貴道：「娘，當然是我囉！妳定下心來嘛！」

李大娘仔細的在李金貴臉上瞅着：「阿貴，怎麼你的樣子變了。」

李金貴道：「娘，妳忘了，我的臉是玉鳳替我易容的，樣子稍爲變了點，可是我的人沒變……」

李大娘「哦」了一聲。

李金貴道：「娘，我扶你進屋去，有什麼話進屋再說。」

李大娘走了幾步，剛踏進門檻，便被丁中齊那特異的體型嚇了一跳。

她指着丁中齊，顫聲道：「阿貴，他……他是誰？」

李金貴道：「娘，他是孩兒的大師兄，妳別看他塊頭大，人蠻好的。」

李大娘仍然有點畏懼，緊靠在李金貴的身邊，進了屋。

李金貴問道：「娘！爹呢？」

李金娘道：「前天……」

她話聲一頓，壓低了嗓子，道：「那個老尼姑，還有這個……是什麼人？」

李金貴摸了下腦袋，道：「你看，我有多糊塗，倒忘了跟娘介紹。」

他於是將無相神尼和羅小鶴都介紹給李大娘。

李大娘聽說羅小鶴在玄妙觀裏極爲照顧李金貴，對他格外透着親熱，就好像見到自己的兒子樣。

李金貴問道：「娘，妳快說，爹怎麼啦？」

李大娘道：「你爹躺在床上呢。」

李金貴吃了一驚，道：「是被那個僞冒我堂哥的傢伙打傷了？」

李大娘搖頭道：「沒有，那人沒有動手打人，只是施了點邪術……」

李金貴訝道：「邪術？」

李大娘頷首道：「是啊！你爹從昨天開始，平常都一直在昏睡，等到吃晚飯的時候就會醒過來，也能吃能喝的，等到吃完了就又睡下去，這不是中了邪術是什麼呢？」

丁中齊道：「大娘，這不是中了邪術，是被點了穴道。」

李大娘不解地道：「點了穴道？什麼是點了穴道？」

丁中齊道：「點穴是……」

他又怎能對一個鄉下老婦解釋點穴？叫他要從何說起？是以一時楞在那兒。

李金貴道：「沒關係，有大師兄和無相師太在此，爹沒有事的。」

李大娘問道：「他們也會那個什麼……點穴？」

李金貴點頭道：「他們本事大着呢！尤其是無相師太更是神仙一樣，上天下地都可以……」

李大娘啊了一聲，道：「原來是活菩薩到了，阿彌陀佛……」

她口裏唸着佛號，衝着無相神尼，就跪了下來，道：「老神仙，活菩薩，求您保佑我們家阿貴……」

無相神尼緇衣微拂，發出一股柔和的氣勁，已將李大娘跪下的身軀托了起來。

李大娘何曾見識過這種虛空接引的氣功，心裏更加堅定的認爲碰見了活菩薩。

無相神尼道：「李施主不必多禮，貧尼無相與阿貴師門極有淵源，大家說起來，都是自己人……」

她自懷中取出兩顆梧桐子樣的藥丸，道：「阿貴，這是貧尼多年前煉的凝碧丸，功能活血健身，你拿去給二老服用，對他們的身體必有裨益。」

李金貴恭謹地接過藥丸，道：「多謝師太恩賜，弟子感激不盡。」

李大娘更是不斷地低聲唸佛，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表示心中的感激。

李金貴將藥丸交給李大娘道：「娘，這兩顆藥丸是師太親手所煉的，送給妳和爹兩位老人家服用，可以延年益壽……」

李大娘伸出顫抖的手，接過藥丸，緊緊的握住，恭聲道：「老師太賞賜仙丹，李門張氏無以還報，只有心香一瓣，早晚供奉……」

李金貴拉了她的袖子一下，道：「娘，妳還沒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李大娘道：「事情是這樣的，前天夜裏，來了一個漂亮的姑娘，帶着一個老婆婆，還扛着一個十來歲大的孩子，說是玉鳳姑娘的二姊！」

李金貴啊了一聲，道：「什麼？是銀鳳姑娘？」

李大娘頷首道：「是啊！她說是白銀鳳，因爲她的奶娘受了傷，她將奶娘救出來之後，遇到壞人追趕，所以逃到我們家來……」

李金貴詫異地道：「奇怪，白家大院

就在不遠，她爲什麼不一直回去？」

李大娘道：「是啊！當時我也這麼問過她，可是她說什麼白家大院已經設了禁制……」

她話聲一頓，問道：「阿貴，什麼叫做禁制啊，你曉不曉得？」

李金貴一楞，道：「這個……我也不大清楚……」

無相神尼微笑道：「李施主，禁制是一種法術，白家所設的禁制，想必是爲了防止閑人隨便進入……」

李大娘不解地道：「可是白銀鳳姑娘是他們家的人，又爲什麼不能進去呢？」

無相神尼道：「道家的禁制有許多種，大概白家大院爲了要閉關，所以設下的禁制是其中最厲害的一種，若不撤除，是不能隨便進入的。」

李金貴問道：「老師太，如果有人闖入進去，會怎麼樣？」

無相神尼道：「這個就要看所設禁制的輕重了，輕則能將人困住，重則喪人性命。」

李金貴道：「這麼厲害……」

他親眼看過白玉鳳佈下禁制，了解其中的厲害，是以深信無疑。

李大娘點了點頭，道：「老師太說的不錯，白銀鳳姑娘也是這麼說，所以她要求在我們這兒藏幾天，然後她再想辦法回去。」

李金貴打斷李大娘的話，道：「娘，白姑娘還在我們家？」

李大娘點頭道：「在呀！」

李金貴心念一轉，道：「她們是藏在後院堆菜的地窖裏？」

李大娘一楞，隨即呼了口氣，道：「阿貴，你眞是聰明，如果那個壞蛋有你一半聰明，白姑娘也被搜出來了！」

李金貴問道：「哦？他們還在屋裏搜過？」

李大娘道：「怎麼沒有？打從昨天中午開始，這整個村子都被他們搜過。」

李金貴又問道：「咱們家裏來了多少人？」

李大娘道：「來了七八個！」

她笑了笑，道：「那些人幾乎連毛坑都沒放過，可是却沒想到我們後院還有一座堆菜的地窖。」

李金貴也跟着笑了，道：「娘，小時候，我犯了錯，爹要打我，我每回都躲在地窖裏，爹還是找不着呢。」

李大娘道：「對！娘就是想起了當年你躲在地窖裏的事，這才讓白姑娘躲在裏面。」

羅小鶴聽到這裏，忍不住道：「阿貴，如果那些人發現了地窖，豈不是一找就找到……」

李金貴說道：「那有這麼簡單？地窖裏全是菜，小時候，我就在一個角落，用蘿蔔架出一個空隙，人躲在裏面，上面用幾十顆大白菜掩蓋着，除非將整個地窖裏的菜都搬出來，不然很難找出有人躲在裏面。」

李大娘笑道：「阿貴，我就是用的以前你那個法子，讓白姑娘帶着她的奶娘躲在裏面……」

李金貴問道：「娘，妳說白姑娘還帶着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是不是這麼高，頭上箍着金環……」

李大娘道：「是啊！白姑娘說他是一個仇家，要害那老奶娘……」

李金貴一拍大腿，道：「對！那就是火雲魔童藍雲！」

羅小鶴驚詫地道：「哦……原來是火雲魔童藍老前輩，他跟太虛老仙長是好朋友……」

李金貴問道：「小鶴，你見過？」

羅小鶴點頭道：「那天他跟太虛老仙長進玄妙觀的時候，是我倒的茶，當時我還以爲他跟我一樣大呢！後來還是二觀主說藍施主是生成那個樣子，永遠都不會老，雖然看起來像十幾歲大，其實已經卅多歲了。」

李大娘張大眼睛，驚詫道：「老天爺，眞有這種事啊，我還一直當他是個小孩子呢！」

無相神尼道：「老檀越，這個並無什麼稀奇，貧尼此生曾見過數百之衆，有些是天生的侏儒，有些則是因爲幼時受到傷害所引起，像這種人由於體型的異常，心態之變化都是極爲敏銳，說來更應使人同情……」

李大娘似懂非懂地「啊」了聲，楞楞地不知在想些什麼。

丁中齊道：「那火雲魔童，據說是苗疆火雲洞主的獨子，善於放蠱及施毒之術，昔年爲了他曾引起五大門派聯合一起，派出門人組成滅火小組，到處搜索，誰知火雲魔童自此之後，便消聲匿跡，江湖上一直都找不到他，沒想到現在他却出現在此……」

× × ×

李金貴簡單地將玄妙觀中密室所發生的事說了一遍，直把李大娘聽了臉色連變數變，口裏不住地唸佛。

連羅小鶴也想不到李金貴在秘室中發生那麼多的事，聽得直發楞。

只有無相神尼和丁中齊臉色正常，因爲像李金貴所經歷的那些事，在他們來說，實在算不得什麼。

丁中齊頷首道：「原來當年火雲魔童藍雲之匿跡江湖，只因爲招惹了白衣玉女白嫦娥之故，難怪他會將金瓊華視爲大仇人！」

李大娘也弄不懂這些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一拉李金貴的衣袖，低聲道：「阿貴，你爹被點了那個……甚麼，還躺在床上呢。」

李金貴哦了聲，望向丁中齊道：「大師兄，這個要請你帮忙了。」

丁中齊笑道：「小事一樁，你客氣什麼？」

李金貴又說道：「娘，我到菜園裏去把白家二姑娘叫來，她們躲在裏面悶氣得很……」

李大娘道：「阿貴，千萬不可以，那些……那些個……」

她想了一下，道：「對了！白銀鳳姑娘說那些追她們的是什麼修羅門的壞人，她跟我說，那些人沒走之前，千萬不要去叫她們……」

李金貴恍然道：「原來金老奶奶和火雲魔童是被修羅門的人抓去了，還是白二

姑娘從那兒把她們救出來的。」

李大娘點頭道：「打從前晚開始，村裏就來了好多的陌生人，有的搭了戲台演戲，有的還搭起茶棚，還有的裝成叫化子，另外村頭那個敲更的劉二拐子聽說病了，換了個他的什麼侄兒打更，我看八成也是那伙壞人裏面的……」

丁中齊道：「大娘，妳的眼光眞不錯呢。」

李大娘不好意思地一笑，道：「其實我們這個村子小，就那麼幾十戶人家，每天都見面的，有什麼外來的人，一看就認出了……」

她的話還沒說完，有人在外面敲門。

李大娘一楞，問道：「阿貴，你們快躲起來，說不定是那些什麼修羅門的壞人來了……」

李金貴道：「娘，你不用怕。」

丁中齊道：「我來開門。」

他走到門口，拔開了門閂，緩緩拉開大門，只見外面站着一個店伙計打扮的年輕人。

× × ×

那個店伙計一見丁中齊那魁偉的身軀，不由得一呆，楞在那兒。

丁中齊躬着背，俯視站在門外的那個店伙計，沉聲問道：「什麼事？」

那店伙計定了下神，右手將提着的食盒挪了下，道：「這兒的李爺早上叫的包子鹵菜，小的送來了……」

丁中齊咧嘴一笑，道：「你送來的正好，老夫正好肚子餓着。」

他伸出手去，道：「你把食盒交給我吧！」

那個店伙計楞頭楞腦地要往屋裏瞧，却被丁中齊那碩大的身軀擋住，瞧不見什麼。

他望着丁中齊伸出來的巨大的手掌，猶疑一下，問道：「這位大爺，請問住在裏面的李金寶大爺呢！他還欠我們二錢銀子沒給……」

丁中齊曉得這個店伙計也是修羅門的徒衆，必然是授命藉故以送酒菜來探查消息的，由於那名冒充李家侄兒的歹徒沒有出面，所以這人才會假借理由，想要與「李金寶」接觸……

他微微一笑，道：「李金寶因爲人不舒服，還躺着沒醒呢！至於他欠的銀子，等會你來收碗時，一併拿吧！」

那店伙計道：「這個……」

他眼珠一轉，又道：「請問大爺，您是……」

丁中齊道：「老夫姓丁，叫丁中齊，是李大娘娘家的親戚！」

那個店伙計顯然沒有聽過丁中齊的大名，「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丁大爺，您這回是來……」

丁中齊微微一笑，道：「老夫這回來這兒是要找一個叫金浩的人算賬！」

他話聲一頓，只見那人面色一變，眼中露出驚駭之色。

敢情修羅門當今掌門人修羅大帝金浩之名，從他在四十年前，接掌掌門人之位後，便已無人敢當面叫他了。

尤其是修羅門人，都是逕呼帝君，連個「金」字都不敢加。

是以那個店伙計一聽丁中齊直呼修羅大帝之名，不由得驚駭無比。

丁中齊道：「怎麼啦，伙計，你認得金浩這個人不成？」

那個修羅門人駭得話都說不出來，連忙搖頭不迭。

丁中齊伸手取過他手裏的食盒，道：「你回去問問你們掌櫃的，看他認不認得那個姓金名浩的關外人，如果認得的話，麻煩他過來捎個訊，老夫準備五兩銀子謝禮！」

那個人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望着丁中齊，臉上的神情，彷彿見到了鬼一樣。

丁中齊沒有再理他，把門一關，轉身走進屋裏。

李金貴把這種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問道：「大師兄，你說的金浩是誰，怎麼那個人嚇成這個樣子？」

丁中齊將食盒往桌上一放，道：「金浩是修羅門的門主，那人大概是沒有想到有人敢一口便將他們門主的姓名叫出來，所以才嚇得連僞裝都忘了。」

李金貴道：「大師兄，你把自己的名字報了出去，修羅門的人知道了會怎麼樣呢？」

丁中齊笑道：「會怎麼樣？那林煌和鄭君武在追你的時候吃過苦頭，若非是鄭師叔，換了羅師叔或程師叔任何一個，都不會讓他們離開，他們曉得我在此，還敢怎樣？」

他望了默然瞑目坐在竹椅上的無相神尼一眼，道：「就算金浩認爲能對付得了我，但是一聽報告有無相老師太跟我們一起，只怕會嚇得他躲在洞裏，藏得更深一點！」

無相神尼呼了聲佛號，道：「中齊，不要貧嘴了，快隨李老夫人入內替老施主解開穴道……」

丁中齊臉色一肅，道：「是！」

無相神尼道：「等到中齊解開李老施主的穴道後，老夫人就可將『凝碧丸』給他服下……」

李大娘感激地不住點頭，眞想再度朝無相神尼跪下磕頭。

無相神尼望着李大娘道：「老夫人，妳福緣深厚，積德數世，這才能修來金貴這個麟兒，以後金貴投入清虛門下，成就不可限量，你們二老也有光采！」

李大娘含着淚，不住點頭，顫聲道：「多蒙老師太照顧，多謝老師太……」

無相神尼微笑道：「好了，老夫人，你領中齊去吧！貧尼尚要讓金貴帶路，見我那徒兒。」

丁中齊不解地問道：「老師太，你的徒兒……」

無相神尼頷首道：「那白家的二姑娘，便是貧尼的徒兒！」

丁中齊哦了一聲，面上現出了詫異之色。

無相神尼低喟一聲道：「貧尼在離開普陀時，心血來潮，曾入定三日，推算出未來十年之事，發現大刦應在七年之後的重九，到時正邪大決戰，我們這些歸隱海外的老人都會被牽連進去……」

丁中齊不解地道：「師太，妳說家師

和師叔他們都會牽連進去?」

無相神尼默然頷首。

丁中齊略一沉吟，道：「不可能吧！憑修羅門的那些兔崽子，怎麼可能驚動家師他們……」

無相神尼低誦一聲佛號，道：「中齊，修羅門只是西方魔教的一個分支，你可知道西方十二神魔的神通廣大，已到出入幽冥，自在自爲的境界了?」

× × ×

丁中齊大驚道：「老師太，妳老人家的意思，西方魔教會進入中原?」

無相神尼單掌一立，低眉道：「南無阿彌陀佛，貧尼饒舌。」

丁中齊焦急地道：「老師太，這件事妳無論如何要告訴我師父他們，讓他們也好提防……」

無相神尼雙眉怒揚，道：「貧尼已經太饒舌，豈敢洩露天機?中齊！你不可多問了！」

丁中齊定了定神，躬身道：「老師太，請恕弟子冒昧。」

無相神尼沒有理他，重又闔上了眼簾，低垂着雙眉，嘴裏在喃喃的唸着，也不曉得是在唸什麼經。

丁中齊苦笑了一下，道：「伯母，去吧！」

李大娘望着丁中齊和無相神尼，只覺他們所說的話，自己是一句都聽不懂，她心裏一直掛念着李進財，又不好開口催丁中齊，只是楞楞地坐在那兒。

此刻一聽到丁中齊招呼，連忙站了起來，道：「阿貴，你陪陪老師太，我進去一下就出來。」

李金貴問道：「娘，要不要我陪進你去……」

無相神尼道：「阿貴，令堂有中齊陪着就行了，你領貧尼到菜園子去吧！」

李金貴不敢多言，領着無相神尼往左邊而去。

他們家這種屋子是土塊砌的，很普通的三合院，除了進門是堂屋之外，左右各有一間廂房。

從堂屋進入，裏面還有兩進，空着的房屋有好幾間，有些擱破爛傢具或雜物，最後面一間擺的則是李進財夫婦的兩口壽材。

打從李進財四十歲開始，他便從山上砍了幾根杉木，運回家裏，請人量好尺寸做好棺材。

這種壽材擱在屋裏，每年都要用桐油漆上一遍，往往由於定做者長命，不肯早歸「道山」，這些壽材上所塗的桐油足有半尺多厚，堅固結實，入土百年，都難枯朽。

李金貴小時候還常跑到那間屋裏，去躲在棺木中，後來長大了，便再也不敢進去了。

他在玄妙觀裏，遭到下毒，被白玉鳳救活過來之後，曾經聽從她的話，裝過一次死。

由於他還未成年，算是「夭折」，所以不能用家中已經準備好的壽材，只是臨時用薄木板釘的一口棺木而已；當時李大娘還爲之生氣好久……

李金貴一經過那間擺放棺木的房間，禁不住暗暗的打了個寒顫，忖道：「若不是玉鳳救我，只怕爹娘見我死了，也不用多久，就會悲傷得死去，如今他們二老有緣碰見了無相老師太，得到老師太給的神丹，服下之後，也許再活個四五十年也沒問題……」

他胡思亂想的想到這裏，回頭望了無相師太一眼，只見她默然隨在後面，雙眼依舊那樣似開非開，似閉非閉的，長長的灰眉垂在面頰邊，毫無表情。

李金貴道：「老師太，妳走好，前面要下三級階梯。」

無相神尼道：「謝謝你，貧尼會注意的。」

李金貴道：「剛才忘了帶盞燈來，這裏面很深很暗，從廚房過去，後面就是茅屋，地勢就比較低，路也不大好走……」

無相神尼道：「嗯……沒關係，貧尼看得見路，阿貴，你自己注意點，好好走吧……」

李金貴一面前行，一面應道：「這兒我從小到大，也不知道走過多少次了，就算是幪着眼睛也不會迷路的……」

無相神尼隨在李金貴之後行走，過了廚房，便聽到一陣豬隻進食之聲傳來，一股子臭味也撲鼻而到，使他皺眉不已。

像這種北方的農家，除了屋子建築得低些，光綫不易照進屋子深處之外，最大缺點便是屋內的空氣混濁，尤其還兼養家禽，更是氣味難聞。

無相神尼忍不住問道：「阿貴，菜園子還有多遠?」

李金貴很久都沒有聞到家裏那種特有的氣味了，直在皺眉，也忍受不了，想要快點離開。

他聞聲回答道：「快了，過了豬圈，前面不遠……」

話未說完，他霍地聽到無相神尼低聲叱道：「薛子畜，胆大！」

突然之間，一道碧綠的光圈自她身上冒起，轉眼便漲得極大。

李金貴聞聲回頭，只見一條瘦小的人影乍一出現，便揚手放出一道漫漫的金色光影。

在那道光影之中，一條多足怪虫，舞動着長鬚，往李金貴撲來。

但是光影乍起，那圈碧綠的光幢便霍然漲大，將那條騰空抓到的怪虫圈住。

只見光幢一黯，那條怪虫發出如同兒啼似的怪叫，已在碧綠的光幢裏化爲粉碎了。

李金貴一個怔愣，大聲呼道：「火雲魔童藍雲！」

呼叫之聲方歇，那潛行在豬圈邊的火雲魔童藍雲已吐出一口鮮血。

他那扭曲的臉孔，襯着碧綠的光芒，顯得格外的恐怖。尤其是死死瞪着一雙大眼，更使李金貴心裏起毛。

× × ×

李金貴在玄妙觀中的秘室，見識過藍雲所施放的金蠶蠱，當時若非他身上佩有白玉鳳所贈的白玉令符，只怕連同金瓊華都會一起受制。

他沒料到此刻藍雲竟然悄悄的潛藏在豬圈裏，對自己施以暗算，若非有無相神尼同行，恐怕已遭不測。（未完・廿三）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淩雲天假扮中年化子向骷髏幫主報告，是鄧香主、葉勝壇主獻計說幫主往燕京刺殺皇帝，由石誠扮上十三皇子繼位，幫主稍顯行踪即返，使宮廷皇子人心浮動，然後各個擊破。幫主採納此計，誘走幫主下山之後再和葉勝轉上山制服掌檔案的毛奎，抄錄幫主名册及密札，然後轉回梵淨見母親百毒公主稟知一切，母子商量，可能幫主另有隱衷，從誅殺乾坤居士——酈宗祺口中知道幫主已攫得血影魔經。因此幫主的行動，不敢明日張胆露面江湖或有其他原因，計算時日，佟景賢必應端午之約，屆時骷髏幫主也不得不出來會面……

先清算家仇　再追查國恨

骷髏幫主忽縱聲大笑，笑聲淒厲，似發洩胸中鬱結已久之怨。

良久笑定，徐徐發出一聲長嘆道：「謀定後動，老朽圖霸武林意念籌之已久，殊不料淳于亮竟會叛我，並習成軒轅秘笈上武學……」

「風聞那軒轅武學曠絕晦深，玄奧難解，與我等武功迥異，非一朝一夕可以習成，幫主怎知淳于亮已悟澈軒轅武學之神髓。」

骷髏幫主嘆息一聲道：「諺云知徒莫若師，淳于亮隨我日久，其才華橫溢，稟賦奇佳，敢于叛我，必有所恃。」

那蟹臉老者冷笑道：「淳于亮爲何不敢與幫主正面爲敵，嫁禍栽贓，鬼蜮暗算，分明尚有所懼。」

骷髏幫主道：「司徒兄所言不無有理，但老朽未將軒轅秘笈到手是爲大憾，韃虜昏君身旁尚有三位隱名奇人，非軒轅武功無法制勝。」

「那三人是誰？」

骷髏幫主答道：「老朽也不知其姓名來歷，僅韃虜昏君自知，三人只在暗中相護……」

蟹面老者冷笑道：「幫主只圖霸武林，並非謀奪江山，僵在華山，終非了局，不如遷地爲良。」

「司徒老師！」骷髏幫主望了蟹面老者一眼，冷冷笑道：「這個老朽豈能不知，試問本幫總壇遷來希夷峽異常隱秘，本門分壇弟子均不獲悉，却被叛徒淳于亮偵知，他處心積慮無非逼使老朽步入日末途窮之境，倘不出老朽所料，淳于亮此刻仍在西岳外窺察老朽舉動，遷地爲良之說已屬太遲。」

「依幫主之見呢？」

骷髏幫主沉吟正待作答之際，殿外竄來一條飛快身影，道：「稟幫主，花溪漁父丁南紹及麗山五老已侵入希夷峽，三處暗樁被挑破……」

蟹面老者倏地立起，冷笑道：「待老朽去會會丁南紹。」一晃竹烟筒，似一溜淡烟般掠出殿外而去。

身形逼近希夷峽，只聽喝叱之聲隱隱傳來，遠處可見十數條人影，兔起鶻落拚搏猛烈。

丁南紹面對三骷髏高手聯臂合攻，三人配合嚴謹，武功上乘，欲一時之間取勝頗爲不易，心急救出妻兒，不耐久纏，取出一筒紅雲散花針，冷笑一聲：「打！」喝音出口，紅雲散花針已打在三骷髏匪徒身上，慘嗥聲中紛紛氣絕倒地。

其餘骷髏匪徒見狀一驚，不禁手法緩得一緩，爲麗山五老趁機切入，施展重手法，擊中胸背等處，紛紛咧嘴發出淒厲嗥叫。

丁南紹低聲喝道：「我們速攻入希夷峽！」

只聽一聲陰惻惻冷笑傳來道：「上門欺人，未免太辣手了。」

丁南紹轉面望去，只見一禿額蟹面老者目光烱烱懾人，猛然憶起一人，右掌橫

胸，道：「尊駕是否人稱北海屠龍惡判司徒桂老師麼？」

司徒桂輕笑一聲，問道：「算你眼力不錯，居然認得老朽，你上門尋釁有何意圖？」

丁南紹冷笑道：「骷髏幫主將丁某妻兒擄作人質，丁某爲救妻兒並無不當，關司徒老師何事？」

「胡說！」司徒桂面色一沉，冷笑道：「丁老師是否親眼目睹。」

丁南紹不禁被問住。

司徒桂一聲長笑出口道：「無事生非，心辣手黑，饒你不得。」手出如風，旱烟筒逕向一紅衣老者點去。

只見紅衣老者口內噴出一蓬血雨，仰面倒下氣絕斃命。

屠龍惡判司徒桂手法凌厲，烟袋迅疾無倫擊在紅衣老者七坎死穴上。

一擊之力，何啻千斤，紅衣老者更在猝不及防中，震散護身罡氣，聲猶未出，便自心脈震斷。

麗山六老乃是威震南天武林名宿，想不到華山竟折其二，其餘四人不禁面色慘變。

司徒桂又是一聲長笑，竹烟管振出幻影千萬攻向麗山四老。

四老已自有備，八掌同出，移形換影，變換方位，快打猛攻。

花溪漁父丁南紹取出一筒「紅雲散花針」，目中逼射兩道狠毒神光，覷準屠龍惡判司徒桂後胸意欲打出。

忽感腕脈要穴如中斧鉞，痛徹心脾，幾乎將掌中一筒紅雲散花針失手墜地。

但他薑老彌辣，自知身陷危境，絕不能將紅雲散花針鬆手，迅疾旋面，只見眼前七條人影撲來，散花針已自迸射發了出去。

撲來七人中有兩人中針仆倒，但五人相繼撲至，掌指罡力已然點實在丁南紹要穴之上。

丁南紹只覺體上飛麻，眼中一陣眩黑，暗道：「我命休矣！」

忽見一條身影長空電瀉飛落，挾着一片驚天長虹，耳聞驚叫聲起，身軀已爲人挾起穿空飛去。

不知何時，花溪漁父丁南紹才悠悠醒轉，睜目一望，只見存身在一間茅屋中草榻上，一個青衫背劍中年人負手巍立凝視窗外遠處若有所思。

丁南紹翻身坐起，道：「承蒙尊駕及時相救，不然老朽已陷身虎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人緩緩轉過身來，劍眉虎目，猿背蜂腰，神態悍鷙，英氣逼人，年歲約在二十六七，烱烱眼神注視了丁南紹一眼道：「丁老師最好躺下，身中三種不同陰毒手法，如非丁老師功力深厚，早就無法活命了。」

丁南紹苦笑一聲道：「垂暮之年，死又何懼，只憐妻兒何辜，陷入魔掌。」

那人淡淡一笑，欲言又止，眼中泛出一抹奇異的眼神。

丁南紹不禁心中一動，道：「尊駕姓名不知可否見告。」

那人略一沉吟後，答道：「在下淳于亮！」

丁南紹聞言不禁面色一變，詫道：「尊駕身爲骷髏幫中九大高手之列，爲何犯險相救，莫非尊駕別有所圖麼？」

淳于亮淡淡一笑，說道：「事過境遷，在下與骷髏幫已處於敵對地位，丁老師必然風聞目前武林中有一個叫軒轅手其人麼？」

丁南紹詫異地問道：「尊駕就是軒轅手麼？」

淳于亮點點頭道：「丁老師尚不知骷髏幫主擄囚寶眷原因麼？」

丁南紹搖首茫然，目露惘然之色道：「丁某生平行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雖說出手狠毒，但也視情節輕重，丁某委實想不出與骷髏幫主有甚麼前怨宿仇。」

淳于亮冷笑一聲道：「在下久在骷髏幫，故略有所聞，丁老師可記得大別仙靈潭及紅沙谷之事麼？」

丁南紹聞言如墜入萬丈冰淵中，渾身凍僵般半天做聲不得，半晌長嘆一聲，道：「骷髏幫主竟是岳宗浩麼？我子丁成棟無辜喪生在他手中，難道殺子之仇不能清償麼？只惜仙靈潭他生死不明，致留此禍根。」

淳于亮搖首笑道：「令郎乃死在佟景賢手中，佟景賢爲阻止令郎與百毒宮主成婚，不惜擇此毒辣手段。」

丁南紹如中雷殛，目露惘惑之色，喃喃自語道：「何至如是，佟景賢說我兒罹受蒙面少年襲擊，百毒宮主發出暗器相救，豈料那蒙面人將暗器震向我兒，閃避不及，致遭慘死。」

說時眼神怨毒之極，又道：「事隔不久，佟景賢忽來舍下謂探出蒙面少年係岳宗浩，乃紅沙谷主黃鴻所遣，意欲盜取苗嶺絕頂金蛛草，正巧讓我兒遇上……」

淳于亮寒着一張臉不答。

丁南紹又嘆息一聲道：「如此丁某怨恨入骨，殺子之仇，不可不報，一晃又是半年，丁某派出好手多人四出偵訪岳宗浩下落，不料佟景賢到來說出一則駭人聽聞的消息……」

淳于亮道：「什麼駭人聽聞之事？」

「佟景賢謂岳宗浩盜取金蛛草時，百毒宮主喜悅岳宗浩俊俏，禁不住委身苟合，故假手岳宗浩殺害我兒，現百毒宮主腹中珠胎暗結，即將十月呱呱降生，故潛赴母家，諉言母病，丁某大怒，趕往百毒宮主家中，只見靈幃高懸，却不見百毒宮主影踪，此後紅沙谷高手頻頻侵襲梵淨，尚不見百毒宮主返回……」

淳于亮道：「故此丁老師深信佟景賢之言是實。」

丁南紹道：「佟景賢之言並非虛假，百毒宮主返歸梵淨後，但侍婢銀杏未隨同陪侍，其師閉關走火入魔，丁某設詞套問，她故作閃爍其詞，並謂終身不嫁，亦不參與江湖是非。一日，接獲宮廷大內好友飛書相召並有佟景賢密函，謂岳宗浩虞慧文夫妻隱居大別仙靈潭，自稱大別雙逸，百毒宮主之子也由侍婢銀杏送去撫養，結交志士反清復明，清廷密謀除之，丁某懷恨殺子之仇，又恨岳宗浩始亂終棄，是以應召而往……」

「什麼？」淳于亮詫道：「始亂終棄之意在下困惑不解。」

丁南紹道：「百毒宮主自返梵淨後每日快快不樂，丁某深知百毒宮主習性倔强，不讓鬚眉，聽聞岳浩宗與虞慧文共偕連理後，怎能不哀怨自傷。」

淳于亮搖首道：「丁老師，你錯了。」便將岳宗浩在劍閣義救虞康泰原委滔滔不絕說出。

花溪漁父丁南紹不禁目瞪口呆，淳于亮義正辭嚴，振振有詞，却使他不能不信，詫道：「尊駕如何知道得如此詳實？」

淳于亮道：「丁老師且莫堅信在下之言，俟在下擒住佟景賢，不難在他口中套出眞情，那時便知在下之言不虛。」

丁南紹悔恨交集，神明內疚，連聲嘆息，頓足恨聲說道：「丁某該死，一念之差，鑄此大錯，有何面目立足於江湖，待將佟景賢此賊磔屍後，丁某决自刎贖罪。」忽感一陣頭暈目眩，倒在草榻上不省人事……

端午前一日。

西嶽華山下，羣雄畢集，戰雲密佈。

燕京消息傳來，甚多神秘武林人物幾乎將紫禁城鬧得天翻地覆，却未殺害一人，但一夕數驚，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爲此，大內侍衛幾全部調返，只剩下各皇子府中死黨武士，太極慧劍佟景賢心神極爲不安，因少林青城點蒼三派，始終未見一人到來，不禁憂心如焚。

然而，骷髏帮主在希夷峽中更憂煩，他震駭自己每日派赴山外探聽信息的門下均是有去無回。

屠龍惡判司徒桂目睹骷髏帮主不安神色，冷笑道：「帮主無須憂慮，兄弟已思出兩計可行。」

骷髏帮主淡淡一笑，說道：「願聞高明！」

司徒桂說道：「首先，眼前天下武林羣雄雖雲至畢集，却多半心存觀望之態，此次事端係由軒轅手嫁禍，但帮主是否眞在華山，在羣雄心頭尚是一個不解之謎，帮主與門下只隱秘不出，佟景賢也無可奈何……」

骷髏帮主道：「明日佟景賢等若登山指名索鬥將如之何？」

「華山掌門只推稱並無骷髏帮主其人就是，軒轅手淳于亮本意即在逼使帮主現身，現在索興給他來一個高深莫測……」

骷髏帮主頷首道：「這點老朽早就想到，但淳于亮手段辣毒，如在天龍眞人及青松子口中逼出眞情，老朽英名將付之流水矣。」

司徒桂道：「兄弟籌之已熟，無須担憂。」

「第二計呢？」

「釜底抽薪，兄弟無事生非，向佟景賢尋仇。」

骷髏帮主面色莊肅道：「司徒老師須謹愼小心，那日丁南紹被人救走，老朽預料來日艱危凶險有增無已，日來心靈上已有驚兆。」

司徒桂大笑道：「心煩則亂，兄弟則旁觀者清，我這就去，日落即回。」說時，身影疾閃穿出洞外而去。

五月初四，季節已進入仲夏，華陰城火傘高張，行人汗流浹背，三三兩兩，充斥着江湖人物，爲華陰城憑添了一片熱鬧繁榮景象。

安福酒樓前立着一個綢衫漢子，翹首凝望酒樓，意欲踏步跨入，却又爲店內坐無虛席似不願進去，忽感背上被一硬物敲了一記，不禁臉色狂變，疾轉旋身，只見一個禿額蟹面老者手執一桿竹烟管含笑立在面前。

老者佯嘆了一聲，低聲道：「您老是否周侍衛？」

綢衫漢子目露愕容道：「在下正是周茂，你老找在下有何事？」

老者笑笑道：「周侍衛，你我且進酒樓坐下，老朽有緊要之事奉告，事關武林刦運。」五指迅如電光石火伸出，一把扣實在周茂腕脈上。

周茂身上不由主的被這老者拉入安福酒樓，正好壁角一副座頭兩人起身離去，一屁股坐了下去。

蟹面老者招來店夥喚酒喚菜，催促要快。

周茂坐在一旁暗暗納罕，暗道：「瞧他並無惡意，但他怎知自己底細。」

老者喚了酒菜後，低聲道：「骷髏帮主今晚施展毒計，意欲將宮廷好手一網打盡，周侍衛能否捎個信息帶給佟景賢？」

周茂面色微變，道：「佟前輩尚未趕至，但最遲明晨必然到來，履骷髏帮主之約。」

蟹面老者冷冷一笑道：「佟景賢早就趕來華陰，老朽業已耳聞，他東藏西躲，懼骷髏帮主暗算，殊不知骷髏帮主門下對佟景賢行踪摸得一清二楚，發動之期就在今晚。」

周茂聞言呆得一呆，道：「閣下大名可否見告，在下不信骷髏帮主居然能探悉佟前輩行踪。」

老者答道：「老朽是友非敵，骷髏帮主在宮廷好手內遣有臥底奸細，此人持有散功藥丸，諸位當注意飲食，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此人是誰？」

「老朽尙無法偵知。」

周茂神色一變，忙道：「在下這就去禀知佟前輩。」

老者搖首道：「慢着，骷髏帮主門下已密佈華陰，老朽强拉周侍衛入來就是使他們不疑，如今周侍衛不用酒食匆匆離去，只怕招來無常之禍。」

周茂聞言不禁毛骨聳然，如坐針氈，好不容易把酒飯用完，緩緩立起，探手入懷。

老者笑道：「你去吧，酒飯錢老朽自己會付，見着佟景賢，就說棲霞舊友他就知老朽來歷。」

周茂謝了一聲，匆匆走出店外，兩面望了一望，見無可疑人物注意自己，一溜烟似地穿進一條小巷，七轉八彎，到達一家妓院門首，昂然邁入。

絲竹管弦，曼妙歌聲由每間房中飄揚傳出來，夾滲着格格嬌笑，蘊藏着無邊春色。

太極慧劍佟景賢竟藏身妓院，難怪骷髏帮主門下高手四出搜覓竟無法找出他下落。

周茂趨至一座獨院簾前低聲喚道：「佟前輩！」

房中急管繁弦，鶯聲燕語戛然而寂。

只聽佟景賢語聲道：「進來！」語聲沉厲。

周茂一掀門簾跨入，只見太極慧劍佟景賢及三個武林人物端坐房中，面寒如水，妓女及樂師均避往隣室中。

三位武林人物，其中有一老道，鷂目鷹鼻，兩顴高聳，滿臉紫紅刀疤，原本獰惡，更顯得令人恐怖。

另外兩人一僧一俗，僧人矮胖，兩道霜眉垂頰，雙目開闔之間精芒逼射懾人，俗裝老者其貌不揚，猥瑣醜陋，儼如村塾學究。

周茂急趨至佟景賢身前低聲禀知所遇禿頂蟹面老者經過詳情。

佟景賢不禁面色一變喝道：「周侍衛受愚了，佟某生平未有此一形像的棲霞舊友，必是骷髏老賊門下，此刻已躡踪而來，我們快走。」

忽聞窗外傳來陰惻惻冷笑道：「來不及了！」

那老道急揚掌揮去。

叭的一聲，兩扇窗門離框震飛，數條人影魚貫疾如流星穿出。

但見院中禿頂蟹面老者同着五個藍衣老叟分立着，牆頭及屋面均有勁裝江湖人物佈下嚴密樁網。

佟景賢雙足一沾實，即目注蟹面老者，冷冷的笑道：「尊駕定是骷髏帮主門下，明日端午佟某决不爽約，爲何來此無事生非。」

蟹面老者哈哈大笑道：「老朽屠龍惡判司徒桂，乃骷髏帮主至友，骷髏帮主自稱並未與閣下訂過端午之約，顯然是你居心叵測，放出這風聲誘使天下羣雄紛紛趕來，淆惑視聽，可使七皇子竊佔江山。」

佟景賢不禁面色鐵青，怒喝道：「胡說，骷髏帮主自己本人與佟某當面訂下端午之約。」

司徒桂冷笑道：「風聞太極慧劍佟景賢心術毒辣，含沙射影，借刀殺人，今日一見果然不錯。」

佟景賢反手疾拔出長劍，平胸微震，幻出碗大金星，生起破風銳嘯。

司徒桂冷笑一聲，竹烟管一式「劃龍點睛」直敲而出，點向佟景賢咽喉要穴。

他手法絕快，招到中途，幻化一片竹影，畫龍點睛招式不變，佟景賢全身要穴無不在管式罩襲之下。

佟景賢强敵當前，不敢絲毫大意，右腕一動，「投鞭斷流」，「拱雲托月」，「簾捲西風」三式奇招快攻而出。

只聽司徒桂道：「好劍法！」招勢立變，竹影如山，辣毒絕倫。

佟景賢劍招如長江大河般，招中幻招，滔滔不絕，寒飆飄飛中點點金星爆射迸出。

站在佟景賢身後僧俗道及周茂喉中發出一聲長嘯，分撲向司徒桂黨羽。

雙方均是江湖中一流好手，出手投足無一不是手辣狠毒，尤其佟景賢同伴僧俗道三人更是武林殺星，各持獨門兵刄，施展辣手武學。

一霎那間，寒光電奔，骷髏門下，傷了兩人。

突然，一個藍衣老叟長劍疾揮，青虹匹練疾閃，只聽周茂慘叫出聲，生生被劈成兩半，血雨濺飛。

屠龍惡判司徒桂一連三招，驟風狂雨疾攻，逼開了佟景賢兩尺，大喝一聲：「走！」

骷髏黨羽紛紛穿空翻出牆外，遁去無蹤。

滿臉赤紅刀疤老者不禁一怔，道：「司徒桂去得太過突然。」

佟景賢搖首嘆息道：「他目的偵覓佟某何在，既探出佟某在此，目的既達，何必戀戰，我等行止亦必在骷髏匪徒嚴密監視之下。」

「司徒桂爲何稱骷髏老賊並未與佟老師訂下端午之約？」

佟景賢搖首苦笑道：「骷髏老賊今已陷在楚歌四面之下，自知處境危如纍卵，毒計立生，將過咎全推在佟某身上。」

兩個受傷骷髏門下忽地全身一顫，面色慘變，七竅內流出絲絲黑血。

矮胖僧人獰笑一聲道：「他倆懼貧僧逼問口供，自絕而死。」

佟景賢四顧了一眼，道：「我等既已被監視，索性光明正大走出。」

俗裝老叟道：「咱們往何處去？」

佟景賢道：「華陰東郊玄壇廟前，佟某算計少林點蒼青城三派高手必於今日趕至。」

四人翻出牆外，洒開大步，向東城走去。

玄壇廟位於東郊三里，附近並無村落，建在一座土山下，廟宇陳舊剝蝕，千株垂楊，分植廟外，翠映眉宇。

佟景賢四人快步如風到達玄壇廟前，只見廟外站立數十人，均是宮廷皇子心腹死黨，獨無七皇子門下，一個紫衣老叟邁步跨出，面色嚴肅，抱拳沉聲道：「佟大俠！」

佟景賢認出此人是形意派名宿紫衣秀士勝玉崑，四皇子貼身心腹，忙道：「勝老師有何見教？」

勝玉崑道：「請問佟大俠，少林大悲禪師點蒼葛四先生青城銀河眞人去京途中，爲骷髏帮主暗算被擒囚在西岳骷髏總壇內，不知佟大俠知情麼？」

佟景賢不禁臉色一變，詫道：「此事少林青城點蒼三派知情麼？」

勝玉崑沉聲道：「三派均獲骷髏帮主書信嚇阻，脅迫三派不得參預，並各有大悲禪師銀河眞人葛四先生親筆手書，故爾三大門派噤若寒蟬。」

佟景賢詫道：「難道三大門派竟見危不救麼？」

勝玉崑淡淡一笑道：「在下身懷皇上御敕，命佟大俠盡力救出三人，我等奉命相助，倘救出三人，佟大俠可將功折罪，不然七皇子性命難保。」

佟景賢聞言臉色大變，道：「佟某何罪之有？」

勝玉崑面寒如冰，沉聲道：「佟大俠，你做的事難道自己不明白，你我都是武林人物，彼此點到心照不宣，所有之事均係宮闈隱秘，碍難出口，而因何激起骷髏帮主兇心，竟欲刺王殺駕，理應佟大俠負起全責。」

佟景賢聞言心神猛凜，暗道：「勝玉

崑所說其中一半都係眞情，但餘外一半必是有人從中作祟。」不由縱聲大笑道：「佟某與骷髏老賊誓不兩立，勝老師無須危言恫嚇，待擒住骷髏老賊後便可水落石出了。」

勝玉崑嘿嘿冷笑道：「七殿下與其母已待罪冷宮，佟大俠必須證明並非與骷髏幫主互通一氣。」

太極慧劍佟景賢聞言如受雷殛，耳內轟然巨震，面色氣得鐵青，厲聲道：「此乃莫須有之罪……」

勝玉崑冷冷笑道：「七殿下雖爲佟大俠竭力辯白，但却無法洗刷，因鐵掌飛環喬松齡被擒，供出將葛四先生三位武林名宿奉七殿下之命囚在府中，後又爲骷髏幫主所騙，途中施展偷天換日手段！……」

佟景賢斷喝道：「胡說，喬松齡仍在燕京麼？」

勝玉崑冷笑道：「幸虧喬松齡逃出天牢，事無明證，皇上震怒，故責成佟大俠，又恐不敵骷髏幫主，另遣兩位武林奇人趕來相助。」

太極慧劍佟景賢久已耳聞有三位武林奇人暗護皇上，但迄至如今仍是難解之謎，遂長嘆一聲道：「讒構誣陷，莫此已極，這兩位奇人不知能否拜見麼？」

勝玉崑道：「在下奉命先行趕來，兩位武林奇人非至必要決不現身，兵貴神速，趁着骷髏幫主還不知情之際，大舉攻入希夷峽……」

忽聞一聲冷笑道：「這無異痴人說夢，西岳何辜，遭此無妄之災。」

宮廷高手大驚，只見四方八面現出無數人影，刀光劍影如電。

那發話之人正是屠龍惡判司徒桂，身後隨着八人。

紫衣秀士勝玉崑打量了司徒桂一眼，冷冷笑道：「閣下是否就是骷髏幫主？」

司徒桂冷笑，道：「兄弟北海司徒桂，骷髏幫主謗怨集身，全係佟景賢一手操縱……」

佟景賢面色大變，一劍「長虹貫日」向司徒桂劈去。

此式劍學乃太極慧劍中一式威力無匹奇招，風雷盈耳，威勢奇猛。

司徒桂大感凜駭，忙疾飄開去，但身後八人却遲了一步，只聽一聲慘嗥，一人生生被劈成兩半，五臟六腑溢出體外，血汚狼藉，慘不忍睹。

四外骷髏幫主黨羽立時圍攻上來，殺聲震野，掀起一片鏖戰。

屠龍惡判司徒桂閃身竄空，化爲蒼鷹攫兔身法，夾着漫空竹影罩襲而下。

佟景賢長劍一揮，逼開司徒桂，向勝玉崑喝道：「咱們不可作困戰之鬥，趁機衝出重圍。」說着三劍疾出，展開了太極慧劍，寒飆飄飛，破空銳嘯，與司徒桂作殊死之鬥。

漸湧而至圍襲宮廷高手匪衆却無一是眞正骷髏幫，大半均是華山門下及約來江湖凶邪，出手狠毒絕倫。

約莫半個時辰過去，慘嗥之聲此起彼落，宮廷高手幾乎傷折了一半。

佟景賢邀來僧俗道三人武功怪異，出手必死，搏殺了骷髏黨羽數十人，血染袍幅，形同瘋虎。

佟景賢一連閃電九劍攻出，掌發一片絕毒暗器，漫天花雨般罩及三丈方圓。

屠龍惡判司徒桂被逼得躍出。

佟景賢大喝道：「快走！」率衆衝出一條血路。

耳聞屠龍惡判司徒桂冷笑追來道：「未必能走得了！」

佟景賢充耳不聞，疾逾流星，奔竄逃去。

天色漸晚，日落西山，暮靄四起，佟景賢等人奔至一片荒涼山谷內停住。

勝玉崑清點人數，只剩下廿餘人，不禁面現怒容道：「骷髏幫主爲何知道我等在玄壇廟，似有預謀將我等一網打盡。」

弦外之音，似指司徒桂之言決非捕風捉影，恐係佟景賢一手造成。

佟景賢那還聽不出，但他秉性陰沉，又不便明言司徒桂係由妓院追踪而來，淡淡一笑道：「殊不知勝老師也墜入骷髏幫主術中，佟某無須辯白，但終有水落石出之日……」

暮色蒼茫，山野中突騰起數聲刺耳長嘯，接着四面八方起了應和嘯聲。

佟景賢黯然長嘆一聲道：「我等已陷入重圍中了。」四巡了一眼，相度了一下地形，手指南方接道：「那片窪谷易守難攻，我等暫棲窪谷，俟審明敵我形勢後再作計議。」

× × ×

華陰城外三座接待羣英的大棚，燈光照耀如畫，仍是大碗酒大塊肉，流水席盛開着，却只有寥寥十數席。

但陸陸續續有江湖人物趕來，口中均談論佟景賢潛跡華陰妓院，爲屠龍惡判司徒桂覓出，追逐在玄壇廟展開一片激戰。

江湖羣雄存心見識這武林盛會而來，却誰也不敢淌此渾水，惹下殺身大禍，因此置身甚遠，隔岸觀火，均未能親眼目睹，繁言嘖嘖，都是無中生有，節外添枝，猜測之詞。

一掌三燕郭大鵬獨自在棚外，目光閃爍，似有極爲沉重心事。

忽地暗中傳來一聲清脆道：「郭老師，宮廷高手雖然被我等圍殲，但雙方傷折不少，佟景賢等人逃在一片山谷，現已陷入重圍，但幫主憂心的並非佟景賢而是軒轅手淳于亮及韃虜昏君隨身護持兩位武林奇人。」

「一雙武林奇人是誰？」

「不知，看來這雙武林奇人早已趕至華陰，不現身之故，那是爲了守候骷髏幫主露面……」

「這樣說來，幫主是不會親自出手的了。」

「不會！」

郭大鵬點點頭道：「自冰山雙怪現身後，來此處的江湖豪雄均是二流人物，無一上乘高手，明晨即是端午，莫非我等圖謀竟然外洩麼？」

那人沉聲道：「幫主懼實力薄弱，我等還是照原定之計施行。」

突聞一聲陰冷笑聲傳來道：「好歹毒的手段，你們意欲在酒菜中下毒，使羣雄迷失本性，甘願効死。」

黑衣人聞聲目中射出兩道狠毒眼神，身形一矮，兩手拾指循聲疾如電閃撲去。

身至中途，如受重擊，被震得拋起兩三丈高下，嗥聲未出，叭噠墜地氣絕。

郭大鵬毫不顧及黑衣人死活，反身逃去，才兩個起落，忽瞥見一條身影迎面落下，只覺腕脈要穴被五支鋼鈎扣住，痛得全身發顫，額上冒出豆大汗珠，顫聲道：「尊駕是誰？」

那人默不作答，左臂疾舒挾起郭大鵬飛奔而去。

片刻，到達一座破廟內，廟內神龕前燃着一支粗如兒臂牛油巨燭。

那人鬆下一掌三燕郭大鵬，將郭大鵬擲在地面，只覺四肢百骸宛如鬆散了一般，痛得怪叫出聲。

郭大鵬抬目望去，只見是一面目森冷英氣逼人中年人，背搭雙劍，身着一襲天青綢衫，年約卅七八，不禁一怔，道：「尊駕不是淳于亮麼？幫主待你不薄……」

叭叭兩聲，郭大鵬頰上中了兩記重摑，鮮血從口迸出，但聞淳于亮冷笑道：「屠龍惡判司徒桂率衆圍住佟景賢等大內高手，却不進襲，是否你酒中下藥，驅使羣雄送死。」

郭大鵬不答。

淳于亮陰陰一笑道：「我淳于亮一向手辣心黑，諒你已有耳聞。」說時兩指飛落在「鳩庭」穴上。

郭大鵬只覺萬蟻鑽心，痛癢難當，滿面淌汗，顫聲道：「既然知情，何必多此一問，郭某只求一死。」

淳于亮冷笑道：「求死容易，你得實話實說，如我猜測不差，華陰城內酒樓飯莊骷髏幫主均遣有高手隱伏，俟機酒中下毒，選取卓著盛名人物以供驅策。」

郭大鵬點點頭，目露悸懼之色。

淳于亮道：「那麼請郭老師將隱藏在酒樓飯莊的伏樁詳細報出。」

郭大鵬知倔强不得，顫聲報出無隱。

淳于亮一指點在郭大鵬昏穴上，低聲道：「雲姐！」

神龕後閃出風華絕代的鄧素雲。

淳于亮抱拳含笑道：「華陰城內郭大鵬所說的匪徒伏樁全仗雲姐了，小弟就去擒拿佟景賢惡賊。」說着飛身竄出廟外。

銀白色月華佈映山谷，朦朧似幻，山谷遠處嘯聲此起彼落。

淳于亮身影疾如流星飛奔而去。

驀地——

兩條黑影冒出，攔着淳于亮去路，喝道：「來者何人？」

淳于亮已披上一襲骷髏黑衫，面目幪住，沉聲道：「司徒前輩何在，在下奉了幫主密命，要見司徒前輩。」取出骷髏本門令符一晃，喝道：「事已危急，快領在下前往。」

兩匪徒不禁一怔，也未瞧清淳于亮手中信物，迅疾轉身望前奔去，領着淳于亮掠向一座叢樹密翳的高崗。

屠龍惡判司徒桂見兩匪徒領着一身骷髏裝束之人奔來，不由面目泛起森厲的殺機，大喝道：「尊駕究竟是誰？爲何身着骷髏門中裝束？」

淳于亮冷笑道：「在下從燕京奔回總壇，即奉幫主急命趕來，司徒前輩身爲賓客，在下不願失禮，但也不願見人對在下疾言厲色。」

司徒桂不禁激怒得臉色鐵青，厲聲道：「老朽與幫主商定手下得再穿着骷髏裝束，以免遭人暗算，尊駕胆敢故違幫主之命麼？」

淳于亮道：「在下就在一個時辰趕回，幫主未向在下提及，諒是情勢危急，忘懷了告知在下。」語音略頓又道：「郭大鵬業已慘死，驅使羣雄之計已被識破，華山發現一雙可疑身影，形跡飄忽不定，無法捕捉，因此在下奉命趕來，請前輩速將佟景賢除去趕回總壇。」

司徒桂搖首冷笑道：「佟景賢等人並非易與之輩，一時之間决難置他死命，何況他同黨武功不比佟景賢遜色，更可慮的尙有一雙武林隱名奇人不知趕至否，涉險侵入，恐全軍覆沒。」

淳于亮冷冷一笑道：「幫主畏懼的只是叛徒淳于亮，並非佟景賢，既然如此，司徒前輩留在此處守護莫動，在下意欲前往一試，如不敵立即撤回總壇。」

司徒桂暗道：「此人委實磔傲自負。」當下即道：「尊駕不能輕身涉險。」

淳于亮搖首一笑道：「在下雖未必能勝，但也不致失手被擒，前輩請指點佟景賢現藏身何處。」

司徒桂略一沉吟，手指向那片巒谷道：「佟景賢等人就在那谷內藏身，老朽隨尊駕前往。」

淳于亮道：「不必了！」說時身形斜斜穿空飛起，去勢如電，轉瞬已撲近那片巒谷。

身形還未落下，突聞一聲：「打！」九道流芒向淳于亮疾襲而至，一雙人影冒出，劍光電奔，捲削淳于亮雙腿。

那流芒暗器勢猛力沉打實在淳于亮身上，錚的微響悉數反震飛出，淳于亮左腿疾踢而出，踢實在一人腕脈穴上，只聽發出一聲凄厲慘嗥，身形被踢出七八丈外。

另一道電奔劍光只距淳于亮五寸，突見淳于亮身形迅疾上提，竟升高五尺，兩足踢在那人雙眼上，慘嗥斃命，長劍脫手飛出，插向三丈外土中。

屠龍惡判不放心淳于亮以身涉險，暗暗躡隨其後，目睹淳于亮身手高絕奇詭，不禁暗驚道：「耳聞骷髏幫主門下無一不是功力已臻化境，今日一見果然不錯，難怪此人狂傲自負。」

淳于亮身影已自掠入谷中，只見太極慧劍佟景賢等人已聞嗥聲相繼撲至，目睹淳于亮一身骷髏裝束，不禁心神猛凜。

佟景賢手中長劍輕振，洒出一抹寒星，厲喝道：「來者可是骷髏幫主麼？」

淳于亮發出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在下乃骷髏幫主門下護法，佟老師好辣毒的詭計，幫主並未與佟老師訂下端午之約，放出謠諑誘使天下羣雄來此，遂你擧儲奪嫡奸謀，幸虧幫主……」

佟景賢大喝道：「胡說，老朽是何等人物怎能空穴來風？」

矮胖惡僧突迅如閃電出手，一道一俗亦各出兵刃，二方夾襲，勢如雷霆萬鈞。

淳于亮早有準備，揚腕一劍出，一招白鶴亮翅，寒光虹飛，叮叮噹噹聲中，三兇被劍勢逼得反身躍開，厲喝一聲道：「暗算偷襲，怨不得我心辣手黑。」一鶴冲天拔起，半空中疾換身法，劍化「萬花吐

蕊」罩襲三兕而下。

只見漫空寒星劍影壓下，立即騰起三聲慘嗥，三兕倒下，胸前七坎死穴上刺穿一個碗大血口，汩汩冒出一股鮮血。

佟景賢不禁胆寒魂飛，只覺此幪面黑衣人功力委實高不可測。

紫衣秀士勝玉崑立時怔住。

淳于亮五指迅如電光石火抓出，一把扣在佟景賢曲池穴上。

驀地一株巨幹樹後疾閃出一雙灰衣老叟高喝道：「住手！」身形疾如電閃向淳于亮撲來。

× × ×

屠龍惡判司徒桂目睹幪面骷髏高手劍招玄詭，那擒拿佟景賢的手法委實高絕，不禁暗暗驚心。

及見樹後閃出一雙灰衣老叟，猛感一震，目睹骷髏高手挾着佟景賢疾逃而來，旱烟筒一式「浮雲掩月」幻出漫空竹影阻止一雙灰衣老叟去路。

右側老叟右手一圈推出無形潛勁，司徒桂只覺一片黏震罡力襲來，暗道：「不好！」旋身望左疾踹躍了開去，旱烟筒幾乎脫出手外，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幸虧一雙灰衣老叟急於攫拿淳于亮，不然屠龍惡判司徒桂非帶傷不可。

淳于亮就在這一瞬間，挾着太極慧劍佟景賢遠去廿餘丈外，身法疾逾流星奔電般。

一雙灰衣老叟長嘯出口，施展「百步凌風」絕乘輕功身法，疾追而去，月色蒼茫下猶如兩隻飛鳥，瞬息而杳。

淳于亮挾着佟景賢掠入小廟，那神龕前粗如兒臂牛油巨燭已燃去三分之一，雖光亮如晝，却隱伏着一片森森殺機，令人恐怖。

一雙灰衣老叟捷如飛鳥落在廟外，目睹廟內燭光閃閃，不禁相視了一眼，一個老叟冷笑道：「尊駕請現身出見答話。」語聲沙沉，震人耳鼓。

寂然如水，毫無動靜。

一雙老叟鼻中輕輕一哼，身形疾射掠入廟內，抬面望去，不禁面色一變，目中泛出怒光。

原來滿黏塵土帷幔上貼着一張黃紙，上書：「恭候兩位大駕光臨希夷峽！」

下欵骷髏帮主頓首百拜，墨跡淋漓，字跡猶新，分明係不久前所書。

兩灰衣老叟相視了一眼，轉身掠出了廟外，忽聞錚錚微響，一片暗器破風之聲入耳，只見針弩鏢彈等暗器如雨由四面八方襲來，屠龍惡判司徒桂已率衆趕至，震於一雙老叟高絕武功，指揮匪徒施展絕毒暗器。一雙老叟倏地身形疾分，長衫無風自揚，將打來芒雨暗器震了開去，喉中吐出一聲怒嘯，分向撲出，雙掌連環揮擊。

匪徒當者無倖，顱裂肢折，夜風中飄揚起一片凄厲慘嗥，憑添幾分恐怖氣氛。

屠龍惡判司徒桂見狀不禁大駭，瞥見一條灰衣人影急撲而來，忙穿空騰起，望華山方向掠去，突感身後一股如山罡風襲至，迅快身形疾沉，施展燕子三抄手武功貼地平竄逃去。

廟外，紫衣秀士勝玉崑率領十數大內高手趕至，截捕骷髏黨徒，雖有漏網逃去，但遺棄數十具屍體，血腥遍野，頓成鬼墟。

屠龍惡判司徒桂逃抵一石崖孔隙內藏身，驚魂漸定，忖道：「這一雙老鬼究竟是何來歷，武功已臻登峯造極，難怪骷髏帮主多年來小心翼翼，不敢過露鋒芒。」

約莫過了一個時辰，司徒桂才敢探身而出，一路掩蔽形跡返轉小廟前，目睹慘景，血腥刺鼻，禁不住脊骨中泛出一縷奇寒。

廟內燭光隱隱，司徒桂躡足近前，凝耳傾聽，只覺內面沉寂如水，似並無武林人物潛跡，暗蓄眞力於雙掌，跨入廟中，目光落在帷幕上骷髏帮主留字，不禁駭然變色。

只聽身後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司徒老師駭異骷髏帮主來過此處麼？」

司徒桂聞聲不禁心神大震，疾轉身軀望去，正是淳于亮所扮骷髏高手，他究竟老於江湖，只覺其中分明大有蹊蹺，身形退後半步，道：「尊駕究竟是何來歷？骷髏帮主並未到此，顯係尊駕所爲！」

淳于亮冷冷一笑道：「倘非如此，那一雙老鬼豈能驚退，司徒老師如不趕來，怎會遭受慘重傷亡。」語聲略頓，目光如挾霜刄凝注了司徒桂一眼，接道：「司徒老師說得不錯，此乃在下所爲，但司徒老師可知在下是誰麼？」

司徒桂聞言腦中猛然泛起一人，不禁面色大變道：「尊駕莫非就是淳于亮。」

淳于亮放聲大笑道：「司徒老師果然是一點就透。」說時脫下骷髏衣衫，顯出神態獷悍、英氣逼人的面目。

司徒桂點點頭，認出果是淳于亮，冷笑道：「骷髏帮主待淳于老師不薄，恩將仇報，豈不令天下武林齒冷。」

淳于亮目中神光逼射，哈哈大笑道：「司徒老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非可以常理論衡，何況帮主與在下有一段小小的過節，只是帮主不知罷了。」

司徒桂道：「帮主與淳于老師有何過節？」

淳于亮淡淡一笑道：「司徒老師不嫌問得太多了麼？在下此刻不願對司徒老師無禮，請轉告骷髏帮主別妄生逃念，三日內在下自去找他清償過節。」

司徒桂冷笑道：「好狂妄口氣。」

淳于亮目露卑夷不屑之色，冷嗤一聲道：「司徒老師欲與在下較量武學麼？那大可不必，方才在下目睹司徒老師急急如喪家之犬，畏那一雙老鬼如虎，藏身石隙，龜縮不出，如此胆小怕死之輩，尙不配與在下動手，你走吧！」

屠龍惡判司徒桂不禁氣得肝肺炸裂，目眥欲裂，但親眼得見淳于亮擒攫佟景賢高絕身手，暗道：「報仇三年不晚，眼前非妄逞意氣之時。」鼻中冷哼一聲，躍出廟外如飛奔去。

淳于亮似若有所思，稍頃，目中露出一片殺機，返身扯下那幅黃紙，走入神龕後提出太極慧劍佟景賢。

佟景賢已被點了昏穴，仍是昏迷不醒人事。

淳于亮一掌拍開穴道，佟景賢睜眼醒來，幾疑是置身閻羅寶殿，酆都鬼域，不禁臉色慘變。

及至瞥見面前立有一人，呆得一呆道：「尊駕何人？佟某爲何身在此處？」

淳于亮沉聲道：「在下向佟老師索命來了。」

佟景賢冷笑道：「身爲武林人物，生未必喜，死又何懼，佟某與尊駕素不相識，向佟某索命究屬爲何？」

淳于亮微微一笑道：「在下要你死得心服口服。」

佟景賢道：「那麼就請尊駕解開其他穴道，你我放手一拚，佟某如不敵身死，於尊駕無尤，但須把過節說明。」

淳于亮縱聲大笑道：「佟老師，你名俠實邪，心術陰險，惡行擢髮難數，在下爲武林除害有何不可。」

佟賢目露怒光，喝道：「住口，佟某生平恩怨分明，行事磊落，雖身爲七皇子之師，爭儲奪嫡，各爲其主，乃人之常情，焉有不當，佟某雖受制於尊駕，殺剮任便，但難以瞑目。」

淳于亮哈哈大笑，道：「佟老師義正辭嚴，在下極爲欽佩，但佟老師能否將當年仙靈潭殺戮大別雙逸前因後果詳言無隱麼？」

佟景賢聞言不禁機伶伶打一寒噤，面色大變，厲聲道：「尊駕是何來歷？」

淳于亮沉聲道：「在下來歷與佟老師無干。」

佟景賢道：「大別雙逸意圖不軌謀叛，怎奈事機不密，被清廷探悉，嚴旨誅戮，與佟某毫無相涉。」

淳于亮目光倏地一寒，冷笑道：「在下自有方法令佟老師說出實話。」說着兩指緩緩伸出，接道：「在下先點七陰絕脈，再毀去你一身武功，佟老師你能忍受得住這七日七夜痛苦麼？」說着飛點了九處穴道，並錯開三處主經與骨節。

佟景賢不禁面色一變，只覺全身一酸，繼之痲癢生起，五內如焚，尤其那三處錯開骨節痛澈心脾，由不得涕淚橫流，哀嗥出聲。

淳于亮恨他心術歹毒陰險，將牛油巨燭燃燒佟景賢脚心內穴道，外迫內煎。

佟景賢縱然是銅澆鐵鑄的漢子也無法忍受，忍不住厲聲叫道：「佟某說出來就是。」

淳于亮移開牛油巨燭，一掌向「三焦」穴輕輕拍下。

佟景賢痛癢痲酸感覺立時消失，但他痛定思痛，不敢不說，怨毒目光望了淳于亮一眼；長嘆一聲道出追捕虞康泰在劍閣相識岳宗浩經過原委吐露，但避重就輕，以示自己無干。

淳于亮冷笑又問道：「你暗竊百毒宮主暗器，殺死丁成棟，又反噬百毒宮主爲何？」

佟景賢暗中一驚，忖道：「看來此人已探悉無遺，騙不過他。」前塵往事不禁一一閃映腦中，像走馬燈般歷歷如繪，只覺神明內疚，長嘆了一聲道：「百毒宮主委實不願下嫁丁成棟，無奈迫于師命，暗中珠淚偷彈，在下情有獨鍾，不願見心愛之人迫嫁于丁成棟，所以出自一策，却非誣陷百毒宮主，實想她無法自白，死心塌地與佟某相結連理，怎奈事與願違，無意窺聽過侍婢銀杏說出岳宗浩盜取金蛛草被擒又被賜藥釋放之事，不禁嫉妬交加。」

淳于亮冷笑道：「男女相悅，本出於自願，不似你片面相思，因妬成仇，眞豬狗不如。」

佟景賢目蘊怒光，道：「倘尊駕與佟某易地相處，尊駕恐較佟某更甚。」

淳于亮大笑，道：「你因求愛不遂，既殺其父母，又殺害其子，更暗算百毒宮主之師，使她走火入魔身死，使百毒宮主無法自明，你用心毒辣，百死尤不足蔽其辜。」

佟景賢道：「騎虎難下，欲罷不能，尊駕何必嚴加責斥，佟某既當遭報，請尊駕賜死以了恩怨……」

語聲未了，暗中閃出一條龐大身影，右掌伸出，迅快如電，打了佟景賢兩個耳光。

「叭叭」兩聲，佟景賢被打得嘴角溢血，眼冒火星，只聽大喝一聲道：「佟景賢，想不到你如此喪心病狂，老夫只恨有眼如盲，錯認你是好朋友，殺子之仇，豈能不報，老夫要將你寸磔凌遲，方消心頭之恨。」

佟景賢看清是丁南紹，不禁冷笑道：「你也有不是之處，如非是你盜取毒嫗秘藏歹毒暗器，大別雙逸豈會跳崖身死，目前百毒宮主又無故喪生在你那紅雲散花針下，妄想重建百毒門派，稱霸南天。」

丁南紹目泛怨毒，黯然一笑道：「老夫不願諉過，但事由你而起，俟老夫將你寸磔處死後，老夫即當自刎略贖前愆？」

忽聞帷幔後傳出一個清脆笑聲道：「兩位別來無恙？」

花溪漁父丁南紹與太極慧劍佟景賢兩人聞得語聲入耳，不禁面色大變，蒼白如紙，抬目望去，只見百毒宮主身着一襲白色羅衣，鳳目吐威，姍姍走出。

百毒宮主年逾四旬，但風韻不減當年，冷艷霜傲，雪膚花容，猶似仙姑謫塵，不可逼視。

丁南紹駭然變色。

百毒宮主似未見瞧見丁南紹模樣，朝佟景賢望了一眼，語聲如冰，問道：「佟老師，你所說大別雙逸跳崖身死，可是眞實麼？」

佟景賢黯然嘆息道：「當年大別雙逸身中丁南紹絕毒暗器，衆寡懸殊，身負重傷，分途逃走，跳下千尋絕壑，却無法覓尋屍體，故不明生死。」

淳于亮目中逼泛殺機，右掌緩緩地舉起。

百毒宮主道：「天兒，且留下他兩人性命，如爲娘所料不差，你爹與你義母尙活在人間，俟你爹相見時再作處置如何？」說時曲指彈出兩縷冷風。

佟景賢丁南紹眼前一黑，昏死倒了下去……

× × ×

屠龍惡判司徒桂亡魂喪胆般逃歸華山，骷髏帮主正與西嶽掌門天龍眞人等羣邪商議，目睹屠龍惡判司徒桂獨自一人神色敗壞奔入，不禁一怔。

天龍眞人道：「司徒大俠爲何如此狼狽？」

司徒桂搖首長嘆一聲道：「兄弟探出佟景賢潛跡在華陰城一家妓院中，逼使佟

景賢等現身逃出郊外，與玄壇廟大內鷹犬會合後，遂全力合擊，使大內鷹犬傷亡過半，佟景賢等拚命闖出重圍，逃往一處形勢峻險山谷內，據險相持，兄弟命人趕來請另遣能手相助……」

骷髏帮主詫道：「老朽並未見司徒桂老師遣人前來！」

司徒桂神色一變，道：「不意趕來一個身着貴帮裝束之人，自稱方由燕京返轉，即奉帮主之命趕來。」

骷髏帮主目光駭然道：「那有這種事情？」

司徒桂冷笑道：「此人手持貴帮骷髏令符，稱華山發現一雙可疑武林人物，形跡飄忽，似武功絕高，無法分出人手，帮主非懼佟景賢，只恐來人傳說中宮廷三武林奇人及淳于亮，命兄弟如無法得手，及早撤回華山，這話由不得不使人相信。」

骷髏帮主厲聲道：「此人是誰？」

司徒桂心中忿怒無比，冷笑道：「且容兄弟慢慢說出，那人欲孤身涉險擒拿佟景賢，兄弟勸阻不聽，撲入谷內，兄弟恐有不測在身後暗隨，只見那人身手高絕，閃電出手將佟景賢制住。」

驕髏帮主天龍眞人等羣邪不禁駭異色變。

只聽司徒桂接着說下去道：「殊不知突閃出一雙灰衣老叟，武功更是曠絕，那假冒貴帮高手目睹一雙灰衣老叟，竟不戰而逃，挾持佟景賢奔去，一雙灰衣老叟追逐其後，其時兄弟尚不明來人有詐，恐虞失閃，率衆追逐其後，只見一雙灰衣老叟掠入一座小廟內，兄弟命羣雄全力出手，施展暗器……」說時不禁出聲長嘆道：「那一雙灰衣老叟迅疾又退出廟外，兄弟全力合擊之下，怎知這一雙老鬼武功高得可怕，幾乎全軍覆沒，兄弟逃抵石隙內藏身才能倖免。」

骷髏帮主目中逼射兩道森厲眼神，厲聲道：「無疑是韃虜昏君所豢養的三個老鬼。」

司徒桂頷首道：「不錯，兄弟也有此想法，約莫一個時辰過去，兄弟才敢現身，重返小廟，察視那冒稱骷髏高手及佟景賢是否遭遇不測，怎知跨入竟目睹一樁異事……」

骷髏帮主忙道：「什麼異事？」

司徒桂道：「那神龕帷幔上懸着一張黃紙，上書恭候兩位駕臨華山希夷峽，下欵骷髏帮主頓首百拜。」

骷髏帮主聞言不禁心神巨震，目光怒熾如火，一掌拍案，啪的一聲大響，一張木桌頓成粉碎。

司徒桂搖首黯然一笑道：「帮主不可妄動無名火，那駭異之事尙有，兄弟猛感其中必有毒計，正欲退出廟外，只聽身後傳來冷笑，正是那自稱貴帮門下賊徒，自動揭去蒙面烏巾，現出本來面目。」

骷髏帮主厲聲道：「是誰？」

「就是那自稱軒轅手，貴帮叛帮弟子淳于亮。」

骷髏帮主聞言身形暴起，面色鐵青，目中逼吐森厲殺機，大叫道：「淳于亮，老夫若不將你萬劍分屍，難消此恨。」

司徒桂嘆息一聲道：「帮主，大敵當前，非動怒之時，愼防靈智蒙蔽，招來殺身之禍，淳于亮借刀殺人之計委實毒絕，依兄弟看來，不如立即撤離爲上，並非示弱，大丈夫宜權衡利害，能屈能伸，亦不失爲英雄行徑。」

骷髏帮主嘆息一聲道：「談何容易，已來不及撤走了，此刻華山已處於四面楚歌聲中，只有孤注一擲，尙未可知。」

忽聽山谷遙處飄來一聲長嘶，骷髏帮主不由面色一變，疾掠出殿。

羣邪紛紛掠出，只見山谷遠處火光燭天。

天龍眞人面色大變道：「好歹毒的手段，將貧道淩虛宮燬之一炬。」

只聽一聲陰沉冷笑道：「爲虎作倀，狼狽爲奸，華山一派俱斷送在你手，凌虛宮化爲瓦礫有何可惜。」

羣邪紛紛疾掠了出去，只有骷髏帮主未出，疾隱入暗處，天龍眞人抬目望去，只見一雙灰衣老叟率着十數大內高手在殿外廣塲中，沉聲道：「兩位請示來歷，我華山何幸，遭此浩刦。」

一個灰衣老叟道：「老朽韓中庸。」手指向同伴，接說道：「這位是宇文豹老師。」

天龍眞人腦中搜索只覺近百年武林中並無此兩人，目露駭異之色。

韓中庸微微一笑道：「老朽兩人從未在江湖中走動，華山掌門人無須耗神思索老朽兩人來歷。」語聲略頓，又道：「老朽不願多事殺戮，骷髏帮主何在？」

天龍眞人冷笑道：「武林之內莫不墜入佟景賢此賊移禍東山之計，西嶽華山怎有骷髏帮主其人！」

宇文豹臉色一沉，吼叫道：「我倆雖不在武林走動，但對南七北六武林各門各派無不瞭如指掌，這顯靈宮內另有一條地道可通往希夷峽骷髏帮主之潛跡之處，方才尙在內商議，那有並無骷髏帮主其人之理。」

天龍眞人不禁心神大震，冷笑道：「不錯，骷髏帮主現在希夷峽，但貧道須問明一事，骷髏帮主身犯何罪？罪魁禍首乃太極慧劍佟景賢，兩位爲何捨本逐末。」

韓中庸笑道：「老朽就是爲了骷髏帮主將佟景賢擒來希夷峽，並約老朽兩人來希夷峽相見。」說着手一指羣邪中屠龍惡判司徒桂，接道：「這位司徒老師就是人證，他與骷髏帮主前後呼應，致使骷髏帮主得以逃逸。」

司徒桂聞言不禁爲之氣結，無法辯白那人並非骷髏帮主，而是軒轅手淳于亮。

天龍眞人厲聲道：「那人並非骷髏帮主。」

宇文豹沉聲喝道：「那要骷髏帮主現身解說，與道長無干。」

天龍眞人知無法善了，眼神怨毒，道：「兩位恃宮廷之勢，貧道無法容忍，只有拚死一戰了。」

宇文豹哈哈大笑道：「你還不配！」

突從天龍眞人身後掠出一個鬚髮火赤，面如重棗，身材高大老人，聲如洪鐘道：「老朽連嘯風願領敎宇文豹老師武林絕學。」

宇文豹聞言望了連嘯風一眼，道：「閣下就是武林盛傳擅使火器著名的烈火神君連嘯風老師麼？」（未完・卅六）